中國石窟

云冈石窟

二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ISBN 7-5010-0696-2
9 787501 006960 >

本卷收录云冈石窟第9窟至第41窟雕刻及其有关论文、内容总录和图版说明等。其中彩色图版由日本平凡社主持印制，谨此表示谢意。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编辑委员会

中 国

夏 鼐

宿 白

金维诺

日 本

长广敏雄

冈崎敬

东山健吾

目　录

图版 …… 13

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 …… 丁明夷 174

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与云冈 …… 宿白 187

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 …… 长广敏雄 193

第38窟的形制与雕刻艺术 …… 李治国·丁明夷 208

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龛式窟 …… 吕采芷 213

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 …… 赵曙光 219

石窟寺的摄影测绘 …… 贾瑞广·郝桂芝 231

云冈石窟初·中期的特例大窟 …… 长广敏雄 240

图版说明 …… 张宏斌 244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二） …… 员海瑞 259

实测图（第20窟） …… 272

云冈石窟大事年表 …… 李治国 276

图版目录

1 从第9·10窟远望中部·西部窟群
2 第9·10窟外景
3 第9窟 前室 北壁中部
4 第9窟 前室 北壁及西壁
5 第9窟 前室 明窗
6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西侧 梵志
7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东侧 梵志
8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9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10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11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交脚菩萨 局部
12 第9窟 前室 北壁东侧
13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层东侧 佛龛 交脚菩萨 局部
14 第9窟 前室 西壁
15 第9窟 前室 窟顶西部 飞天
16 第9窟 前室 窟顶西部 飞天
17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3层 佛龛
18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2层 佛龛
19 第9窟 前室 东壁
20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南侧 本生故事（1）
21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中部 本生故事（2）
22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北侧 本生故事（3）
23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4）
24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5）
25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东侧 本生故事（6）
26 第9窟 后室 西壁
27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4层南侧 佛龛
28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3层南侧 供养群像
29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4层南龛左侧 胁侍菩萨
30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4层北龛右侧 胁侍菩萨
31 第9窟 后室 南壁
32 第9窟 后室 南壁上层及窟顶
33 第9窟 后室 南壁下层
34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上部
35 第9窟 后室 南壁 拱门上部
36 第9窟 后室 南壁东侧
37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左侧 供养天
38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39 第9窟 后室 南壁西侧
40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4层西侧 佛龛右侧 供养天
41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4层西侧 佛龛左侧 梵志
42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2·3层西侧 佛龛
43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西壁
44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东壁
45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顶部
46 第10窟 前室 北壁西侧
47 第10窟 前室 北壁中部
48 第10窟 前室 北壁中部上部
49 第10窟 前室 北壁拱门上部
50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局部
51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52 第10窟 前室 北壁及西壁
53 第10窟 前室 北壁及东壁
54 第10窟 前室 西壁第3层 佛龛
55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3层 佛龛
56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2层北侧 佛龛
57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
58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1）
59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1层东侧 本生故事（2）
60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1层中部 本生故事（3）
61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1层南侧 本生故事（4）
62 第10窟 后室 东壁 思惟菩萨
63 第10窟 后室 东壁第4层南侧 佛龛
64 第10窟 后室 东壁第3层南侧 佛龛
65 第10窟 后室 南壁
66 第10窟 后室 南壁 拱门
67 第10窟 后室 南壁东侧
68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
69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右侧 供养群像
70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左侧 供养群像
71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72 第10窟 后室 南壁西侧
73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74 第10窟 后室 南壁 明窗西壁 供养菩萨
75 第10窟 后室 南壁 明窗顶部
76 第11窟 中心塔柱及东壁
77 第11窟 中心塔柱南面上层 佛龛
78 第11窟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 佛龛右侧 胁侍菩萨
79 第11窟 西壁及南壁西侧
80 第11窟 西壁第4层南侧 佛龛群
81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塔
82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龛群
83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龛
84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龛
85 第11窟 西壁第3层中部 佛龛群
86 第11窟 西壁第3层中部 佛龛
87 第11窟 西壁第1层南侧 佛龛
88 第11窟 西壁第2层中部 佛龛
89 第11窟 西壁第1层中部 佛龛
90 第11窟 东壁上层 佛龛群
91 第11窟 东壁第3层中部 佛龛
92 第11窟 东壁第3层南侧 佛龛
93 第11窟 东壁第4层南侧 太和七年题记
94 第11窟 南壁第4层东侧 佛塔
95 第11窟 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96 第11窟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群
97 第11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龛
98 第11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龛
99 第12窟 前室 北壁上层
100 第12窟 前室 西壁
101 第12窟 前室 东壁
102 第12窟 前室 西壁第2层 佛龛 局部
103 第12窟 后室 西壁及南壁西侧
104 第12窟 后室 南壁上层及窟顶
105 第12窟 后室 南壁

106 第12窟 后室 南壁 明窗及窟顶
107 第12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108 第12窟 后室 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109 第12窟 后室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110 第12窟 后室 东壁第3层南侧 佛龛
111 第13窟 北壁及东壁
112 第13窟 北壁 交脚菩萨 局部
113 第13窟 东壁第4层北侧 佛龛
114 第13窟 东壁第4层北侧 佛龛
115 第13窟 东壁第4层中部 佛龛
116 第13窟 东壁第4层南侧 佛龛
117 第13窟 东壁第3层中部 佛龛
118 第13窟 南壁
119 第13窟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120 第13窟 南壁第3层 七立佛
121 第13窟 南壁 明窗西壁 胁侍菩萨
122 第13窟 南壁 明窗东壁 胁侍菩萨
123 第11·12·13窟外景
124 第11窟东侧附属窟群
125 第11-6窟
126 第11-7窟
127 第11-8窟 北壁西侧 胁侍菩萨
128 第11-9窟
129 第11-10窟
130 第11-16窟 东壁 佛龛
131 第11-17窟 北壁 坐佛 局部
132 第13-29窟 西壁 立佛
133 第13-31窟 东壁 交脚菩萨
134 第13-31窟 窟顶西侧 飞天
135 第13-31窟 窟顶东侧 飞天
136 第14窟 西壁南侧 佛龛群
137 第15窟 西壁第2层南侧 佛龛
138 第15窟 西壁第2层中部 佛龛
139 第15窟 西壁北侧
140 第16-1窟
141 第16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42 第16窟 南壁西侧 佛龛龛楣 局部
143 第16窟 南壁及西壁南侧
144 第16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龛
145 第16窟 南壁 明窗东壁 佛龛
146 从第17·18窟远望西部窟群
147 第17窟 西壁第2层南侧 佛龛
148 第17窟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
149 第17窟 东壁第3层北侧 佛龛群
150 第17窟 南壁 明窗下部东侧 佛龛
151 第17窟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左侧 胁侍菩萨
152 第17窟 南壁第2层东侧 佛龛右侧 胁侍菩萨
153 第17窟 南壁第2层东侧 佛龛
154 第17窟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155 第17窟 南壁 拱门西壁 佛龛
156 第17窟 西壁第2层南侧 佛龛龛楣 飞天
157 第17窟 西壁 佛龛 飞天
158 第17窟 西壁 佛龛 供养天
159 第17窟 西壁 佛龛 供养天

160 第17窟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内侧 飞天
161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62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63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64 第18窟 北壁东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
165 第18窟 北壁东侧 胁侍菩萨 局部
166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67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68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69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70 第18窟 东南角上层 佛龛群
171 第18窟 西壁 立佛
172 第18窟 东壁 立佛
173 第18窟 南壁上层东侧 佛龛
174 第18窟 南壁下层西侧 佛龛
175 第18窟 南壁 明窗东壁 佛龛群
176 第19窟 北壁 坐佛
177 第19窟 北壁 坐佛 局部
178 第19窟 南壁上层西侧 立佛
179 第19窟 南壁 拱门东侧
180 第19-1窟 东壁 倚坐佛 局部
181 第19窟外景
182 第19-2窟 西壁 倚坐佛
183 第20窟外景
184 第20窟 北壁 坐佛 局部
185 第20窟 东壁 立佛
186 第20窟 西壁上部 飞天及供养菩萨
187 第20窟 北壁东侧 背光 局部
188 第21窟 东壁上层 佛龛
189 第21窟 东壁
190 第23窟 西壁 立佛
191 第24窟 西壁 佛龛
192 第24窟 窟顶东侧 飞天
193 第26窟 西壁上层 佛龛
194 第27窟 东壁下层南侧 佛龛龛楣 局部
195 第29窟 西壁下层中部 胁侍菩萨
196 第29窟 东壁下层北侧 佛龛
197 第29窟 南壁下层东侧 立佛
198 第30窟 窟顶中部 飞天
199 第30窟 西壁上层中部 佛龛
200 第32-9窟 北壁及西壁
201 第32-4窟 外壁上部西侧 佛传故事
202 第33窟 北壁及西壁
203 第33窟 西壁北侧 立佛
204 第33窟 北壁西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
205 第34窟 西壁及北壁西侧
206 第34窟 北壁上部西侧 飞天
207 第34窟 西壁上部北侧 飞天
208 第35-1窟 西壁下层 佛龛
209 第35-1窟 西壁下层 大象
210 第35窟 东壁 佛龛
211 第37窟 东壁 佛龛
212 第38窟 窟顶
213 第38窟 西壁 佛龛

214 第38窟 东壁 佛龛
215 第39窟外景
216 第39窟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
217 第39窟 东壁及南壁东侧
218 第40窟 东壁 佛龛
219 第40窟 北壁及东壁
220 第41窟 北壁 佛龛
221 第41窟 北壁 佛龛西侧 佛传故事
222 第41窟 北壁 佛龛东侧 佛传故事

1　从第9·10窟远望中部·西部窟群

3 前室 北壁中部

◀ 5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

6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西側　菩薩

7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東側　菩薩

9 第[illegible]窟 前室 北壁第[illegible]

▶ 11 [illegible]

10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illegible]西側　[illegible]

12 第9窟 前室 北壁东侧

◀ 14 第9窟　前室　西壁

15 第9窟　前室　窟頂西部　飛天

▶ 17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3层　佛像

16 第9窟　前室　窟頂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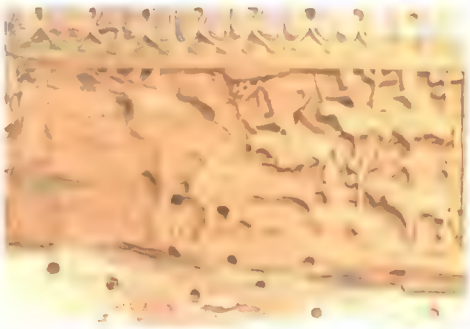
◀ 18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2层　佛龛

19 第9窟　前室　东壁

20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南侧　本生故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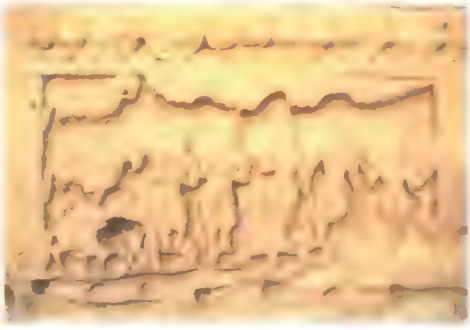
21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中北　本生故事（2）

22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北侧　本生故事（3）



23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4）

24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5）



25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东侧　本生故事（6）

◀ 26 第9窟 后室 西壁

27 第9窟 后室 西壁

28 第9窟 后室 西壁

29

30 西壁第1层北龛右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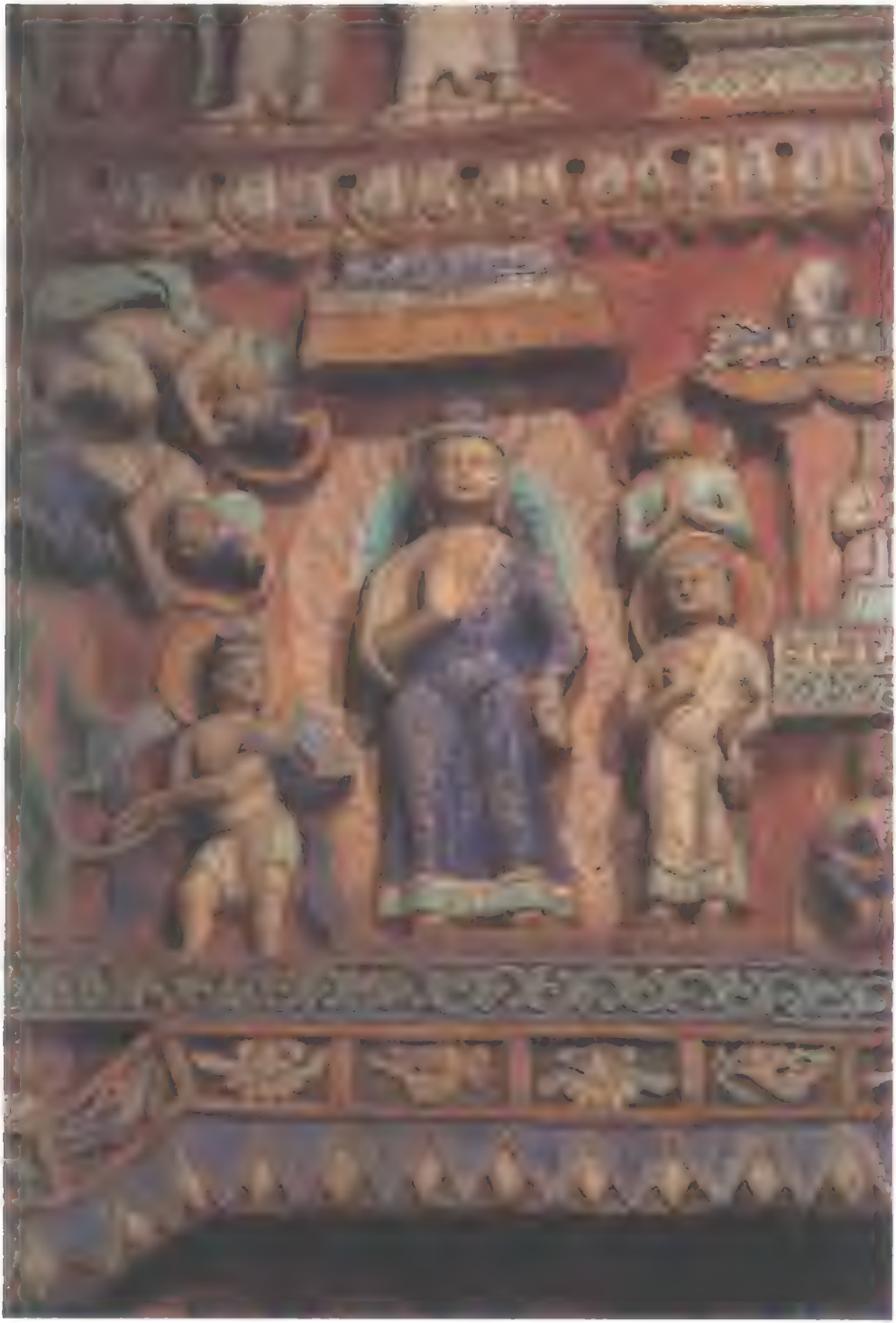
32 第[illegible]窟 [illegible]室 南壁上层及窟顶

33 第[illegible]窟 [illegible]室 南壁上层

34 第9窟 [illegible]

35 第9窟 [illegible]

▶ 39 第一章 [illegible]



38 第一章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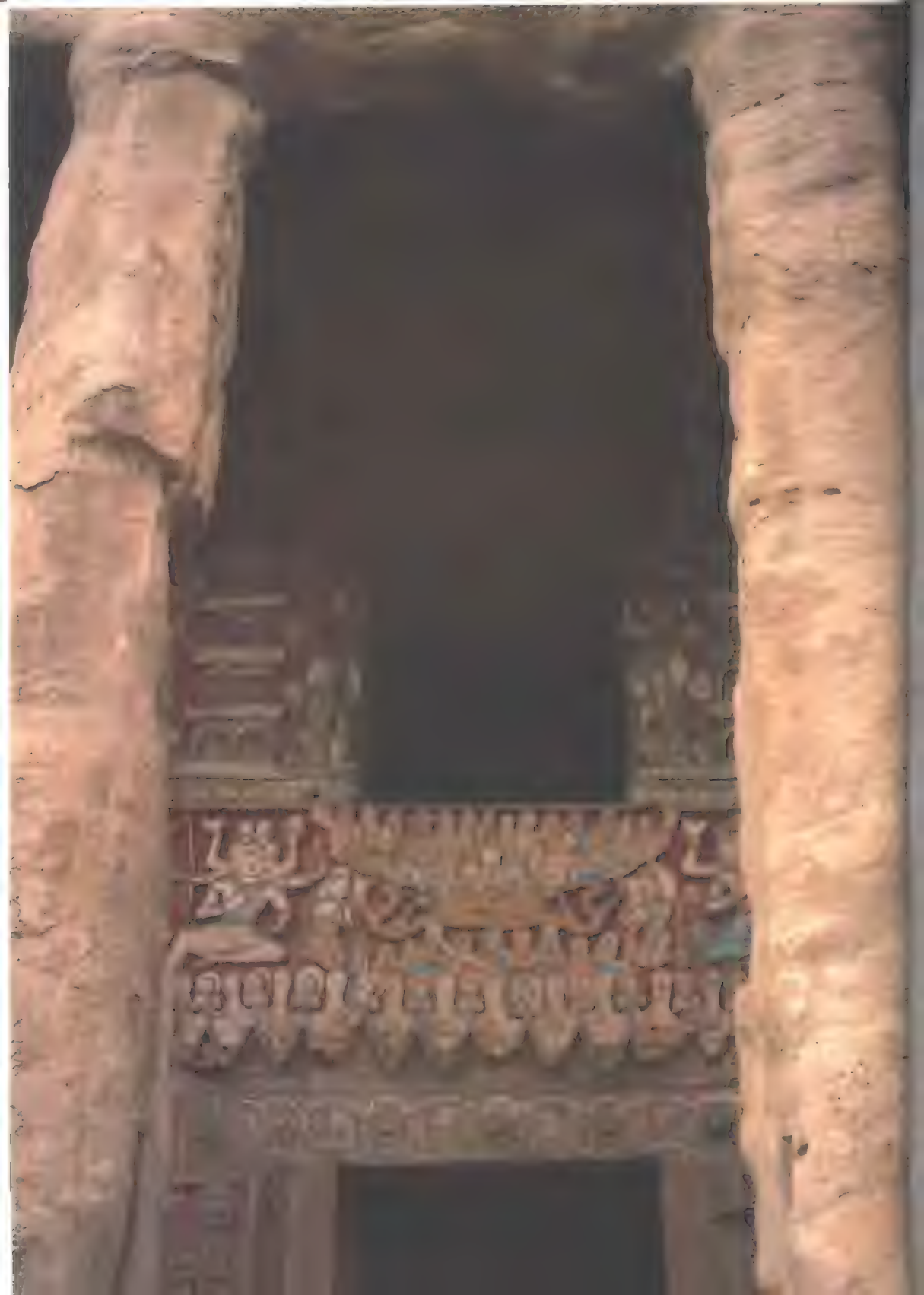
40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1层西侧　佛龛右侧　供养人

41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1层西侧　佛龛左侧　[illegible]

▶ 42 [illegible]窟　后室　南壁第2・3层西[illegible]　[illegible]

43 [illegible] 南壁 明窟西壁

45 第[illegible]窟 [illegible]室 南壁 明窗顶部



48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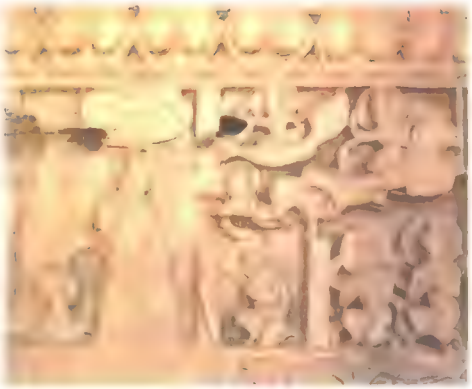
50 [illegible]窟 [illegible]室 北壁第[illegible]云西侧 佛龛 局部

52 [illegible] 北堂及西堂

53

55 第10窟 前室

56



58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1）

59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1层东侧　本生故事（2）

60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1层中部　本生故事（3）

61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1层南侧　本生故事（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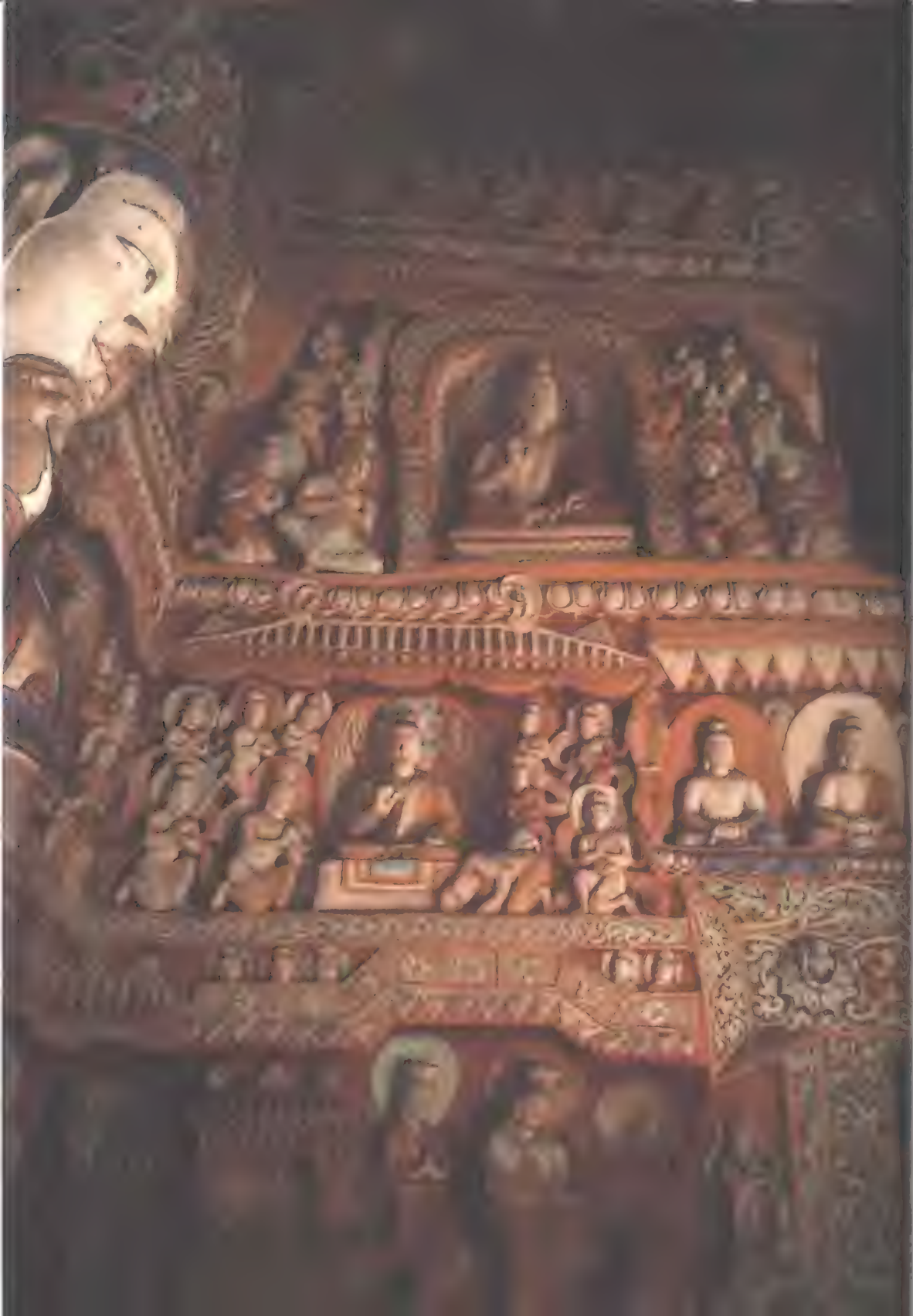
62 第10窟

63

64

◀ 65 第10窟 后室 南壁

66



◀ 67 第10窟　后室　南壁东侧

68 第10窟　后室　南壁[illegible]

69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1层东侧 佛龛右侧 供养群像

70 [illegible]　南壁第1层东侧 佛龛[illegible]侧[illegible]

71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一层千佛

◀ 72 第10窟　后室　南壁西側

73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二层西側　佛

1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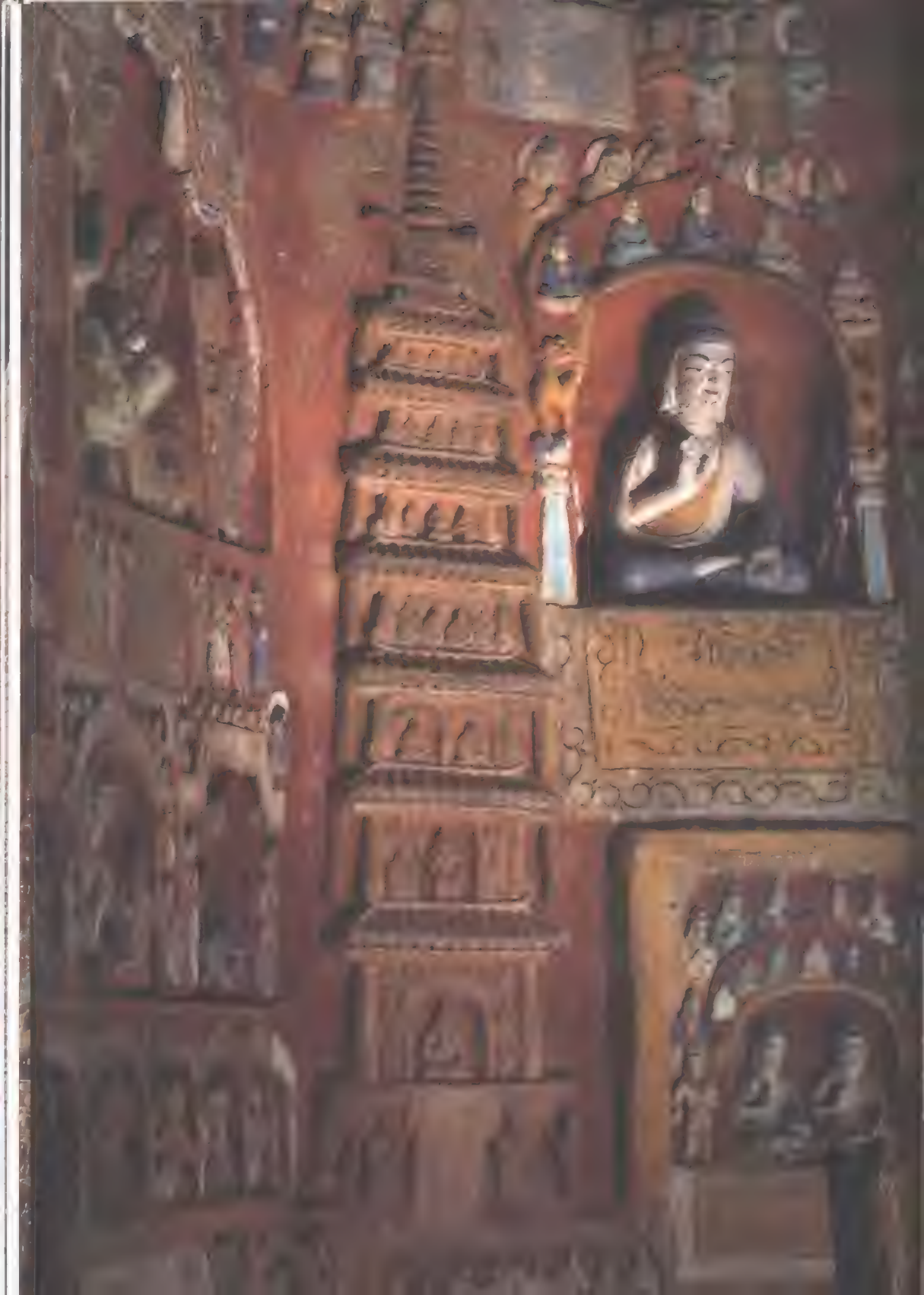
75

◀ 76 第11窟　中心塔柱及东壁

77 第11窟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　佛龛右侧　胁侍菩萨

78 第11窟　中心塔柱南面上层　佛龛

80



◀ 81 第11窟　西壁第3層南側　佛塔

82 第11窟　西壁第3層南側　佛塔

83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拿

84 第[illegible]窟 西壁[illegible]

◀ 85 第11窟　西壁第３层中部　佛龛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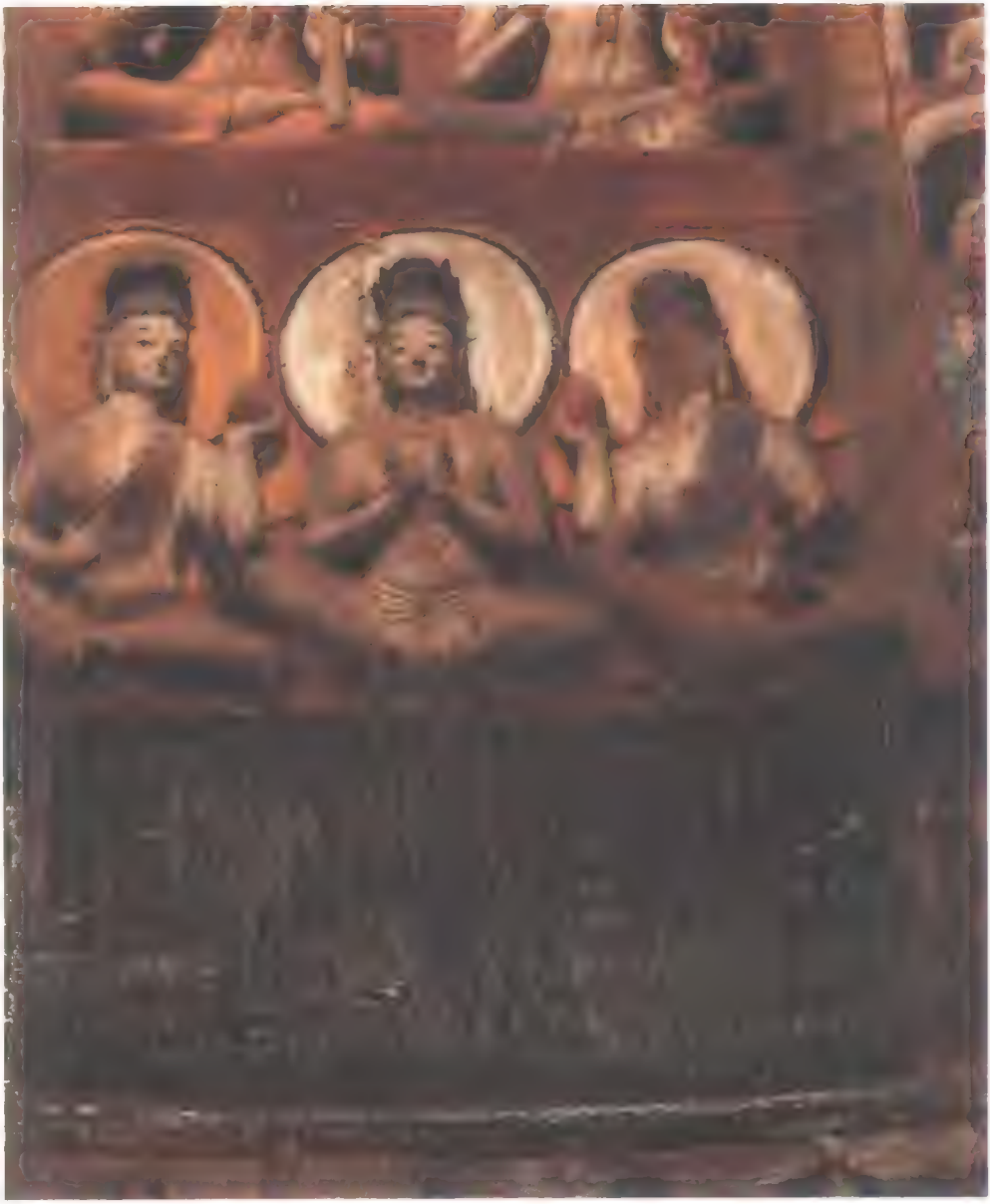
86 第11窟　西壁第３层[illegible]佛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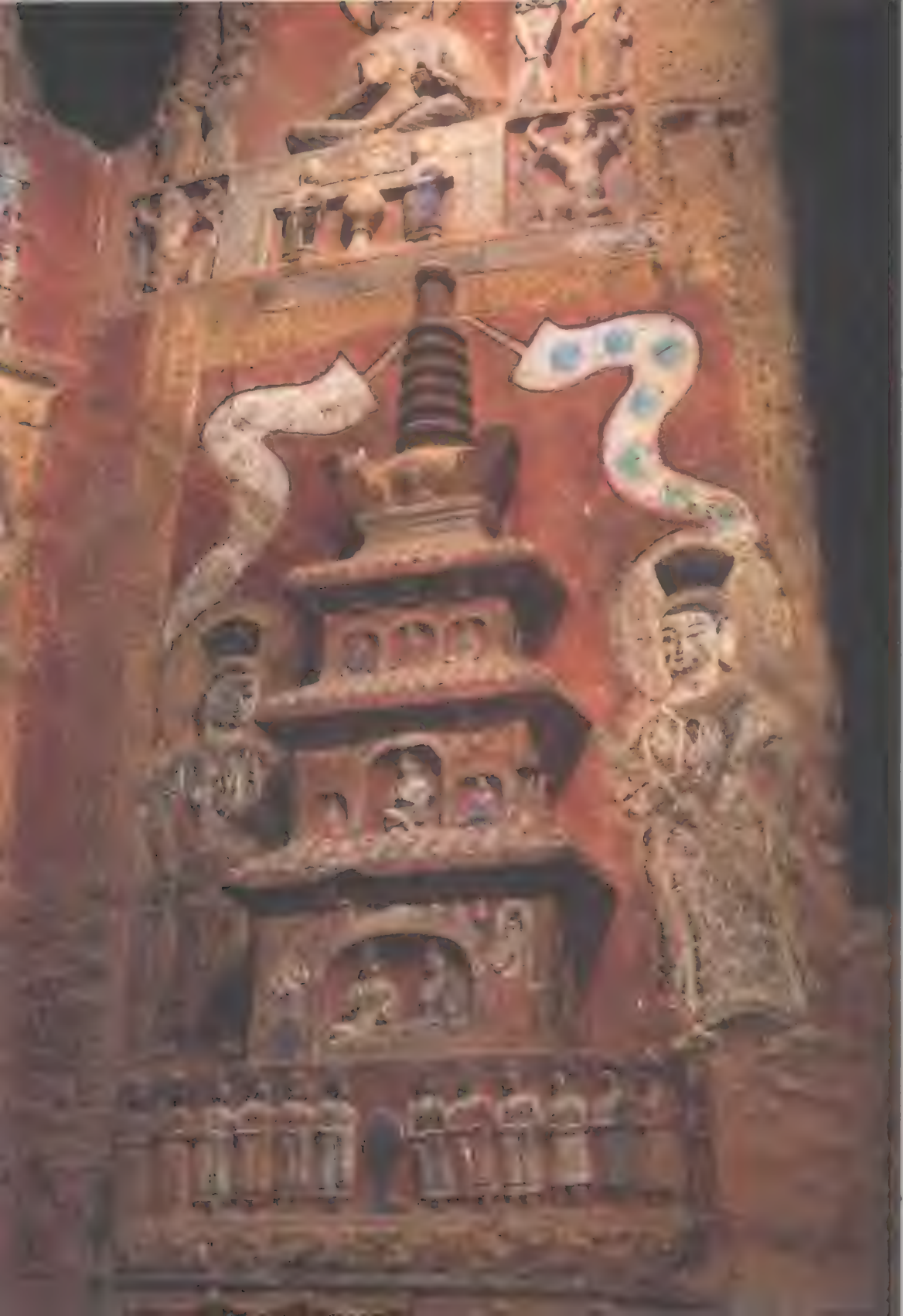
87 第一窟　西壁第一层南侧　佛龛

88 第1窟 西壁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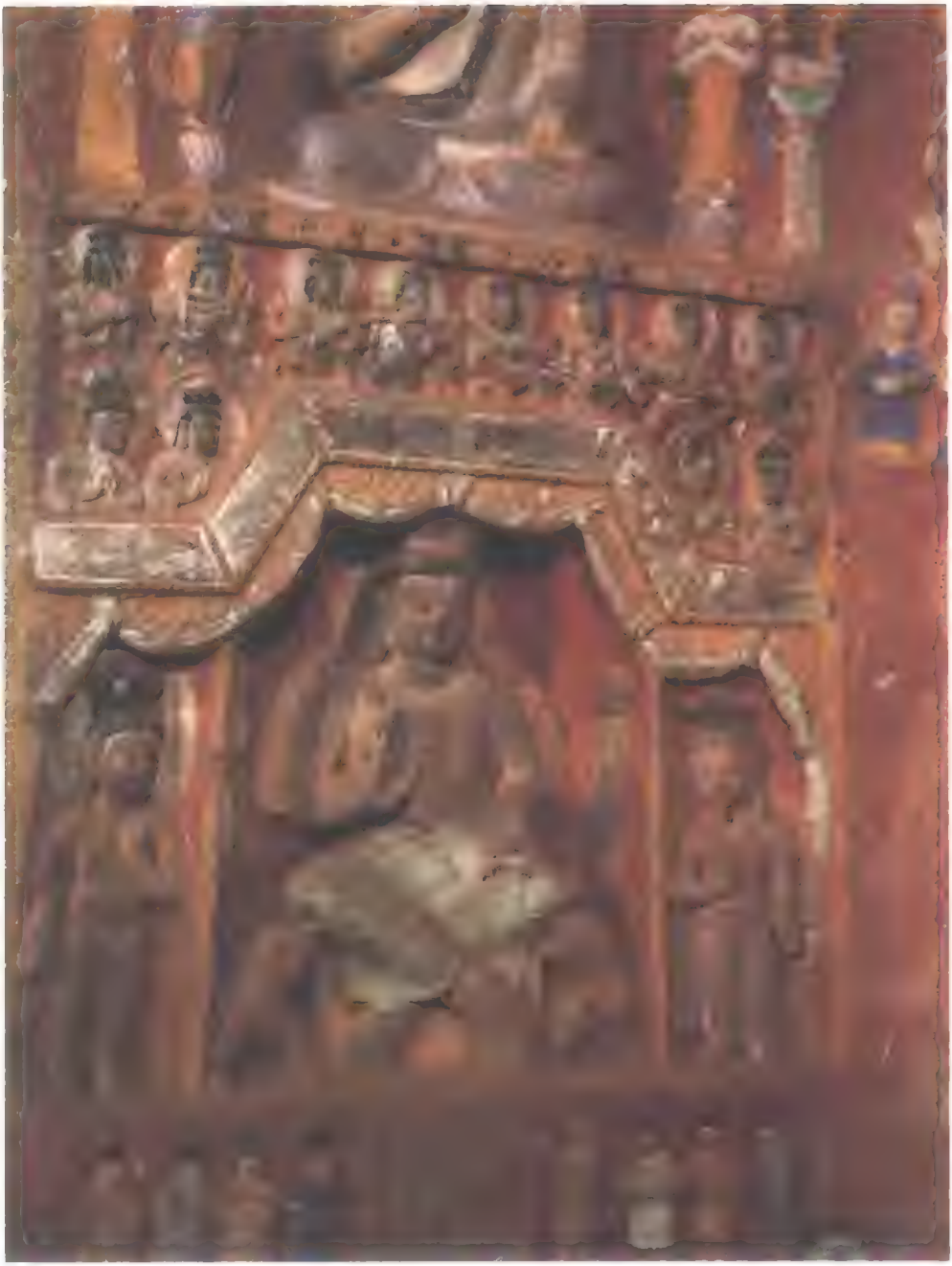
89 第1窟 西壁龛

92 第一章 东壁第三层南侧 [illegible]





◀ 94 第11窟　南壁第1层东侧　佛塔



95 第11窟　南壁第

◀ 96 第11窟　南壁第2層西側　佛龕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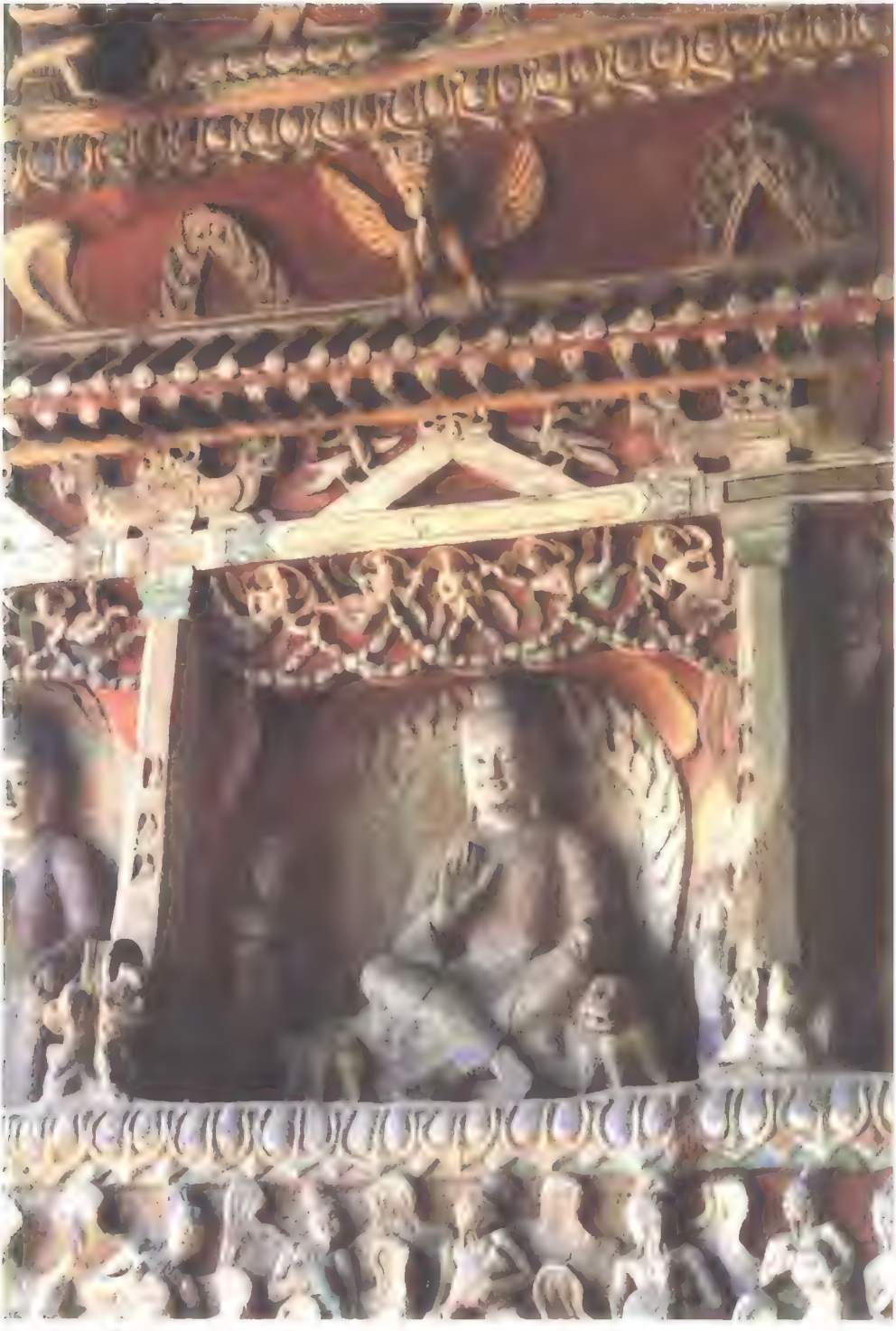
98 第一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龕

99

100

101

▶ 103 第1窟 [illegible]



102 第1窟 前室 西壁第[illegible] [illegible]

104

105

107 第1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113

114 北側 佛龕

115

116 壁第1層南側 佛龕

◀ 124 第11窟东侧附属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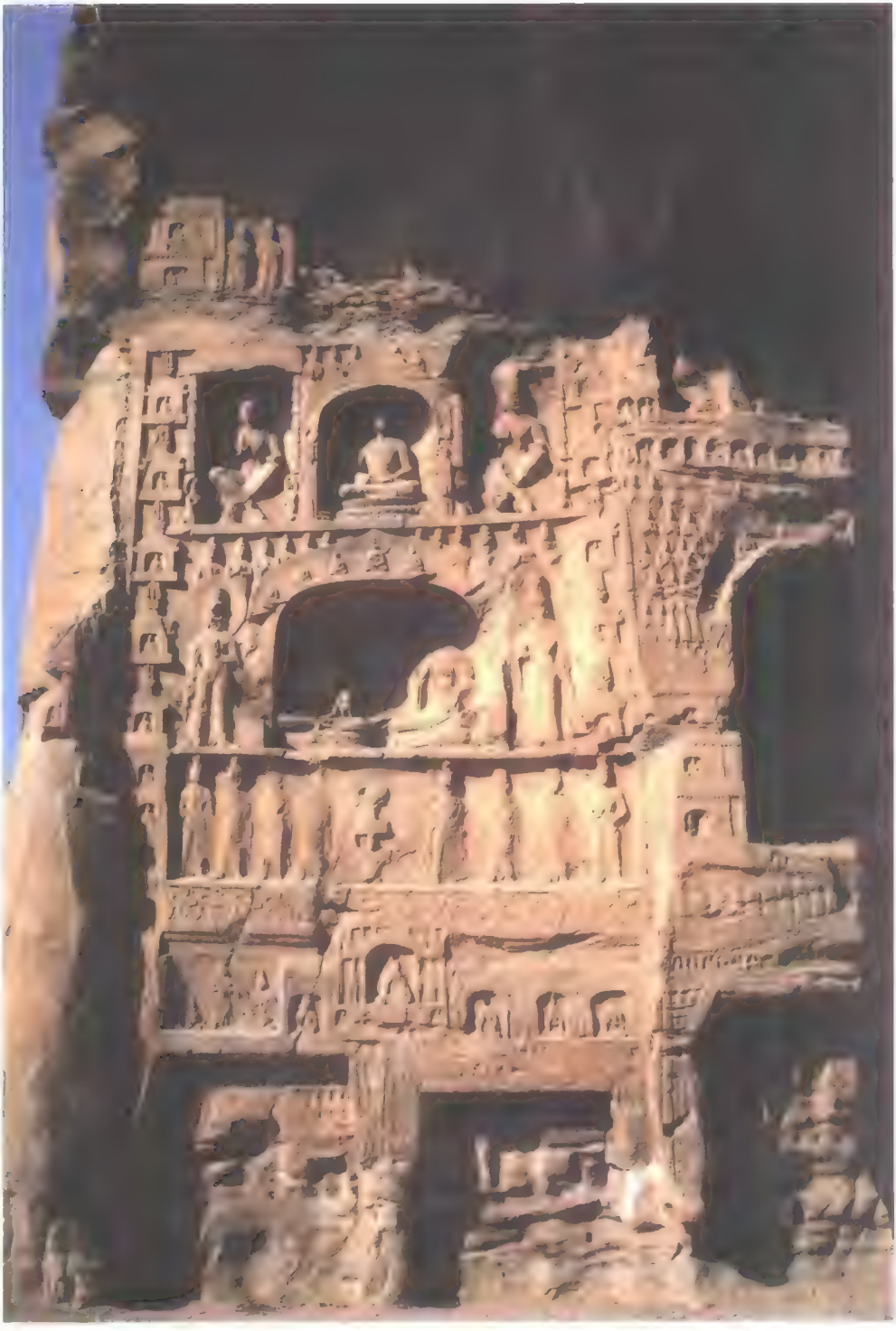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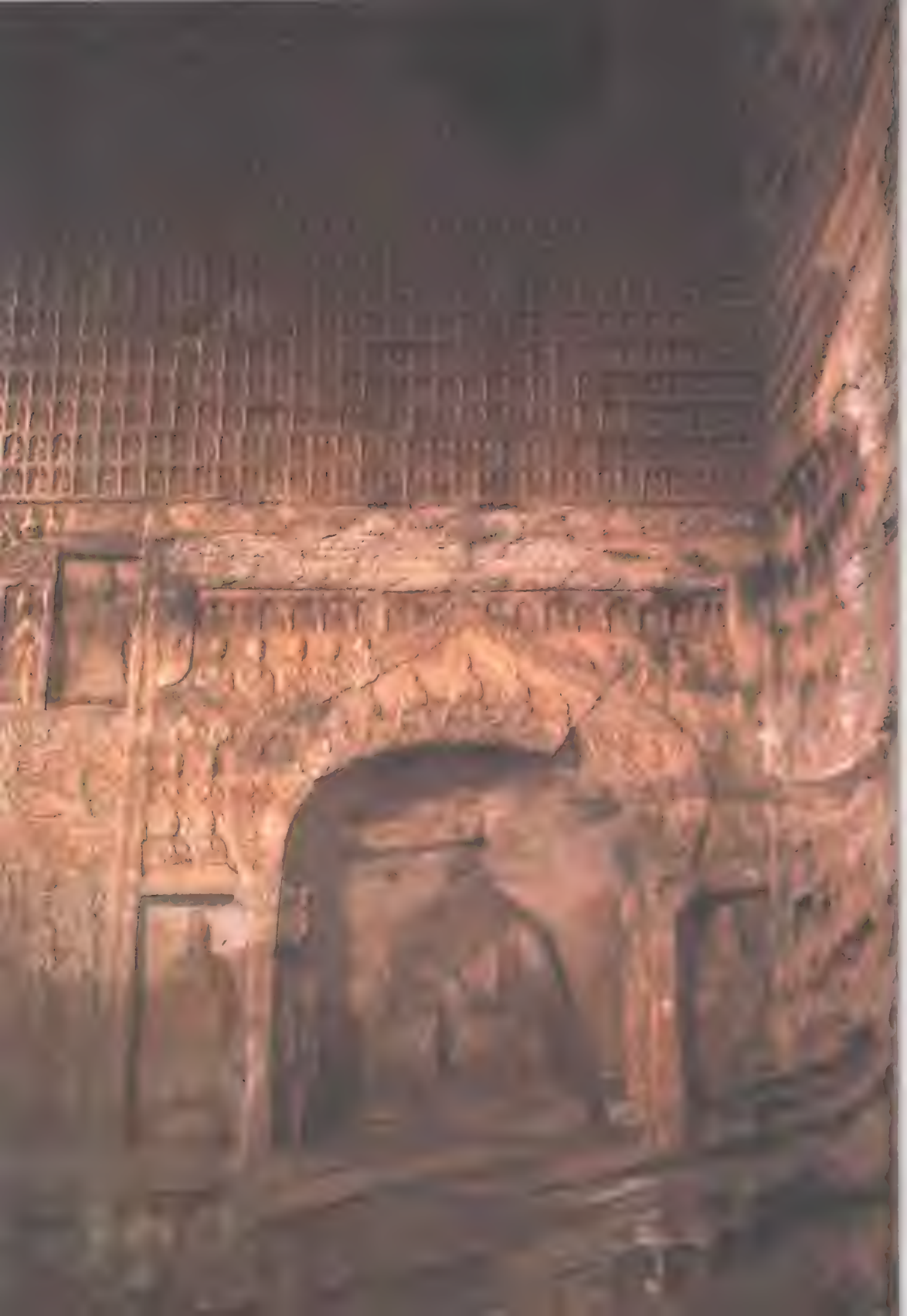
3[illegible] [illegible] 西壁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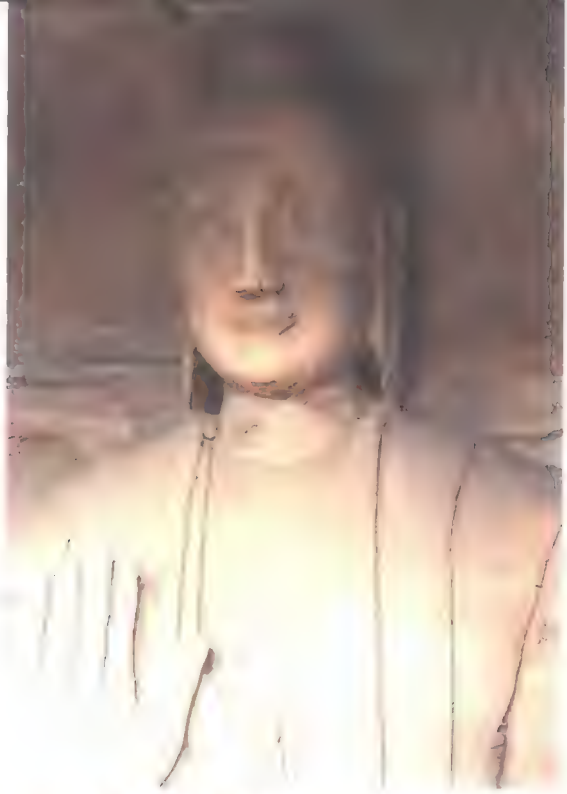
133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34 [illegible] [illegible] 窟顶西侧 飞天

135 第13[illegible]窟 窟顶东侧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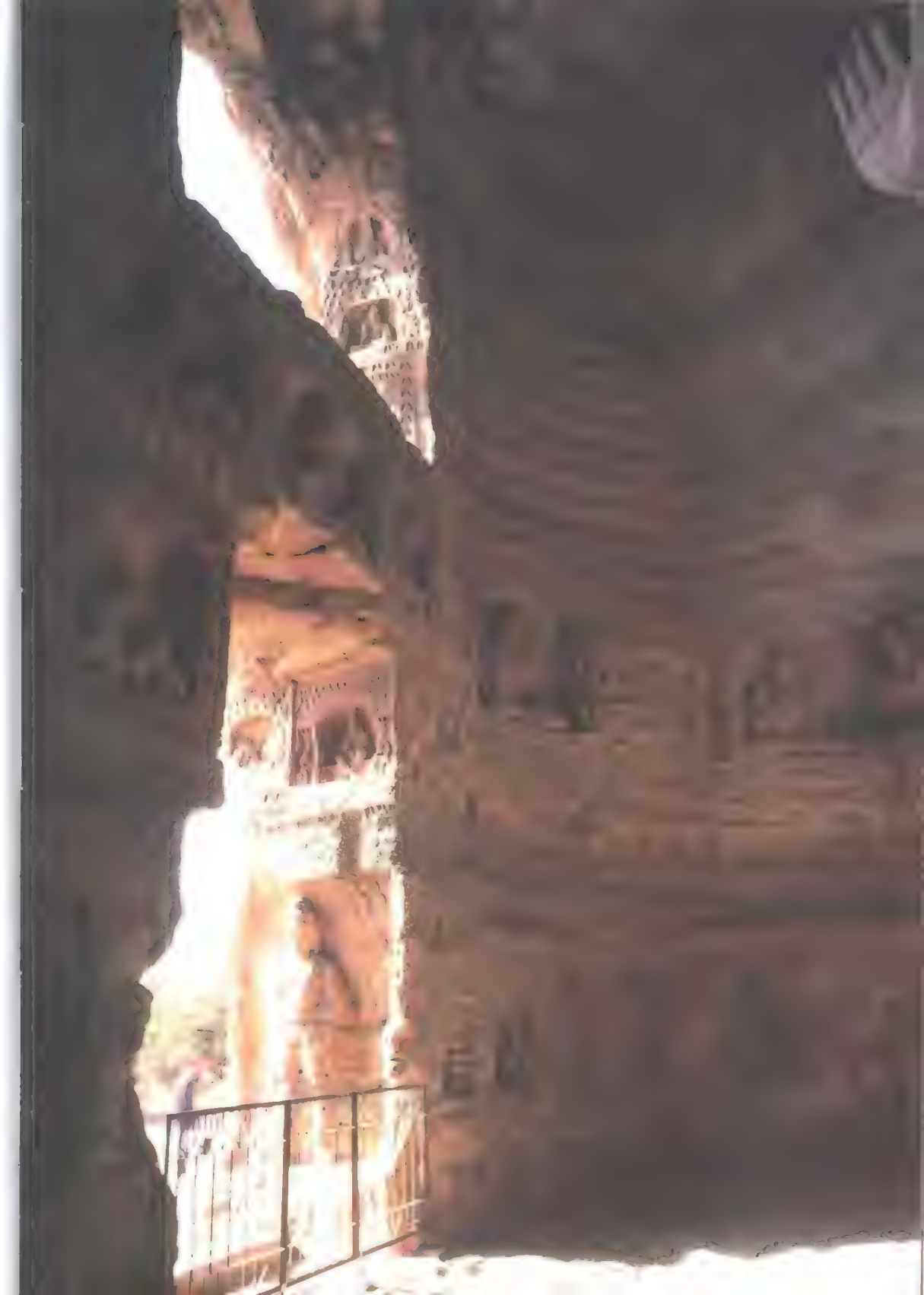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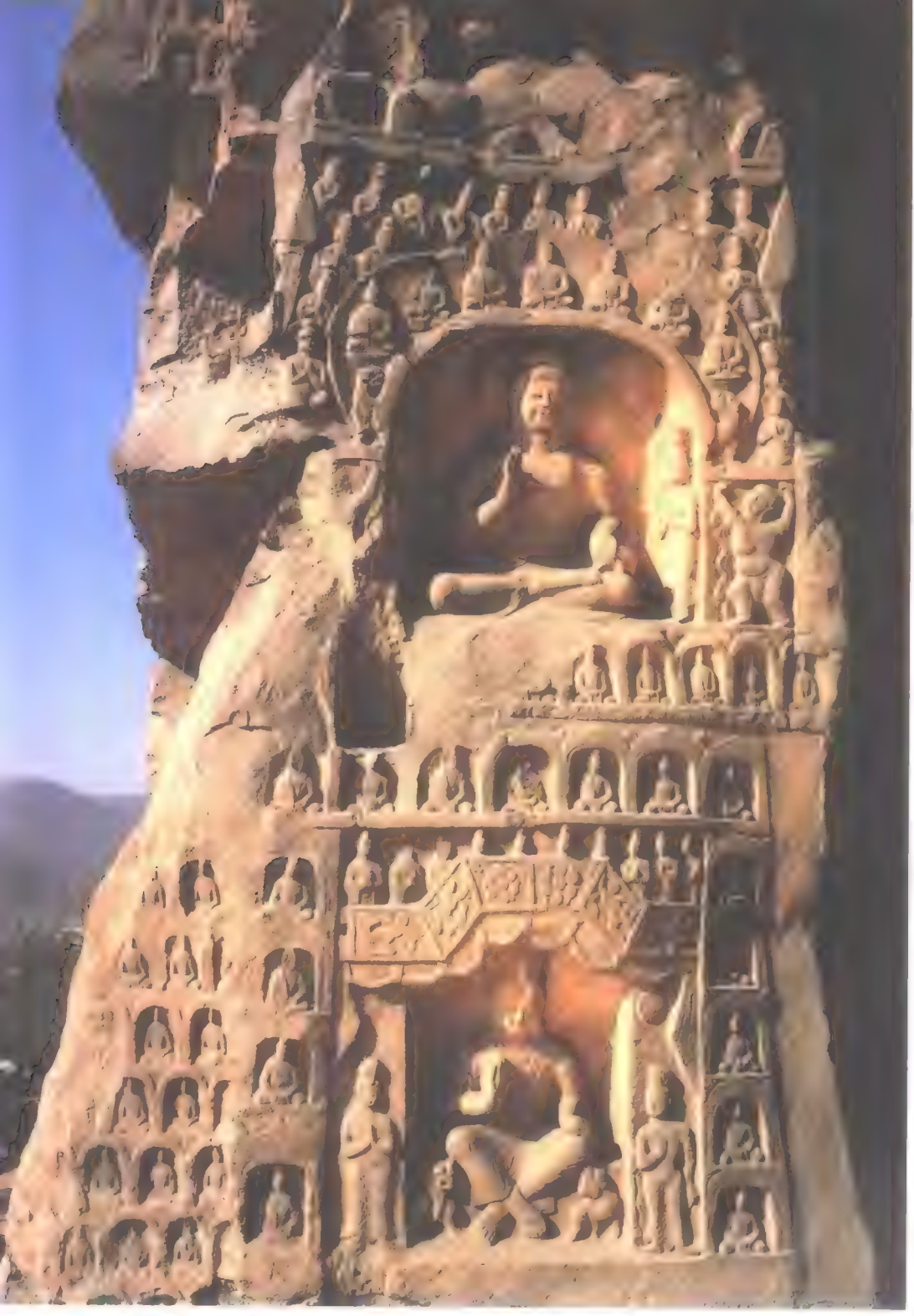


141 第16窟

142 第16窟　南壁西側　佛龕龕楣

▶ 143 第16窟





146 [illegible]

147

148

149

150 [illegible]窟　南壁　明窗下部东侧　佛[illegible]

151 [illegible]　东壁第二层南侧　佛龛右侧　胁侍菩[illegible]

152 [illegible]　东壁第[illegible]二右侧　佛[illegible]

153 第17窟　南壁第2层东侧　佛龛

154 第17窟　南壁第

155 第17窟　南壁

◀ 162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63 第18窟　北壁

164 第18窟 北壁东侧 胁侍菩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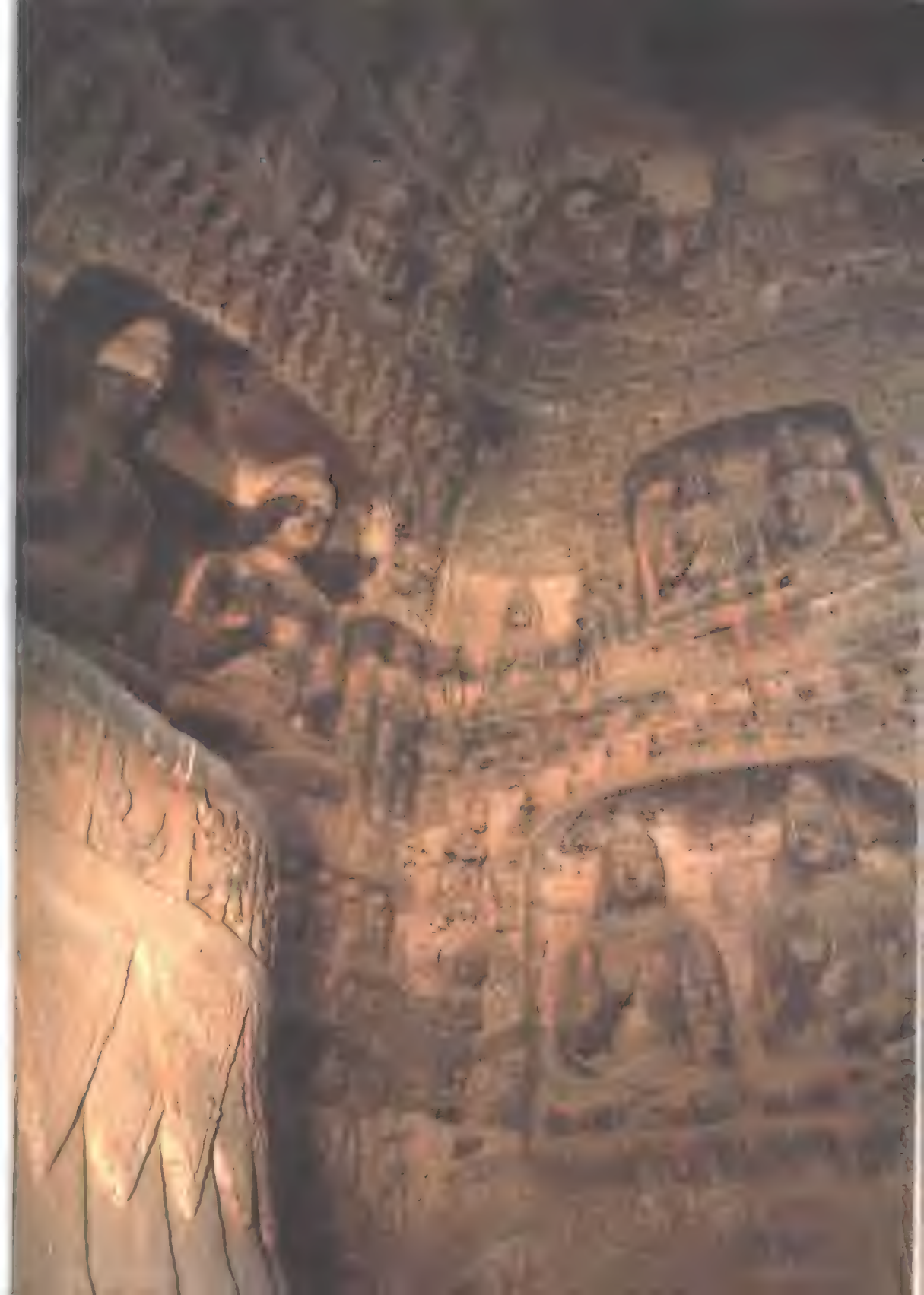
165 第18窟 北壁东侧 [illegible]

166

167

168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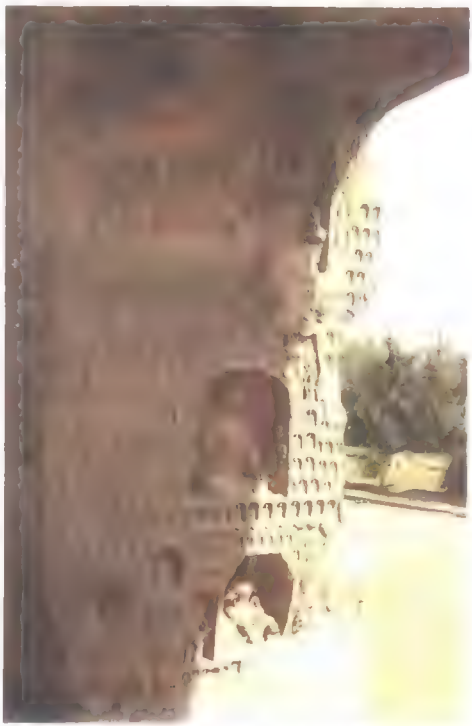
174 [illegible]窟　南壁上层东侧　佛[illegible]

174 [illegible]窟　南壁下层西侧　佛[illegible]

◀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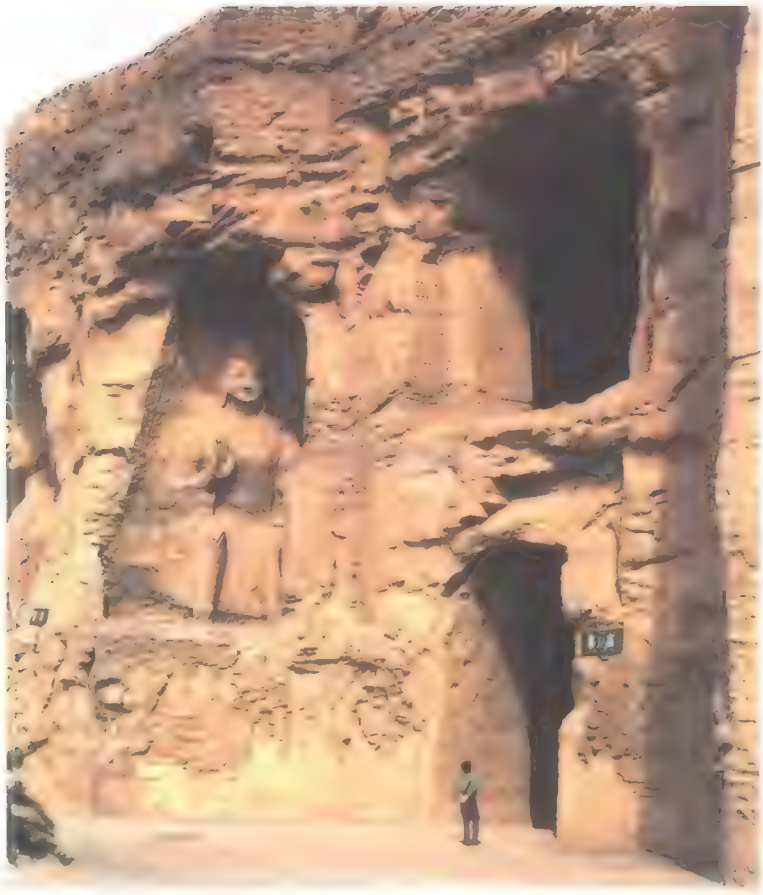
177

178 第19窟 南壁上层西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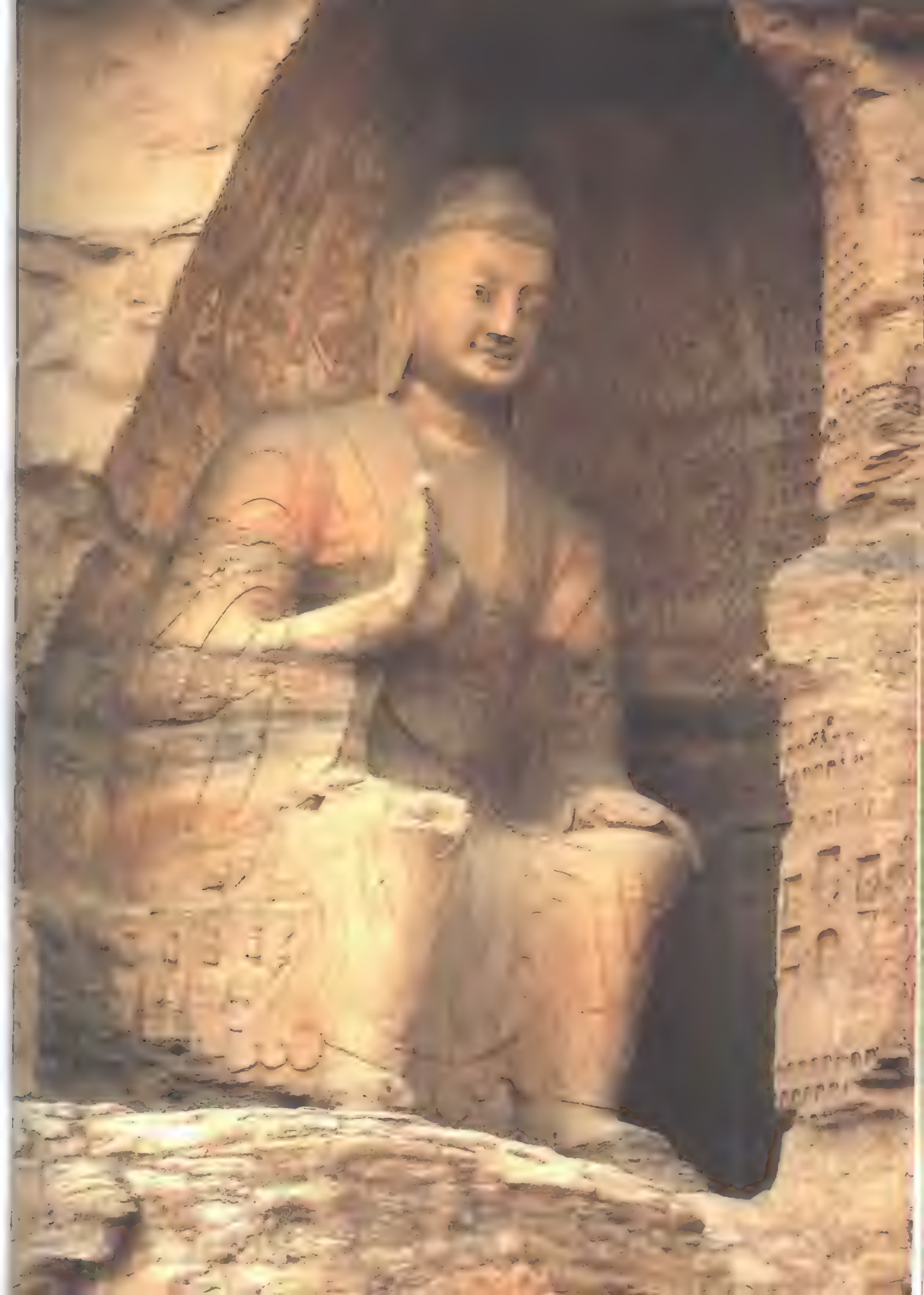


179 第19窟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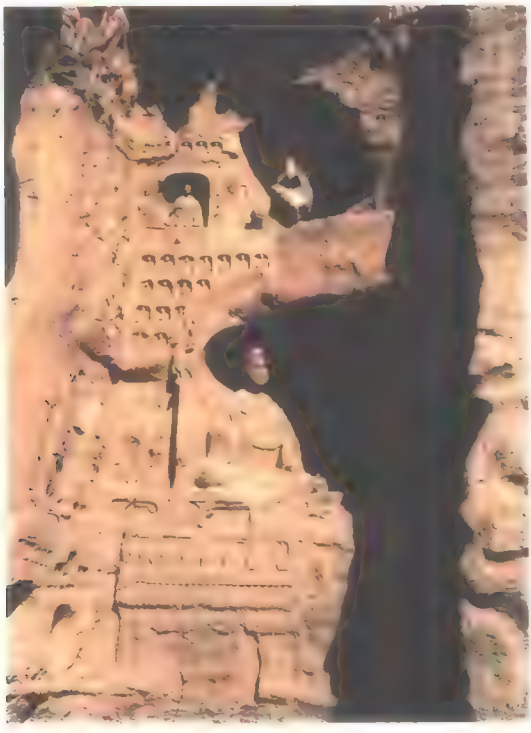


181 第19窟外景



187 第20窟 北壁东侧 背像

188



189

190 第23窟 西壁

191

192

193 第一窟　西壁一层　佛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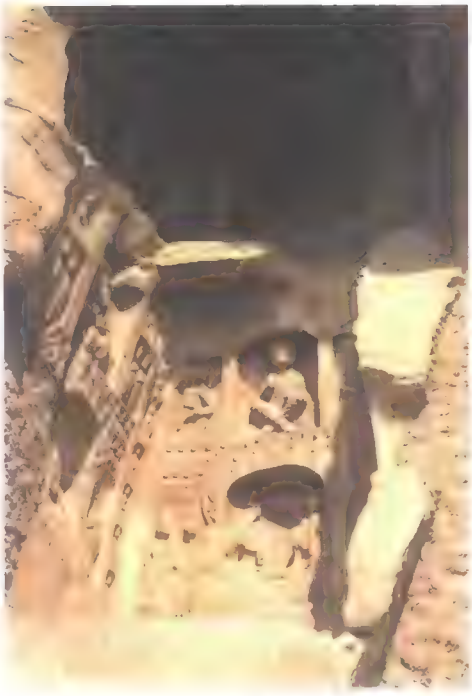
194 第27窟　东壁下层南侧　佛龛龛楣　局部

195 第29窟　西壁下层

196 第3窟　主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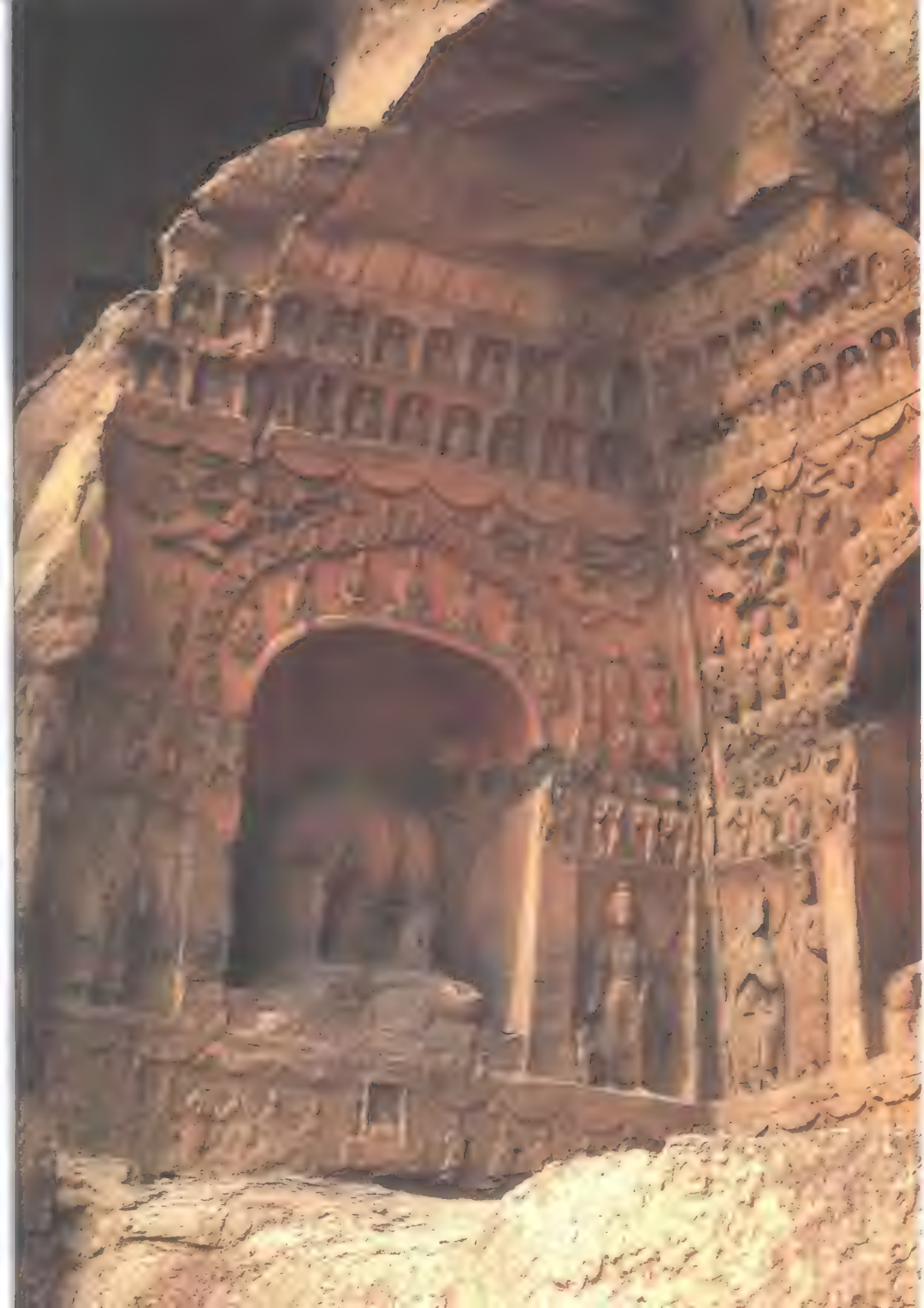
197 第3窟　南壁

199



200

201



206 第三部　北壁上部西側　飛人

207 第三部　西壁上部北側　飛人

208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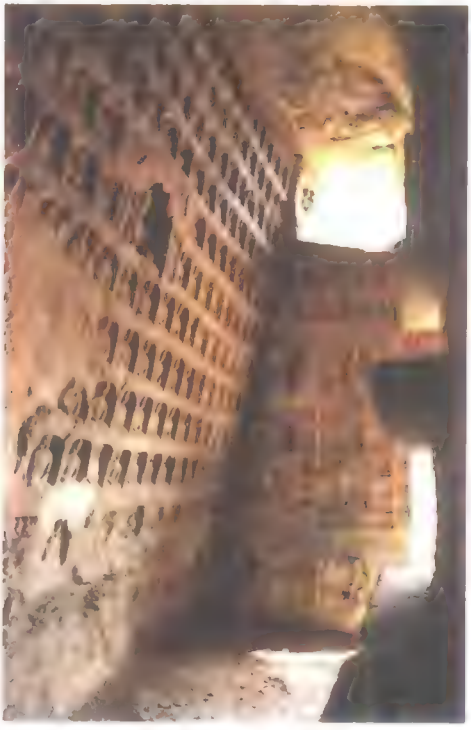
210

211

212

213

214



218

219 第10窟 北壁 交角壁

220

221 第11窟 北壁 佛龛西侧 佛传故事

222 第11窟 北壁 佛龛东侧 佛传故事

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

丁明夷

位于塞外古城大同市西郊的武州山大石窟寺，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公元460～465年)，兴盛于孝文帝都平城的太和年间(公元477～494年)，衰微于迁都洛阳后的北魏后期(公元494～525年)。在这期间，这里集中了天下的名僧巧匠，凿窟译经，建塔立寺，北魏的统治者竭财力以趋佛，适国情而竞新，使这座新兴的都会充满了浓郁的神秘色彩。这里的石窟规模和造像模式，在当时及其以后，对中国石窟的兴建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在这里加快了步伐，获得了长远的进展，作为北魏时期国家营建的大石窟，就这样演出了有声有色的精彩开端。

唐代，大同作为云中郡郡治所在，曾在恒安石窟进行过局部的佛像雕凿和修治工程。辽、金二代，大同升为西京，在城内建大华严寺，安奉辽帝后铜石像和庋藏新刻579帙辽藏[①]；在城外石窟沿线一带，东自观音堂，西迄焦山寺，则有大规模佛事工程，包括石窟十寺和造像修整，这处沉寂多年的北魏石窟，又迎来一度的兴盛。然而，自明代筑堡始称云冈以来，云冈石窟除部分佛寺修葺、佛像妆銮外，就渐入荒废境地。清中期以后，遂至湮没无闻，无人称道了。

对云冈石窟的文献记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历代史家、学僧、文人等多有著录，就中以魏收、道宣和曹衍诸人所记较为详赡、切近。明成化《山西通志》以来的方志诗书，多因陈相袭，无多新论。清代朱彝尊最早记载云冈石窟[②]。殆及近代，云冈失闻，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于1902年率先著文介绍[③]，遂引起世人瞩目。近人对云冈石窟在学术上的重新发现，应归功于斯人。嗣后，法国沙畹在《北中国考古图录》卷二[④](公元1909～1915年)中，最早发表一批云冈照片，向世人披露了云冈风貌。1919年，陈垣撰《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⑤]一文，搜梳旧典，引发新得，开国人云冈研究之先声。叶恭绰、郑振铎到云冈调查，接踵其后[⑥]。二十年代中叶，先有喜荣仁《五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公元1925年)，继有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之《支那佛教史迹》[⑦]，在概说和图版上较沙畹又进一步。三十年代，梁思成在调查大同古建筑之际，发表《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⑧](公元1933年)一文，是为云冈石窟建筑的专题研究。四十年代，先后有日本水野清一《云冈石佛群》(公元1941年)、小川晴旸《大同云冈石窟》(公元1944年)、长广敏雄《大同石佛艺术论》(公元1946年)诸书公布，论及云冈石窟特点、艺术源流和造像服制、千佛题材、佛塔、装饰纹样等问题，虽论述角度不尽相同，却都各有特色。

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始于1937年，他们从1938年至1945年集中进行现场工作(包括调查、发掘、测绘、照相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转入编写报告阶段，这便是五十年代出版，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合著的16卷《云冈石窟》(副题为:《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这部著作卷帙浩大，内容广泛，堪称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代表作。这就是说，二十年代以后，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已进入全面和专题研究的阶段，所揭示

(一) 见《辽史·地理志》和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

(二) 朱彝尊：《曝书亭集·云冈石佛记》。

(三) 是年伊东忠太发表旅行记于《建筑杂志》189号，并讨论艺术源流于《北清建筑调查报告》，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发表《支那山西云冈の石仏寺》。

(四) Mission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I解说，1915年。

(五) 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初刊于《东方杂志》第16卷2、3号，1919年，后经校订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

(六) 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仏教史迹》第2册解说，1926年。

(七) 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等：《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3期，1933年。

的问题也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本文试图综述三十年代迄今半个世纪以来的云冈石窟研究成果，出发点亦在于此。

毋庸讳言，五十年来的云冈研究工作，突破点出现于战后。一方面，国外的研究以五十年代出版的16卷《云冈石窟》为契机，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更多的外国学者到中国考察，并相继发表了一批新的研究著作和论文⑨；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学者早在战前即已开始云冈石窟的研究⑩，但其主要著作多发表于五十年代以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研究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设置了专门的保护研究机构，新一代研究人才陆续成长，探讨的课题，研究的方法及新资料的揭示都更加深入，可以说，中国学者在云冈研究领域中，已取得新的进展。这不仅表现在一批论著的发表和出版⑪，也表现在对云冈石窟内容和形式的研究上出现某种突破。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现象。云冈研究毕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令人可喜的是，近年中日两国学者就云冈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切磋商榷⑫，更是相得益彰。这两卷中日合作的《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将会对云冈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作为五十年代初研究中国最早一处皇室石窟的石窟寺考古学报告，16卷《云冈石窟》有其学术独创性和结构合理性。该书历经十余年始告竣，其间曾进行过长期的现场工作和较充分的撰著酝酿，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着手写作，显示了日本学者对这一课题所下的功夫和具备的功力。全书大致由洞窟记录、研究论文、图版（包括照片、测绘图、拓片和有关说明文字）及附录几部分组成。就研究论文而言，每卷又分作序章和终章二节，终章综述该卷所收若干洞窟的特征，序章则论及云冈开凿的历史、地理背景。昙曜与云冈石窟、云冈石佛寺、云冈装饰纹样、佛传雕刻、图像学以及云冈雕刻的西方样式、从云冈样式到龙门样式、中国的石窟寺院等问题，是为全书的点睛之笔。当然，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中日两国学者在研究方法、视野等方面也还存在某些分歧。云冈研究也不仅限于云冈石窟本身，随着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对中亚、西亚佛教遗迹的考察研究，中国学者对新疆和河西凉州地区佛教石窟、遗址等方面的考察研究⑬，也为开拓云冈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现在看来，16卷本《云冈石窟》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这是难免的。如果说，这部著作是作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对云冈研究的总结和提高，那么，三十年后，再进行云冈研究五十年来的总结和提高，就是必要和可能的了。五十年来的云冈石窟研究工作，可大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云冈石窟的历史及分期研究

在《云冈石窟序说》、《云冈石窟寺》、《云冈石窟之历史背景》诸章中，水野、长广氏探讨了北魏云冈开凿的历史、地理情况以及辽、金、明、清时期云冈佛寺等问题，大体勾画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概况。

在论及云冈各窟特征的诸章中，两氏又进一步论证北魏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将全部洞窟分为昙曜五窟、孝文帝都平城和迁都洛阳以后三期。至于各窟的具体排年，在补遗卷《云冈造窟次第》章中，明确指出：第一期包括昙曜五窟(16至20窟)和7、8窟，时间为和平元年(公元460年)

⑨ 如长广敏雄：《云冈と龙门》，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4年

⑩ 如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阎文儒，早在四十年代，即曾到云冈进行实地调查。

⑪ 见罗哲文：《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57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8年；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1期；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⑫ ⑮ 见长广敏雄：《驳宿白氏の云冈石窟分期论》，《东方学》第60辑，1980年；《云冈石窟之谜》，《仏教艺术》第134号，1981年；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2期；丁明夷：《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若干问题——兼与长广敏雄先生商榷》，《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4期。

⑬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1～3卷，平凡社1983～1985年；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董玉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敦煌研究》1983年6期。

以后。其中7、8窟开凿稍晚于昙曜五窟，时间为和平、皇兴年间(公元460～471年)，8窟早于7窟。16窟在昙曜五窟中完成时间最晚，大约在5、6窟开凿时完工(太和初)。第二期包括1、2、3、5、6、9、10、11、12、13诸窟，时间自皇兴初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67～494年）。其中，9、10二窟开凿最早，约为皇兴、延兴（公元467～475年）年间，9窟早于10窟。1、2窟与11、12、13窟次之，完成于太和初的数年间。5、6窟这组大窟在云冈最为重要，其造像样式影响及于其他诸窟，时间为太和元年至七年（公元477～483年）。未完成的第3窟，其时间已晚到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第三期主要指4窟及20窟以西诸窟，开凿于迁都洛阳以后。其中，西部诸窟多开凿于正始、延昌年间（公元504～515年），此时石窟工程已基本停止。第4窟在云冈开凿最晚，窟内有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4年）龛像。

上述论断，就其对云冈历史和分期研究而言，时至今日，其中某些基本论断仍有可取之处。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的研究工作则又取得可喜的进展。

1、《金碑》的发现与研究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系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夷门（今河南开封）曹衍撰并书，凡二千一百余言。元末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熊自得来云冈亲访此碑，抄录全文，并补入其所著《析津志》一书中。此后，又载入《永乐大典》平字韵"北平府"条。缪荃孙修《顺天府志》时过录了该条全文。其传抄本建国前夕被重新发现。1956年，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⑭一文，对新发现的这一云冈石窟历史材料的内容及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和介绍。概括地说，《金碑》内容的重要处有二，一是"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二是"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这两点重要之处，也就是云冈石窟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学者正是依据《金碑》所提供的新资料，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和分期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关于5至10窟的分期和年代，根据《金碑》记述，上述六窟应属昙曜五窟之后的第二期。具体年代，7、8窟开凿最早，约当孝文帝初期。9、10窟继之，约当太和八年至十三年(公元484～489年)。5、6窟开凿较晚，6窟完成及5窟停工，应距南迁洛阳不远。

八十年代以来，中日两国学者围绕《金碑》及其引发出的有关云冈历史、分期研究，展开争论⑮。1983年和1985年，在正式出版的《顺天府志》及《析津志辑佚》⑯中，收录了《金碑》全文。碑文提供的研究信息，已为现存文献、实物所证实，随着云冈研究的深入，将益加显示其重要性。

2、标型学的研究方法

在探索研究石窟寺的科学方法方面，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试图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去，并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包括层位学、标型学、年代学的应用，其中以标型学尤为重要。所谓石窟研究标型学，即石窟的类型研究和排比，主要包括石窟形制、主要形象与形象组合(布局与题材)、装饰纹样、艺术造型与技法(个体形象)等四个方面。标型学是确立石窟分期、年代的基础。因此，首先要把握这四个方面的变

⑭ ⑮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1期。

⑯ 《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化，将全部洞窟的各类内容分类排比，并依据洞窟题记和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作好石窟分期排年工作。也就是说，从分析石窟的类型入手，探索石窟分期问题。在这方面，需要综观全体，缜密进行，掌握标型变化的规律，不可以偏概全。只有石窟的类型不同或类型的主要方面差别较大，方具备分期的意义。我们认为，分期是手段，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时间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一定的物质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用物质文化的材料研究历史，力求提出有关佛教史以至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就能对石窟研究的对象，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因而，探索具有某种社会意义的类型与分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把云冈石窟分作三期，分期的主要依据之一即是标型学方法的应用。第16至20窟即昙曜五窟，开凿于和平年间(公元460～465年)，属于第一期，国内外一般争论不多。20窟以西诸窟龛和20窟以东诸窟内外补刻的窟龛尊像，多属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洛以后的第二期，意见也趋向一致。问题集中于第二期，主要分歧是对一些具体洞凿开凿年代的推测。例如，对7、8双窟分期与年代的看法，日本学者认为应属第一期洞窟，时间略晚于昙曜五窟，理由是造像的艺术处理与昙曜五窟中的18、19、20等窟相似，具有较浓郁的西方风格。中国学者则认为，7、8窟与昙曜五窟在石窟类型的主要方面，即洞窟形制、主要形象与形象组合及装饰纹样方面，已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平面方形，具前后室，后室窟顶雕出平綦，窟前外壁左右立双塔。窟内围绕大像进行礼拜的格局改变了，以后室后壁上下大龛为主像，两窟上龛主像皆为三世佛，7窟下龛主像中出现了作为过去佛的释迦、多宝对坐像。两窟造像题材突出了释迦，壁面雕刻都作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的布局，大面积地布置本生故事浮雕和佛传龛。此外，佛装的交脚弥勒菩萨、维摩、文殊、护法诸天、供养天人以及满壁千佛、大型供养人行列等，都最早出现在这组双窟中。两窟东、西、南壁各层佛龛间，饰有连续波状忍冬纹带，这是云冈最早出现的花纹壁带。因而，将7、8双窟定为第二期石窟中最早一组，大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据《金碑》的记载推测，这组双窟系孝文帝所开，辽代即以此为主体兴建了护国寺。

长广敏雄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大同石佛艺术论》[17]一书中，曾认为7、8窟属云冈中期石窟:技法圆熟，与表现大佛为主要目的的昙曜五窟不同，不以本尊为中心，而以建筑意匠的石窟为着眼点。装饰原理表现为左右对称和并列法则，具有装饰、构造的特点。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云冈和龙门》[18]中，长广氏进一步认为7、8窟为建筑意匠丰富的石窟，与昙曜五窟构造不同:壁面分层，具有复杂的图像学内容，整然的雕刻意匠，表现了中国传统与西方因素的结合。造像整体的充实感，代替了昙曜五窟时期的纯朴作风。这些看法，显然有其合理的成分。

从7、8窟开始，孝文帝时期云冈兴建的窟龛与昙曜五窟的异趣之处，表现为石窟类型的差异。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政策，而实际倡导开凿石窟的冯氏的北燕佛教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事实表明，孝文帝时期的北魏佛教，与中原、南方佛教关系较多，而与文成帝复法时主要依据的凉州佛教有别。宿白在概括这种情况时指出:“与第一期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画布局，中国建筑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益增多;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中原流行的新型的褒衣博带式的样式，外来的

⑰ 高桐书院，昭和十一年(1946年)。

⑱ 中央公论美术，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

佛教石窟艺术，在北中国，就是在这个时期，较显著地开始了逐渐中国化"⑲。这是云冈第二期出现新类型石窟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也是云冈石窟的研究者应予考虑的问题之一。

3、太和改制与佛像服饰

按照日本学者的意见，云冈第二期石窟的起迄时间约为孝文帝延兴五年至太和七年(公元475～483年)间。中国学者却认为，第二期时间应自孝文帝初期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洛前的约二十余年，除第一期昙曜五窟和第二期西部诸窟外，云冈的主要窟龛几乎都开凿于孝文帝时期，其中包括1、2窟，第3窟未完工的北魏工程，5至13窟以及迁洛前各窟内外补刻的龛像。在云冈北魏石窟中，第二期是石窟、龛像急剧增多且遍布云冈各地，样式复杂而题材多变，开始显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第二期诸窟中，除7、8窟始建于孝文帝初期外，其他各窟大多雕造于太和七年(公元483年)以后。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孝文帝汉化政策的逐步实现有关。按孝文帝时期施行的一系列汉化政策，主要也是在太和七年(公元483年)以后展开的，如同年诏禁鲜卑人同族相婚，八年(公元484年)规定百官俸给有差，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法，十年(公元486年)孝文帝始服衮冕，班赐百官，开始采用新服制。同年，立党、里、邻三长制，定民户籍。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更加快了汉化的过程。因而，云冈被称作孝文石窟，在孝文帝时期出现一种新类型石窟又多开凿于太和七年（公元483年）以后，并非偶然，应该说它是伴随汉化政策推行的产物。

在一系列汉化政策中，对云冈造像影响较大的，首推服制改革。这一新服制的实施，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正月帝始服衮冕开始，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诏禁士民胡服"始告完成⑳。在云冈纪年造像中，着褒衣博带服饰佛像的最早实例和着袒右肩服饰佛像的最晚实例，都出现于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云冈最大的5、6窟双窟，大型佛像全部雕成褒衣博带式新服饰，其开凿时间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前后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这就表明，新服制的实施和新服制造像的出现，同样经历了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这与云冈特定的历史背景，正相适应。

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云冈新服制的造像和新风格的造型，并非平城本地开创，而是源于南朝造像㉑。四川省博物馆藏齐永明元年(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是国内现知着褒衣博带服饰佛像的最早一例。这种服饰，本为南朝上层人物的衣着，以太和七年(公元483)那样南朝新型佛像为代表的南朝风格，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服制改革后出现于北都平城，正是顺情合理之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表现为南朝物质文化各方面对北朝的影响，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后北魏佛像服饰的新变化，应是佛教造像进一步中国化的例证。

近年大同附近的考古发现，诸如太和五年至八年(公元481～484年)兴建的方山永固陵石刻及思远佛寺残塑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马金龙墓石棺床边饰花纹等，都与兴建于太和八年至十三年(公元484～489年)的云冈9、10窟雕刻接近。上述各处的佛像服饰，或右袒，或通肩，未见褒衣博带式佛装。而像云冈9、10、12窟那种窟前列柱、洞开三门、上雕瓦垄的仿木构屋形窟和三窟前室屋形龛等建筑风格，与同样

⑲ ㊸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⑳ 见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注㉜，《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2期。

㉑ ㉙ ㉛ 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考古》1963年6期。

为钳耳庆时(王遇)监作的方山皇室建筑的相似或接近，说明以他为代表的具有浓厚中国造型艺术传统的创作，正是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特有的作风。至于云冈7、8窟，9、10窟，1、2窟和5、6窟这四对成组双窟的出现，与钳耳庆时于太和九年至十二年(公元485～488年)为孝文帝、冯氏二圣所建晖福寺双塔一样，很可能与孝文帝、冯氏并称二圣有关，这也为这些云冈第二期主要石窟建于孝文帝时期，提供了又一例证。

近年发现的大同市北郊鹿野苑石窟，作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窟中主要位置雕坐佛，胁侍二立菩萨。佛像着右袒大衣，衣领作折叠纹，面相丰圆，深目高鼻，宽肩短颈。石窟形制、主要形象与造像题材等，均与昙曜五窟相近。石窟开凿于皇兴四年(公元470年)以前，不仅表明第一期昙曜五窟工程的下限可以延续到献文帝时期，而且是7、8窟开凿于孝文帝时期的一个新证。

上面，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和实物，论证了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云冈石窟的若干问题。这里，有一个正确运用、合理解释这些资料的问题。例如，《魏书·礼志》记:

> 太宗永兴三年，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这本为北魏祷祀山川的旧俗，自明元帝始祀武州山，以为常祀。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方山永固石室、石窟寺完工后，祀祷重点转至方山。因而，若将北魏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拟为参加洞窟落成庆典，恐有牵强之嫌。

4、唐至金代的云冈历史

北魏以后迄唐初，云冈石窟不见记载。唐代以后的云冈历史，后人亦多茫然无知。16卷本《云冈石窟》中《云冈石佛寺》(卷2)和《东方石窟群的特征》(卷1)二章，根据《朔平府志·左云石佛寺》条所引云冈堡十寺名，推测此十寺为辽代佛寺，并推断3窟后室三尊大像及11窟中心柱南面下层立菩萨像等为辽代遗物。日本学者还在云冈的1至20窟窟前及冈上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辽代遗迹、遗物。遗憾的是，作者在当时断言，云冈没有反映隋唐时代的遗物。

建国以后，由于《金碑》等新史料的发现以及历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云冈自唐迄今这一段历史，有可能获得更清晰的了解。

唐代云冈历史，由于《金碑》中"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的提示，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古清凉传》卷上关于俨禅师咸亨年间(公元670～674年)"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的记载和《文苑英华》卷234所录宋昱《题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五言律诗中所记天宝前的云冈情况，也都是研究唐代云冈的新资料。综合各种资料看来，这次贞观重建确曾引起世人注目，所以唐初道宣、法琳、道世、慧祥等僧人的著作，都有对云冈的记录。名僧道宣更一再著录云冈事迹，还曾引用当时尚存的北魏碑碣。或据传闻，或曾亲历，恐多与唐初云冈工程有关。3窟后室三尊大像，从其像容、技法看，有可能即为初唐时雕造，而非北魏或辽金作品。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本卷宿白著《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和云冈》一文。

云冈辽代遗迹，日本学者曾在1至20窟前地面发现过辽代沟纹砖、柱

础等遗物，并注意到窟口上方崖面上梁孔、沟槽等建筑遗迹，但并未与石窟相联系，认为辽代十寺地址不明。那么，被日本学者称为辽金复兴期的遍及云冈全城的佛寺究竟在哪里？首先，《金碑》提供的十寺兴建时间恰在辽兴宗、道宗期间，其间正为辽西京大同城内营造奉安辽帝后铜石像的大华严寺和庋藏辽刻藏经的薄伽教藏殿。辽代佛寺曾遍及西京城内外，北郊可达鹿野苑石窟，云冈一线则东自观音堂，西迄高山镇。这种佛寺工程有两种，一为单独的木结构建筑，如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观音阁；一为石窟与木结构建筑的结合体，即后接洞窟、前建木建筑窟檐的以石窟为主体的建筑，如鹿野苑石窟、高山镇焦山石窟和云冈石窟十寺。

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建国后历年均有发现，其中以七十年代对9至13窟窟口前方、上方的清理发掘规模最大，收获尤著[22]。收获之一，12窟窟口上方发现的石雕瓦垄、椽檐遗迹表明，9、10、12窟上雕屋顶，下置列柱的前室窟口，均凿为三开间的仿木结构屋形窟窟面。这种北魏石雕窟檐形式，很可能就是《水经注》中描述的"山堂水殿"的一部分。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1987年对龙王庙一带石窟及窟前遗址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一定收获。收获之二，1至20窟窟口上方崖面和前方地下，现存十处具有一定规模的后接洞窟的木建筑遗迹，崖面上的沟槽、梁孔与地面下的沟纹砖、覆盆柱础正相对应，而从梁孔测得的材架比例和地面发现的砖瓦、础磉等建筑遗物，也都推定属于辽代[23]。确定《金碑》记载的十寺位置，在云冈附近地区，并无其他相当遗迹可寻，只有与石窟连接起来考虑，将石窟上下迹象相对照并考察后接石窟的部位，才有十寺存在的可能性。这即是《金碑》所描述的"峰峦后拥，龛室前开"的情景。其实，中国石窟前接木构窟檐形成佛寺不乏其例，云冈5、6窟窟前现存清初接建的四层楼阁，清以前还曾建有三层楼阁，即其一例。相反，辽代十寺若不以石窟为主体，则上述几处遗迹、遗物将作何解释，十寺又安在哉？

《金碑》所记皇统间禀慧法师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等建筑事，是目前仅知关于金代云冈的文献，其位置当在3窟附近。这就为研究3窟开凿始末及营建历史，增添了新的线索。

二　云冈石窟的艺术渊源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建寺造塔、开窟造像的风气逐渐盛行。云冈石窟就是中国第一处由国家经营的大石窟。由于佛教是由外国传入的，所以佛教造像从题材到技法等各方面，都必然受到浓厚的外来影响，国外学者研究云冈石窟，多详论云冈石窟中的西方样式，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16卷本《云冈石窟》，总结前人成果，专辟《云冈石窟的谱系》和《云冈雕刻的西方样式》二章，从犍陀罗式、中印度及阿富汗式、中亚式等三种佛教艺术，综论云冈造像中表现的西方样式，这对于研究云冈造像的艺术渊源及其发展变化，不但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也仍是一个有待不断拓展的课题。

我们认为，佛教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形成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中国化的佛教。佛教艺术也是这样，它在中国的生存发展，首先必需与固有的民族传统相适应。这样，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外来艺术的简单移植与模仿，

[22]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文物》1976年4期

而是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艺术的精髓后，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不断进行的再创造。这一再创造贯穿于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的全过程。因而，我们研究云冈石窟的艺术渊源，既要研究古代印度、中亚的佛教艺术，也要研究中国新疆地区、河西地区及南方等地区的佛教艺术。如果说前者是远源，后者就是近源。建国后对中国境内石窟寺的调查、研究，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云冈模式的形成及其典型意义

上面，我们根据现知的文献、记录，利用考古标型学、年代学等方法，将云冈石窟的发展变化分作三期，即三个显著变化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云冈造像模式形成演进的时期。从时间上看，第一期昙曜五窟相当于文成帝、献文帝时期，即北魏中期；第二期中、东区石窟相当于孝文帝都平城时期，即北魏中后期；第三期西区诸窟相当于迁洛后孝文帝、宣武帝时期，即北魏后期。三期云冈造像，分别代表北魏造像的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在当时或其后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三期云冈造像，都是平城地区的新创造。

第一期昙曜五窟造像，是中国早期造像的典型代表。这是因为，作为新兴国家北魏首都的平城，是当时中外交通、五方杂处的中心。北魏在攻占各地，统一北中国的过程中，又将当地人才精华集中于都城。例如，道武帝平定河北中山等地，将百工伎巧十万户迁到平城。皇兴三年(公元469年)青徐归魏后复有一批文人学士来至，其中有通晓多种技艺、后又为服制改革"主其事"者的蒋少游；有到平城为云冈石窟寺沙门，后为昙迦夜译经笔受人的南朝名士刘孝标[24]。文成帝时的道人统法果，是来自河北的和尚，继师贤任沙门统的昙曜，也于文成帝复法之明年(兴安二年，公元453年)"自中山被命赴京"[25]。这样，四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佛图澄在后赵的传教活动，作为北方佛教和造像中心的河北佛教，必然影响到平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道武帝灭北凉，强徙僧徒三千人及三万户民吏工巧到平城，造成"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26]的局面。凉州佛教文化的大转移，成为文成帝复法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西域、印度等国沙门、使者、商贾等也相继到来。太安初(公元455年)，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又有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太安三年(公元457年)，于阗等五十多西域国家向北魏朝贡，波斯、呵哒等国亦来进贡。值得注意的是，师子国沙门难提等在西域所造佛像，"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27]，很可能所造为大像。而沙勒(今新疆喀什)，又恰当天山南路南北道佛教中心于阗、龟兹佛教文化的交汇点，其所携来的佛像粉本，应代表西域佛教艺术的高度水平。

以"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著称的昙曜五窟造像，就这样融外来、外地造像艺术精华于一炉，集中地进行艺术再创造，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新风格。仿印度草庐的椭圆形石窟形制，"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的雄伟大像，淳朴、浑厚的劲健作风，都令人耳目一新。五窟皆大像，依稀可见龟兹大像窟的影响[28]。淳厚雄健之风，仿佛再现拓跋族金戈铁马的游牧生活。在这里，既有犍陀罗式的衣纹厚重凸起的20窟坐佛，又有笈多式的衣纹紧密贴体的18窟立佛。然而，正如中国学者已经指出的，即使在西方风格浓厚的造像背后，也可看到平城艺术家进行再加工的痕迹。袒右式大衣，右肩披上了偏衫，同时在衣领上刻出折褶纹。通肩式大衣，衣纹垂褶在中央，而不似犍陀罗、笈多式的偏向右

[24] [26] 陈垣：《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原刊《燕京学报》第6期，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

[25] [26] [27] 《魏书·释老志》

[28] 《中国石窟 克孜尔石窟》，1~3卷

侧㉙。这种新技法、新风格的造像，在太武帝灭法前的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韩谦造坐佛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朱雄造坐佛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范中造主佛像和文成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冯爱爱造坐佛像上，都可以找到其先河和依据。平城地区具有不同风格与特点的造像的出现，正反映了探索中国化造像的初步尝试。

第二期石窟是云冈的全盛期。不仅开凿窟龛的数目最多，而且在孝文帝、冯氏积极推行汉化改革政策的影响下，形制多变，样式复杂，题材丰富，雕饰富丽。出现一些新造型、新题材、新服制的造像，也还有新旧错落、交替的情况。传统文化的因素显著增多，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南朝士大夫阶层习着的褒衣博带式服饰等，都为这一期的鲜明特点。所以，唐人记述云冈，多强调孝文帝，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云冈现存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纪年铭刻，最早为太和七年(公元483年)，最晚为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正是孝文改革逐步推行的时期。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第二期称为孝文石窟，太和造像。

如果说第一期昙曜五窟还保留较多的外来因素，这一期石窟就直接、间接地受到中国境内新疆龟兹石窟、河西凉州石窟体系的更多影响。其迹象较明显的有：方形平面、具前后室、窟顶凿平綦或绘塑飞天的洞窟形制，应与龟兹、凉州有关；方形或长方形塔庙窟，见于龟兹石窟和武威天梯山、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石窟；壁面上下分布，中部以下绘供养人行列的作法，见于文殊山千佛洞；中心塔柱上层凿交脚弥勒，下层为坐佛龛这一组形象，见于金塔寺东窟中心塔柱西面的布局；至于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佛装弥勒、释迦多宝和维摩诘等大乘形象，则首见于文殊山和炳灵寺169窟㉚。与此同时，孝文帝时期的北魏佛教，还与中原(如北燕)、南方关系颇多。这时出现的新服制的造像，形体秀俊、强调装饰性的造型与技法，多来自南朝㉛。平城地区在这种东西交通、南北往还的环境中，在第一期探索的基础上，在孝文帝、冯氏太皇太后的支持和钳耳庆时、蒋少游等的指导下，借鉴、吸收、融合、兼收各地石窟艺术有益的成分，形成具有新的风格和特点的太和式造像。这种造像，不但直接影响到"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开凿的龙门石窟，而且远及于敦煌北魏窟㉜。

第二期迁都洛阳以后的窟龛造像，是第二期太和式造像的延续和发展。太和十年(公元489年)以后出现的新服制、新造型、新技法的造像，在此期继续演变，出现了一种身姿挺秀，风神飘逸，注重形式美，长颈、削肩，裙摆密褶平行的新形象。至于四壁三龛式洞窟、宝帐式龛饰和在洛阳地区形成的"秀骨清像"式造像，也都滥觞于平城地区㉝。

2、从云冈石窟看中原北方地区各石窟的关系

研究石窟寺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常遇到如何看待国内各石窟的相互关系问题。传统的看法是，大体上自西向东逐步传布，即由我国新疆地区传到敦煌、麦积山等处，然后输送到中原，到达云冈、龙门、巩县乃至响堂、天龙山等处。这就似乎表明，位于西方的石窟较早，而且对位于其东方的石窟产生影响。

建国后的研究已部分地修正了这一看法。这里既有由西向东依次传递的情况，也有各地区石窟互相影响的复杂现象，需要分别情况，具体对待。例如，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和敦煌莫高窟现存的早期洞窟——北魏窟，都与新疆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这并非我国现存

㉙㉛㉜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

㉚ 宿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丝路访古》，1982年。

㉝ 关于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参看宿白：《平城实力的聚集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本书第1卷。

最早的石窟遗存，现存较早者为河西地区的凉州石窟遗迹。这种凉州样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武威天梯山1、4号塔庙窟，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北凉石塔以及永靖炳灵寺第一期龛像；晚期可参考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千佛洞、炳灵寺第二期龛像[34]等。由此可见，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首先形成的是凉州佛教艺术。

云冈石窟是吸收凉州石窟的某些特点，兼蓄各地石窟艺术优点进行的一次新的创作实践。五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昙曜五窟，其造型、题材曾影响到其他石窟。而开凿于北魏中后期，即五世纪晚期的云冈第二期石窟——孝文石窟或太和式造像，其盛行的内容，影响更及于全国。龙门石窟仿照云冈石窟而雕凿，即使在石窟开凿较早的河西地区，也可以找到不少效法云冈的实例。莫高窟北魏早期洞窟，就受到了平城、洛阳石窟的影响。

实际上，五世纪晚期以来，以云冈孝文石窟及接踵其后的龙门石窟的崛起为标志，中原北方地区都城附近的造像中心或主流石窟[35]，随着石窟艺术逐渐中国化的进展，对其周围地区石窟正在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一代都城，作为当时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如平城、洛阳、邺、长安等地)，有条件集聚、招揽天下名僧巨匠，集中体现固有的文化传统，而且作为国内、国际间交流的汇集点，常可以得风气之先，处于其他地区仿效的地位。例如，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以五、六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云冈、龙门、巩县石窟为主流，沿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此外，义县万佛堂、滹池鸿庆寺、济南黄花岩和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主流石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批石窟承袭关系清楚，石窟内容中国化的进展逐步深入，因而在中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地，这里也包括政治上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中心地区石窟对周围地区石窟的影响关系。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以来在凉州(武威)，所以，佛教艺术从新疆向东传播，首及河西凉州，至沮渠蒙逊时而大盛。

平城地区云冈模式的发展规律表明，石窟艺术的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一定制约。中国石窟艺术的传播及发展历史，不能仅仅用地理概念来概括、解释，而必须按照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皇室石窟与地方石窟，割据政权中心地区石窟与周围石窟之间，常常有一个前者影响后者的问题。居于首要地位的是，贯穿着一条中国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主线。综观东西，无论南北，各地石窟寺尽管有着不同的地方特征，但都与这条主线相联系而发展。

二　云冈石窟的石窟性质及其内容

关于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及其主要题材内容，前人已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三十年代末，陈垣首论云冈译经事，指出昙曜不仅是石窟开山的创始者，也是石窟译经的创始者[36]，其后，汤用彤在他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详论开凿石窟与重禅这一北魏佛教信仰的重要特点，是研究中国北朝石窟的开创性成果。四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在16卷《云冈石窟》中，又以《云冈石窟及其佛传雕刻》、《云冈图像学》、《昙曜和云冈石窟》诸章，阐述云冈雕刻的题材内容及其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国后中国学者在云冈研究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1、云冈石窟与僧人禅居

[35]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石窟寺考古》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云冈石窟背依武州山，面对武州川，林渊锦镜，清幽静美。其地理环境，与禅修"宜山栖穴处"的要求相符。北魏皇帝多礼敬禅僧。太武帝甚重惠始，灭凉后使太子晃事玄高为师。文成帝复法起用凉州高僧师贤和昙曜，后者"向以禅业见称"[37]。孝文帝对佛陀禅师"敬隆诚至"[38]，向禅师僧达、僧实从受禅法[39]。石窟形制多为模拟草庐的椭圆形窟，塔庙或中心柱窟，而莲瓣式尖拱龛楣也是从禅修草庐的画法衍化而来[40]。至于窟中所雕三世佛、释迦多宝对坐像、交脚弥勒菩萨、七佛、千佛及佛传、本生故事，均与禅经中关于观像、坐禅的诸多规定相适应。因而，人们断定云冈石窟等北朝石窟，应与北方佛教注重"德政"，僧人热衷于修窟习禅有密切关系[41]。

对云冈的分期研究表明，第二期以后，石窟与禅观的联系更为密切：把主要佛像集中起来的小龛的形象，表明禅观的宗教目的尤为明显。这时窟龛不仅继续雕造禅观的主要佛像如三世佛、释迦和弥勒，并且更多地雕造禅观时的辅助形象，如佛传、本生、七佛、普贤菩萨和供养天人等，甚至还按禅观要求，把有关形象联缀起来，如上龛弥勒，下龛释迦。这时还流行释迦多宝弥勒三像组合、释迦多宝对坐像及多宝塔。这种联缀的形象，正为修持"法华三昧观"所必需。3窟前室上层弥勒窟室的发现，上部雕出决疑的弥勒形象，下部开凿巨大的禅窟，使人们对确定"东头僧寺，恒供千人"[42]的大型禅窟，有了更具体的线索。云冈成为佛教徒习禅的重要地点，与孝文帝以后禅法大行北土的史实相符。第三期窟龛形象，更向符合禅观方面发展：一部分内容为"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主要形象，而四壁重龛窟和四壁三龛窟这两种小型石窟又多据《禅经》要求的主要形象造出，实际是为僧人禅居所开凿，这就强化了禅观的气氛，表明当时云冈习禅之风已臻极盛[43]。

史载北魏禅僧居石窟坐禅，如《魏书·释老志》所记：

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

文人高允还有《鹿苑赋》[44]，吟咏"凿仙窟以居禅"的鹿野苑石窟。这种情形，由于鹿野苑石窟的发现，得以证实。该石窟在大像窟两侧，各凿五个仅容一人寂坐的禅室，明显是禅僧坐禅之用。献文帝"造招隐寺，召坐禅僧"[45]的招隐寺，有可能也在鹿野苑附近。云冈龙王庙一带石窟，近年发现带有烧煤大炕的僧房，至于云冈以西十五公里的高山镇焦山石窟，不仅有北魏开凿的大像窟，还有僧房，说明"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46]的云冈石窟，禅僧所居的禅房、精舍，可以说是所在皆是。

2、昙曜开窟与三世佛题材

云冈昙曜五窟都是以三尊佛像为造像中心，即在中尊佛像两侧各雕一尊形体略小佛像，这种"三佛"题材，不仅延续到云冈二、三期石窟，还出现于龙门宾阳洞、魏字洞及巩县石窟、炳灵寺、麦积山等处，是北朝石窟造像中流行的题材。对"三佛"题材的解释，法人弗西斯·沙畹曾认作"舍卫城大神变"[47]，而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氏则认为系出于美术造型的考虑，与教义无涉[48]。

中国学者根据北魏流行的《法华经》等佛教经典和石窟造像题记，推断"三佛"石窟就是《法华经》中最强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世佛，其石窟形制(椭圆形窟和方形窟)几乎包括了北朝的主要窟形[49]。

值得注意的是，昙曜本人或与人合作，一再选择有关三世佛的佛典，如《付法藏传》、《大吉义神咒经》等进行翻译，正是针对废佛

---

[3] 《高僧传·宋伪魏平城释玄高传附昙曜传》。

[37] 《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

[38] 《续高僧传·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稠传》。

[39] 《唐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传》。

[40] 宿白：《参观敦煌第285号窟札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2期。

[41] 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3期。

[42] 《续高僧传·昙曜传》。

[43] 高允：《鹿苑赋》。

[44] 法琳：《辨正论》。

[45] 《大唐内典录》卷4《后魏元氏翻经佛经录》。

[46] A. Foucher: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Art P 166; E. Charannes: Mission Archcologig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1, Paris, 1915, P.318, 330.

[47]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89卷。

[48] 刘慧达：《北魏石窟中的"三佛"》，《考古学报》1958年4期。

前"胡本无佛"的言论，致力于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的宣传，昭示佛教谱系源远流长、往世不绝。因而，魏收总结拓跋一代佛教经旨后，在《魏书·释老志》中明言：

> 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当今佛)，又言将来有弥勒佛(未来佛)，方继释迦而降世。

昙曜为皇室造窟，选择三世佛为主要题材，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云冈石窟是皇室经营的第一座大型石窟。在此之前，国内新疆以东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的最早记载，当推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开凿的凉州石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

> 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靡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

这种忧虑土木金宝终被毁盗，"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之志，与云冈石窟一脉相承。而在遭逢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后，文成复法后被委以重任的昙曜，也必然考虑到这一点。故而开凿大窟大像，首倡石窟译经，广聚沙门同修定法；同时大力宣传三世佛题材和佛教谱系。作为虔诚佛教信徒的昙曜，不能说没有对佛教"末法"时代的某种担忧，因而开凿出佛、法、僧具备的大石窟。这种情形，我们从北响堂山石窟唐邕发愿刻一代经于名山，安阳小南海石窟僧稠窟刻经，安阳宝山大住圣窟灵裕刻经并浮雕"世尊去世传法圣师二十四祖"以及房山静琬刻经凿雷音洞等事，就看得更清楚了。这些历代名僧，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尽相同，但开窟造像、译经(或刻经)以防不测，经营石窟作为毕生的大事业，其用心良苦则是一致的。

3、皇室石窟与造像题材

北魏佛教与南方佛教不同，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北魏皇帝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这已为中外学者所共认。理解这一点，是研究云冈造像题材的重要依据。

据《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废佛前，佛教徒即已宣传皇帝"即是当今如来"，并赋予佛教"敷导民俗"的重任。文成帝继位，在复法诏书中特别强调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的职能，接着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二年(公元454年)秋，又敕在京师"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文成帝以帝王形象为蓝本雕造佛像，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当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像事实的一次重演。明确记载为皇帝造像且令如帝身，在石窟兴凿史上，这是云冈石窟的又一创举。

云冈第二期石窟，主像题材趋向多样化，有不同组合的三世佛(佛装弥勒像、作为过去佛的释迦、多宝对坐像)，有释迦与弥勒的组合，有上龛弥勒、下龛释迦或释迦多宝像，有千佛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上述题材，三世佛及千佛见于《法华经·序品》，释迦、多宝对坐像见于该经《见宝塔品》，释迦、弥勒菩萨见于该经《从地涌出品》，维摩、文殊问答见于《维摩诘经》。而北魏重视义行僧人，注意宣讲《法华》、《维摩》二经，正是孝文帝时期。据慧皎《高僧传·僧渊传》，僧渊弟子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所敬"，《高僧传·释昙度传》："昙度，《法华》、《维摩》、《文品》，并探微隐，思发言

外……当时魏主元宏，闻名餐挹，遣使征请。既达平城，大开讲席。”上文已述，北魏僧人禅观的主要题材可在这二部经中找出，孝文帝既礼敬禅僧，又提倡般若义理之学，则这一时期出现根据这二经雕出的造像内容，也就并非偶然了。

水野、长广氏在分析云冈图像学时指出，释迦、多宝对坐像和维摩、文殊问答像出现于云冈石窟，而不见于犍陀罗和中亚等地，似乎是不可思议之事[50]。我们认为，分析中国石窟的造像题材，应以到中国石窟中去寻找论据为是。中国石窟中出现早期形式的释迦、多宝与维摩形象，当属炳灵寺169窟7号龛壁画，其中有卧床维摩诘像和释迦、多宝相对倚坐像，旁有榜题“维摩诘之像”、“释迦牟尼佛”和“多宝佛”[51]，可以无疑。这种凉州石窟体系中的大乘形象，据研究，应与于阗流行《法华经》等）及其以东关系密切，更受到长安佛教（鸠摩罗什及其弟子译注《法华》、《维摩》等经）的影响[52]。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亦曾指出，云冈石窟雕刻的经典依据，大体基于鸠摩罗什译本[53]。北魏佛教承袭凉州与长安，又在那里找到造像及经典依据，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50]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9卷序章：《云冈图像学》。

[51]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保管所：《炳灵寺石窟》，文物出版社，1982年。

[52] 常盘大定：《支那仏教の研究》，春秋社，1938年。

恒安镇与恒安石窟

——隋唐时期的大同与云冈

宿白

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入侵，绕卫平城之六镇镇民亦相率起义。孝昌二年（公元526年）秋七月"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资治通鉴·梁纪》七）。此后，"恒代而北，尽为丘墟"（《魏书·地形志》上），平城当亦荒废。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蠕蠕，即柔然）复为突厥所攻，举国奔齐，文宣（高详）乃北讨突厥，迎纳蠕蠕……致之马邑川，给其廪饩、缯帛……（五年，公元554年）四月，（蠕蠕）寇肆川，帝（齐文宣）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散走……（六年，公元555年）帝顿白道，……频大破之（蠕蠕），遂至沃野（镇），大获而还"（《北史·蠕蠕传》），"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北齐书·文宣纪》），平城地区始得复苏。《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三云州条记自高齐迄隋之平城建置云：

> "高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置恒安镇，徙豪杰三千家以实之，今名东州城。其年废镇，又置恒州。周武平齐，州郡并废，又于其所置恒安镇，属朔州。自周迄隋，仍为镇也。"

魏末平城荒芜，北齐于旧平城之东御河东岸建恒安镇，其遗址在今大同市东郊古城村一带。唐云州城建于旧平城南部，位置适在恒安镇之西，故《元和郡县志》云"今名东州城"。辽建西京，因云州之旧址，故《辽史·地理志》五谓："高齐文宣帝废州为恒安镇，今谓之东城……（李）克用与太祖会于云州之东城。"[1]

隋炀帝改朔州为马邑郡，《隋书·地理志》中，记恒安镇所属的马邑郡云内县云：

> "马邑郡统县四，……云内，后魏立平齐郡，寻废。后齐改曰太平县，后周改曰云中，（隋）开皇初改曰云内。有后魏都，置司州。又有后齐安远、临塞、威远、临阳等郡，属北恒州，后周并废。有纯真山、白登山、武周山[2]。有湿水。"

隋末乱离，突厥强盛，《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太原道安抚大使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北备突厥：

> "诏帝（李渊）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既至马邑，……仁恭以兵少，甚惧，……（帝）纵兵击（突厥）而大破之，……后突厥知帝已还太原，仁恭独留无援，数侵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将兵与仁恭并力拒之，……为突厥所败。"

义宁元年（公元617年），马邑里雄刘武周杀仁恭，附突厥，《旧唐书·刘武周传》：

> "刘武周……为鹰扬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见亲遇，每令率虞候屯于阁下，……（武周）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斩仁恭于郡厅，……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攻陷定襄，复归于马邑。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

[1] 云州东城之会，以《唐太祖纪年录》所记为最早："太祖以阿保机族党稍盛，召之……阿保机领其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东城帐中言事，握手甚欢，约为兄弟，旬日而去"（《资治通鉴考异》卷28引，《考异》同卷引《汉高祖实录》、《唐余录》、《庄宗列传》和《五代史记·四夷附录》一俱记东城会事，不具录）。

[2] 武周山即武州山，《乾隆大同府志》卷4："武州之州，水经注、《隋书·地理志》皆作周。《魏土地记》谓之武州塞口。"

突厥以马邑为中顿③，南掠并汾。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周死，突厥以武周妹婿内史令苑君璋为大行台，寻君璋为代州总管李大恩击破。《资治通鉴·唐纪》四：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四月……（先是），刘武周数攻浩州，为（行军总管）李仲文所败……（又）闻（宋）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久之，武周谋亡归马邑，事泄，突厥杀之。突厥又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四年五月）代州总管李大恩击苑君璋，破之。"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大恩为突厥所杀"（《资治通鉴·唐纪》六），七年（公元624年）六月"突厥寇代州武周城"，七月"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资治通鉴·唐纪》七），《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三云州条记：

"武德四年平刘武周，置北恒州。七年废。"

新置旋废，当是由于上述之战争形势。其时，苑君璋叛降不定，直迄贞观初，唐始复马邑。《资治通鉴·唐纪》八记其经过：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朔州总管）高满政（时在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十月），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恒安人郭子威说君璋，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复与之（突厥）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突厥）颉利（可汗）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④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李世勣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二月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三月庚辰，俘颉利，送京师"（《资治通鉴·唐纪》九）。自是云朔平宁。后十年，移置云州治于隋马邑郡恒安镇⑤。《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三云州条记此事云：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自朔州北界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此"⑥。

次年，据金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守臣重建。"⑦

武州山大石窟寺，即今云冈石窟。

隋唐之际，突厥侵扰云朔，唐高祖李渊及李唐新贵北去马邑者众⑧。武德末年，苑君璋据恒安，贞观初君璋降，大唐官兵随即自恒安去定襄，出白道，捣突厥牧地。是行也，多趋武州塞口，沿武州山石窟寺迤逦西进，因而石窟为唐军将所目睹，于是寂寞已久之北魏巨迹，遂因大军凯旋而传播至长安，此唐初长安高僧所以盛道恒安石窟之由来也。

唐初长安高僧记述恒安石窟，以济法寺僧法琳《辩正论》为最早，该书卷三云：

"（元魏）又于北代恒安治西，旁各（崖）上下二十余里，镌石置龛，遍罗佛像，计非可尽，庄严弘观，今见存焉。虽屡遭法火，斯龛不坏。"

按《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释法琳传》："（琳）撰《辩正论》一部八卷，颍川陈子良注之。……良以文学雄伯，群儒奉戴，诱劝成则，其从如云。贞观初年，帝于南山大和宫旧宅置龙田寺，琳性欣幽静，就而住

③《资治通鉴·唐纪》六："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六月'戊午，（苑君璋将）高满政以马邑来降。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入中顿故也……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新附……'"

④《旧唐书·刘武周传》作："拜（君璋）安外都督，封芮国公，赐实封百户。"

⑤《通典·州郡典》九："云中郡云州……云中今马邑郡北平城即今郡，隋云内县（恒）安镇也。"

⑥《资治通鉴·唐纪》十八胡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置云州及定襄县"，不详所据，盖先置云州及定襄县于朔州北界定襄城，贞观十四年移置于恒安镇。

⑦参看拙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刊《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1期。

⑧唐初军将熟悉代北者多，其著者如李靖"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旧唐书·李靖传》），"尉迟敬德，朔州善阳（马邑）人"（《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之，众所推美，举知寺任，从容山服，咏歌林野。至十三年（公元639年）冬，有黄巾秦世英者，挟方术以邀荣，遂程器于储贰，素嫉释种，附隙琳（辩正）论夸讪皇宗，罪当罔上……"。又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中录贞观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降敕云：汝所著《辩正论·信毁交报篇》言……"知琳撰《辩正论》在贞观前期。是法琳之获石窟消息远在上述寺臣重建之前，而"三十余里镌石置龛"，"遍罗佛像，计非可量"，亦皆非闻之目睹者所不能录。

法琳之后，宣扬石窟最力者，为有名律帅西明寺僧道宣[9]。道宣至少有四种著作记录恒安石窟[10]。成书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续补至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之《续高僧传》卷二十《释昙曜传》中记：

"昙曜……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石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三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所撰《释迦方志》[11]卷下记：

"魏氏北台恒安石窟，三十里内连次而列，高二十余丈，内受千人，终劫不朽。"

又记：

"（元魏）北台恒安，镌石置龛，连三十里。"

龙朔四年（公元664年）春正月撰就之《大唐内典录》[12]，其卷四记：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龛，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记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贤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同年又编辑《广弘明集》[13]，其卷二所收《魏书·释老志》道宣附注云：

"今时见考传云：谷深三十里，东头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已还者相次栉比。石窟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有一道人，年八十，礼像为业，一像一拜，至于中龛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见存焉，莫测时代。在朔州东三百里，恒安镇西二十余里。往往来者述之，诚不思议之福事也。"

可见道宣对恒安石窟之仰慕、重视，所以《广弘明集》卷二十七录南齐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肖子良《净住子净行法门·敬重正法门》中，道宣补列"敬礼……朔州恒安石窟经像"一项。道宣四书皆完成于太宗末迄高宗前期。道宣记录较法琳更为具体：有寺院分布，有碑文摘录，有大窟容量和高度，有对窟龛巧丽之描述，还记有莫测时代之礼拜僧人故事，最后并说明根据，出自"往往来所述之"[14]。

与道宣同预玄奘译场，又同居西明寺之道世，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撰就《法苑珠林》[15]，该书卷一百亦简记石窟事：

"北台恒安镌石置龛，东（西）三十里。"

其来源亦应与道宣相同。

道宣、道世之后，有蓝谷沙门慧祥撰《古清凉传》，该书卷上记咸亨初，有俨禅师每去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

[9] 《太平广记》卷91引《感通记》，记道宣敬礼法琳一事，即值注意："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戒律，感天下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卫护，内有南天王子张玮常侍于律师，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天王子谓律师曰，……法琳道人即是圣人，……彼菩萨地位，非师所知，然彼更来，师其善待之。律师乃改观，……后唐高祖纳道士言，将灭佛法，法琳与诸道士竞论，道士慑服。又犯高祖龙颜，固争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去菩萨，其琳之谓乎。"

[10] 道宣著述甚多，《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记其撰述多达二百二十余卷，此云四种著作，系仅据存世并已查阅者而言。

[11] 参看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2《续高僧传》条（1962年）。

[12] 《释迦方志》卷末记："大唐永徽元年，岁维庚戌，终南太一画德寺沙门吴兴释道宣往参译经，旁观别传，久广难寻，故略举其要并润其色，加成其类，庶将来好事者用裨精爽云。"

[13] 《大唐内典录》卷末记："龙朔四年春正月于西明寺出之。"

[14] 《广弘明集》卷前记："唐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麟德元年即龙朔四年。

[15] 《广清凉传》卷下引《华严灵记》记："（道宣）律师常至中台顶上，见一童子，形貌异常。律师问其所由，童子曰：弟子天也（也字疑为衍文）帝释遣令巡守圣境。律师又问：道宣经览《华严经·菩萨住处品》，文殊师利住清凉山，宣自到山未尝得见，其理如何？童子曰：……，言终乃隐。律师下山，向众亲说其事云。"是道宣曾礼五台，然则道宣所据不仅闻自长安，或有得自更近恒安石窟的五台山者。

[16] 参看[11]引陈垣书卷3《法苑珠林》条。

"中台南二十余里，有山之麓有通衢，乃登台者常游此路也。傍有石窟三间，内有释迦、文殊、普贤等像，又有房宇厨帐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俨禅师于此修立，拟登台道俗往来休憩。俨本朔州人也，未详氏族，十七出家，径登此山礼拜，忻其所幸，愿造真容于此安措，然其道业纯粹，精苦绝伦，景行所覃，并部已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虽人主尊，未参玄化，千里已来，莫不闻风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毡毳，以供其福务焉，自余胜行殊感，未由曲尽。以咸亨四年（公元673年）终于石室。"

《古清凉传》记事迄于上元三年（公元676年），知慧祥撰书亦在高宗之世。俨禅师所修恒安孝文石窟故像，五十年代曾推测是今云冈第3窟后室倚坐大佛及其左右胁侍（图1）[17]。盖该组大像，风格与魏像迥异，自三十年代以来，多有论其为隋像者。按倚坐佛像与两胁侍之大型组像，始见于[18]云冈第19窟东胁洞，盛于齐周隋三代，唐初已渐式微，开元以后多只凿倚坐大佛[19]。因此，云冈第3窟造像在未发现初唐以前雕造确证之前，俨禅师修理故像事迹殊值重视。修理云者，应与开创有别，约可释为最后完成；俨禅师之修理，或如肖梁僧祐律师续雕剡县石像之例乎[20]？至于四十年代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据云冈第13窟南壁辽代张间□妻等人铭记中有"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句，推论第3窟造像出自辽人说[21]，恐距事实益远。按该组造像不仅造型、风格与辽像不同；类此三尊之大型佛像组合亦为辽时所未见，辽代铭记所记，当系指如第11窟中心柱南面所雕之左右胁侍（图版76）和第37窟东壁补塑之释迦坐像（图版211）等中小型佛像而言；否则，如含有第3窟大像之巨大工程，亦当另行记录，不宜混于"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之中也。

高宗末，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突厥余众围云州"（《资治通鉴·唐纪》十八），"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云州）为贼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旧唐书·地理志》二），恒安石窟又泯无闻。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二月丙戌，突厥请和"、十年（公元722年）"五月戊午，突厥请和，……十二月突厥请和"（《新唐书·玄宗纪》），"十一年（公元723年）更天兵军节度为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领太原及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九州"（《新唐书·方镇表》二）之后，突厥事缓，所以，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太原尹张嵩曾北抵云中，嗟叹城阙残破，《文苑英华》卷四十五录张嵩[22]《云中古城歌》云：

"开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张子出王塞，秉金钺，抚循边心，……得拓跋之遗城，……高祖（孝文帝）受命，崇儒重才，南巡立鼎之邑，……日朝河洛，地空沙漠，代祀推移，风云肖索，……城阙摧残犹可惜，荒郊处处生荆棘……乃载歌曰：云中古城郁嵯峨，塞上行吟麦秀歌，感时伤古今如此，报主怀恩奈老何

大约与张嵩同时，吕令问[23]亦撰有《云中古城歌》，《文苑英华》次于张嵩文前，吕文云：

"下代郡而出雁门，抵平城而入胡地，……危堞既覆，高墉复夷，廖落残径，依稀旧墀，榛棘蔓而未合，苔藓分乎相滋，伏熊斗赞，腾麕聚麋，常鸣悍鹫，乍啸愁鸱，不可胜纪

北魏平城既久已残破，北齐以东之恒安镇亦荒废近五十年[24]，《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三云州条下所记：

(7) 参看⑦注[二五]。

(8) 参看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绩评解》第2册（1926年），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2[illegible]合期（1933年）。

(9) 自北朝之末迄盛唐时期，傍崖雕凿巨像所在多有，现略举其著者如下：河南浚县大伾山大佛和山西太原西山开化寺大佛，皆北齐倚坐巨像；甘肃武山摩崖大像为北周尉迟迥所造；天水麦积山东崖第13号摩崖系隋像；陕西郴县庆寿寺大像凿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大像（第96窟）倚像武周延载二年（公元695年）造；敦煌莫高窟南大像（第130窟倚坐弥勒）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造；安西榆林窟第6窟倚坐大像较莫高窟南大像略晚；四川乐山凌云寺倚坐大佛开凿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完工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21龛倚坐大像为贞元十九年薄承祚所建；青海西宁土山大像约与炳灵寺时间相近。

(10) 《高僧传》卷13《释僧护传》："释僧护……居石城山，……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翦，疏凿移年，仅成面朴，……至梁，……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公元516年）春竟"。按此像现存浙江新昌县石城山宝相寺。参看小野胜年《新昌石城寺とその弥勒像》，刊《佛教艺术》第163号（1985年）。

(11) 参看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卷终章《东方石窟群の特征》（1952年）、第2卷附录《云冈金石录》（1955年）、第10卷图版24B及其解说（1952年）。

(12) 《旧唐书·郭虔瓘传》："张嵩……（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转太原尹，卒官。"《册府元龟》卷924："李子轿，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诈称皇子入驿居止，……太原尹张嵩以闻。"

(13) 《元和姓纂》卷6河东吕下有"新壹尉吕令问"。《国秀集》卷下原收"校书郎吕令问诗一首"，见该书《姓氏总目》，今本佚。《文苑英华》卷59录吕令问《驾幸天安宫赋》中有："卓哉，有唐之开元也"句，知吕为开元时人，因疑吕文亦撰于开元时。

图1　第3窟后室　一佛二菩萨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复置云州及云中县。"㉕

其位置遂移至北魏平城宫城之南，即以后辽金西京之方位㉖。近年大同市城市建设中，拆除大同旧城东、西、北三面城垣时，俱于明清城墙内部发现最迟为金元时期之夯筑残垣，可与方志所记明初建大同城因袭旧土城相印证，《嘉靖大同府志》卷二：

"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因土城南之半增筑，周围十三里……以砖外包。"㉗

明初所建大同城即今大同旧城。大同旧城内街巷规整，大小十字街制度井然，当是唐代州城之遗迹㉘。

复置云州之后，唐人著录石窟者仅得宋昱五言律诗一首㉙，《文苑英华》卷二百三十四录宋昱《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

"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檐牖笼朱旭，房廊炼翠微，瑞莲生佛步，宝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

宋昱，杨国忠党，天宝末任中书舍人，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为乱兵所杀。事见新、旧唐书《杨国忠传》㉚。宋昱经石窟，应在天宝末年之前。诗句描述石窟雕刻，生动准确，信手拈来，足证唐人之熟悉佛事；

㉔ 从永淳元年移云州民于朔州算起，至开元十八年（即公元682～730年），计49年。

㉕ 《新唐书·地理志》二亦作开元十八年，《辽史·地理志》五从之。但《旧唐书·地理志》二作开元二十年。

㉖ 《辽史·太宗纪》上记：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十一月丁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二："是日，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戎王许之"，但云州之入契丹，则迟在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六月以后，《资治通鉴·后晋纪》二综述其事云："天福二年二月……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六月，……契丹攻云州，半岁不能下。吴峦遣使间道奉表求救。帝为之致书契丹主请之；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围去。帝召峦归，以为武宁节度副使"。云州入契丹后，"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作为西京，府曰大同"（《辽史·地理志》五）。辽亡，"金因之（置西京），……兼元帅府"（《金史·地理志》上）。元太祖八年（公元1213年），下金西京，以刘伯林"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元史·刘伯林传》），下西京"置警巡院，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改西京为大同路"（《元史·地理志》一）。由上可知，唐云州旧址为辽、金和元初之西京以及其后的大同路所沿袭。

㉗ 《乾隆大同府志》卷12记大同府城云："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周十二里，高四丈二尺，址砌以石，墙甃以砖"。

㉘ 参看拙著《隋唐城址の类型》，刊日本奈良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学论考》第10册（1984年）。

㉙ 《开元释教录》卷6、《贞元释教录》卷9所记恒安石窟事，皆录自《续高僧传》，非智昇、圆照别有新闻也。

但吟咏未及如初唐所记之僧尼寺院，似可推知当时石窟寥寂，较隋唐之际为尤甚。宋昱诗题迳作“石窟寺”。此后，五代后周僧义楚又称“通乐石窟”，《义楚六帖》卷二十一：

> “通乐石窟，魏曾灭法，因白足高僧，帝令恒安即云州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凿石窟就，其寺初名通乐，亦号灵岩，有大石堂高广二十丈，受三千人，相连三十里，日供千人。僧昙明（曜），高僧。”

义楚所记，系改编《续高僧传》文，通乐之名当出自《续高僧传》“昙曜……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语。移寺名于石窟，合二为一，约是当时风习。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五台山华严寺僧延一撰《广清凉传》卷上又记有云州石窟寺：

> “南台……北有复宿堆，即夏屋山也……下见云州石窟寺。”

是盛唐以来，恒安之称废，逐渐冠以云州新地名。宋、辽人亦有简称石窟寺者[3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引《亡辽录》云：

> “保大二年（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闻（贵德军守将耶律）余睹为金人前锋，……西走云中府……天祚与诸王并长公主、驸马、诸子弟三百余骑由石窟寺遁去。过云中城下，留守肖查剌以下接见，有旨：贼马不远，好与军民守城。但取马五十匹随行，迤逦入天德军。”[32]

至若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夷门曹衍撰碑题“武州山大石窟寺”，盖文人喜用古名，据《北史》而云然[33]，并非金人尚沿北魏旧称也[34]。

㉚ 《旧唐书·杨国忠传》：“国忠之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等，凭国忠之势，招来赂遗，车马盈门，财货山积，及国忠败，皆坐诛灭”。《新唐书·外戚·杨国忠传》：“（国忠败）其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俱走山谷，民争其赀，富埒国忠。昱恋赀产，窃入都，为乱兵所杀；余坐诛”。宋昱等党国忠事，又见《旧唐书·韦见素传》：“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秋；……（玄宗）命杨国忠精求端士，……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制断，士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宋昱事又见《新唐书·忠义·刘乃传》：“刘乃……天宝中擢进士第，……中书舍人宋昱知铨事，乃方调，因进书……昱嘉之，补剡尉”。《太平广记》卷269引《谭宾录》又记：“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使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卖。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是宋昱任中书舍人之前，已是杨之爪牙。

㉛ 简称石窟寺，一直沿袭到明清，《正德大同府志》卷18录有明景泰间（公元1450～1456年）翰林侍讲学士王达等（曾任大同府儒学训导）《石窟寺寒泉》诗和大同巡抚年富《和石窟寺韵》。《嘉靖大同府志》卷1记：“石窟寒泉，在府城西三十五里，石窟寺左”。《雍正朔平府志》卷12录胡文华《游石窟寺》诗。

㉜ 《三朝北盟会编》卷5亦记：“宣和四年……天祚大窘，因仓皇从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军。”

㉝ 参看⑦注[二]。曹衍撰碑文叙北魏事，依据《北史》。《北史·魏本纪》二《显祖纪》和《魏本纪》三《高祖纪》皆记有“幸武州山石窟寺”事。

㉞ 石窟所在，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以前属大同前卫石佛寺堡，见《嘉靖大同府志》卷2。嘉靖三十七年于窟前建云冈堡，云冈第7窟前室所立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七月《重修云冈堡记》碑云：“古者，石佛寺通四卫道也。于嘉靖□□七年（据《雍正朔平府志》卷8：“云冈堡建于前明嘉靖三十七年”补），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置操守一员（据同碑下文“操守指挥吴公昆、把总陈公嘉谟、袁公镇……坐堡官吉宣”和《雍正朔平府志》卷8：“云冈堡……明设操守一员……”补）把总二员、坐堡一员，召募官□□□名，所以保障地方……”。此后，云冈之名兴，迨至本世纪初学术界发现石窟寺以来，逐渐以云冈名石窟矣。

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

长广敏雄

一

双窟(the twin caves)亦可称为一对窟(a pair of caves)，是指结构与规模大致相同而相邻的两座石窟。云冈第7、8窟和第9、10窟恰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是在1939年夏季的调查中明确地将这四座窟判定为两对双窟的（下文还将依据其具体特征论证）。当时在第7、8窟的前室发现了沟通两窟的拱顶小通道，继而又在第9、10窟的前室也发现了同样的拱顶通道[1]。这种为使相邻两窟能够相互通行而开凿的通道未见于云冈的其他窟，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的情况不明，甘肃省以东的佛教石窟别无他例。

第9、10双窟的建筑结构相似（图1），均由前室与后室构成，后室雕出主像（第9窟原为坐佛，第10窟为交脚菩萨）。从信仰角度出发，后室北壁是石窟最重要的部分，遗憾的是因长年受地下水浸蚀，所雕内容已荡然无存，值得注意的是北壁下部，从主像台座两侧至背后设置了弧形隧道（高2.7米，宽2米）。

因礼拜者要对大佛进行右绕(Pradaksina)礼拜，所以设置了这一隧道，这种做法亦见于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云冈第5窟[2]。

后室的南壁中央上层开明窗，下层设门。明窗为上角略呈弧状的长方形，两窟明窗左右雕戴有宝冠的供养天相对而立（图2）。明窗下缘雕出精美的莲瓣纹带，将窟壁分为上下两层。两窟后室门道的设计不同，第9窟是拱形门，楣额上11尊坐佛呈弧状配置，坐佛群上下缘带雕

① 本文尊重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共著《云冈石窟》（全16卷32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56年）第6卷关于第9窟（1951年）和第7卷关于第10窟（1952年）的记述，根据著者其后的研究曾加以补订（书名以下略称水·长共著《云冈》第○卷）。

② 云冈石窟的中心方柱窟，第1、第2、第6、第39窟也同样设置了右绕方柱的"廊"。见宿白《キジル石窟の形式区分とその年代》插图1～24（《中国石窟·キジル石窟》1，平凡社 1983年），《キジル石窟内部名称》（《キジル石窟》1，月报）称之为左右廊、后廊。见冢华山《クムトラ石窟概说》插图10～53（《中国石窟·クムトラ石窟》一，平凡社，1985年） 格鲁威德尔（A.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 Berlin, 1912（以下略称Kultstatten），Index, P. 351, Gänge (um die Nische für die pradaksina Zeremonie)条亦有详尽记述。河北省南响堂山第1、第2窟也有同类设施（参照水野·长广共著《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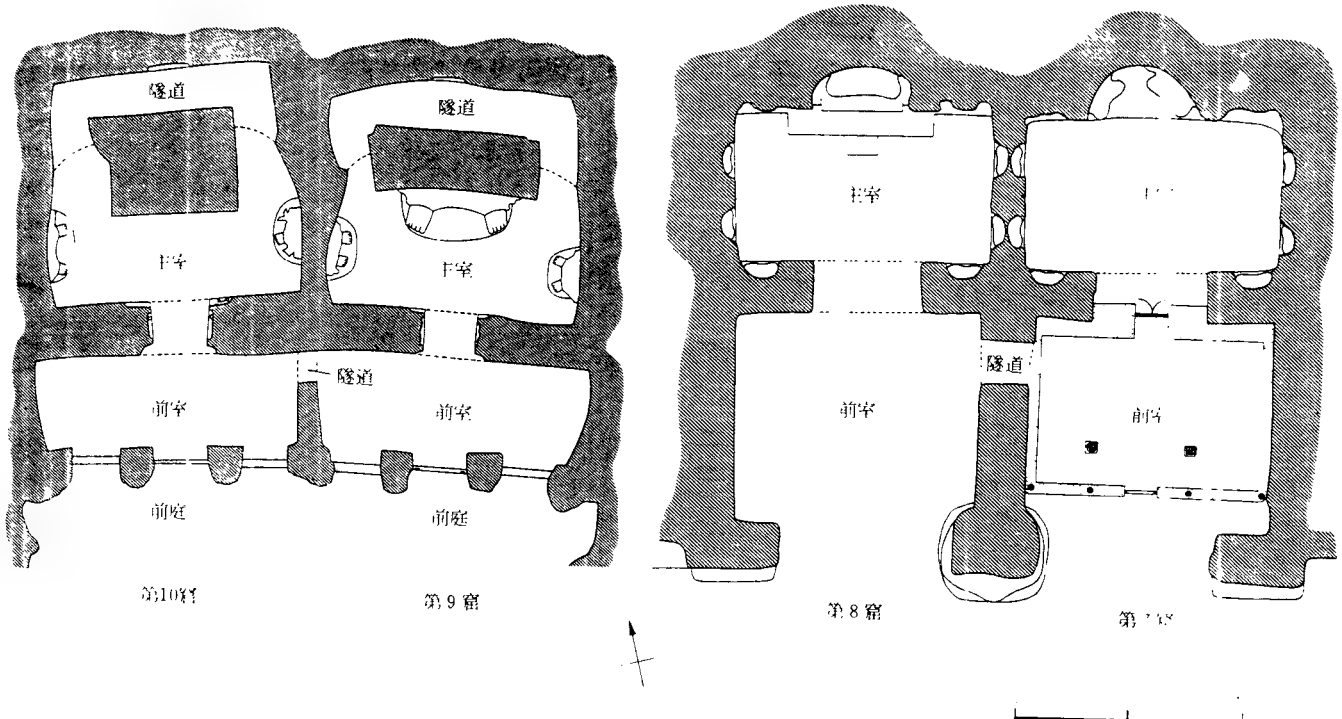


图1 第7、8窟和第9、10窟平面图

图2　第9窟明窗东、西壁　供养天立像

图3　第10窟后室南壁　门楣

出飞天群，中央的飞天捧起摩尼宝珠（下）、香炉（上）；拱顶的左右下端在莲座上雕出迦楼罗（金翅鸟）的正面像，其下方门道两侧雕出头戴翼冠，将三叉钵高举过顶的门神（右侧像高约2米）；第10窟凿出庄重的过梁式门，直立的两角柱支撑着"一"字形楣石（图3），雕刻绚烂华丽。两门柱侧雕出高举着钵（？）的门神像（高约2米），其下部因水蚀严重无法辨认。

总之，两窟后室南壁的共同特点是，以明窗下缘为界将壁面划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又在门楣石中部设置了忍冬纹带，进而分为三栏。最下栏被水浸蚀，但供养者列像（高约1.5米）隐约可辨。

两窟后室的东、西壁均在主要壁面上配置了胁侍菩萨（第9窟为立像，第10窟为半跏坐像，连同背光高约7米，头光宽约2.5米），余下的壁面不过2米或3米宽，依据莲瓣和忍冬纹带可以判明其层序划分是南壁的延续。

第10窟后室窟顶破坏严重，几乎涂满了近代彩画，其结构应与第9窟窟顶相似。第9窟窟顶保存大致完好，其北部在主像前方雕出一种摹仿圆形华盖的图案，为主像而设计的大型圆形华盖（属极浅的浮雕）在这对双窟以外尚未发现。窟顶南半部做出仿木结构的盝顶。北接华盖的边缘，绕平阇的东、西、南三面做出细长的浮雕梁（东西约7.5米，南北最短处约2米）。在东西向长梁的北侧并列雕出四个方格，每个方格均以大莲花为中心，做出抹角叠砌的式样。其南侧盝顶的斜面上也雕出四个方格，每格中配置多臂神坐像（图4）。后室窟顶的建筑结构与后述前室的窟顶是相呼应的。

概观第10窟，其后室高约9.6米，东西宽约11米，进深（至主像台座前）仅3米。第9窟大致与此相同。主像前空间狭小是因袭了昙曜五窟以来云冈"大佛"窟的通例。但是，第9、10双窟与这些"大佛"窟相异之处是对狭窄的后室内部空间，特别是南半部进行了出色的建筑设计，而且将前室以及窟前空间也纳入了建筑总体规划。

观察第9、10窟的外景也能领悟双窟的意义。现在第9窟东端和第10窟西端的窟上方有南北向峭立的岩壁，壁面上有切入较深的斜线[3]，这

③　应注意第10窟外壁的西端。在第10窟与11窟的交界处，从断崖上方直至地面，可清楚地看到一条下切较深的刻线。第10、第11窟正面之间有一道厚约2米的突出岩壁，这道岩壁应与第9窟外壁东端突出的岩壁（好象五层或五层以上的塔）相对应（在双窟计划上），但事实上是不相对应的。第11窟这座未完成的大窟首先进行的是外壁营造工程的说法是成问题的。

图4　第9窟后室天井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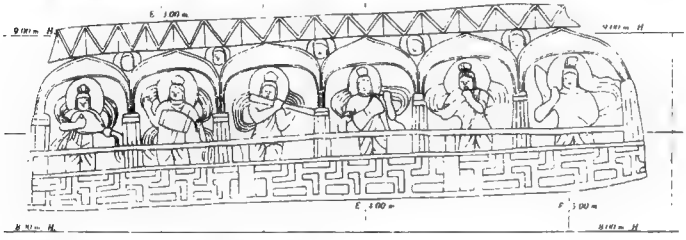


图5　第9窟前室北壁东侧　伎乐列龛

应是为安装木构屋顶而凿出的。同时，两窟外壁上方残存着东西走向的水平沟槽，沟槽的下方即两窟正面上方凿出七个长方形深孔。由此可知当时曾计划修建覆盖两窟的木构屋顶（实际上建造与否不得而知），说明两窟是一体化的。

两窟正面均雕出两根罕见的八角形列柱。柱外侧风化过甚，内侧可见八角形断面。第9窟的八角柱保存状态较好。柱基最下部是高约2米的方形台石，其上又雕出高0.5米的方台，由北面测得的柱径约1.5米，柱上部逐渐变细，柱头径约1.1米，柱高约9米（由石窟地面算起）。

两窟正面空间均由八角柱分割成三间，中央一间的基部柱距为1.5米，东西两间柱头间距均比中央间窄约1米，基部（即北魏时代的出入口）间距大体相同。

高耸的列柱和狭窄的开间，从建筑结构的角度来说并非无可非议，作为石窟正面建筑难以通用，其中央间的宽度应更大。

无论如何，应注意到这种列柱方式是云冈的一次大胆尝试，其式样是否从西方传来，容待别章论述。

前室内部空间的安排，直接体现了双窟的布局原则。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2米（第9窟）或11米（第10窟），南北4米（两窟同）。后室与第7、8窟相似。前室东、北、西三壁高约10米，规划整然。水平的莲瓣纹带将三壁统一划分为上下两层，与后室的层序相呼应。上层与窟顶相接处雕出栏杆，栏杆后面安排了奏乐天人立像小型列龛（图5）。下层分为上下两栏，下栏与地面相接，原来可能雕有供养人列像（已严重风化），其上方雕出水平展开的多幅本生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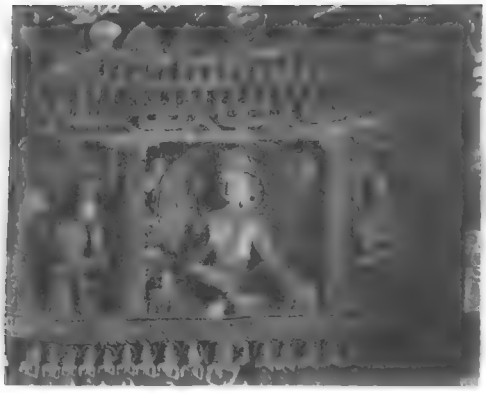


图6　第9窟前室东壁上层　佛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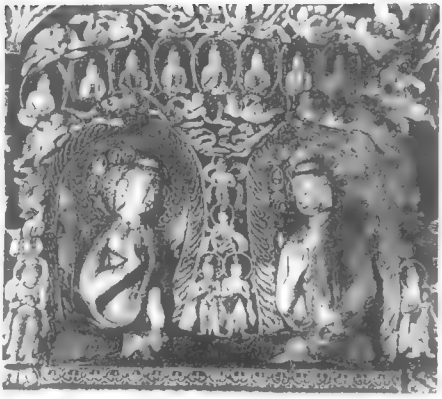


图7　第9窟前室北壁上层　佛龛

东、西、北三壁佛龛的配置更明确地反映出双窟的意义。首先，第9窟西壁与第10窟东壁是同一堵隔墙的两面，两壁上层的屋形龛、左右立柱、中间的交脚佛坐像、左右的胁侍菩萨立像、胁侍上方的飞天，形式几乎完全相同。其次，第9窟东壁和第10窟西壁上层屋形龛及其左右八角柱、中央交脚菩萨坐像、两胁树下半跏菩萨坐像形式也是相同的（图6）。

此外，两窟北壁上层东西的二佛并坐龛（图7）、下层东西翼的各拱楣龛、左右八角柱，亦属相同形式，只是安置的主像（佛或菩萨）不同。

两窟建筑结构最引人注目的相异之处是后室的入口。第9窟做出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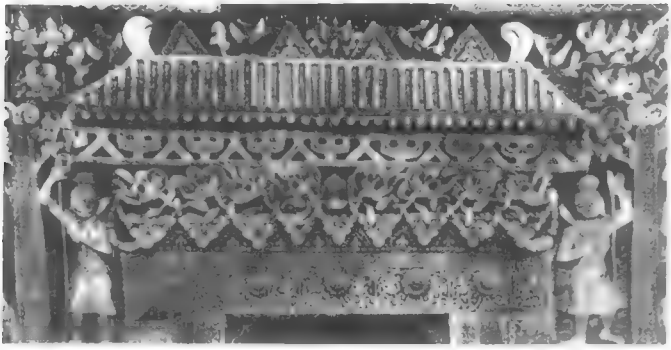


图8　第9窟前室北壁　拱门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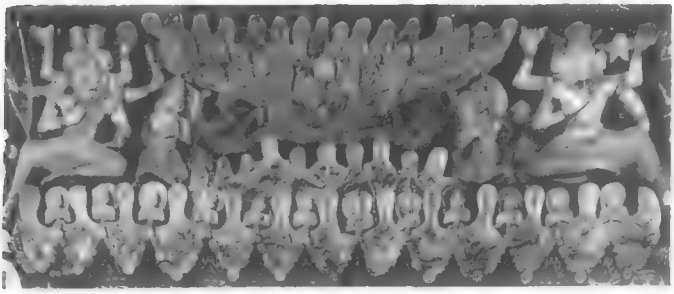


图9　第10窟前室北壁　拱门上部

极豪华的屋顶（脊上的鸱尾、顶瓦、檐下的斗拱）和装饰精致的楣石（图8）。与此相对，第10窟门口正上方楣石上以豪放的手法雕出须弥山(Sumeru)（图9）。须弥山造型简朴，山腰中束，盘绕双龙，排列的诸峰中雕出简单的树木、鸟兽。最下层的山峰之间均安置了手持花链的童子。象这种彻底填充地间的做法显然与建筑结构并无直接关系，只是显示出这对双窟装饰过于繁缛的特征。

佛龛的形式除第7、8窟已见先例的尖拱形和楣形龛外，云冈初期窟中几乎见不到的屋形龛在这对双窟的前室也处于醒目的位置。具有顶瓦与檐部斗拱的屋顶属汉魏传统建筑。应予以注意的是仿木构多重塔的浮雕尚未出现④。

最后将考察前室窟顶。第9窟窟顶有东西向大裂缝（图10）。第10窟窟顶东西向裂缝也很明显，破损严重，这里绘有拙劣的近代彩画，原窟顶结构应与第9窟相同。

窟顶做出一道宽约1米的东西向雕梁，梁的中部刻有大莲花，其东西也配置了两朵大莲花和飞天。长梁的南北各雕出一对巨大的高浮雕托梁侏儒像(此名不确，应为阿特拉斯，Atlant或Atlantis,Atlas⑤）（图11）。北边的一对阿特拉斯将四足踏在北壁明窗胁柱顶上，单手高托起窟顶梁缘。南壁的阿特拉斯像姿势与北壁相对应。

支撑窟顶的八体阿特拉斯像是建筑的构成要素，应属阿特拉斯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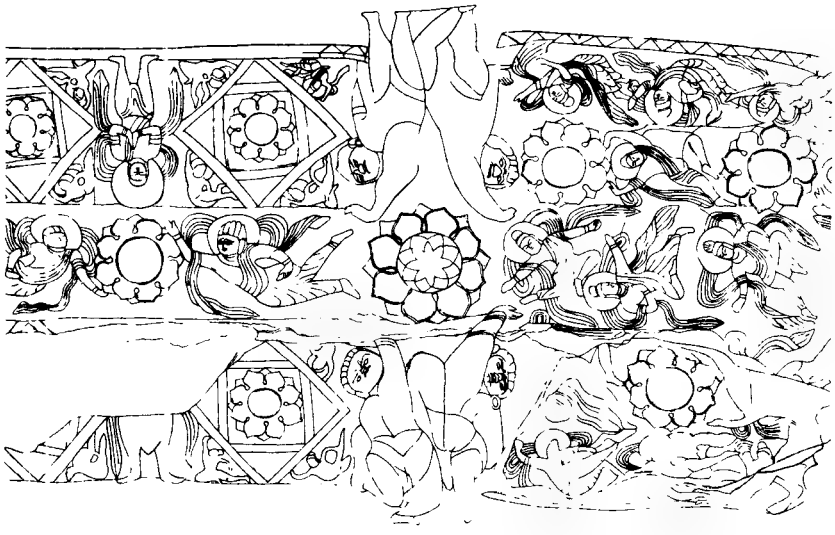


图10　第9窟前室天井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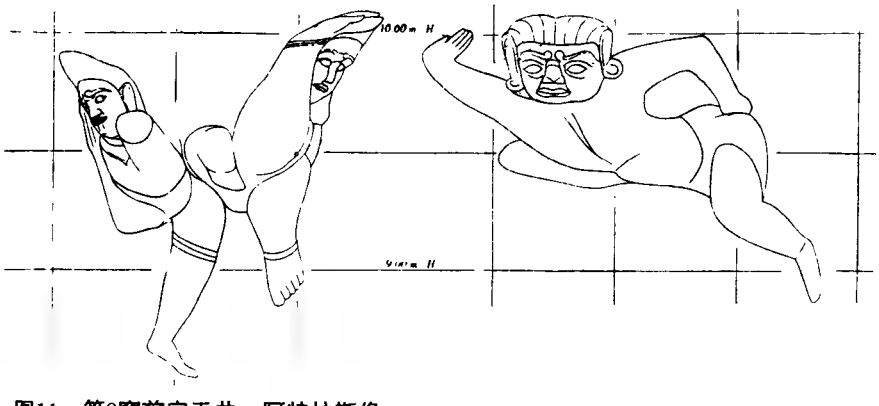


图11　第9窟前室天井　阿特拉斯像

④　注③指出的第9窟外壁东端的立体多重塔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极有可能是仿木结构的。

⑤　水·长共著《云冈》第16卷，索引P.42-43应予以全面修正。同上P.119（英文）dwarf (chu-ju)亦须修正。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中国文化史迹》（世界文化社，1976年）一书因故虑到其造型上与犍陀罗阿特拉斯相差太远，称其为负重者(bear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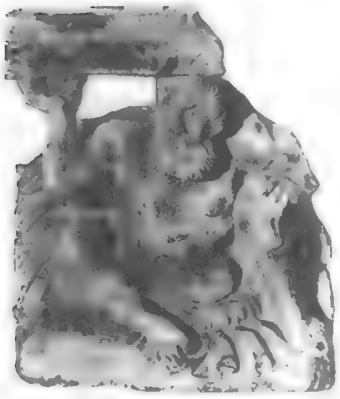


图 2　犍陀罗阿特拉斯像

图 3　第9窟后室西壁　右胁侍菩萨立像局部

的一种变体。这古希腊的巨人、擎天之神在犍陀罗佛教雕刻中被表现为筋骨强健的裸体男性（图12）。第9、10双窟顶部突然出现的这种与犍陀罗风格若即若离的阿特拉斯像在此双窟中亦属特异造型。

再次概观窟顶，托负长梁的阿特拉斯自然而然地将梁南北各自分割成三个长方形部分。梁北侧明窗顶上的长方形区划的两端雕出抹角叠砌式样的方格，格中饰莲花，中央即门与明窗的中轴线上配置小型佛立像（高约1米）。梁南侧剥落严重，其布局应与北侧同。东西壁侧的长方形区划各自以两朵莲花为中心，绕之以起舞的飞天。

简而言之，其前室窟顶在继承了7、8窟窟顶意匠的同时，又大胆地进行了诸如配置托负顶梁的阿特拉斯像之类的尝试。

三

最令人遗憾的是第9、10窟主像均已毁坏，可以确认两者都是具有二胁侍菩萨的三尊像。第10窟主像已面目全非，推测其原像应为菩萨交脚坐像（暂假定其为弥勒坐像），第9窟主像无疑为佛倚坐像，其螺发为近代补作，面部及衣纹均非原貌。胁侍菩萨仅第9窟西壁的右胁侍的宝冠与背光的右半是北魏原物（图13）。从由地面至宝冠的高度（约5.3米）推测，原亦为立像。现在的像容几乎全是近世补作，但还是可以确认该像与主像的关系。大倚坐佛（第9窟）和两胁侍菩萨立像构成云冈大窟的主像这是首例。初期的大佛窟（昙曜五窟）虽可见一铺三尊的立像，但仅限于南壁诸佛龛，未见于北壁主像（但第19-1、19-2两窟又当别论）。第7、8双窟的东、西、南三壁佛龛中可见这种三尊像的形式，但并非石窟的主像。倚坐佛大像也是该窟所独具的特色。

观察第9、10窟佛像、菩萨像时应警觉到近世补彩的影响：特别是面部的黑色瞳与眉原本是不应有的，体部的加彩使衣纹刻线变浅。这些因素均妨碍对雕像的考察。

两窟佛、菩萨的像容与雕刻样式大体上沿袭了第7、8双窟的先例。但第9、10窟所设计的装饰因素过多，从而淡化了雕像的立体充实感，进一步类型化。例如前室上层的交脚佛（图14）。交脚形式在云冈通常用来表现菩萨像，第9窟前室东壁与第10窟前室西壁安排了交脚菩萨像，与此对应的壁面上安排了交脚佛这种例外的形式（并非出于图像学的考虑。第7、8双窟的佛龛已有先例），除了追求视觉效果以外难以考虑其他理由。

石窟造像是佛教的供养对象，以主像为中心的诸佛龛的组合是最主要设施。已无需讨论初期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的主像与佛龛的配置是基于现在佛（释尊）、未来佛（弥勒菩萨）、过去佛（从数量角度说七佛至千佛）的三世佛信仰的。但中央地区的大窟开凿以后，首先是第7、8双窟，继而是第9、10双窟的创建使得佛龛的组合方式变得难于理解，这是因为石窟建筑结构及与其相适应的雕像配置方式得到了优先考虑。

如将注意力从这些耗费了巨大财力与劳力的大窟[6]转移到小规模的佛教供养设施上，也许会较容易地发现佛龛组合的惯行方式。第11窟东壁上层有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铭"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发愿建造的一组佛龛[7]。其龛像由上至下的排列顺序如下：

交脚（弥勒）菩萨坐像龛一

坐佛像龛左右计二

6. 关于开凿大窟所需人力、财力，中国文献缺乏记载，故云冈的情况无法考知。北魏龙门宾阳三洞的开凿虽然经纬纷杂，但依据《魏书·释老志》推算，前后花费了23年时间，802366个劳动力。

7. 长广敏雄《云冈石窟の谜》（《佛教艺术》134，1986年，以及长广敏雄《中国美术论集》，讲谈社，1984年，P.479～482）一文创造了APN（apart-niche分隔的小龛）这一合成语，进行了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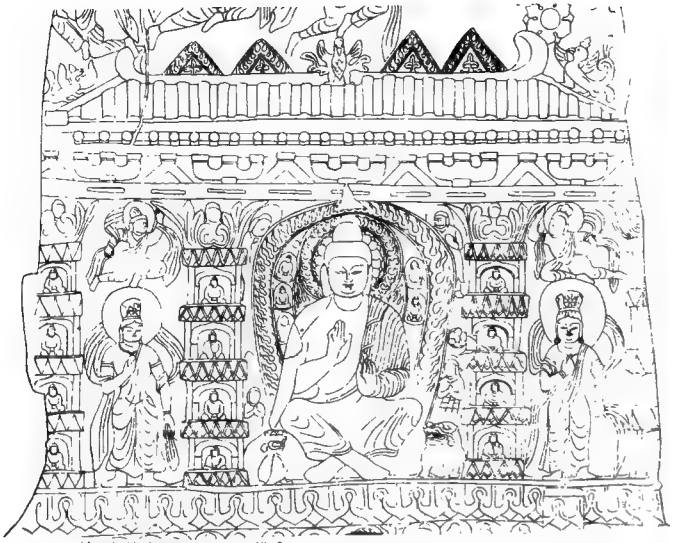


图14　第9窟前室西壁上层　佛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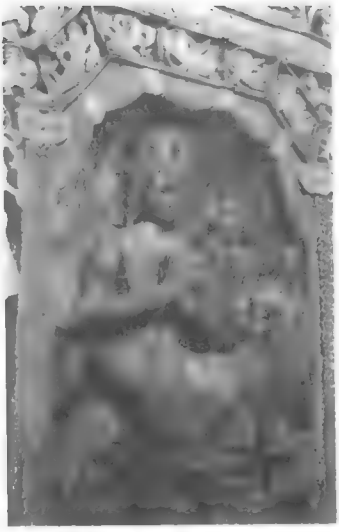


图15　第9窟前室北壁下层　佛龛

二佛并坐（释迦、多宝）像龛

供养菩萨坐像三躯

在这一组七躯龛像的左右侧整然配置了由44躯小坐佛组成的千佛。

很明显，这组龛像是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和依据《法华经》加上的释迦、多宝二佛构成的。在确认了此种组合方式在太和七年已经出现的基础上，再来考察第9、10双窟的主像与佛龛的组合方式。第9窟前室东壁上层设交脚菩萨像（弥勒），前室北壁上层安置二佛并坐像与后室北壁的主像大坐佛相组合。过去佛——千佛的配置情况不明，但第10窟的明窗两侧可见排列有序的千佛。

这种佛龛组合的惯例并非仅仅强调了壁面的作用，而是优先考虑石窟建筑结构的结果。

前室东、西、北壁下层龛中雕出各种形式的佛像。佛立像（第10窟）中位于前室东壁者脚侧雕出形似儒童的小像。佛坐像（第9窟）中位于前室西壁北龛者右手下垂，抚摸着形似罗睺罗(Rāhula)的小童坐像的头部。前者属儒童本生，后者属佛传题材。第9窟北壁下层有合掌端坐的交脚菩萨像，这种合掌姿势是罕见的（图15）。

佛、菩萨的姿势及造像风格大体沿袭了第7、8窟的先例，供养天、飞天等亦如法效仿。但第7、8窟造像的那种充实的、生动的内在魅力在第9、10窟阶段已开始衰退。

例如，类似于第8窟门口两胁的多头多臂摩醯首罗天和鸠摩罗天的形像亦见于第10窟门口上部的须弥山左右侧（参照图9），但摩醯首罗天身下未雕出卧牛，鸠摩罗天脚下未雕金翅鸟。它们仅仅是作为须弥山的护法神出现的，不是被刻意表现的特定造像。其左手高举日像，右手高举月像（弦月），如此豪华地表现佛教世界图的象征——须弥山，使人想起北魏道武帝创建须弥山殿的记载[8]。

第9窟窟顶在面对主像头的平綦方格中雕出四体多臂神坐像（参照图49，第10窟该部位破损，被补彩覆盖），这种做法实为罕见，大概也是充当守护神角色。第7、8窟窟顶平綦中饰有清一色的飞天群，图案构成统一。

[8] 据《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诏敕有司于京城（平城）建寺造佛，"是岁，始作五级浮图、耆阇崛(Grdhrakūta)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莫不严具焉"。这些佛殿恐怕毁于太武帝排佛（公元446年）。

须弥山图见于敦煌249窟（年代推测为西魏）窟顶西面壁面。须弥山前绘有一躯很大的护法神（解说文将其比定为阿修罗）（参照《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图版89、97，平凡社，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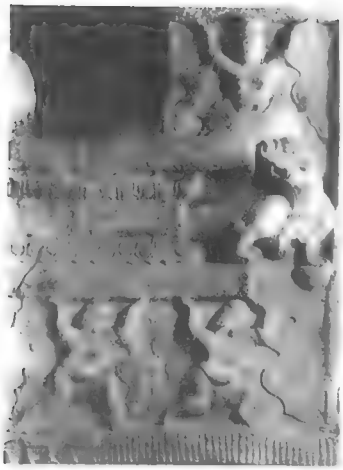


图16　第16窟南壁西龛　阿特拉斯像

图17　第7窟前室东壁中层北侧　本生故事

当然，第9、10双窟的多头（或一头）多臂像原为古印度民间信仰或婆罗门教的神像，后为佛教吸收、利用，成为佛教的守护神。

关于支撑第9、10窟窟顶的奇妙的阿特拉斯像，在云冈除第12窟之外未见他例。在犍陀罗艺术中其为筋骨强健须髯浓重的力士形象，看来这种风貌的阿特拉斯造型没有传到云冈。从云冈的早期窟开始阿特拉斯就被雕成童子的形象（图16），或用手（单手或双手）托起台座的两下端，或支撑层柱（第7、10窟）的各层。当这种童子像与飞天配置在一起时（参照图3、4），从雕像分析的角度将很难察觉二者的差别。

可是，支撑第9、10双窟窟顶的造型奇特的立像缺乏童子般可爱的稚气，尽管头部、体部的形体均与童子相同。将这种奇怪的雕像如此夸张地在窟顶雕出，令人惊异。

四

佛教故事题材的表现一般可分四种：（1）佛，（2）本生谈，（3）因缘故事，（4）其他[9]。第7、8双窟前室残存着分层布局的多幅内容连贯的本生浮雕（图17），后室坐佛龛中以添加的形式雕出的佛传浮雕亦可辨认。但是第9、10双窟中佛传题材极为少见，前室腰壁残存着横向展开的多幅组合本生浮雕（高80厘米）。因壁面损坏严重，只可辨认睒摩本生（图18a、b，第9窟）和定光佛本生（图18c，第10窟）两种题材[10]。定光佛本生[11]浮雕位于第10窟前室东壁长约4米的横幅内，分为三幅画面，有名的儒童"布发掩泥"居中。其雕法是用凿垂直切入壁面，地与线条剔下很深，使人想起犍陀罗的先例（图19）。多幅画面的排列方式也是犍陀罗式的。但散布在画面上的一些原来好象刻有铭文的短册形浮雕块则是中国独自的做法[12]。

第9窟的睒摩本生浮雕从西壁南部开始，延伸至北壁西半（横幅约4米）。西壁中央表现睒摩侍奉盲父母在草庐中安坐或将他们驮在肩上，西壁北端，隧道上方表现睒摩的草庐空荡无人，他去山中池边为父母汲水，北壁西半则为骑马的国王引弓射中睒摩左肩，盲父母在草庐内举手悲叹，国王跪坐合掌谢罪（参照图18a、b）的场面。每幅画面上都留有

9　（4）其他是取材于维摩经的"维摩文殊对问"等。这里没有对问像。

10　见长广敏雄《云冈の本生谭について》（《佛教史学》2－2，1947年，亦为注7《中国美术论集》P.446～452所收）。

11　定光佛本生(Dipamkara jataka)亦称燃灯佛本生，儒童(Mānava)本生。汉译佛典置其于佛传的开头，强调燃灯佛授记。

12　敦煌的初期窟第275窟本生壁画上加绘了一些白色长方块，上面未留下文字痕迹，但显然是为书写汉字榜题而准备的。第257窟的须摩提女请佛因缘上绘出白色彩描的短册形，但无文字（《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1，图版12～14，43－45）。

图18a　第9窟前室西壁　睒摩本生

图18b　第9窟前室北壁　睒摩本生

图18c　第10窟前室东壁　定光佛本生

图19　犍陀罗儒童本生

曾刻有榜题的短册形浮雕块。全长8米的浮雕带使人再次想起犍陀罗的先例，但浮雕人物均着北魏胡装，又与犍陀罗迥然有别。

犍陀罗美术中既有定光佛（儒童）本生（参照图19），也有睒摩本生的浮雕遗品。克孜尔石窟中有睒摩本生壁画⑭。创建年代早于云冈石窟的敦煌莫高窟似乎没有定光佛（儒童）本生的壁画。北周时代的第461、第438、第301窟，隋代的第302、第417窟壁画有睒摩本生的题材⑮，但此类题材未见于北凉、北魏诸窟。

德国探险队掠至柏林的壁画（大部分毁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早期制作的故事题材作品亦有采用多幅组合形式者⑯，但未见前述两种本生题材，现在所知的仅有菱形山岳布局的画面。因此，云冈第9、10双窟的两种本生浮雕或许是受到了遥远的犍陀罗作品的某些启示，或许是北魏

⑭　犍陀罗的实例见A.Foucher, L'art gréco-boud dnique du Gandhāra, Paris, 1905, Fig.139-141.及Fig.143。克孜尔石窟的儒童本生图尚不能确认，虽然有的学者指出第63、第114窟后室右壁或左壁有这种题材的壁画，但未展示照片与线图（参照丁明夷、马世长：キジル石窟的佛传壁画》《中国石窟·キジル石窟　3，平凡社，1985年，P.172）。格鲁威德尔曾指出库木吐喇的第38窟（Kinnarī-Höhle 33，涅槃窟）中Dipamkara佛等群像的存在（未云Jātaka），可是拿本与照片均未见发表，年代也比定为8～9世纪　参照格鲁威德尔的Kultstätten,P.30.及中野照男《20世纪初头のドイツ队によるクムトラ石窟调查とその后の研究》（《中国石窟·クムトラ石窟》，平凡社，1985年，P.270），克孜尔第8窟(Hohle der sechzehn Schwertträger，十六带剑者窟）、第17窟(Höhle mit dem Bodhisattvagewolbe.菩萨天井窟），第114窟(Höhle mit dem Gebetmühle,回转经窟）、第178窟(Schlucht Höhle,峡谷窟）的睒子本生图遗存见于报告（参照格鲁威德尔的kultstätten，P.56,60,115,131和　中国石窟·キジル石窟》1，图版29.66，以及图版29.66.128的解说补记），均非采用多幅组合的形式，菱格内描绘的是单一情景。

⑮　参照　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1.2。

⑯　参照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2, Pl.36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3，图版218。

雕工们独自的意匠，二者必居其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本生浮雕都安排在显眼的前室腰壁。同样安排在腰壁的多幅组合画面（主题不同）亦见于敦煌初期诸窟（第275、259、254等窟）⑯，北周以降，这种画面形式移至壁面上方难以观察的地方。

五

第9、10双窟有关佛教故事的独特表现是中央明窗和后室南壁的浮雕。

第9窟明窗两胁雕出枯瘦的婆罗门半跏坐像，他们一手持骷髅，另手指点着前方，似乎在诉说着什么。虽然从单独的雕像难以引伸出故事，但这对像似乎是在表现当时的沙门统昙曜和西域僧吉迦夜（Kiñkara）共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北魏延兴二年译）卷六所载骷髅仙因缘故事⑰。

明窗东侧壁雕出坐在池中莲花上的菩萨，其右手持莲枝，左手持宝瓶，西侧壁雕出白象上半跏坐的菩萨。东西两侧壁内容合而为一，表现的可能是《愚贤经》卷六所载富那奇(Pārna)缘品。大目犍连(Mahāmau dg al yā yana)骑象，阿那律(Anirud-dha)坐于池中莲上，正各自飞向释尊所前往的放钵国(Sunāparantaka)。这是个绚丽多彩的故事⑱，无须赘言故事中的释尊就是第9窟主像。这组浮雕是第9窟中最为安定、典雅，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其配置在石窟中轴明窗上，大胆地打破了对称构图的方式，使图案变化更加丰富。

后室南壁浮雕更加令人赞叹。第9窟除明窗下门口部分外，三层壁面中，上层的东西各设一龛，其坐佛像的胁侍配列都是破例的。中、下层龛也是如此，甚至西侧佛龛的框缘伸展至西壁，详见水野·长广共著《云冈石窟》第六、七卷⑲。现仅陈述考察的结论：这些佛龛所表现的都是佛教故事，其大部分属因缘故事，列举如下（文中[ ]注明本书排定的壁面层序）：

（1）天女华盖供养缘（《杂宝藏经》卷二） 第9窟后室南壁第3层[第4层]东侧佛龛（图20）

（2）兄弟二人出家缘（《杂宝藏经》卷三） 第9窟后室南壁第2层[第3层]东侧佛龛（图21）

（3）尼乾子投火缘（《杂宝藏经》卷八） 第9窟后室南壁第3层[第4层]西侧佛龛

（4）八天次第问法缘（《杂宝藏经》卷三） 第9窟后室南壁第2层[第3层]西侧佛龛

（5）鬼子母失子缘（《杂宝藏经》卷九） 第9窟后室南壁第1层[第2层]西侧佛龛（图22）

（6）须达长者妇获报缘（《杂宝藏经》卷二）第9窟后室西壁第3层[第4层]南侧佛龛

这些因缘故事的造型表现有如下特色，根据这些特色可检索其出处⑳。

（1）坐佛左侧雕出两尊，右侧雕出三尊手持宝盖的供养天像，有意打破了左右对称的形式。在主佛两侧配置数体立像的做法尚属特例（参照图20）。

⑥ 参照《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

⑦ 水·长共著《云冈》第6卷，图版46A及解说（P.66）。

⑧ 水·长共著《云冈》第6卷。图版44的解说(P·65)在解释西壁浮雕时除《贤愚经》、《富寄那品》故事外，引用了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卷5记载的龙树菩萨劝服婆罗门故事。这一解释的难点是浮雕莲花上坐的不是年老的婆罗门像，而是肌肤丰满的年富力强者，尽管如此，同卷终章《第9洞的特征》P·44还是以后者为妥。现存疑。

⑲ 水·长共著《云冈》第6卷，图版51、52、53，第7卷，图版41、42、43，及解说。

⑳ 见水·长共著《云冈》第6卷，图版67 68，图版61、62、64、76及解说。

图21　第9窟后室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图22　第9窟后室南壁第2层东侧　佛龛

图23　第9窟后室南壁第1层西侧　佛龛

图23　第10窟后室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图24　第10窟后室南壁第1层西侧　佛龛

（2）画面情景分为左右两部分（参照图21）。右侧(A)上方雕出瓦顶佛殿，龛内坐佛两侧各置一合掌的男女立像，着胡服。其下部雕出一组三尊比丘坐像，居中者合掌。左侧(B)画面表现的是另一情景。中央立佛的左侧上下方配置比丘立像，右侧上方雕出二尊跪坐合掌天人像横置在空中（？）。从故事内容看，二像似不应配置在空中，因受壁面空间限制，这幅异时情景画面只能安排在这里。右侧下方雕出一高髻天人立像，其双手被缚面向立佛，身体却做出欲离佛而去的姿态。更奇特的是天人右侧可见一被泥涂盖、姿势不明的立像。总之，这一单元至少包括了五个不同情节的画面，但未采用多幅连续画面的组合形式，而是将其挤在一块壁面上。

（3）主像为坐佛。龛外左右造像全然不同。画面右侧为上下二层坐像，上、中层雕出有须而枯瘦的婆罗门，下层为双手抚胸的比丘。画面左侧为两尊合掌跪坐的菩萨像（其上方有面向明窗的两个飞天，与故事无关）。

（4）由南壁延伸至西壁的横长龛形。主像位于南壁西隅，右侧配置上下两列合掌跪坐天人像，每列四尊，所表现的是八天，左侧（西壁）也同样配置了八天，形成以坐佛为轴心左右对称的布局。

（5）无主像，雕出两尊形式相同，形体较大，发型特殊（见于两窟的阿特拉斯像）的半跏像（参照图22）。右侧像膝上抱一小儿（头部缺损）。二像两胁分上下两列各配置了四或五尊合掌跪坐天人像。

（6）上下二龛。上为屋形龛。龛内左右雕出两尊左手捧钵，右手抚胸的高髻天人坐像。龛外两胁配置菩萨立像。下为小型龛，置坐佛像，两胁为合掌比丘跪坐像。

以上是第9窟后室的故事题材浮雕，第10窟后室也可见同类故事题材的佛龛[21]，简述如下：

（1）魔王波旬欲来恼佛缘（《杂宝藏经》卷七）

第10窟后室南壁第3层

［第4层］西侧佛龛（图23）

（2）吉利鸟缘或提婆与佛的因缘（《杂宝藏经》卷三）

第10窟后室南壁第2层

［第3层］东壁佛龛

（3）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缘（《杂宝藏经》卷九）

第10窟后室南壁第1层

［第2层］西侧佛龛（图24）

（4）妇女厌欲出家缘（《杂宝藏经》卷九）

第10窟后室东壁第2层

［第3层］南侧佛龛

这些佛龛造型特色如下：

（1）降魔故事龛。这一题材的浮雕已见于第8窟后室东壁第1层（第2层）南侧佛龛，但龛下部破坏严重，全貌不明。此龛上方为魔群袭击，下方为被击倒的魔王和赞美降魔的诸天，表现的是三个异时情景㉑。从佛传中特将这幅降魔图选出，与因缘故事并列配置，使人感到这里有特殊的用意。

（2）屋形龛。主像左侧有一头触地面、深深跪拜的高髻像，大概是提婆达多(Devadatta)。其他合掌菩萨（或天人）跪坐像在佛两胁整然排成两列。恶者提婆达多相当于（1）的恶魔。

（3）屋形龛。主像为坐佛，左胁破损，右胁下方为两尊菩萨坐跪像，上方为三尊合掌比丘立像。其后面雕出一匹象，一合掌高髻像骑在象头上，象背宝座上安坐着一合掌菩萨（头部缺损），后者应是大光明王。

（4）楣拱帷帐形龛。主像为坐佛。右胁为四个合掌童子分三层配置，左胁前方的合掌童子跪坐像身体前倾，坐在旁边藤座上的比丘尼用手握着童子的头发。值得注意的是此童子像无背光，表示其与比丘尼为母子关系。比丘尼上方雕出两尊合掌天人。这应是与童子有关的因缘故事㉒。

以上将这对双窟后室单纯、简略的龛像以《杂宝藏经》为文献依据分别做了解释。关于譬喻谈、因缘谈，不仅《杂宝藏经》，北魏慧德·昙觉等所译《贤愚经》（梵名Damamūka，公元445年）以及时代更早的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公元285年）和传东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等经典所记故事也应在探讨之列。现将《杂宝藏经》作为文献依据的理由是其他经典似未曾记载的因缘谈，即第9窟的（1）（2）（3）（4）和第10窟的（4）见于昙曜、吉迦夜共译的《杂宝藏经》，历史上高僧昙曜又与云冈石窟有着深刻的关系。

毋庸赘言，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昙曜任沙门统后成为佛教复兴事业的统帅㉓。他提倡开凿昙曜五窟，并在云冈通乐寺招集诸僧，推进译经事业。他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共译的《新经十四部》中，现存《付法藏因缘传》六卷和《杂宝藏经》十卷（《出三藏记集》记十三卷）是与吉迦夜共译的㉔。这两部经典的汉译是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完成的㉕，值得探索的是这一年云冈开凿了哪座大窟。这些一定发生在9、10双窟开凿之前，也许他的头脑里已经开始构思9、10窟的蓝图了。

昙曜在任沙门统的年代下限大约是太和三年（公元479年）以后不久，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前后为强化寺院经济，他曾奏请设僧祇户与佛图户，并得以实施㉖。

昙曜在北凉时代（公元397～439年）习禅业于凉州并获得尊敬，其后被徙居北魏平域，经历太武帝排佛的磨难之后，为振兴北魏佛教，使沙门统权力强化。毫无疑问，为在质朴的北方民族中弘扬佛教，他倾其

㉑ 见水·长共著《云冈》第7卷，图版53、55、57，图版64及解说。

㉒ 水·长共著《云冈》第7卷，图版55解说（P.50-51）将三躯妇人立像释为魔王三女。魔群袭来和降伏二者集于一图之中。

㉓ 解释该情景时可由下列两点受到启示：（1）坐于左胁藤座上的比丘（母）用两手抓住跪在前面的童子（儿子）的头发，（2）画面上可见数躯童子。这一只表现单纯动作的浮雕，很难使观者理解故事深刻的主题。因此，不敢肯定解释是否恰当（问题不仅限于该情景）。

㉔ 昙曜事迹请参照下列著述：

《昙曜与云冈石窟》（水·长共著《云冈》第13，14卷，序章，1954年），北齐·魏收撰《魏书·释老志》，梁·慧皎撰《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附传》，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释昙曜传》，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6《昙曜传》，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24《（高祖孝文）帝以僧尚为沙门统治》。塚本善隆《沙门统昙曜とその时代》（《支那仏教史研究·北魏篇》，弘文堂，1942年，《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北朝仏教史研究》，大东出版社，1974年所收）。塚本先生的下列论著也曾对我们当年的云冈研究给予多方面的启示。(a)《北魏建国时代の仏教政策と河北の仏教》(b)《北魏の僧祇户と仏图户》(c)《北魏の仏教团》（《支那仏教史研究·北魏篇》所收）

㉕ 参照《魏书·释老志》。新经十四部中，《付法藏因缘传》（大正藏卷50），《杂宝藏经》（大正藏卷4）值得注意。

㉖ 将注㉕所引二经的译出年代推为延兴2年（公元472年）的文献根据是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2、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3、卷9。

㉗ 参照注㉔塚本论文(b)。《魏书·释老志》记载了昙曜奏请设置僧祇户之事，并云"高宗并许之"。据塚本博士考证此"高宗"应为"高祖"之误。今从之，即高祖孝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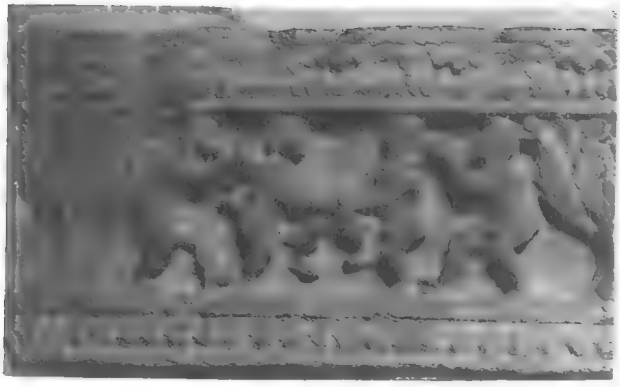


图25 犍陀罗童子像

图26 犍陀罗鬼子母像

全力筹划了诸种事业。

对于昙曜来说，翻译《杂宝藏经》的事业，向朴素的佛教信徒宣传通俗的、动人心弦的譬喻、因缘故事等，无非是要创造一条领悟法的真髓的捷径。

第9、10双窟后室南壁充斥因缘故事浮雕，而且其多出典于《杂宝藏经》，这即便不是沙门统昙曜直接筹划的结果，也不能否定他所起的某些作用（况且无法断然排除他直接筹划的可能性）。

结 语

将这对双窟特征简要归纳如下：

石窟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即沿袭初期大佛窟（所谓昙曜五窟），以大佛（推测第10窟主像为弥勒菩萨，承袭17窟）为中心的窟内部分（1）和具有寺院建筑机能的建筑构成部分（2）。前者（1）是后室北壁部分，后者（2）包括后室东、西、南三壁围成的"∩"形空间和前室的全部。建筑构成中抹角叠砌的藻井因见于巴米羊与克孜尔石窟，也许起源于西方㉘，但东汉（三世纪初）的石室墓（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后室墓顶）已经使用了这种技术㉙。双窟前室正面的八角列柱的起源似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石窟（例如Kārli的Chaitya窟），但亦见于后汉石室墓。

双窟内屋形龛的建筑结构是模仿了汉魏以来的瓦顶木构建筑㉚。

关于造像，佛、菩萨、诸天、鬼神、门神源于遥远的西方样式（图25）（犍陀罗、中部印度中亚），但是经历了若干次类型化过程之后，又由云冈的雕工改造成质朴简练的造像。童子形象的飞天和阿特拉斯在这对双窟中成了裸形童子的同类，其在西方样式中的原型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雕像。鬼子母神像（第9窟后室南壁）虽然也象犍陀罗风格的浮雕（图26）一样与般阇迦(Pāñcika)并坐，刻划出一对夫妇形象（参照图22），但两像均为童颜，男女性别亦无从判明，据其膝上所抱幼儿才可断定为鬼子母神㉛。

大概当时僧侣们仅仅交代了佛教故事的内容要点，并未提供雕工作业所需要的图纸或模型。

如借用语法修辞学术语进行比喻说明的话，可以说，雕工只掌握了贫乏的词汇(Form-spraoh)，他们的语言只不过是这些贫乏词汇的组

㉘ 克孜尔第207窟（Höhle der Maler,画家窟），还有阿富汗的巴米羊石窟。参考下列文献：格鲁威德尔的kultstütten, Figs.332,333,P.129,330及卷末图版。J.Hackin ef J.Carl, 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 es à Bāmiyān, Paris, 1933,Figs.Ⅲ,Ⅶ水．长共著《云冈》第5卷，P.31(1951年）。小寺武久等编《ベーミヤン——1969年度の调查》（名古屋大学，1971年）。

㉙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合著《南京博物院》，山东文管处合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长广敏雄《汉代画象の研究》第一部总论，插图14（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5年）。

㉚ 因手中不掌握汉魏建筑遗迹的发掘报告，故暂且使用较陈旧的概说性文献关野贞《支那の瓦及び砖》（《支那の建筑と艺术》，岩波书店，1938年）。

㉛ 犍陀罗的Pañcīka和Hāritī（鬼子母神）的实例图示见于下例文献：J.Mars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āra, Cambridge, 1960, Fig.144, from Sahrī-Bahlol, Peshāwar Museum. 巴基斯坦古代文化展事务局编《ペキスタン古代美术》图版97，Shah-ji-Ki-Dheri出土，白沙瓦博物馆藏（每日新闻社，1961年）。

合（但是，雕工在凿下倾注了强烈的力量，赋予云冈雕像以雄浑伟岸的风采）。云冈初期窟的造像组合简单（例如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交脚或半跏菩萨坐像、童子像等），然而第9、10窟的筹划者将在云冈无先例可循的多种多样造型题材（可分为佛教图象学、建筑构成、装饰三大类）强加给了雕工集团。

故事题材的表现在第7、8窟已开先例，但故事内容不同，情景亦相异。在雕刻第9窟睒摩本生、第10窟定光佛（儒童）本生之前，恐怕向雕工提供了标注短册形汉字榜题的粉本。但是雕工只表现了人物性别与服饰的差异，未能表现出年龄的差异。

双窟的后室南壁是面对主像的重要壁面。在南壁安排譬喻、因缘故事的计划可能与在云冈通乐寺开翻译道场的以昙曜为核心的译经僧有关。其译经的热情通过窟壁浮雕的主题表现出来，筹划者中间也一定热心讨论过如何通过单一情景将故事内容象征化。在无先例的条件下，把故事情节图像化绝非易事，而且雕工的"语汇"贫乏，因此双窟后室因缘故事的中心不确定，画面结构松散。

云冈石窟年代可推断如下，第1窟至第20窟中大窟的开凿始于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完成于（或中止于）公元494年（孝文帝迁洛）。可依据风格的演变将这35年分为两期。

第16至20窟为初期。中央地区的第5至13窟和东方地区的第1至3窟均为中期㉜（但第3窟佛像属唐代）。

中期可分为五个营造单元。

（1）第7、8双窟，（2）第9、10双窟，（3）第11至13窟，（4）第1、2双窟，（5）第5、6双窟和第3窟。

其开凿年代顺序应为：（2）继（1）之后，（3）错综复杂，容别文论之㉝，（4）略早于（5），但第3窟建造开始后不久就中止了㉞。

总之，我们无法确知这些大窟营建工程所需的时间及劳动力数额。我曾推测其营建时间为7、8年左右，但根据不足㉟。而且，工程开始之前，石窟的计划（佛教的，政治、经济的）草案制定也应需要相当的年月。没有可以沿袭的同样同型的模特，建筑结构、佛教图像、装饰图案，各自表现出微妙的差异。

因上述问题尚无法解明，尽管我对第9、10双窟的开凿年代进行过多年研究，积蓄了很多心血，但还是想将本文论点加以保留㊱。而且希望今后中国内外的学者们从多方面对云冈进行长期不懈的探索。

没有怀疑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将这段座右铭作为本文的结语。

㉜ 被定为后期的是第14、第15窟、西端诸小窟（第21～43窟），东部的第4窟以及中部地区的诸小窟龛。时代从迁洛至公元520年左右，约30年间。

㉝ 参照注⑦，该文曾论及第11、第13两窟的APN(apart-niche)。

㉞ 水·长共著《云冈》第1卷，终章"东方石窟群の特征"（1952年）。

㉟ 注⑤《云冈石窟·中国文化史迹》解说篇，第三部第三章《石窟工事过程の想像》。推测最大的第19窟工程分三段，耗时最长7年余，最短6年7个月。

㊱ 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1978年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其后又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1，平凡社，1989年）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论点。1956年宿白教授曾通过对金皇统7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注释（《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1期）推断了云冈第9、10双窟的建造者和建造年代。建造者是北魏的钳耳庆时，（与《魏书》卷94的王遇为同一人）"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承蒙宿白教授厚意，将抄录金碑碑文的顺天府志》（北京大学藏善本影印本，清·光绪丙戌年，缪荃孙从《永乐大典》4650卷抄出的《顺天府志》卷7～卷14，1982年刊）寄赠给长广，再次致以深谢），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但如前所述，云冈大窟群中尚有许多美术史和考古学上未被解明的问题，因而，水·长共著《云冈》第16卷（1956年）所载的《云冈造窟次第》也有必要加以订正，希望今后给予更彻底的批评，以开拓调查研究的前途。

第38窟的形制与雕刻艺术

李治国　丁明夷

云冈第38窟位于西部窟群西段，是一座高于地面约2米的方形小窟。该窟雕凿齐整，题材丰富，造型优美，龛饰华丽，且保存较好，堪称云冈第三期石窟的代表性洞窟[1]。

关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云冈第三期石窟，特别是其西部诸窟，过去论述较少。第三期新出现的洞窟形制，主要是三壁重龛式窟和三壁三龛式窟两种。后一种洞窟，本卷已有专文论及[2]，而第38窟则属于前一种。故此，笔者不揣谫陋，略作介绍。

一　洞窟形制和佛龛装饰

窟门南向，券形，门侧各雕一力士像，惜已风化残泐。门楣上方，镌刻《吴氏忠伟为亡息冠军将军华□侯吴天恩造像并窟》二百余字凿窟铭记。窟内平面作长方形，面阔1.98、进深1.45、高1.82米。四壁凿龛造像，窟顶雕方格平綦藻井。窟内雕琢齐整，布局严谨，具有云冈第三期石窟的显著特点。

北壁和东、西壁，上层雕出宝帐纹，两侧悬垂束帐（垂帐仅东壁北侧尚存）纹，故有一壁面均雕作天幕龛的形式。北壁正中雕一圆拱华绳龛，龛楣上缘饰华绳，华绳交叉处刻出半身舞人像，共十四体，均双手牵华绳作舞状。龛楣下缘刻出两组六体飞天伎乐，手持乐器、相向飞舞。龛楣上下缘两列飞天，一舞一乐，正相呼应。两侧龛柱顶部各雕一龙，作回首反顾状。东壁正中开上下两层大龛，上层为九方格折叠盝形龛，龛体辟作三间；下层为圆拱龛，楣尾雕二龙反顾。西壁正中开九方格折叠盝形天幕大龛，龛体辟作三间，以龛柱相隔；龛楣下弧形天幕中刻出八体供养天。南壁窟门两侧各开三层龛，龛形分圆拱龛、盝形龛和屋形龛三种。窟门西侧下层屋形龛，作四柱三间佛殿式，四阿式屋顶正脊刻出迦楼罗鸟和鸱尾，柱头大斗上刻阑额，上雕一斗三升斗拱、人字形叉手和檐椽、瓦垄。屋檐下刻出盝形方格和垂幕，这是屋形龛与盝形天幕龛相结合的典型做法。

总之，窟门两侧雕力士，窟口上方刻大型铭记，规范化的长方形平顶窟，壁面和龛面上繁复多变的装饰纹样，多样化的方格平綦藻井等都是第38窟窟形龛制的显著特点。窟内四壁布局造意，北壁和西壁为单龛，东壁为二层龛，南壁为三层龛，基本上属于四壁重龛式。若考虑到北壁和西壁均作单龛，其他壁重龛多雕佛传的情形，则窟内主要三个壁面接近三壁三龛式的形制。

二　造像题材

1、北壁（图1）

中间佛龛内雕释迦、多宝并坐像，龛外雕二菩萨立像。龛楣内刻九尊禅定小坐佛，龛外上部刻三列供养像，有头光，双手合十，下层作胡

1）参见通一、董玉祥：《云冈第50窟的造像艺术》，《现代佛学》，1963年2期。

2）参见吕采芷：《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龛式窟》，本卷；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本书第1卷，1989年。

3）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10："时罗睺罗礼佛已讫，正在如来左足边立，如来即以无量劫中所修功德相轮之手，摩罗睺罗顶"。

4）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卷下："世尊灭度……十二种乐，皆从后作，天人、龙、鬼，莫不举哀。"

5）幢倒伎即爬竿伎，中国古代百戏之一，汉代称"寻橦"、"掉"。高承《事物纪原》卷9百戏条引《汉元帝纂要》记："百戏起于秦汉，漫衍之戏，后乃有高绠、履火、寻橦等也。一名都卢寻橦，都卢山名，其人善缘竿百戏。"张衡《西京赋》亦记："尔乃建戏车，树修旃，偃橦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绁，譬殒绝而复联"。南北朝时名"缘橦"（《邺中记》、《魏书·乐志》）。在佛经中，则称"幢倒乐神"或"幢倒伎"。《维摩经略疏》卷5："乾闼婆此云香阴，此云凌空之神，……又云是天主幢倒乐神"，《妙法莲华经文句》："乾闼婆此云嗅香……此是天帝俗乐之神也，乐者幢倒伎也。"可知石窟中雕刻幢倒乐神，是依据当时百戏杂伎中的缘橦伎，作为伎乐供养而雕出的，石窟中雕刻这种形象，除云冈第38窟，还见于山西沁县南涅水石刻等处。

跪状。佛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内着僧祇支，大衣右襟甩至左腕处垂下。菩萨戴花冠，佩交叉式帔帛，双足有地神托持。

佛龛两侧刻佛传龛。西侧刻一倚坐佛和一立菩萨，其间一童子胡跪合掌，佛伸左手抚摩其顶，可能为罗睺罗因缘故事③。东侧刻释迦涅槃像，分作三层，上层刻五弟子；中层刻涅槃像，一弟子扶持佛头，一弟子托脚，佛身后刻五弟子举哀，作悲泣、懊丧、闷绝状；下层刻六身伎乐，手持琵琶、横笛、筚篥、细腰鼓、圆腰鼓、排箫等乐器，作吹弹状④。佛龛下部，正中原刻铭记，铭刻两侧对称刻出幢倒乐神、乘象投胎、踰城出家以及男女供养人像等。幢倒乐神，东侧作一人双手持竿，一人在竿顶倒立状，其旁有持筚篥、横笛、细腰鼓、排箫等乐器作伴奏的六伎乐；西侧作一人顶竿，一人缘竿爬至竿中腰，一人在竿顶仰卧，其旁有持横笛、筚篥、排箫、琵琶等乐器伴奏的六伎乐⑤。幢倒乐神东侧，刻一菩萨骑象，一人持伞盖随侍，西侧刻一菩萨乘马，亦随一人持伞盖，当为能仁菩萨乘象投胎与悉达太子骑马踰城出家，这种题材多见于云冈等北朝石窟⑥。佛龛下部两端，分别浮雕男女供养人行列。东端为一弟子持长柄香炉作前导，后有二男供养人持花礼佛，众僮仆持伞盖、圆扇随侍。西端为一弟子托钵作前导，后有二女供养人，随侍持伞盖，像旁刻题名。

2、东壁（图 2）

东壁正中开上下二层龛，上龛主像为交脚弥勒菩萨，坐狮子座，地神托双足。两侧为舒相坐思帷菩萨，头上侧各有一飞天。龛楣刻九坐佛，上方刻听法僧尼像。龛外两侧刻两层四身坐佛，上层倚坐，下层结跏趺坐，惟南侧上层刻倚坐佛摩抚胡跪状罗睺罗头顶。下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立菩萨，龛楣内刻七佛，龛楣两侧刻听法十弟子像。佛龛两侧各刻一立佛，北侧立佛身后刻一禅定僧人像，南侧为一佛一菩萨立像，其间一童子向佛举手瞻礼，一童子稽首于佛足旁，似为善慧童子以发布地，定光佛授记的故事⑦。佛龛下部正中，原刻铭记，铭记两侧刻音乐树及男女供养人行列。音乐树各垂四重枝叶，每重枝叶刻二或三身伎乐天，手持排箫、筚篥、横笛、瑟、细腰鼓、大鼓、琴、箜篌、琵琶、箫、笙等乐器⑧。这是北魏工匠根据当世的伎乐人形象刻划出的西方净土中诸天伎乐在七宝树上奏乐供养的情景。南北侧男女供养人形象同前，女供养人持花敬佛。

3、西壁（图 3）

西壁正中佛龛中雕倚坐佛像，两侧各雕一立菩萨，龛柱两侧各雕立佛二身。龛楣折叠方格内刻禅定九佛，龛上侧刻列佛，为倚坐说法状，龛楣两侧雕供养人，胡跪合掌。佛龛下部刻音乐树及男女供养人行列，布局同东壁。音乐树枝头上刻莲花化生童子，手持琵琶、排箫、瑟、笛、鼓等乐器。

4、南壁（图 4）

南壁窟门两侧各开三层佛传龛。东侧上层龛中坐释迦，龛上现两重山形，山中有鸟兽。龛两侧刻持有柄水瓶灭火的梵志像，应为佛度三迦叶时降伏火龙的故事⑨。中层龛外刻三道宝阶，阶上有地神托持的交脚菩萨，前刻一龙头，宝阶上下刻合掌听法男女像，当为化现三道宝阶故事⑩。下层龛中坐佛摩抚禅坐僧人头顶，龛上刻山形，一巨鹫下飞作攫人状。此为"雕鹫怖阿难入定"因缘故事⑪。西侧上层刻释迦降魔成道故

⑥ 参见阎文儒：《云冈石窟造像中一些题材的考释》，《现代佛学》，1963年2期。

⑦ 参见《过去现在因果经》卷1。

⑧ 《妙法莲花经·药王本事品》记："七宝为台，一树一台……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作天伎乐，歌叹于佛，以为供养"，《佛说无量寿经》亦记："七宝诸树，周遍世界……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

⑨ 见《中本起经》卷上、《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普曜经》卷5。《普曜经·迦叶三兄弟品》记："尔时世尊乃于迦叶三兄弟印可听已，手自执持一把之草，入火神堂……尔时彼等诸摩那婆，闻是声已，或将水瓶，或复担梯，速疾走来……将水欲灭于火。"

⑩ 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后，欲还人间，化现三道宝阶降下，见《大唐西域记》、《法显传》、《撰集百缘经》、《足义经》。《佛说海龙王经》卷3《请佛品》中记："便从海边，化作三宝阶，金、银、琉璃，下至其宫……六十红龙，后在虚空中，各现半身。"

⑪ 参见《大唐西域记》、《法显传》。《法显传》云："耆阇崛山未至头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于此坐禅。西北三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于中坐禅。天魔波旬化作雕鹫，在窟前怖阿难，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壁摩阿难肩（《大唐西域记》作顶），怖即得止。"

图1　第38窟北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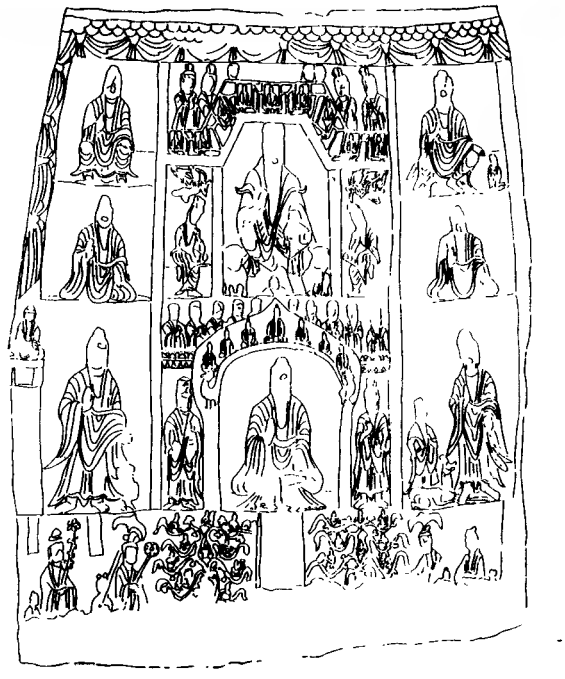


图2　第38窟东壁

事，中层刻鹿野苑初转法轮故事，下层刻弥勒菩萨于兜率天宫说法图像。南壁下部，西侧刻三身女供养人，东侧刻四身男供养人，女像束髻，男像戴类似硬角幞头的冠饰。

5、窟顶

方格平綦藻井正中刻大莲花，八个莲瓣中各刻一化生童子，周刻四身乘龙的诸天仆乘。此圆心图案东侧，刻乘孔雀、托日月天人，西侧刻乘象天人。四周十方格中，刻二十身奏乐和舞蹈的伎乐，乐器有曲颈琵琶、排箫、笙、箜篌、筚篥、横笛、瑟、管、琴、鼓等多种。

云冈第38窟北壁龛以作为过去佛的释迦、多宝并坐像为主像，东壁龛以上层未来佛交脚弥勒菩萨为主像，西壁龛以倚坐释迦佛⑫为主像，仍是昙曜五窟以来的三世佛题材。但释迦、多宝居主龛位置，释迦、多宝与弥勒的联系也加重。造像组合，除一佛二菩萨外，还出现一佛二菩萨、二立佛和四立佛的组像，说明此时的造像组合变化较大。并列立佛除西壁龛侧四立佛外，还有东壁立佛与禅定僧、立佛与布发儒童的组合。

第38窟长宽不逾2米，仅容一人寂坐。东壁北部雕出禅定坐僧，南壁东侧又雕出专门慰藉禅定僧的"雕鸮怖阿难入定因缘"，是该窟的显著特色。全窟题材布置，除继续雕出《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三世佛、佛传、七佛以及释迦、多宝、弥勒二像组合等，还雕出《禅经》所提出的主要形象，进一步向符合禅观的方向发展，显得十分突出。窟形变小，而雕造的内容却增多。该窟很可能是为僧人禅居而开凿。

值得注意的是，吴天恩造像记中，有祈愿"长辞苦海，腾神净土"之句，是云冈流行净土崇拜的重要证明。而念佛禅法本为北方禅法之要，观佛得入禅定，在念佛中见诸佛国土，本与净土信仰有关。这是南方净土信仰得以流入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⑫　在云冈北魏造像题材中，倚坐式佛像有可能是释迦佛，最典型的例证见于第7、8和9、10这两组双窟中。第7、8窟上龛主像均为三世佛，第7窟上龛是佛装交脚弥勒居中，两侧为二倚坐佛；第8窟上龛是倚坐佛居中，两旁为交脚弥勒。第9窟主像是倚坐释迦，第10窟主像是交脚弥勒。第38窟西壁顶层十五身小坐佛像，均作倚坐式，另三身倚坐佛中有两身为罗睺罗因缘像，可知在云冈倚坐式佛像多作为释迦而出现，而交脚菩萨装的形象也似乎不限于未来佛弥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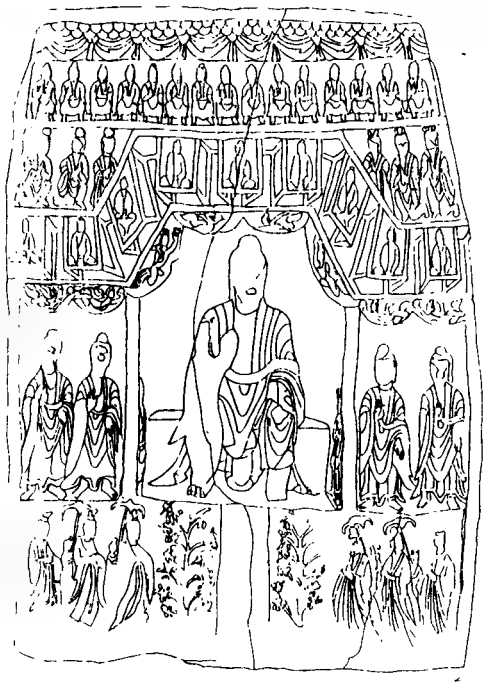


图3　第38窟西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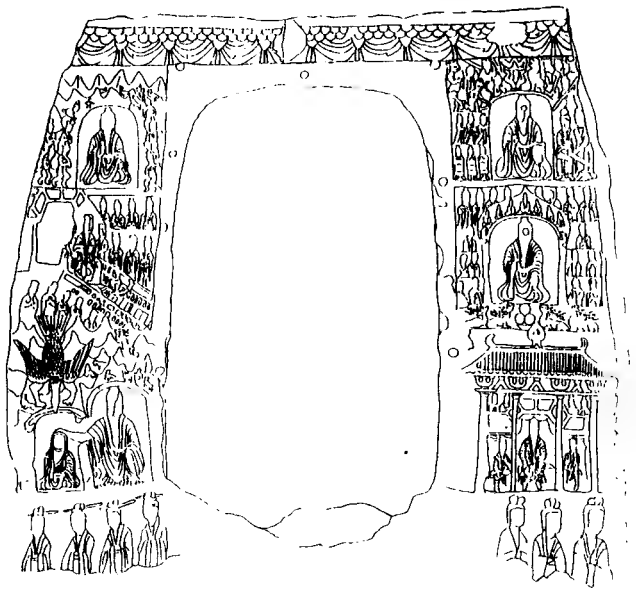


图4　第38窟南壁

三　雕刻特点与开凿年代

在云冈现存第二期铭记中，第38窟窟主吴天恩的官职最高⑬，窟中四壁下部雕出男女供养人行列。因而，在云冈石窟群中，第38窟虽属最小，却是题材丰富、雕刻精美的一个窟。特别是构图紧凑、生动的窟顶雕刻，当推上乘之作。形式多样的因缘佛传故事雕刻，就其在窟中所占的比例而言，得与第6窟相媲美。至于题材独特的幢倒乐神、音乐树和伎乐化生，更为其他窟所无。窟形齐整，龛制多变，也颇引人注目。

窟中雕刻，造型清秀、飘逸，佛像一律着褒衣博带式服装，面相清癯，两肩下削。菩萨像头戴花冠、帔帛交叉。飞天着高发髻，长帔巾当风飞扬，脚下曳长裙，作鱼尾状。佛衣和大裙的下垂衣襞趋于繁杂，平行褶叠的线条，外张如翅的力量感，富于韵律美。全窟由飞翔旋转的窟顶图案、三壁中部凝然寂坐的三世诸佛及表现佛前生今世的佛传本生故事、四壁下部的供养行列及杂伎音乐等三大部分组成，充分显示了雕刻家的精妙构思。这里有半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和线刻等多种雕刻技法的统一运用，有寂坐佛像、禅僧与周围飞舞伎乐的动静相应，有肃然礼佛的供养人行列与紧张热烈的杂伎表演的气韵胁调，有充满全窟上下的"微妙宫商"的自然相合。从窟龛形制到细部装饰，无不精心构思雕造，因而主题突出，措置严谨，形象鲜明，决不因其小而失其精，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地，堪称云冈第二期的典型洞窟。

第38窟的造像风格和题材内容，接近窟口有延昌四年（公元514年）题记的第35窟，而题材更丰富，禅观气氛更强烈。北壁下方的乘象投胎和踰城出家形象，见于云冈第6窟以及第31、35、37诸窟中。特别是第38窟吴天恩造窟记中"腾神净土"类字句，出现于云冈延昌、正光年间，如19：2窟西壁下部延昌四年造像铭中"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

⑬ 据《魏书·官氏志》，"冠军将军华□侯"：为从二品散侯爵位、从三品官职。

化生”句、第4窟南壁正光□年（公元520～525年）为亡父侍中平原太守造像铭中“托生净土”句，均为北魏晚期佛教中出现的新现象。因而，我们推定第38窟开凿于北魏延昌至正光年间，属于云冈第三期后段窟。

如果上述推断可以成立的话，这就为北魏迁洛后的宣武、孝明时期，云冈石窟开凿迄未衰竭，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例证。正是在这一时期，云冈石窟处于窟室形制、壁面布局、造像样式和题材内容等各方面的急剧变化之中，从而为云冈以后的北魏石窟样式启其端倪。这也是第38窟的典型性所在。

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龛式窟

吕采芷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北魏后期出现于云冈、龙门和巩县的三壁三龛式窟。这类洞窟主要分布在云冈石窟的西部和第4、5窟与第11窟至第13窟之间，龙门石窟的药方洞、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石窟以及巩县石窟的第5窟。在此想通过洞窟类型、主像组合和菩萨样式等方面的演变进一步讨论云冈第三期各窟的年代问题及其和龙门、巩县诸石窟的关系。

云冈石窟第三期洞窟中的三壁三龛式窟，多是方形平顶的小型洞窟，其窟号和各窟主像布局如表一①：

表一

窟　号	东　壁	北　壁	西　壁
4:1 (4A)	×	—	—
5:11 (5A)	×	—	—
5:10 (5B)	×	—	—
11:16 (11A)	×	‥	—
11:7 (111)	×	—	×
13:6 (13C)	‥	—	×
23 (22)	‖	‥	‖
24 (23)	‥	×—×	‥
28 (27)	—	‥	—
33:6 (32H)	×	‥	—
33	—	‥	×
34	?	‥	—
35	×	—	—
40	×	—	?

‥ 二佛并坐像　— 坐佛像　‖ 立佛像　× 交脚弥勒像　? 不明

其他如13：29（13a）、13：1（13d）、13：16（13f）、13：17（13g）、13：27（13b'）、22：1（21B）、32：11（31I）、32：12（31J）、32：14（31L）、40：1（39A）、40：2（39B）、41等小窟亦是三壁三龛式，但或因损毁，或因资料全然欠缺，故此暂略。以下试就坐佛和交脚弥勒的样式以及主像组合三方面讨论其年代问题。

首先，各窟坐佛的衣纹可区分为两大类，如表二：

① 此表参照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京都人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年。窟号用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编号，括号内为水野清一等《云冈石窟》的编号

表二

早期	特征	衣纹采用高浮雕，间隔较宽，感觉厚重。下摆前半部以两个半椭圆形式下垂，后半部下垂部分短小。
	窟号	13：6(13c)；28（27）北；28：2(27B）北、东；11：16（11A）北、西；24（23）西；34西。
	纪年	28：2(27B)，正始四年（公元507年）。
晚期	特征	衣纹采用浅浮雕，接近密折式平行线条。下摆除椭圆形衣角以外，亦明显表现了宽长下垂的下裳后部。底纹复杂而具规律性，左右对称。
	窟号	35南；5：10（5B）西、北；5：11（5A）北、西
	纪年	19：2(19B)，延昌四年（公元5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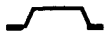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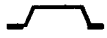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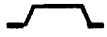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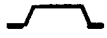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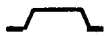
其中19：2(19B)窟延昌四年龛虽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其坐佛样式与表内所列的晚期坐佛极为相似，正好证明至少在延昌末年以前云冈已发展出这种样式，而与28：2(27B)窟正始四年的纪年相配合，二者为早晚二期的年代提供了最好的解答。

其次，在交脚弥勒方面，若想在此处寻出分别早晚的根据，必须从前期找寻线索。表三是中部主要洞窟中交脚弥勒像龛形和服饰的概况[2]：

表三

窟号	位　置*	龛　楣	服饰
16	南壁中央西侧(V11.76)		旧
	南壁中央东侧(V11.71)		旧
	明窗西壁(V11.57)		旧
17	北壁主像(V12　)	无龛	旧
	明窗东壁（有太和十三年铭）(V12.13)		旧
	南壁东侧(V12.38)	折叠式七佛	新
	拱门西壁二龛(V12.9)		新
	拱门东壁(V12.7)		新
18	南壁西侧(V12.100)		旧
	明窗东壁(V12.84)		新
	明窗东壁(V12.83)		新

2.(5)　参照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19	拱门东壁(V13.4)		旧
	拱门西壁(V13.67)		新
	南壁东侧(V13.76)		旧
7	后室北壁(V4.33)		旧
	后室南壁上部东侧(V4.101)		旧
	后室南壁上部西侧(V4.115)		旧
	后室南壁第一层西侧(V4.123)	非楣拱龛	旧
8	后室北壁	？（损毁）	？
	后室南壁上部西侧(V5.35)		旧
	后室南壁上部东侧(V5.111)		旧
11	中心塔柱南壁(V8.54)	非楣拱龛	新
	西壁下层南侧(V8.53)		新
	西壁下层南侧(V8.51)		旧
	西壁上层北侧(V8.42)		旧
	东壁上层中部(V8.32)		新
	东壁下层中部(V8.23)		旧
	南壁下层西侧(V8.21)		旧
	明窗东壁（有太和十九年铭）(V8.9)		新
9	后室西壁第一层(V6.77)	屋形龛	旧
10	前室西壁(V7.8)	屋形龛	旧
5	西壁第四层(V2.43)		新
	西壁第三层(V2.48)		新
6	中心塔柱东壁下层(V3.142)		新
	中心塔柱西壁下层(V3.99)		新

*括号中数字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所著《云冈石窟》之册数与图版号码。

从表可看出交脚弥勒新旧服饰的转换，以及楣拱龛的发展。据此可以判断第17窟南壁和拱门东西两壁三龛，第18窟明窗东壁两龛，第19窟拱门西壁以及第11窟东壁上层中部等龛的年代是属于第三期，而其他则属第二期。

新型的菩萨装束披帛，即交脚两旁翘起的衣褶，是第5、6窟的主要装束，在其他第二期窟中仅见于第11窟（中心塔柱南壁，西壁下层南侧龛）。可见，此一改变和孝文服饰汉化在佛装上的影响是一致的③。至第三期，菩萨装束继续此一传统，只是身形开始拉长，以迄自延昌以后为尤甚。由三个有纪年的龛可见这整个演变过程：第17窟太和十二年龛仍是旧服饰，第11窟太和十九年龛已是新服饰，身形较清瘦，而此一趋势，到第35窟的延昌四年龛就更明显了。

在龛形方面，楣拱龛在相当于第7、8窟时期开始以⌒和⌒形式出现，在第9、10、11窟时期，交脚弥勒还不一定都出现在楣拱龛中，而到第5、6窟以后，据可见资料，交脚弥勒的龛形就已经都是楣拱龛了。楣

③ 参照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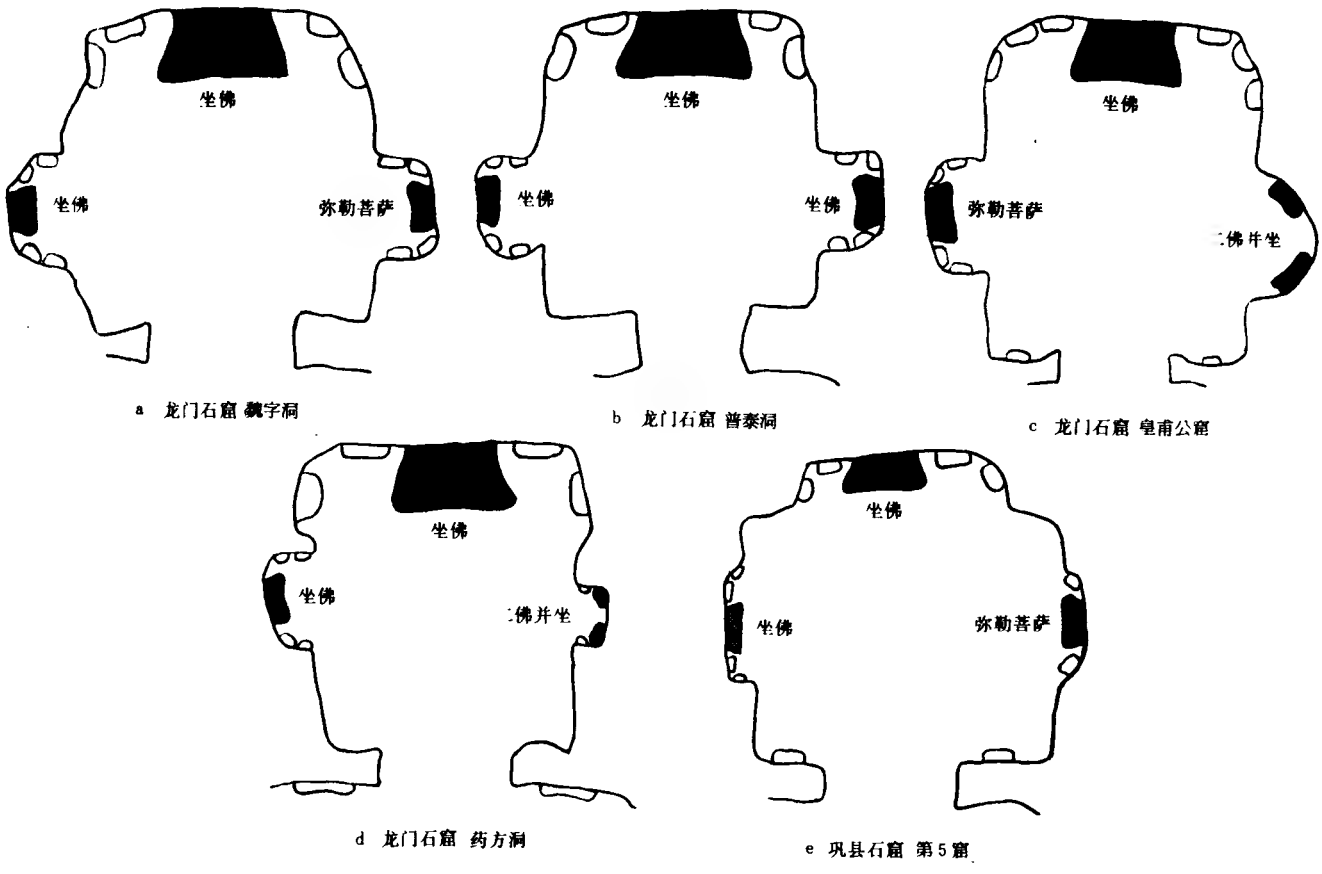


图1 窟形及主像组合

拱龛楣上一般都是帐饰或浮雕飞天，至第三期晚期，新型的折叠式七佛的图案开始出现于龛楣，第35窟拱门西壁的延昌四年龛就是一个例子。根据此一标准，有同样图案的35、5：10（5B）、5：11（5A）和4：1（4A）四个窟也可归于同一个年代范围，而这正好也与上述坐佛分析中的结果相吻合。

最后，主像的组合也可以提供分析年代的线索。从第一表可以看到云冈石窟的三壁三龛式窟有两类主像，即释迦多宝并坐像和单一的坐佛。释迦多宝并坐像见于第11：16(11A)、13：6(13C)、23(22)、24(23)、28(27)、33:6(32H)、33、34窟，若与前两项坐佛和交脚弥勒的分析结果相比较，则除了因资料不全而无可判断的第23（22）、33：6（32H）、33、28：2（27B）窟以外，其他都是一致的。

因此，根据可见的资料，云冈第二期各窟应可以永平、延昌之际，即六世纪十年代为标准略分为前后两期，上限在迁都之后，紧接第5、6窟时期，下限在北魏末期。第13：6(13C）、28（27）、11：16（11A）、24（23）、34等窟较早，第35、5：10（5B）、4：1（4A）、5：11（5A）窟较晚。

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与云冈石窟第三期之关系。

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的三壁三龛式窟在窟形和主像组合上已和云冈石窟不同。在这里，一铺佛像以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为主，新型的菩萨装坐佛开始出现。其各窟的窟形及主像组合如下（图1）。

若从窟形和主像组合上看，药方洞的年代最早，魏字洞、皇甫公石窟和巩县第5洞较晚，但若依主像的造型判断，最早是魏字洞，最晚是

图2　云冈石窟第18窟明窗东壁　弥勒菩萨坐像

图3　云冈石窟第5·11窟西壁　坐佛

药方洞和巩县第5洞。五个窟的菩萨彼此差别不是很大，但与云冈石窟就有明显不同。五个窟的胁侍菩萨大多在肩上多了两条带环的带子，披帛的样式和云冈石窟的胁侍菩萨也不同，交脚弥勒较接近云冈第4窟南壁正光纪年龛的弥勒样式。云冈第4窟南壁的交脚弥勒明显地是很晚的样式了。

这五个洞窟，据最近的考订，其开凿时间先后如下[4]：

1、魏字洞　　正光四年以前　　公元523年以前

2、普泰洞　　与魏字洞时间接近

3、皇甫公石窟　　孝昌三年　　公元527年

4、药方洞　　约当孝昌末年

5、巩县第5洞　　较皇甫公石窟略晚

以上情况或可说明，龙门四洞窟的开凿年代非常接近，各像先后陆续地雕凿，细部分期的意义已经不大。巩县第5洞约相当于皇甫公石窟而略晚，五个洞窟都明显地较云冈为晚。

云冈第三期洞窟和此两处石窟的关系，可以交脚弥勒像和坐佛为例作进一步的讨论。弥勒像在龙门和巩县两处出现了云冈所无的独特样式——菩萨装的坐像，见于魏字洞左壁、皇甫公石窟右壁和巩县第5洞东壁，云冈虽然不见这种弥勒，但在第18窟明窗东壁有一坐姿特别的菩萨，即非交脚，亦非如龙门、巩县的坐像，似可视为二者过渡时期的造像（图2）。坐佛可以云冈第5：11（5A）窟西壁、魏字洞后壁及巩县第5洞西壁三例作为此一时期佛像样式演变的极佳说明（图3、4、5）。首先，龙门和巩县的坐佛盛行在右肩雕一弧形的披肩，这一特点在云冈到了第三期早期尚未出现，但在晚期洞窟中的第5：11（5A）窟西壁坐佛的右肩却有一长形的披肩。至于衣纹，从云冈第5：11（5A）窟、魏字

4　参照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1987年

图4 龙门石窟魏字洞正壁 坐佛

图5 巩县石窟第5窟西壁 坐佛

图6 龙门石窟普泰洞正壁 坐佛

洞到巩县第5洞可见一完整的演变过程。魏字洞和云冈第5：11（5A）窟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但前者显然趋于成熟。此时下裳前后部的表现区别仍很明显，至巩县第5洞，前后部的区别就已经很不清楚了，交坐的腿部衣纹也表现得较为图案化。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型可见于普泰洞后壁坐佛，其腿部衣纹与巩县第5洞坐佛类似，但下摆的表现法显然稍早（图6）。

由于魏字洞后壁主像从造型样式上看是龙门四洞中最早的，紧接云冈第三期晚期，而魏字洞的年代也是四洞中最早的，根据以上的讨论，若说龙门和巩县二壁二龛式窟是云冈三壁三龛式传统的发展期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在皇室迁都洛阳以后，云冈石窟仍然是中国北方佛教艺术的中心，至少在正光以前仍然有能力影响龙门。据此，日本学者水野和长广所持的，迁洛以后龙门石窟艺术影响云冈第三期石窟，以及进而用"龙门型"来概括云冈晚期造像的看法是有待商榷的[5]。

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

赵曙光

龙王庙沟即云冈石窟第4、5窟间的山谷，清代山谷北端建有龙王庙，龙王庙沟即由此得名。

1987年6月至12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为保护龙王庙沟西侧的石窟（现编号为第5：16至5：29窟）进行施工。在清理窟前积土时，发现了积土底部的遗址，遂对此进行了清理和小规模的发掘。这次清理面积近300平方米，对重要地段进行了开方发掘。共开2×5米的探沟一条，3×3米的探方十个。清理出房屋基址三座，地炕基址一处。出土瓷、陶、石等生活用具及货币、装饰品等约30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了解云冈石窟的历史风貌，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现将这次清理发掘的资料，简要报导如下：

一、地层堆积

龙王庙沟遗址的地层堆积较厚，一般为3.7米至4米，属坡积相堆积。其中包含有辽和清的两次堆积，现以T1的东壁剖面为例，介绍如下（图1）。

第一层：耕土层。

厚14～45厘米，内杂有近代的砖瓦碎块及山上冲刷下来的杂质土，土质疏松，空隙大。

第二层：扰土层。

厚约100～68厘米，可分为三层。

A：褐黄色砂土。厚65～32厘米，土质较松散，内杂有砖瓦碎屑及烧土颗粒。

B：红褐色土。厚30～4厘米，为山上泥砂及壁面页岩风化碎屑、崩毁的石砾的混杂堆积。

C：黄灰色土。厚40～16厘米，清代扰层，内杂有清代的板瓦块、瓦当残片、瓷片及土块等。

第三层：风成土。

厚约2.6米，可分为四层。

A：黄色土。厚1.4～0.05米，土质细密，较纯净，内含有少量的砂粒及炭屑。

B：灰黄色土。厚1～0.2米，土质疏松纯净。

C：杂色土。厚50～25厘米，为红烧土、砖瓦碎屑及石砾等。

D：黄色土。厚40～25厘米，土质绵细，纯净。

第四层：文化层。

厚约20～10厘米，红烧土中杂有大量勾纹砖、花边板瓦、筒瓦残片、瓷片、陶片以及木炭、铁钉等。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有房屋基址、地炕等。

第四层以下为岩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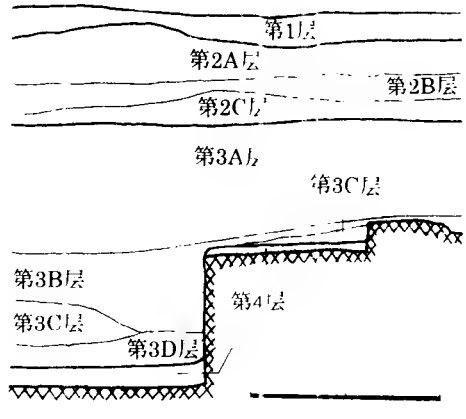


图1　地层堆积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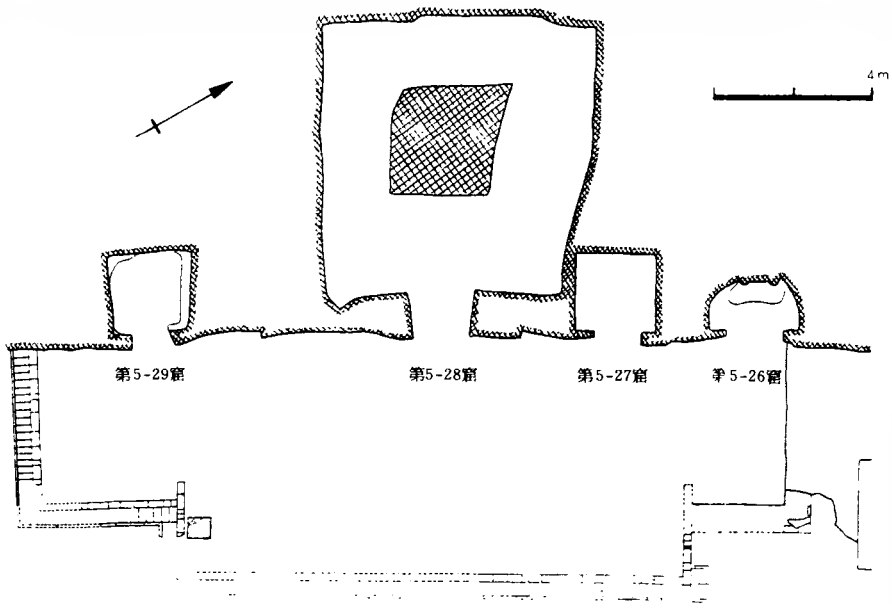


图2　厅堂遗址(F1)平面图

二　遗迹

这次发掘清理了三座房屋遗址，从南向北依次为F1、F2、F3,其中F1为窟前厅堂遗址，F2为蓄水池，F3为僧房遗址。

F1　厅堂遗址

F1厅堂遗址位于第5：29窟至第5：26窟之间的第四层，坐西朝东，平面呈"凸"形。中间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缘长6.3米，南北缘长13.1米，两侧各置一小台基。北台基东西缘长4.95米，南北缘长3.4米；南台基东西缘长4.1米，南北缘长3.6米，总面积为103.6平方米（图2）。居住面已残破不全，仅存第5：28窟前的覆地残砖。我们在这个台面上开了2×3米的探沟三条(T2、T3、T4)，基本搞清了F1台基的做法。F1是于山体岩石凿成的平面上构建的窟前崖阁，岩面走向北高南低。F1在起台基时利用了以前的积土，根据总体的设计开挖基槽起墙建基。

由于地势走向的缘故，中部台基前沿基槽高48厘米，宽60厘米，长13.1米；南部台基基槽宽60厘米，高52厘米；北部台基利用以前的岩石凿成的坑壁作为墙面，高40厘米，又再挖槽。中部台基的挡土墙为先起部分，其东沿长13.1米，现存两段，分别长2.9米、1.6米，高45厘米；南沿挡土墙长2.5米，现残长1.44米；北沿墙亦应长2.5米，现残长1.3米。由于F1基下岩面北高南低，如果要使基面持平，北墙应高0.32米，现高0.32米；南墙应高0.48米，现残高0.34米。南北挡土墙均与石崖相距3.5米，未与石壁相接形成封闭的整体，可证其与南、北二个小台基的设计是一次性的。

南部台基较中间台基前沿挡土墙向后1.9米，较中间台基向西偏4度，这里地势较低，其墙起的高度如与中间台基相平，必须高出0.83米，现东墙残长2.48米，高0.25米；南墙残长3.6米，高0.32米，北墙无。

北部台基较中间台基前沿靠后1.3米，其挡土墙系利用山体岩石凿成，北墙长4.25米，东墙由于岩石不完整，因此用砖补砌而成，宽72厘米。

在挡土墙外置散水及护沿砖。北部基面的挡土墙系由岩石凿成，不设散水，散水的铺设在中间基面东北角挡土墙外结束。

其具体做法如图3所示：

a、在基岩上铺垫6厘米厚的土层，呈浅黄色，质地细密。

b、在土上覆设一层1.5厘米厚的白灰，其上南北向纵列单层卧砖，其后叠土与砖面平。土质同上。

c、在单列卧砖之后的土上，叠作四层同向卧砖，砖向内有0.4厘米的收分。

d、在单列卧砖之前加白灰料礓石，宽17厘米，高8厘米，质地坚硬

e、在其上覆设黄土一层，与单砖厚同。

f、于黄土之上紧贴卧砖设丁砖一层作为散水，于散水前立二层护沿砖，散水至台面高度为13厘米。

g、于护沿砖前覆土与散水持平。

柱础的置放

柱础石宽56厘米，长56厘米，高33厘米，系用砂岩石制成，素面无雕饰，柱础面较平，四周凿痕仍可辨。其下夯土坚硬。现存中部台基南侧柱础石一，其顶面与基面相平。

台基内部以原有土层为底，上垫夯土，夯打结实平整，铺设白灰厚约1厘米，覆设方砖，基面完成。最底层的岩石底面是由砂岩和页岩组成，风浸水蚀严重。

在残破的崖壁上有两组梁孔——大梁孔和双梁孔（图4）。可见第5：28窟前曾有过两次建筑，且均以第5：28窟为中轴线。由于我们发现的柱础与双梁孔的南一正相对，可证F1基面是双梁孔组的建筑基面。F1面阔三间11.4米，使用上、下梁，左右耳室各一。由梁孔测得结果：明间面阔3.95米，左次间3.72米，右次间3.73米，进深4.9米，梁孔底至柱础高3.97米（梁孔情况见表一）。左右耳室台基面上未发现柱础，难以推断其进深。但在北耳室正对北墙的崖壁上有一方形梁孔痕迹，但风化严重，它距北二梁孔3.2米，距地高度3.55米，如果这是耳室的梁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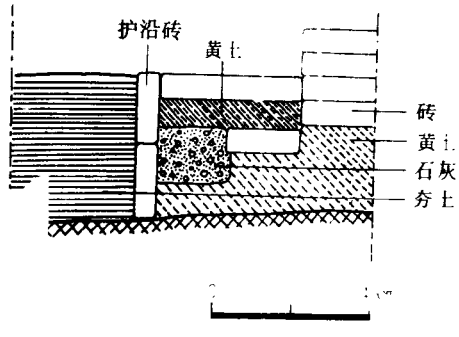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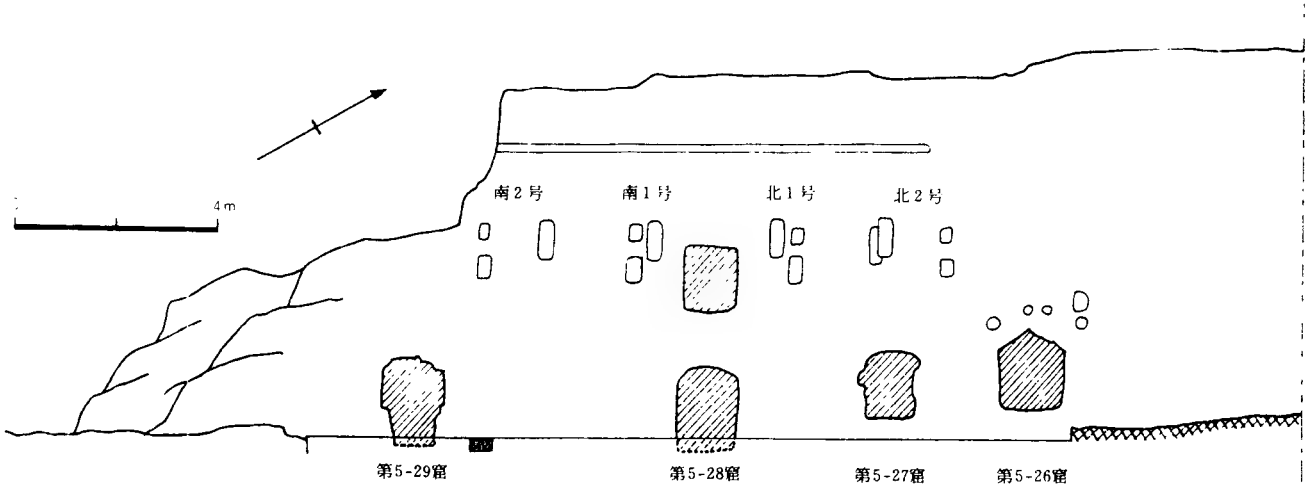


图3　堆积层与散水剖面图

图4　崖壁立面图



则此耳室面阔3.2米。南耳室由于崖壁崩毁，又不见柱础，无法推断。

F1中，我们开了T2、T3、T4探沟，均未发现另外的基址，探沟中文化内涵与F1基面相同，出土有少量的兽面筒瓦、羽状纹板瓦残片。由此推测，双梁孔组建筑在起台基F1时，清理掉了大梁孔组建筑的残迹，大梁孔建筑的基面设置很可能象云冈第9、10窟前"地伏"作法[1]，后由于水蚀，渐被削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梁孔组建筑是龙王庙石窟首次木构窟前建筑，其面阔三间，为单梁一面坡式建筑（见表二）。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孔下底均有一竖槽，推测其为固梁之用。

表一　双梁孔建筑遗迹表（单位：厘米）

		南二	南一		北一	北二
上梁孔	宽	23	26	第五：二十八明窗	√	√
	高	33	35		35	35
下梁孔	宽	33	33		33	34
	高	55	45		46	38
相　距		36	40		44	44

表二　大梁孔建筑遗迹表（单位：厘米）

		南二	南一		北一	北二
宽		35	36	第五：二十八明窗	30	34
高		√	85		√	94
竖槽	宽	9	12		10	10
	长	15	15		10	10
	深	15	25		（残）8	18

注："、"为风化，又可辨者。

F2　蓄水池遗址

F2位于F1、F3之间，南北长7.5米，东西宽3.6米（全坑西沿），无西墙，其正中为一凿出二层台的长方形坑，整个坑面北高南低，南侧台面较北侧台面低约40厘米。坑可分为池与二层台两部分。

1、池

约占坑之三分之二，南北4.15米，东西2.8米，深2.05米，边缘齐整，遗有斜凿整齐有规则的凿子印痕。在池之东北角处有一缺口，高35厘米，长60厘米，用砖补砌而成。底部有一层厚约30至40厘米的硬土，质地坚硬，纯净细密，夹有少量白灰。

2、台

位于坑之南侧，长1.9米，宽2.7米，深0.48米。台壁整齐，于南壁东端有一缺口，长约70厘米，宽70厘米，以砌砖补齐，台上亦有一层硬土，厚约20至15厘米，并在台的东南角，发现了两件白瓷小圈足大碗，

1.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文物》1976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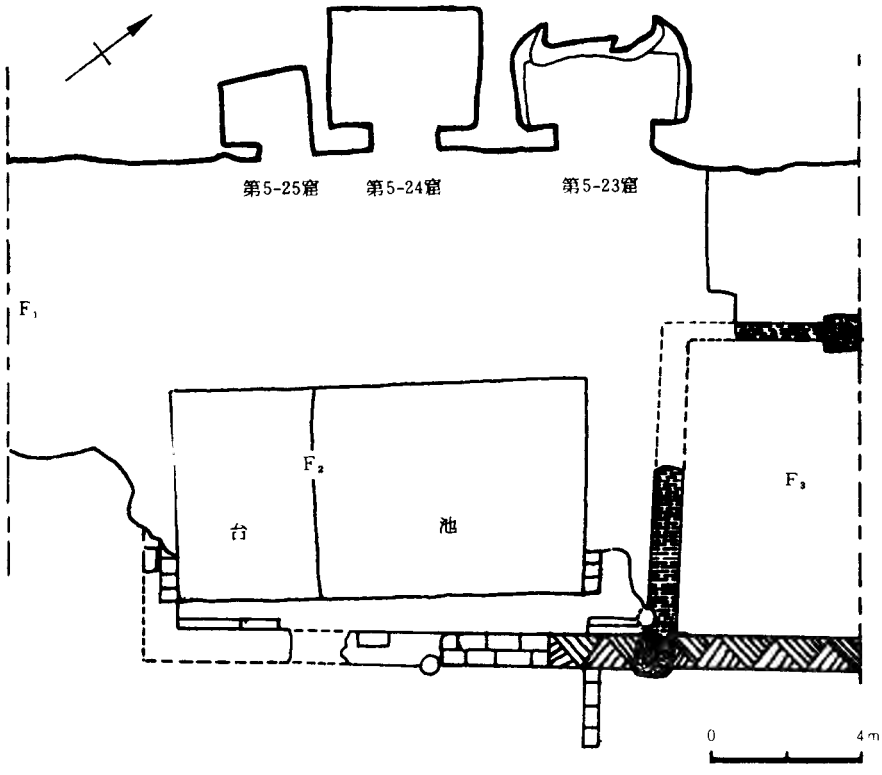


图5　蓄水池遗址(F2)平面图

碗底墨书"石寺"二字。另外还有陶盆残片、黑釉缸胎残片等。在台之东壁上有斜立的卧砖三块，连接置于夯土之上，与地面呈78度。

3、坑外设施

坑外东沿40厘米处有一砖砌残墙，高85厘米，宽50厘米，长2.6米，墙之南段发现有一柱洞痕迹，内有少量木炭，柱洞直径15厘米，墙之南段[illegible]。

南沿发现有两块残砖砌于石台之上，上下均有白灰浆，视其宽度为75厘米，很可能是F2之南墙。

北沿是与F3共同的一堵墙，详见F3之南墙。

F2可能是一个蓄水池（图5）。1、F2池之西缘距石窟壁3.1米，崖壁上可见有过建筑遗迹，但十分狭小，不可能是与F2成为一体性的建筑。2、F2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建筑，其北、东、南三面均有一定的砖墙建筑痕迹，但西面岩底上却不见有墙的痕迹。3、从池内文化层中瓦砾的堆积来看，它不具备有顶部的条件。T1第四层中的瓦砾及红烧土痕迹只于其东北部3.25平方米的地方有呈坡状厚约1.5至0.45米的堆积，这可视为是F3之房屋倒塌而造成的。4、坑西沿至崖壁一段地面向东倾斜4.8度，这如果不是为了山水蓄积的方便，恐怕就难以解释这种现象了。

F3　僧房遗址

F3位于F2之北，T1第三层之下。在第三层以上全部揭去后，第四层布3×3米探方十个，F3即位于$T_1$66、$T_1$67、$T_1$68、$T_1$71、$T_1$72、$T_1$73、$T_1$76、$T_1$77、$T_1$78探方之下（$T_1$81位于$T_1$76之北），它坐南朝北，东西宽4.5米，南北长6.6米，面积约30平方米（图6）。

南墙：长4.7米，现残长2.22米，厚35厘米，残高80厘米，直接起于岩石基面，底部未见地基凹槽，由粘土堆砌而成，质地纯净，内未见分层和夯窝，外表皮抹一层厚约1厘米的草拌泥。整个墙壁红黑相间，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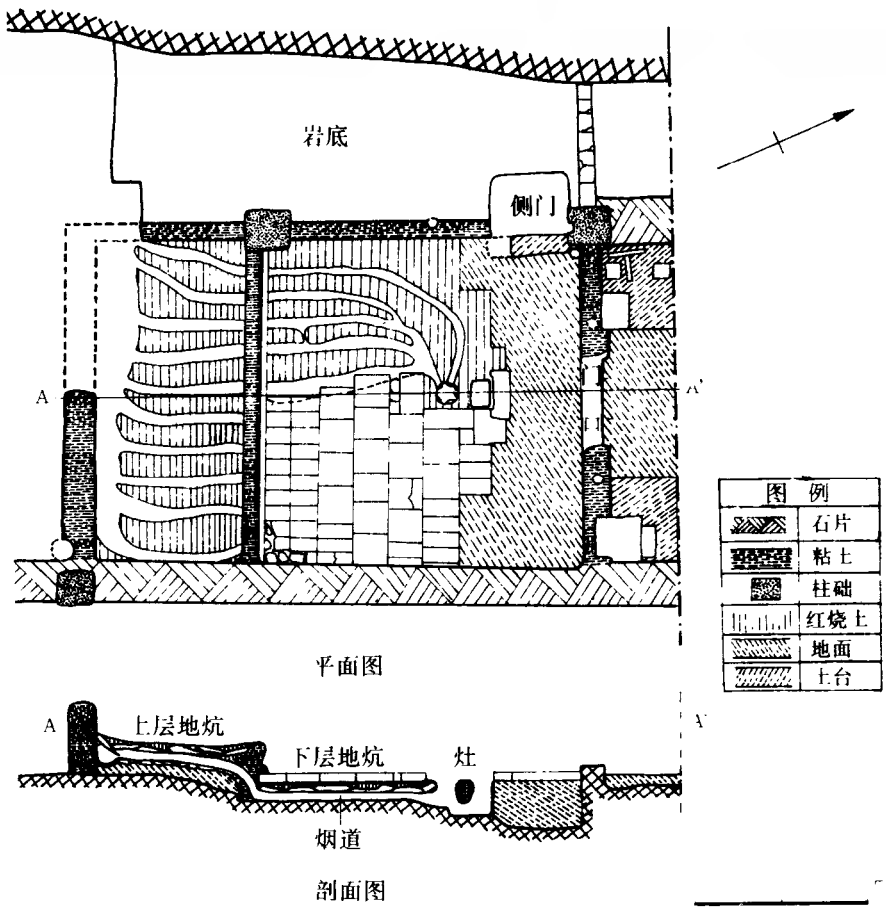


图6　僧房遗址(F3)平面·剖面图

是遭过火焚的痕迹。墙东端有一方石，长宽各50厘米，高20厘米，石面凿痕规矩而纤细，紧靠方石之西有一柱洞，直径24厘米，无侧角。南墙西段已毁。

东墙：长6.5米，厚50厘米，残高60厘米，墙基保存完整，由片石砌成，内外抹草拌泥。

西墙：墙体单薄，厚约20厘米，残长2.2米，残高48厘米，其北端为一侧门，宽约86厘米，地面凿有凹槽，低于地面8厘米，内垫有细腻的褐色土。门北柱础石一，柱础靠门一侧开一凹槽，宽11厘米，长8厘米，可能用以安装门框。槽南地面起一土台，残高10厘米。在侧门之南60厘米处的墙内有一柱洞，直径10厘米。内残存木炭屑痕。残墙南端为一砂岩柱础，顶面光洁，凿痕纤细，其下底有厚约2厘米的叠土，宽长均为50厘米。柱础南侧岩石上残存高约2厘米的土墙痕迹，长1.1米，宽20厘米，属F3西墙之南段。

西墙以西与崖壁间有2米多的距离，似可看作F3之西廊，长5.3米，在第四层瓦砾之下发现有黑色的煤渣痕迹，其中发现有白瓷器碎片、砚台、铜币等物。西廊的最北端与F3北墙在一条线上，有一半砖砌的墙体，墙体单薄粗糙，厚20厘米，黄泥粘连，不勾缝，似为后加的临时性墙体。

北墙：保存较完整，凿平岩体作墙基，长4.8米，宽26厘米，高10厘米，正中凿出门坎，宽1.1米，于门之左右起土墙，残高15厘米，厚20厘米。门框左右约45厘米处的土墙内侧各有一柱洞，直径10厘米，深10厘米，内残存木炭痕迹。

北墙以北为外间，位于$T_1$76、$T_1$77、$T_1$78、$T_1$81四方之北，由于时间关系，没能继续开方。就现状观察，外间宽4.8米，东、西墙体均为石块砌成，正中为门的过道，宽1.8米，左右各起一土台，台沿与北墙内木柱成一直线。台高6厘米，宽1米。在西台角上发现了一鸡腿坛，内有粉状粮食作物。

F3为一居室，我们在$T_1$72、$T_1$67内发现瓷枕三件，灯碗两件，残砚两块及细瓷白釉小碗等物。居室中南部为一地炕，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炕与地面相平，上炕较下炕高60厘米。具体做法：砌好炉灶，盘好烟道，在其上覆炕板石，糊泥抹平，在其上轻施白灰浆，然后覆砖。下炕长4.8米，宽3.8米，面积18.24平方米。上炕是于下炕之南端起一小土墙，高60厘米，厚20厘米，在小墙与南墙间起垫13～15厘米厚的粘土，然后从小墙间向上斜穿过烟道，通过上坑，汇集于南墙根下的总烟道。烟道之下铺小石片，烟道之上覆炕板石，板上覆泥，而不再铺砖。上炕长1.75米，宽3.8米，面积6.65平方米。

取暖设施是由炉灶和烟道两部分构成。炉灶可分为火膛、灰道、灰仓三部分（图7）。火膛为一直径约25厘米、高23厘米的袋状，四周壁及台面为烧得坚硬的红烧土，膛内烟道四条。灰仓呈长方形，东、西、北三面各砌一块石片作为坑壁。炉膛与灰仓间灰道为椭圆形，直径10厘米，呈坡状，在灶内未发现炉箅或炉条。仓内残留有厚17厘米燃过的炭渣。烟道走向为东、东南、西南和西向各一，烟道口高13厘米，宽7厘米。西烟道长4.4米，没有分支。西南主烟道共有四条支道；出火膛50厘米后分为左、中、右三支，右道长4.2米，中道长3.1米，左道又在63厘米处分出两条支道，各长3.6米。另外两条主烟道未经解剖，但在上炕进行解剖时，东侧亦发现五条烟道汇集于总烟道上，当为这两条主烟道出膛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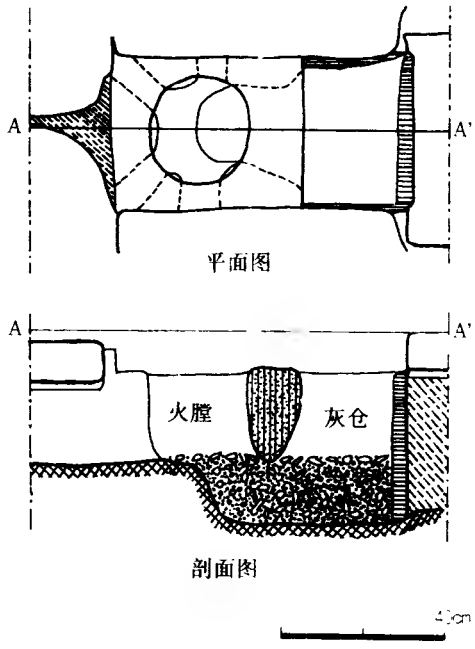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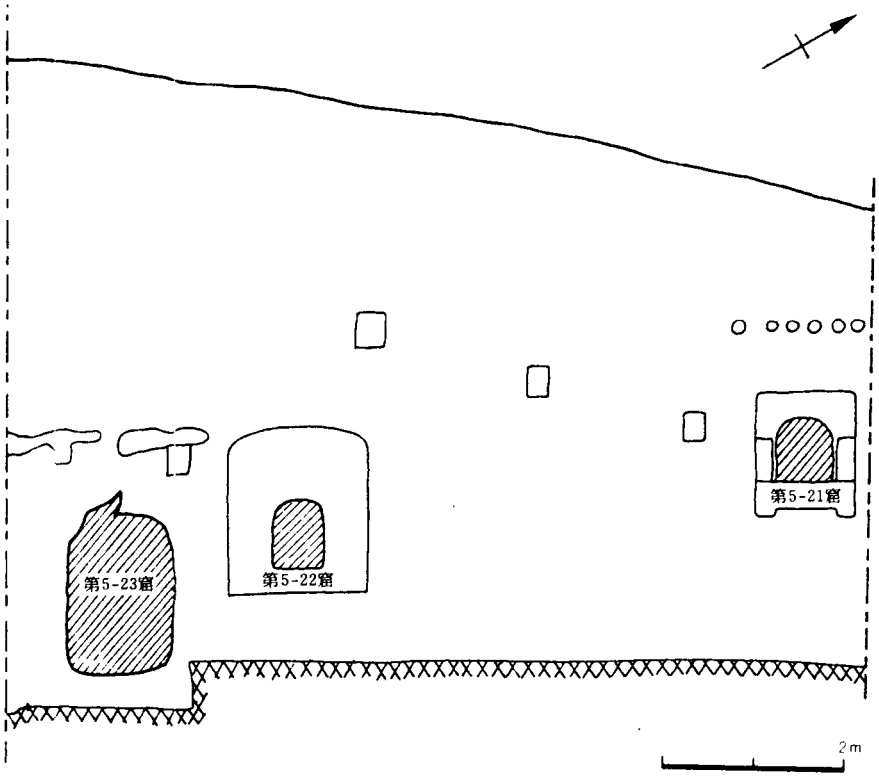


图7　炉灶平面·剖面图

图8　崖壁立面图



分支。总烟道位于南墙根下，长2.85米，宽17厘米，深15厘米，由于上炕西南角残毁，现残长1.63米。在$T_1$66之北梁发现一石凿的方坑，宽50厘米，长28厘米，高38厘米，内有黑色的烟灰痕迹，此坑正处于F3之西墙外，也正是总烟道及西主烟道和西南主烟道右支末端所指方向，初步估计此即为烟囱的位置所在。

从现存石壁立面上可见四个长方形檩孔（图8），呈两面坡状下伸，其最南与最北端的檩孔正与F3之南北墙于一条直线上，脊檩的位置正于F3之上、下炕的分界处。由此判断，F3使用了崖面，是一座坐南朝北的两面坡建筑居址。

三 遗 物

1、瓷器

白瓷大碗 2件。F2④：01，高7.2厘米，口径20.4厘米，足径6厘米。大敞口，弧腹，小圈足。胎洁白细腻，内外施满釉，釉色光亮度较强。碗内底有十粒垫烧疤痕，外底墨书行体"石寺"二字（图9j）。

白瓷小碗 1件。$T_1$66④：04，高3.6厘米，口径6.6厘米，足径3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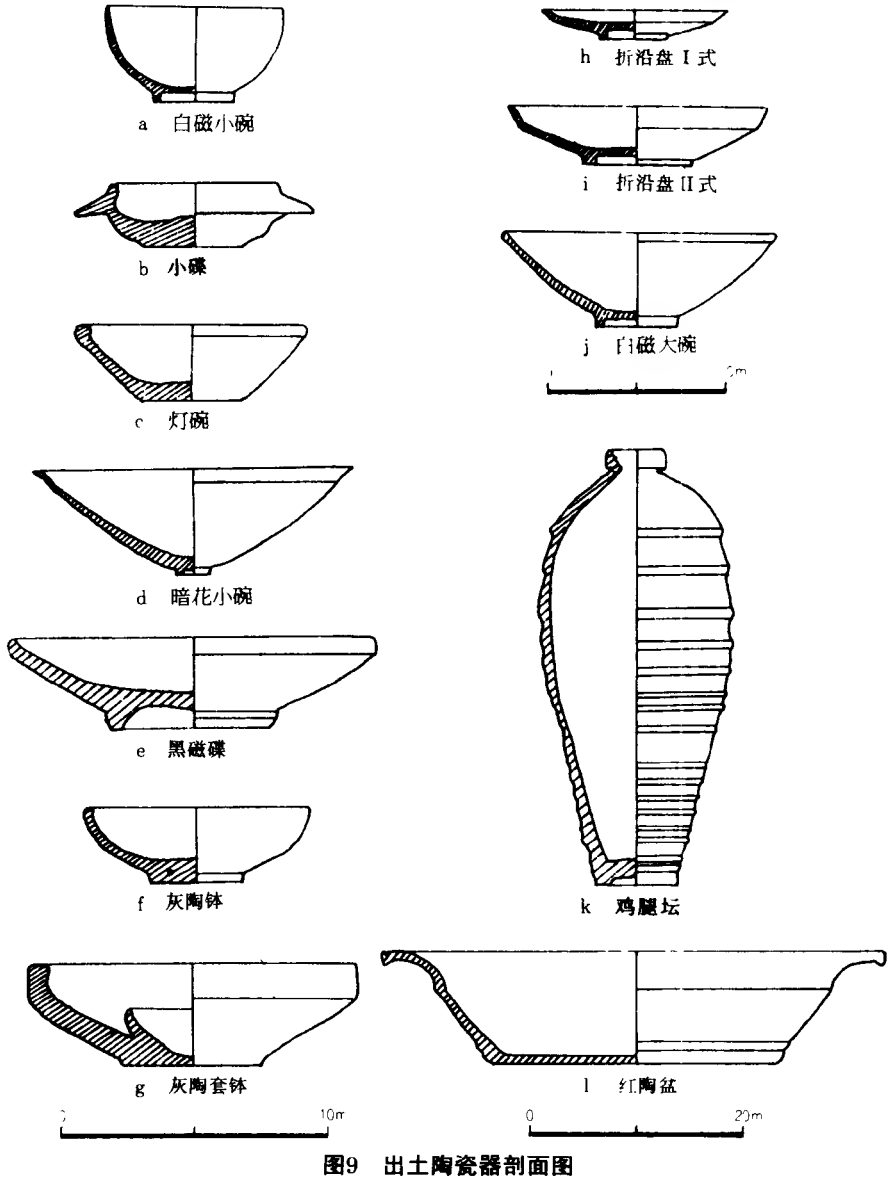


图9 出土陶瓷器剖面图

米。尖唇，弧腹，小圈足。内外施满釉，胎洁白细腻，轻薄透亮；釉纯白润泽晶莹（图9a）。

暗花小碗　3件，$T_1$71④：15，高4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2厘米。尖唇，敞口，斜腹，小圈足。胎体轻薄，细腻洁白，内外满釉。芒口，内划暗花曲线（图9d）。

折沿盘　2件，分二式。

Ⅰ式　$T_1$77④：23，高2.2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4.8厘米。敞口，折沿，平斜腹，圈足。胎黄白，釉色白中泛黄，略显枯涩（图9h）。

Ⅱ式　$T_1$81④：25，高4.4厘米，口径19.2厘米，底径8厘米。敞口，折沿，斜腹，圈足。胎灰白，可见有白色胎衣，釉色白，有细密的冰裂纹，盘内底残存垫烧疤痕（图9i）。

瓷枕　3件，分二式。

Ⅰ式　1件，$T_1$67④：11，长30厘米，宽15.5厘米，高13.5厘米。枕面呈长方形，四壁斜腹，平底。胎灰白，二次施釉，内青外白，开冰裂纹。枕面白釉剔牡丹花，枕底露胎。枕边一孔，中空（图10a）。

Ⅱ式　2件，$T_1$67④：10，仅存枕面，呈马鞍状椭圆形，胎灰白，釉色白而不匀，素面。$T_1$67④：12，高14.2厘米。残存小半。枕面椭圆形，斜腹，平底。胎灰白，釉白中夹青，润泽光亮。

小碟　1件。$T_1$72④：19，高2.4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3.4厘米。敛口，折沿，斜腹，平底。泥质灰胎，内施黑釉，釉涩干枯，外壁素胎（图9b）。

兔毫碗　1件。$T_1$66④：27，高4.7厘米，口径9.4厘米，底径3.3厘米。尖唇，敞口，弧腹圈足。口沿内外施黑釉夹兔毫条纹，有玻璃质感，胎黄白（图10b）。

黑瓷碟　1件。$T_1$67④：03，高3.4厘米，口径13.4厘米，足径5.8厘米。大敞口，平斜腹，下附圈足。灰黄胎，酱黑釉，碟内中心一圈刮釉，外壁少釉，圈足素胎（图9e）。

灯碗　3件。$T_1$76④：20，高2.8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3.4厘米。敞口，圆唇，斜腹，平底。灰黄色粗砂胎，碗内壁施黑釉，唇及外壁均素胎（图9c）。

酱釉剔花罐　1件。$T_1$81④：26，残高13.4厘米，底径9厘米。腹直，底端内折，圈足。腹壁可见弦纹两道，剔划花纹纤细。灰白胎，内外酱釉，腹底，圈足素胎。

青瓷碗　1件。$T_1$77④：28，残高5厘米，口径14厘米。圆唇，小折沿，敞口，弧腹，圈足，胎灰质密，釉色青绿，有玻璃质感，碗内壁划花及晕纹，内外有蚯蚓冰裂纹。

绿釉剔花大罐　1件。$T_1$66④：07，残高31.5厘米，口径13.5厘米，最大腹径21.9厘米。敛口，卷唇溜肩，鼓腹，底残。胎厚重，白中泛黄，内外施绿釉，下腹至沿下剔刻波浪形二方连续叶饰（图10c）。

绿釉印花罐　1件。$T_1$66④：08，残高32厘米，最大腹径23.5厘米，底径16厘米。溜肩，鼓腹，平底。胎白中夹黄，质较疏，内外施绿釉，釉色不均，较枯涩，外壁从肩到下腹部均印有连续花纹图案。

鸡腿坛　2件。$T_1$81④：24，高41厘米，口径5厘米，足径7.5厘米。全形瘦高，套口，溜肩，长弧腹，平底内凹。白砂缸底，内外施黑釉（图9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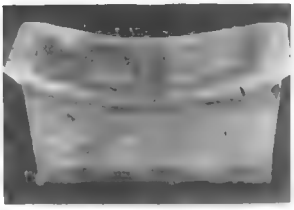


图10a　瓷枕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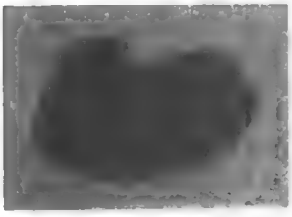


图10b　兔毫碗　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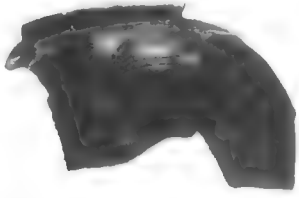


图10c　绿釉剔花大罐　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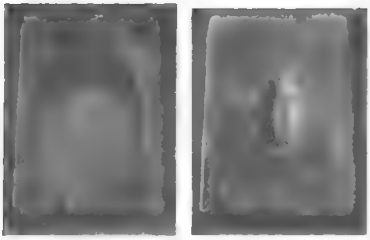


图11a 澄泥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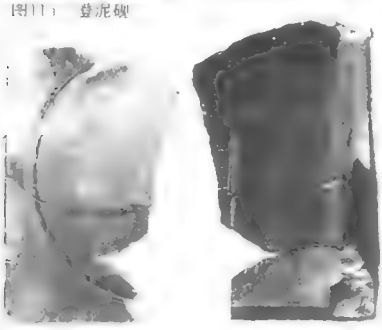


图11b 澄泥砚 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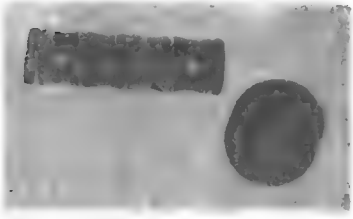


图12 石球与石扣

图13 钱币

2、陶器

泥质红陶盆 1件。F2④：02，高10.5厘米，口径46.5厘米，底径26厘米。大敞口，平底，斜腹，胎黄红色（图9l）。

套钵 1件。$T_1$71④：14，高3.8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5厘米。泥质灰陶，平沿，方唇，折领斜腹，平底，内底套一小钵，尖唇，斜腹，尖圆底（图9g）。

钵 1件。$T_1$77④：21，高2.8厘米，口径8.2厘米，足径3.4厘米。泥质灰陶，尖圆唇，敞口，弧腹，平底（图9f）。

澄泥砚 2件。$T_1$66④：06，长8厘米，宽6.2至5.5厘米，高1.8厘米。砚身梯形，墨膛与墨池呈"凵"字形，墨膛平滑，长4.9厘米，墨池呈尖槽形，长2.5厘米，砚底正中凹印款识"嘉制"（图11a）；

$T_1$67④：13，残长17厘米，宽10.5厘米，厚2.3至0.9厘米，砚身长方形，墨膛圆形，径7.2厘米，周边弦纹一道，膛面微内凹，墨池残。砚底中间与墨膛中心对应有凹印款识，残存右行"西京仁和坊[四]……"，左行缺（图11b）。

3、石器

石球 1件。$T_1$66④：05，球径1.9厘米，青石磨制，表面光滑。

石扣 1件。$T_1$67④：09，长4.1厘米，宽1.1厘米，高0.5厘米，扣身呈竹节状，青石磨制，分四节，两端各一眼，径0.3厘米（图12）。

4、钱币

3件。均为铜制。

"太平通宝"1件。$T_1$66④：16，径2.5厘米。两面均有廓，内薄，锈蚀严重。

"天禧通宝"1件。$T_1$66④：17，径2.5厘米，两面有廓

"景德元宝"1件。$T_1$71④：18，径2.5厘米，背面无廓（图13）。

5、瓦件

龙王庙清理出了大量的瓦件 其特点是规整结实，质料优良，作工精细，主要有筒瓦、板瓦、瓦当、滴水、残破的脊兽及少量的琉璃瓦件。较大型的瓦当、滴水多出于F1④，主要为兽面纹Ⅰ式，羽纹Ⅰ式；较小型的瓦当多出于F3④、F2④，大量的是兽面纹Ⅳ式和羽纹Ⅱ式。

瓦当共五种，可分为兽面纹四式和莲花纹。

兽面纹Ⅰ式 F1④：29，径16.5厘米，厚1.8厘米，从内向外依次为兽面、凹联珠波纹、双弦联珠纹。兽面上窄下宽，有肌肉发达之感。边宽2厘米（图14a）。

兽面纹Ⅱ式 F1④：30，径15.5厘米，厚1.7厘米，正中兽面粗眉大目，阔口方齿，欠生动。径10厘米，外围小联珠，边宽3厘米（图14b）。

兽面纹Ⅲ式 $T_1$81④：31，径15厘米，厚1.4厘米，正中兽面环眼阔鼻，獠牙外露，须发浓重发达，圈以联珠纹，边宽2.3厘米（图14c）。

兽面纹Ⅳ式 F2④：32，径11厘米，厚1厘米，正中兽面须发浓重，粗眉高额，周以弦纹，边宽1.8厘米（图14d）。

莲花纹 F1④：33，径16厘米，正中七瓣莲花一枝，外围联珠环绕，周边呈坡状，宽3厘米，质地与兽面Ⅰ式相同（图14e）。

花边板瓦均为窄边滴水，共四种，可分为羽纹二式和条纹二式。

羽纹Ⅰ F1④：34，外弧长29厘米，唇厚5厘米，瓦厚2.5厘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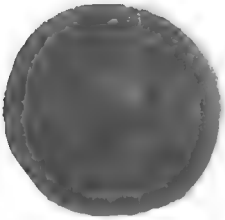


图14a 兽面纹瓦当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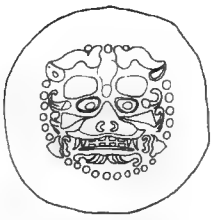


图14b 兽面纹瓦当Ⅱ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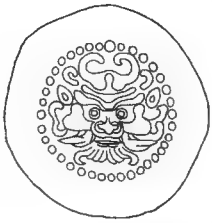


图14c 兽面纹瓦当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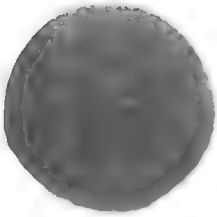


图14d 兽面纹瓦当Ⅳ式

唇弦纹、下唇绳纹捺痕10个，中间为羽纹条带（图14f）。

羽纹Ⅱ　F3④：35，较Ⅰ式小，外弧20.5厘米，唇厚3.5厘米，瓦厚2.0厘米，图案花纹同Ⅰ式（图14g）。

条纹Ⅰ　F1④：36，外弧长30厘米，唇厚4.5厘米，瓦厚2.5厘米，上唇棱状弦纹，中间断续条带（图14h）。

条纹Ⅱ　F2④：37，外弧长22.5厘米，唇厚4.2厘米，瓦厚2.5厘米，唇下绳纹印痕，中间为条带（图14i）。

图14e 莲花纹瓦当

四　小　结

龙王庙沟西侧遗址第四层瓦砾中共出土了铜币三枚，分别为"景德元宝"、"天禧通宝"、"太平通宝"，"景德"、"天禧"为北宋真宗年号（前者铸于1004～1007年间，后者铸于1017～1021年间）。辽圣宗时所铸的"太平"钱时代最迟（铸于1021～1031年间）。同时还发现了捺有"西京仁和坊 四……"戳记的澄泥残砚。西京陶砚以前曾在辽庆州古城出土过，那方砚捺印的戳记为"西京仁和坊李让·罗土澄泥砚瓦记"[2]。这两方砚均是西京仁和坊所造，只是制造者不同，但其书体颇为一致，均为楷书。从以上瓦的造型风格以及出土的货币、古砚推断，龙王庙沟建筑及其使用时代为辽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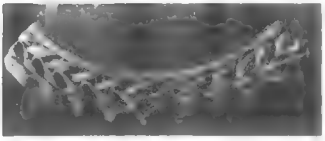


图14f 羽纹滴水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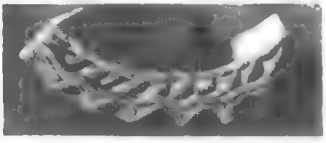


图14g 羽纹滴水Ⅱ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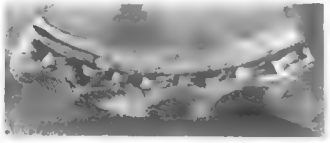


图14h 条纹滴水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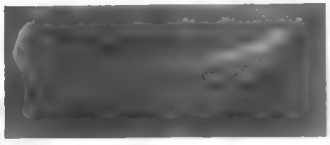


图14i 条纹滴水Ⅱ式

龙王庙沟西侧遗址共发现了三座房屋基址，可分为礼拜区和生活区两部分。F1是作为礼拜性的厅堂使用的。其以第5：28窟为中轴线，台基呈"凸"字形，面积100平方米，基面上有残破的覆地方砖、础柱等；与基面相应的崖面上排列整齐的梁孔四组及脊檩槽，从这些遗迹可以肯定，F1为龙王庙沟西侧的主体建筑。生活区的建筑为F2、F3以及F3以北未发掘区。F2推测为蓄水之用，龙王庙沟建筑均位于山腰部位，距谷底约20米，由于上下困难和用水的不便，凿池蓄水是经济实用的。F3为居址，其外墙（东墙）用片石砌成，这在现今云冈附近民居建筑中仍是常用的建材；南北二墙为土墙，西侧有一夹墙与石崖形成一廊。西墙北端有一侧门，便于进入F1礼拜区和到F2取水。正门位于F3北墙正中，正门以北估计为F3的外屋，由于时间关系未进行清理，但从壁面残存檩孔来看，应是F3的附属建筑。这对于我们了解云冈石窟窟前建筑有很大帮助。

这次发现的地炕遗址完全于F3之内，面积24.9平方米，分上、下两部分，十条烟道，炕面用方砖铺砌，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辽代居址中如此规模且完整的地炕。在膛内还发现了燃烧不完全的碳渣厚16厘米。

在第四层的瓦砾层中夹杂有许多红烧土块，F3的南墙、西墙、东墙

② 成顺：《辽庆州古城出土"西京古砚"》。《文物》1981年4期。

表皮均呈黑红色，推测龙王庙西侧建筑遗址是遭到火焚而毁坏的；从出土的生活用具及其他遗物中均未发现有金代遗物，可以肯定其毁坏时代为辽代。

这次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是具有辽瓷特点的瓷器[3]，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温细胎白瓷，以仿定白瓷为主，数量约占一半以上，一般都是细胎，挂黄衣施白釉。烧制方法很少使用复烧，支足多用土球而少见支钉，一般有八至十个，如F2④：01白瓷大碗。但也有少量的薄胎细瓷，如$T_1$66④：04白瓷小碗，$T_1$71④：15暗花小碗等；另一种是高温缸胎茶绿、黑、褐色大型瓷器，器壁厚重胎粗，如绿釉剔花大罐、印花罐和鸡腿坛等。这些遗物的发现对于辽代寺院及僧侣生活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龙王庙沟古代遗址面积较大，除整个沟西侧外，沟北侧也有瓦砾堆积。1938年，水野清一等在云冈石窟调查中，于龙王庙沟北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同时进行的还有沟西侧南端），发现了兽面纹瓦当和羽纹板瓦滴水等物[4]，以其完整程度推测，不像是经过人力搬运后的堆积。瓦的形制与此次清理出的兽面纹Ⅰ式瓦当和羽纹Ⅰ式板瓦滴水相同。可以肯定，沟北端亦曾有过一定规模的建筑，并与沟西侧的建筑为同一时期。

附　记

龙王庙沟西侧是云冈石窟的一处造像小区。1957年，云冈石窟文物管理所在对石窟全面调查时，从崖壁木构建筑的遗迹得知杂石土内尚有窟龛存在，当时清理出其中较大的一个窟（现编号5：28窟）。为了搞清云冈北魏窟龛造像的全貌，本区清理工作经1987年报请批准，由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组织了施工和清理发掘两支队伍，同时展开工作，于当年完成了清理积土、建筑遗址发掘、窟龛和遗址测绘及山体加固等工程。

遗址清理发掘工作主持人：赵曙光。清理发掘者：员海瑞、李雪芹、陆屹峰、张海雁、员小云、罗红、张华。器物摄影：张海雁。器物绘图：王建平。

⑶　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1958年2期。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⑷　水野清一：《云冈石窟调查记》。《东方学报》第9册。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发掘记》，《云冈石窟》第15卷。

石窟寺的摄影测绘

贾瑞广　郝桂芝

石窟寺图件的测绘，是石窟文物保护的基础工作，是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研究、石窟寺保护维修工程以及建立档案资料必不可少的工作。

数十年来，我国石窟寺的传统测绘方法是手工丈量，所得到的数据，准确性很差。又由于窟形和造像的曲面、弧面较多，在许多情况下采用手工方法测绘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六十年代初期，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曾提出："我国石窟寺及古建筑的测绘工作，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应该研究用摄影测量的方法，否则我国大量的石窟寺、古建筑单靠手工方法测绘，在短期内难以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研究工作推迟了二十年后，才在石窟寺的测绘中得以实现。

目前，我国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有30处。这些石窟寺，其规模之大，窟龛数量之多，雕塑绘画艺术之精，在世界石窟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把这些石窟寺测绘成图纸保存下来，是文物保护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石窟寺不仅开凿的历史时代不同，而且各地区的石窟类型也不同。因此要制定出一套测绘规则，目前还有一定的困难。由于所测绘的石窟图纸的用途不同，因而对测绘精度、图面表现方法等要求也不相同。通常我们可按照资料存档、维修工程、考古研究等三个主要方面的用途进行石窟图件的测绘和制作。

一　近景摄影测量的简单回顾

摄影测量的理论基础是透视学。摄影测量的创始人，是法国陆军上校劳赛达特(A.Laossedat)。他起先称他的方法为"测像学"(Iconoméetrie)，后来改称"量度摄影学"(Metrophotographie)。他首先于1851年～1859年创造了适合于摄影测量用的摄影仪器和作业方法。利用从一条基线的两端，摄取的某一物体的两张相片，从这两张相片向每个要确定的点引出方向线，则每对方向线相交，就以点的形式表达出所摄的整个物体①。

普尔弗里希(K.Pulfrich)于1901年制造了立体座标量测仪，并在德国和奥地利得到发展。立体摄影测量的仪器设备主要是由德国蔡司厂在耶那进行生产。1909年根据奥雷尔(E.vonorel)的建议制造成功立体自动测图仪，从此便开拓了范围广阔的实际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加速了这些工作，摄影机的日趋完善，航空摄影事业的发展，为以后的非地形摄影测量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百多年以来，摄影测量的前期主要是用于测绘地形图和平面图。早在1858年德国建筑师麦登鲍尔(A·Meydenauer)对建筑物进行了摄影测量试验，完成了建筑学上难以解决和充满危险的测量。他又于1885年创立了第一个摄影测量研究所②。国际摄影测量学会对这项研究十分重视，并指定该学会的第五委员会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很长时间未能找出一个恰当的能反映这个组织（即第五委员会）全面工作内容的名称。直到1972年，人们才采用"非地形摄影测量"这一名称，从而成为摄

① 库特·施维德夫斯基、弗里德里希·阿曼：《摄影测量学》，测绘出版社，1984年。

② B·M谢尔久科夫：《摄影测量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应用》，测绘出版社，1981年。

影测量的一个重要分支。目前非地形摄影测量的内容包括：近景摄影测量，水下摄影测量，X光立体摄影测量，电子显微镜摄影测量，全息摄影测量，莫尔条纹摄影测量等。同时新的分支尚在不断形成中[3]。

近景摄影测量的最大特点是摄影目标的物距是有限的，摄影范围在300米之内。

近景摄影测量是近20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从1940年到1960年，人们曾利用立体量测摄影机，如用SMK-40和正直摄影立体测图仪系统，在建筑、考古、生物、立体量测、土木工程和其他非地形摄影测量方面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测量仪器和测量技术及计算技术不够先进等原因，难以取得足够的精度和速度，以满足非地形领域的测量要求。因而在一段时间里进步缓慢，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近20年来由于现代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1970年专门为近景摄影测量设计生产的UMK10/1318型全能量测摄影机的出现，伴随着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本学科以新的技术武装了自己，从而得到广泛的应用。"[4]它不只是一种绘制地球表面地形的方法，而是应用于科学技术和工艺等广泛领域中的一种普遍而实际的测量技术。

我国在七十年代后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已看到本学科在工程建设及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具有广泛前景，并先后开始了研究实验。八十年代初，我国一些单位先后引进德国蔡司厂生产的UMK型全能地面量测摄影机，及瑞士WILD厂生产的P31型系列量测摄影机，积极开展近景摄影测量研究实验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一些测绘部门和有关高等院校对我国的古塔、文物建筑的近景摄影测量产生了极大兴趣，它们把镜头摄向文物建筑上来。如1987年在湖北召开的全国近景摄影测量学术讨论会上，有关文物测量方面的论文有14篇。这也说明近景摄影测量在文物保护这个领域里大有用武之地。

二　石窟寺测绘图件的种类与要求

目前我们对石窟寺图件测绘的要求，大致可分下列几类：

1、石窟保护范围地形图。以反映石窟保护范围、地形、地物、地貌、洞窟分布位置、高度等。比例尺为1：500～1：1000。

2、石窟窟区总立面图。在立面图上反映出各洞窟的所在位置。比例尺为1：100～1：200。

3、石窟窟区分段立面图。主要反映各洞窟间的关系，可将有关洞窟分段（区）绘制在一张图上。主要供维修工程使用。比例尺为1：50～1：100。

4、单个洞窟实测图。这是石窟测绘中的重要图种，要求精确、全面，比例尺较大。用于历史资料存档、维修工程、考古研究及出版、展览等多方面。

5、佛像线划图。

6、佛像剖面图。

7、主要佛像等值线图。

8、石窟寺附属建筑、艺术的有关图件。

三　石窟寺近景摄影测绘方法简述

3　冯文灏：《非地形摄影测量》测绘出版社，1985年。

4　朱成怜：《全国近景摄影测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测绘学会航测与遥感专业委员会编。1987年。

石窟寺近景摄影测量与航空摄影测量及地面摄影测量，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运用了航空摄影测量或地面摄影测量的理论和作业方法。地面摄影测量中新采用的某些摄影方式，如正直摄影、等倾摄影也直接应用到石窟近景摄影测量中。

目前我国近景摄影测量，大多还处在试验推广阶段。但它的应用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如应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大型石窟群做大规模全面测绘等。

应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测量石窟寺的图件，重要的是要选择好摄影机和适当摄影比例尺。某些摄影机可以改变垂直方向的摄影范围，其中有些是用摄影机倾斜的办法实现的。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认为蔡司厂专为近景摄影测量生产的UMK10/1318型全能量测摄影机，在我国石窟近景摄影测量中应用较为适宜。其焦距为100mm，摄影像幅为130mm×180mm。主距改正从1.4米至无限远的物体都可摄取到清晰的相片。当然也要注意到我国石窟寺中还有许多特殊情况，因此仅有一架全能量测摄影机是不够的。还需适当配备其他型号的量测用摄影机，如SMK-120型、P31型以及UMK30/1318、THEO19/1318地面摄影仪等。

作业摄影方法是根据现场情况决定的。要尽可能使摄影基线平行于被摄物体。摄影机位于基线的两端，对同一个目标物进行摄影，以形成立体像对，摄影机可以用一架，也可以用两架同步摄影。

对于一件单独的石雕像进行摄影测量，主要是测量其形状和体积的大小。一般只要建立起立体像对，摄影基线平行雕像的主投影面就可以了，我们在石窟近景摄影测量中，经常遇到的是窟形复杂多变，壁面凹凸不平，有的佛像高大，要求成图比例尺大，有时摄影环境条件也不理想等因素，因此往往需拍摄很多个像对才能完成。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型的洞窟，甚至需要拍摄数十个相对像片，以对石窟的整体加以覆盖。如在云冈石窟第6窟的摄影测量中，因为洞窟高达14余米，并有中心塔柱，摄影空间距离短，所以就必须多拍照像对才能全部覆盖。

石窟近景摄影测量所获得相片的处理方法，有模拟法测图和解析法测图。

模拟法测图，是把摄影获得的两张立体像对放在全能立体测图仪（如TOPOCAR－D）上恢复摄影时相关位置观察立体，进行测图。由于人的肉眼的立体效应会产生有空间感的缩小了的被摄物的立体模型，所以要利用一个能在空间作三维运动的测标点，对物体模型进行测量。依靠仪器的机械传动，模拟解算系统逐点去完成所测像片的各点，由中心投影变换为正射投影的模拟解算，并将解算的被测象点坐标传到能按一定比例尺缩放的精密绘图仪上，在图纸上绘成图样（图1）。

为了减少室内的图测工作量，在室外摄影时，应尽量采用正直摄影方式。然而在石窟近景摄影测量中有时会遇到难以获得正直摄影的像对。对于这种像对则需要在立体测图仪上进行处理，有时还要加用纠正仪作业，即要完成常规的相对定向和绝对定向过程。因此它与处理常规的航测摄影相片又有不同。

模拟法测图能直接绘出被摄物体的等值线图、轮廓线图、剖面图等，所以采用此法测绘石窟寺中的雕刻、泥塑等艺术品，完全可以达到要求。模拟法测图的过程直观，对于石窟中的石雕、泥塑艺术造像等的细部，在作业过程中可以随时修改图样。它的操作技术比较容易掌握，仪器设备的价格适中，因此我国目前多采用此种方法测绘古代建筑的立面

图1　室内绘图

和石窟中的有关雕像。若和解析法测图比较，则模拟法测图的产品单一，尚不能满足成果品种多样的要求。这又是模拟法的不足之处。

解析法测图具有广泛的用途。它比模拟法具有更多的优点，如测图精度高，处理方法灵活，对所摄相片的要求不像模拟法那么严格。解析法测图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的运算，构成所测物体的数字模型，对被测物体的表面几何图形进行测量。它可以由数字化数据直接产生等高线图、横剖面图、纵剖面图和透视图，解析法测图"一旦完成了数字模型的建立，那么设计人员、研究人员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从他们感兴趣的那个角度使用此模型。"甚至用非量测用摄影机拍照的相片，也可以用解析测图法测量成图。我国有的测绘单位，曾用解析法对单体塑像做过测图。

目前我国已有德国欧波同(OPTON)厂生产的具有PHOCUS软件的P系列新型Planicomp解析测图仪，正在对石窟雕像做测图试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但它的价格昂贵，技术要求高。

选用何种相片处理方法，取决于提出的任务和精度要求。测定物点坐标的精度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所用的摄影机、摄影条件、相片量测精度、处理方法。由于各种方法的变化，则可得到不同的精度和测量结果。

四　近景摄影测量的特点

石窟寺近景摄影测绘，具有手工测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尤其适合于对不规则物体进行测绘。其主要特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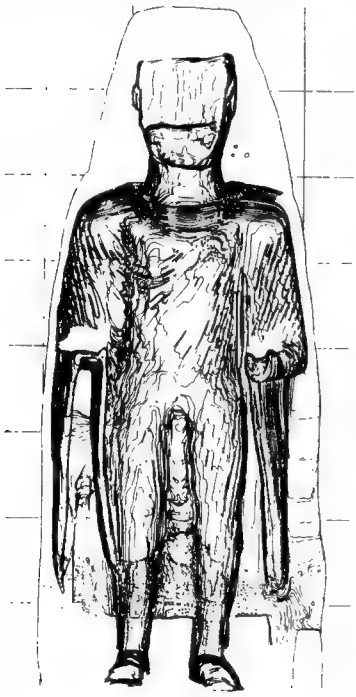
1、底片信息丰富，显示能力客观，用途广泛，能形象地再现被摄物体的原貌与风格。

2、底片可长期保存，便于日后选用或对原物进行查核比较，也可以做出数字模型存入电子计算机内。

3、不直接接触文物，能把雕像的所有相对位置准确地反映出来，完成手工测量方法无法准确完成的工作。

4、可对文物进行安全监视，如对石窟的某些部位的危岩位移作出精

图2　巴米羊石窟第155窟东大佛　等值线图



于　H·M·卡拉拉：《非地形摄影测量》，测绘出版社，1985年

确的测量，以了解岩体的稳定性。也可以监视石窟雕像的风化速度，是研究石刻风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5、能准确地测出不同类型的图种，如平面图、立面图、仰视图、等值线图等，可充分满足石窟维修、复原、科研、考古研究等用图的要求。

6、数据精确、图面美观。能准确地测出三维坐标及其相关位置。

7、可大量减少室外工作时间，减少劳动强度，节省经费开支。

8、成图精度高，速度快，可在短期内完成大量图纸。

五　近景摄影测量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按照国际惯例，历史文物、古建筑、考古发掘的摄影测量，被划归在建筑摄影测量的范围。国外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奥地利、日本等，对砖石结构的古建筑和石刻造像等历史文物多采用摄影测量，已取得成功经验。其图纸的精确程度是手工测量难以完成的。

目前国际上有人把历史文物的摄影测量分为快速简易测量、精密完整测量、高精度测量等三种[5]：

1、快速简易测量。这种测量多用于修复和改建所进行的初步设计和工艺史的研究，或用于文物调查工作。一般要求1：100的比例尺成图。

2、精密完整测量。主要用于编制石窟寺、古建筑的系统文件。一般要求1：50的比例尺成图。局部要求1：20、1：10的比例尺成图。这类测图要求精度高、往往采用长焦距大像幅的宽角测量摄影机。要求一级立体测图仪成图。如德国奈力森(Nereesheim)教堂的外部立面图，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佛塔庙宇，即是按照这种精度要求测量绘制的。

3、高精度测量。对于这种高精度摄影测量，一般精度要求在1mm级，有的石雕艺术品由于历史长久而遭受到风化剥蚀，为研究其风化速度，可采取此方法对其进行摄影测量，每隔一段时间做摄影绘图比较，显然对其精度要求是极高的。同时对这种摄影资料的获取也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将量测摄影机缩短物距等措施。法国国家地理院测绘的埃及阿布西姆拜尔(Abou—Simbel)神殿中石雕像的等值线图，即属这种高精度测绘。

在石窟测绘方面，日本在印度、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巴米羊石窟美术考古调查中应用摄影测量技术将石窟的总立面绘制出等值线图，这种表示方法对石窟的工程维修、设计与施工以及石窟考古研究等都是很需要的（图2、3）。

在文物保护、考古等方面，特别是在石雕造像方面，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应用近景摄影测量对七世纪的喷水石人像、飞鸟大佛和法隆寺释迦像，都真实地科学地反映了这些艺术品的历史风貌（图4、5）。

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中，目前主要采用快速简易测量和精密完整测量两种，特别是在石窟寺的近景摄影测绘中，主要以精密完整测量为主。如1984年以来，由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共同合作，对四川大足北山石窟和宝顶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摄影测量工作（图6、7、8）。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对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总立面测绘了等值线图。近几年来，我国的测绘部门及有关大专院校，对一些文物建筑，如古塔、木结构的大殿立面，也进行了试验性的近景摄影测量工作，如陕西法门寺砖塔、河北省正定县临济寺塔、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塔、南京市凌霞山舍利塔、山西省洪

图3　巴米羊石窟第620窟东大佛　等值线图

图4　飞鸟石雕人像　等值线图

图5　飞鸟大佛头部　等值线图

洞县广胜寺飞虹塔、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大殿、甘肃省嘉峪关城楼、北京市颐和园内的佛香阁、中山公园和天坛公园内的古建筑，以及故宫博物院内的九龙壁和太和殿的立面图，还有湖北省武汉市归元寺泥塑佛像、河北省邯郸市南响堂山的石雕佛像、陕西省彬县大佛、四川省乐山大佛等。这些都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有价值的图纸资料。

在高精度测量方面，中国测绘科学技术大学航测系，曾于1982年对一件唐代石质文物进行过试测，也取得成功的经验。

敦煌石窟正在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洞窟窟形和窟内壁画的复制进行试验研究，也已取得成效。

香港宝莲寺20余米高的铜质大佛的建造，由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承担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测绘成图和安装。实践证明，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已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中展示出广阔的前景。

六　石窟寺近景摄影测绘中的有关技术问题

1、制图投影面的选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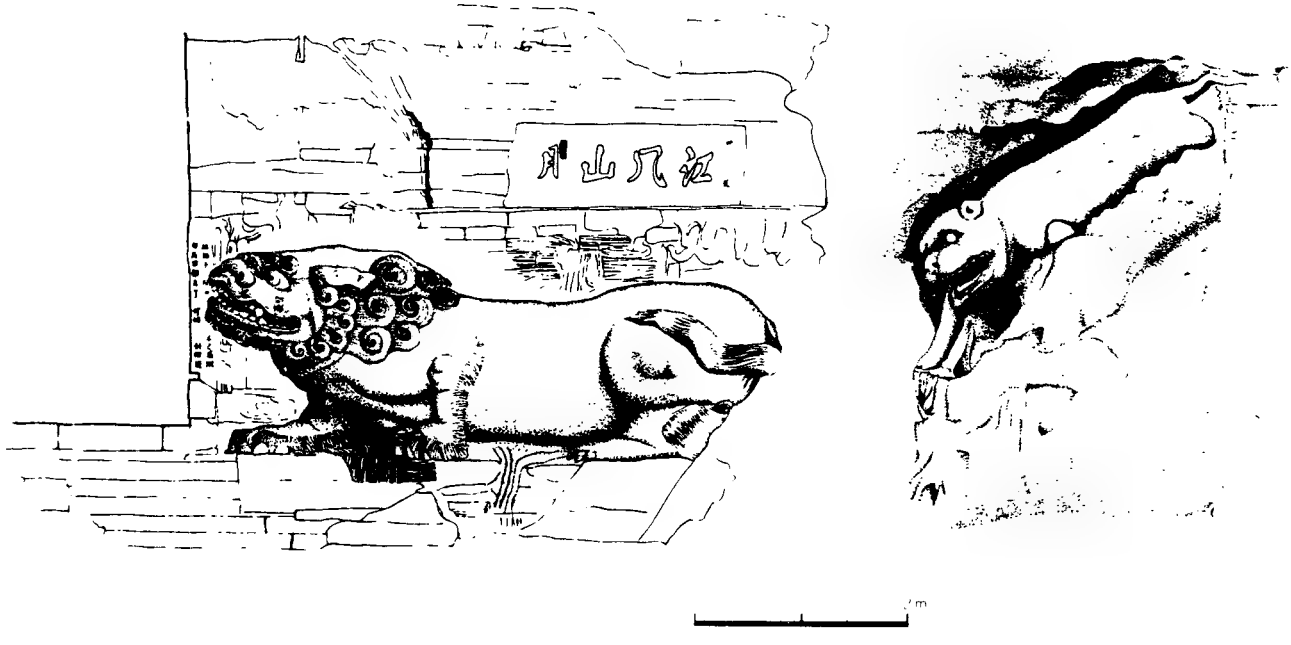
根据所要获得的图件种类选取投影面。目的是以较合理的方式和精度图解，表达被测窟面各部位的形状大小和相关位置。

在通常情况下，为了测绘石窟的主面和纵剖面图，一般确定测图投影面为垂直面。而立面展开图的主投影面是选择的主要内容。由于石窟和摩崖造像大都依山开凿，其形状复杂、弯曲度大，因此摄影测绘石窟立面展开图时，选取投影面，既要考虑到壁面主要部位及总体长度投影到图上发生的长度变形的允许值，也要考虑到文物保护和艺术研究中对图件的使用目的和图面表达的需要。在石窟近景摄影测绘的实际应用中可做以下处理：

（1）对高达10米的造像及大型石窟、大型群雕像等，应按各窟主题选取对总体长度变形最小的一个主投影面。

（2）对在同一崖面上的小龛窟群，按崖面的形状选取一个统一的主投影面。

图6　大足宝顶山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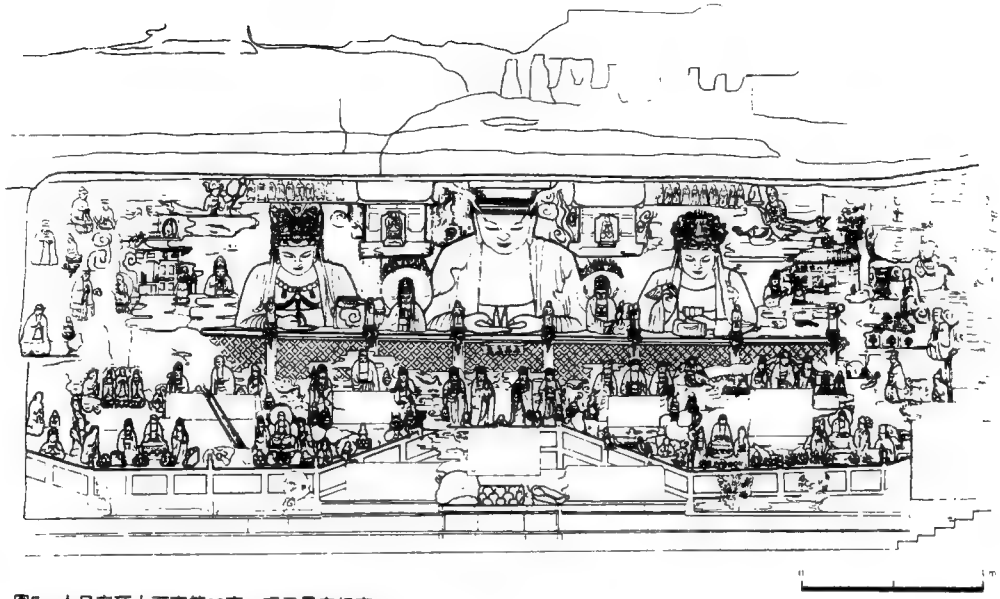


图7　大足宝顶山石窟第18窟　观无量寿经变

图8　在云冈石窟摄影测量

（3）由二个或更多的立面组成的洞窟，按每个立面选取主投影面。

（4）对有较大弯曲度的窟壁面，按其允许长度变形，结合壁面造像分布情况，选取不只一个制图投影面。由于窟壁面并不平整，投影面的分界两边，立面图像将呈现裂开或重叠，因此投影面分界处应尽量考虑在壁面的空白地区，或在造像的次要部位。

（5）在特定条件下，可将主投影面确定为其他位置的平面。如古代匠师在石窟开凿时对石窟中的高大佛像，往往作身体前倾的处理，其目的一是为了使人们在佛像附近仰视观看时，给人以视觉上的平衡，二

图9　大足宝顶山石窟第5窟　毗卢遮那像

是为了使佛像的宗教色彩更为强烈。在近景摄影测量时，为了真实的反映佛像的高度和神态，应选取通过佛像身部轴线的倾斜面为制图投影面。为此应事先用控制点求出佛像身部倾斜角度，进行具有相近角度的倾斜摄影，并在内业制图时作相应的处理。相反如果此时取垂直面为制图投影面，不但佛像的高度产生较大的投影差，而且测绘的佛像形象是低头状，显然这时与在近处仰视的感觉不符，但这与佛像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图9）。

2、控制点的布设及方法。

为了精确地绘制整个石窟群的平面图及立面图，应布设石窟整体的平面控制网。平面控制多采用导线测量。由于导线布设灵活，以导线纵贯整个石窟区，这样可以有效地建立石窟群间的有机联系。

经验证明，相对控制是石窟摄影测量时最为适合的控制方式。在测量石窟立面展开图时，由于只要求其相对位置，所以控制点则为独立的坐标系。工作中往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布设控制点。一般情况下采用贴标志或利用雕像身上的某些特征作为控制点。有时也用垂吊固定距离的串珠来作控制。

应用距离相对控制，精确测定摄影点间的距离和两物点间的距离。石窟近景摄影测量是在地面上进行，外方位元素是已知的。利用测定的距离和外方位元素安置值，可以很快完成室内制图的定向工作。并将立体模拟归化到所需要的比例尺，因此距离相对控制是经常采用的。

3、摄影基线的确定与摄影布设

石窟摄影测绘中，被摄物体与摄影点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在几米至几十米，它要求摄影比例尺较大。因而在使用摄影经纬仪的条件下，摄影精度很容易满足要求，但是由于摄影条件的限制所产生的"死角"，往往成为影响成果质量的关键问题。所以在摄影布设方面，应尽量减少

摄影"死角"。可以采用短基线，竖直基线，提高摄影光轴等措施来减少摄影"死角"。在摄影时要求摄影机必须平行于摄影对象的主立面，这样X方向投影长度的误差才最小。摄影时的平行度，不得超过模拟仪器改正的±5度。可采用在被摄物体的主立面上贴标志并量其所摄影点的距离，使$Y_1 = Y_2$。在特殊情况下，如佛像比较高大，又不能贴标志时（如云冈第20窟大佛），则采用经纬仪交会的办法。

4、摄影基线B与Y的比例关系

经验所得，B最大不能超过1/3Y，因为$\triangle$ Y与Y之比大，并且基线大，"死角"就大。但基线又不能太小，若在70厘米以下时，室外不宜定向。

对于摄影比例尺，通常要求大于1：50。而成图比例尺，则视所测对象的复杂程度而定。一般对于5米以下的佛像或壁面雕刻，多选用1：10的成图比例尺。若壁高在13米左右，佛像又不甚复杂时，选用1：20或1：25的成图比例尺为宜。

5、石窟图的整饰与加工

石窟寺中的雕刻、泥塑等，是宗教艺术的一部分，因此石窟图件的测绘不同于一般地形图的测绘。它既要求保证精确的科学数据，又要在此基础上能真实地表现出石窟艺术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我们认为，一幅好的石窟测绘图，应是把测量、文物考古和美术三个不同专业的技术和知识融为一体，因此要求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上述三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尤其是摄影和绘图的成员，必须了解所摄、所绘对象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绘制出合乎要求的石窟图件。为了使石窟雕塑艺术能更真实地形象地表现在图纸上，有时还要对图纸的某些部位进行艺术加工整饰（但不是创作），以改变那种线条单一、图象呆板的感觉。

中国的石窟近景摄影测量技术，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里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已经取得初步经验和可喜的成绩。无论从测量的准确性，还是从图面表示的完整性方面，都反映出我国石窟寺的测绘技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诚然，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因为石窟中摄影条件的限制，而影响这项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些新的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逐渐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深信，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必将在我国石窟测绘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云冈石窟初、中期的特例大窟

长广敏雄

所谓云冈初、中期大窟是指被推断为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至孝文帝迁洛(公元494年)期间完成的大型石窟。初期与中期的确切分界时间尚存疑问。本文所论仅限于初期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以及中期的中部窟群诸大窟(第5～13窟)。

北魏时代，云冈大型石窟的开凿应具有明确的主要目的。但是从计划实施开始至整座石窟竣工(无文献记录)需要6～7年以上，10年左右的时间。看来第7、第8、第9、第10、第6诸大窟比较圆满地实现了当初造窟的目的，这是政治、经济(包括劳动力)、佛教诸势力幸运结合的产物。与上述诸窟不同，下文将讨论的是开窟的主要目的未能实现，或目标设计失策、轻率、臆造等原因造成的石窟造型全貌不统一的现象(本文将此现象称之为特例)。

A　第16窟北壁大佛像(图1)

第16窟平面呈椭圆形，窟顶为穹隆顶，周壁形成内凹的曲面。这是昙曜五窟共同的结构特征。其东、西、南三壁上、中层的大小佛龛为初期

图1　第16窟北壁立佛

图2　第17窟明窗东壁　太和十三年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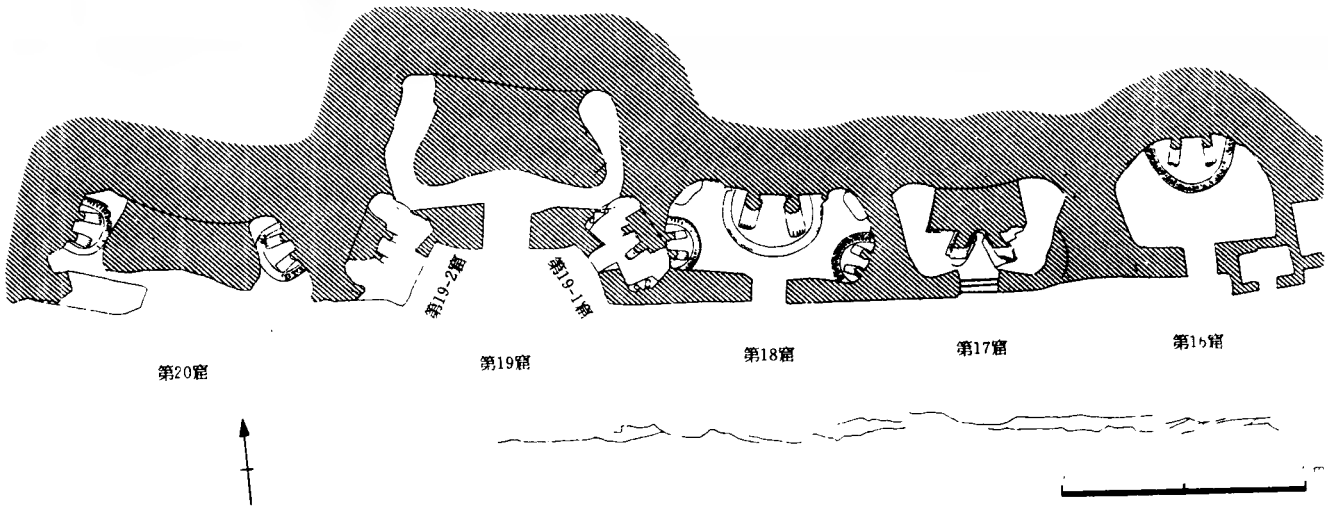


图3 昙曜五窟（第16－20窟）平面图

样式，无异于其姐妹窟。但有两个特殊之处应予注意。

(1)北壁大佛立像，与第18窟北壁大立佛对比，差异明显。波状的发式，窄腭长面的佛颜显得清秀。法衣覆盖住两肩，大衣和内衣襟平行下垂于胸前，内衣的带子长长地垂露出来，典型的阶梯式衣纹，无疑属第6窟式，即冕服式服制①。这是云冈中期后半的佛像，年代不应定在初期。而且，如从大佛的侧面观察，该雕像凸起于壁面的厚度要比昙曜五窟其他大像薄。

(2)从昙曜五窟平面图(图2)可以看到，第16窟北壁大佛立像至南壁的地面距离达4米以上，而其他四窟北壁大佛几乎占满了整个窟内空间，与南壁间隔很狭窄。第18窟约为2～3米。

仅据上述两点可推测第16窟大佛立像作为昙曜五窟的主要造像之一在初期的开凿工程中似乎未俟完成便被废弃了，现存的大佛立像应是时隔约20年后重新改凿北壁时雕出的。

B 第17窟明窗的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铭龛(图3)

开凿昙曜五窟的主要目的是建造大佛，五座窟的明窗、入口以及窟顶的雕像、装饰几乎均无计划。因此，现存分布于明窗、入口的诸佛龛应是云冈中期末(约太和十～十九年)追凿的。在确认这点的基础上再来分析第17窟明窗东侧壁太和十三年铭龛，要点如下：

(1)铭文大意是太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为祈比丘尼惠定病愈，发愿建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躯。现在明窗东侧壁造像题记上方配置了弥勒菩萨龛(上)和二佛并坐龛(下)，形成一组雕刻。雕像并非冕服式，是第7、8窟雕像的后继形式，与昙曜五窟造像类似，但手法更洗练，恐怕是时代至少相差了20年的缘故。

(2)太和十三年正值孝文帝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服制改革时期②，禁断胡俗(塞外族文化，此指拓跋族文化)的汉化政策已开始实施。当时北魏的造佛工匠可能分为保守派(旧式)和进取派(其代表是第6窟佛像与第16窟大佛的施工者)。第17窟明窗的佛龛沿袭了保守派的造像传统。

(3)太和十三年铭龛和第17窟大像的营造无关。

C 第19－2窟的开凿

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的第19窟主像是一尊高达16米的坐佛，该窟东西两侧分别面向西南和东南开凿出19－1、19－2两窟。当初应是以第19窟为中心营造的一组三窟③。

① 云冈佛像服制有两种，即模仿西方式(简称西方式)和冕服式(或称中国式)。后者是孝文帝太和十年前后出现的。长广敏雄《云冈石窟における仏像の服制》(初次发表于《东方学报》京都15—4，1947年。改订后收入拙著《中国美术论集》，讲谈社，1924年)。这里称之为"第6窟式"是因为第6窟所有的佛像均属此风格，是样式统一的范例。参照《中国石窟·云冈石窟》1，平凡社，1989年，图版90～95，115等。

② 参照注①长广论文。

③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共著《云冈石窟》(全16卷32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1956年，以下略称水·长共著《云冈》第○卷)，第13卷，第19窟(1954年)。

第19－1窟以高8米的倚坐佛为主像，左右雕出胁侍菩萨立像(图4)，是毫不逊色于第19窟雕像的初期风格的杰作[4]。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第19－2窟。其南壁已几乎完全毁掉，石窟规模与第19－1窟大致相同。主像也是类似于第19－1窟的倚坐佛，但只有头部与身部输廓属于初期式样，服饰属于第6窟式样，台座周围的供养者列像(图5)几乎全部身着孝文帝服制改革以后的汉式服装[5]。这有可能意味着主像是初期雕凿计划中断约20年以后，在中期后半叶经过改造的作品。

更值得注意的是左壁上层发现的均为初期风格的小佛龛，下层则有"延昌四年(公元515年)九月"纪年铭的小坐佛龛[6]。由此可知，该窟作为昙曜五窟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创于云冈初期，至中期后半叶又被改造，直至迁都洛阳以后的孝明帝时期(公元515～528年)龛像的开凿仍在继续。简言之，当时允许了对大型石窟进行超出最初计划范围的补凿与改造。

D　第13窟的特征

中部窟群的诸大窟均为云冈中期开凿，它改变了昙曜五窟不拘细节的营建方式，制定出通盘的营建计划，不仅主像，而且明窗、门口、窟顶、周壁均以雕像及诸种装饰充实起来。其典型范例是第6～10、第12诸大窟。第13、第11两座大窟则是因某种事件的影响未能按计划开凿的特例。

第13窟的主像是高13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大像，几乎占据了窟内全部空间[7]，这无疑是沿袭了昙曜五窟大像窟的布局方式，特别是主像配置上继承了第17窟设交脚菩萨大像的做法。遗憾的是近世的补塑加彩十分刺眼，难以考察主像的样式，似可笼统地视为第7窟主像弥勒菩萨像

图4　第19-1窟右胁侍菩萨　局部

图5　第19-2窟供养列像　局部

的亚式，时代为中期前半叶。但主像两侧未雕出胁侍佛或菩萨像，属简略形式。

东、西、南三壁浮雕分层配置，大小佛龛排列紧凑。规模大小不一，但样式均与第7～10诸窟相同(可以说是保守派佛像样式)，和主像是同类。可是，主像应是北魏权势者发愿建造的，正如拙作《云冈之谜》所述④、周壁诸龛是北魏朝野僧俗个别供养者发愿建造的。如这一推论成立，其主像应是第一期工程(缺两胁侍)，诸龛应是第二期工程建成的，工程可分两期。

不容忽视的是第13窟的营造还存在第三期工程，即第二期工程结束以后或结束时期在南壁中层宽10米的壁面上又雕出七佛立像，各像高2.46米，在三个层形龛下以2·3·2的方式排列。这组像属第6窟风格即进取派造像，但比第6窟佛像的雕工还要细致，应是中期末段的作品。

这组巨大的七佛立像的雕出好象完全无视了东、西、南三壁诸龛像的配置。

E　第11窟的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铭佛龛

中期诸大窟中第11窟显露出非常明显的非统一性。在高13米的窟内设计了方形中心柱，虽开工很早，但未俟完成就中止了，四面的佛像都是后来雕出的。明窗雕满了云冈后期(迁洛以后)的佛龛，窟门仅高3米，也只刻出同样不成格局的诸小龛。窟内北壁几乎没有雕凿龛像⑨，东、西、南三壁诸龛是分层配置的。如果这些龛像是第二期工程的产物的话，西壁中层高2.5米、宽7米的屋形龛及龛内七佛立像就应是第三期工程雕凿的。这组立像与第13窟南壁的七佛立像样式酷似，应予以重视。

第11窟缺乏大窟的尊严，反映出云冈中期造窟的混乱。最为重要的是东壁南端最上层所刻太和七年造像铭和其上方的佛龛。这篇云冈最长的供养造像题记记录了"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一事。题记的上方雕出弥勒坐像、两尊坐佛像、释迦多宝并坐像、三躯供养菩萨坐像和90个整然排列的小龛，题记的左右雕出穿着拓跋族服装的男女供养人列像⑩。

这座太和七年铭龛暗示着云冈中期造窟史上的种种事端。

(1)该龛位于东壁南端最上层，说明作为方柱窟的第11窟的第一期工程曾中断，随后发愿建窟的权势者默认了僧俗笃信者在窟壁随意发愿造龛的现象。因此，窟壁诸佛龛的开凿约始于太和七年，持续到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前后⑪。

(2)第11窟东、西、南三壁诸龛佛像以所谓保守派风格者居多。因此，保守派风格佛像的制作可能一直延续到迁洛。

(3)西壁七佛立像属于所谓进取派风格，其完成至迟不过迁洛时期。那么，中期末段在云冈就应有过保守派与进取派两种风格的并存与竞争。对于第13窟雕像也可做同样的解释。

(4)如果考虑与邻接第10窟的关系，可以看出第11窟外壁的完成要早于第10窟(最终完成的是正面列柱与两翼)⑫。但如将两窟龛像样式加以对比，就可明确认识到第10窟年代为早，第11窟龛像不过是步其后尘罢了。那么，自然意味着第10窟龛像的年代要早于太和七年了。

本篇短文无法详论复杂的云冈造窟史，只想强调太和七年铭佛龛及造像题记的存在这一重要事实。

④　参照注③水·长共著《云冈》第13卷，第19窟，图版92～102。

⑤　见注③水·长共著《云冈》第13卷，第19窟，图版106～137。第19－2窟主像倚坐佛经近年修补。

⑥　参照注③水·长共著《云冈》第13卷，第19窟，图版126A、B解说。

⑦　参照水·长共著《云冈》第10卷，第13窟(1953年)图版、解说、平面图。

⑧　为了论述方便，暂将第13、11两窟诸佛龛称之为apartniche(分隔的小龛，缩写为APN)。详见长广敏雄《云冈の谜》(初次发表于《仏教艺术》134，1981年，亦见于拙著《中国美术论集》，讲谈社，1984)。

⑨　水·长共著《云冈》第8卷，1953年，第11窟解说，图版36、38。

⑩　参照注⑧长广论文。太和七年铭龛高约3.5米，宽约2.5米，呈长方形。铭文中未记发愿者的名字，云"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等等。皇帝陛下指孝文帝，太皇太后指文明太后冯氏，皇子指太子恂。过去已知为二圣(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之恩造像的题记与文献，但言及太子恂者实属罕见。

⑪　太和二十年铭刻于西壁最下层的小佛龛(No50)之下。龛内佛像为通肩式禅定坐佛。见水·长共著《云冈》第8卷，第11窟，图版52、66。

⑫　参照水·长共著《云冈》第8卷，第11窟，图版1解说。

图版说明

张宏斌

1　从第9、10窟远望中部·西部窟群

从位于中部窟群的第9、10窟可以看到西部窟群（第14至45窟）。第16至20窟（昙曜五窟）是云冈早期开凿的大型窟，由此与西侧的第21至45窟中小窟龛群相连。

2　第9、10窟外景

第9、10窟是一组双窟，形制、布局相同。窟分前、后室，前室为面阔三间的仿木结构形式的柱廊。粗大的石柱雕饰华丽，巍然壮观。透过石柱，可见窟内精美的雕刻。窟外崖壁上存有七个长方形孔，据考证，为辽代营造窟前建筑时留下的梁孔。

3　第9窟　前室　北壁中部

4　第9窟　前室　北壁及西壁

5　第9窟　前室北壁　明窗

第9窟前室北壁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与后室相通。窟门上部雕有仿木结构形式的屋形门楣，檐下雕饰飞天、璎珞、缠枝忍冬纹等。明窗为圆拱形，左右两侧有方形塔柱与束帛座（印度式的藤椅，以下称藤座），各配一尊手持骷髅的梵志（骷髅仙因缘）。门楣内雕坐佛、飞天、供养人，楣尾雕二龙回首反顾。塔柱以三角纹垂饰带将塔身分为五层，各层均配有二尊呈舞蹈姿态的童子。柱头在须弥座上雕饰蕉叶与化生童子。

6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西侧　梵志

7　第9窟　前室　北壁　明窗东侧　梵志

梵志长须束发，瘦骨嶙峋，为老者形象，一手上举，一手持骷髅，坐于藤座上，似相对而语。此为表现骷髅仙因缘的故事。婆罗门来到华氏城卖骷髅，由于谁也不来购买，婆罗门气得讥笑城里人愚钝无知。不得不将此买下来的优婆塞把铜线穿过骷髅的耳朵眼儿，铜线穿过的骷髅定高价，半通的减价，没通的不定价。婆罗门询问其缘由，优婆塞答道："全通的骷髅乃生前常听佛法智慧高超者；半通者虽听了佛法但没有充分领会；未通者则是根本没有听取佛法。"优婆塞们在城外建塔将这些骷髅供养起来。当他们死后，便得以转世升天（《付法藏因缘传》卷六）。

8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9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北壁雕刻分三层。第三层夹插明窗，东西两侧各配置一座二佛并坐龛。龛形为圆龛，龛内雕二佛并坐，细眉高鼻，面相慈蔼。火焰纹背光内雕饰飞天和坐佛。二佛之间下雕二胁侍菩萨，上雕二飞天与二供养天。龛楣飞天饰边，内雕坐佛。佛龛上侧雕伎乐列龛与窟顶相连。

10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11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交脚菩萨　局部

第二层东西两侧均雕一盏形帷幕龛，龛内各雕一交脚菩萨，头戴化佛宝冠，右手举至胸前，左手置于膝上，上身斜披络腋，下身着长裙。火焰纹背光内饰坐佛。须弥座左右两侧各雕一狮（狮子座）。六角形龛柱雕饰绳纹与缠枝忍冬纹，柱头饰以漩涡纹。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像经后世贴金施彩。

12　第9窟　前室　北壁东侧

13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2层东侧　佛龛　交脚菩萨　局部

北壁东侧第一层上段残留着从西壁第一层开始的浮雕本生。第二至第四层与西侧基本相似，只是第二层盏形帷幕龛内的交脚菩萨与西侧不同，手是合掌形，指尖有破损。

14　第9窟　前室　西壁

西壁雕刻分三层，第一层分为上下段，下段的供养人行列风化严重，上段南侧显示出浮雕本生。第一层北侧开一小拱门，与第10窟前室相通。第二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倚坐佛。第三层雕一屋形龛，中央雕交脚佛。

15　第9窟　前室　窟顶西部　飞天

16　第9窟　前室　窟顶西部　飞天

窟顶的平綦方格呈长方形。东西两壁第三层的顶龛上伸出一长梁连接东西两侧，梁上雕团莲。顶部东、西两侧方格内雕饰飞天与团莲。飞天斜披络腋，飘带翻飞，绕团莲飞舞，姿态华丽而生动。

17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3层　佛龛

第三层的顶龛为仿木结构形式，屋脊上栖息着三只金翅鸟，檐下雕有斗拱与人字形叉手，四层塔柱将龛分为三间。中间雕交脚佛，两梢间各雕一胁侍菩萨，其上部各雕一飞天。四层塔柱各层以三角纹带相隔，每层雕一坐佛，塔顶饰蕉叶，中央雕化生童子。

18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2层　佛龛

北龛内雕一佛二菩萨。狮子座前雕一童子合掌而跪，主佛右手置于童子头上，表现释迦与罗睺罗会面的情景。南龛内雕一坐佛。龛楣的形式与北龛大体相同。龛楣内配以八尊坐佛，上下边排列飞天。龛楣上方饰有八躯供养天。楣尾雕饰双龙回首反顾。两龛之间雕一地神（力士）支撑须弥座。

19　第9窟　前室　东壁

东壁的布局与西壁大体相同。第一层雕刻风化无存。第二层圆拱龛内雕坐佛，经后世补塑。第三层屋形龛中部雕交脚菩萨，两侧雕菩提树与思惟菩萨。

20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南侧　本生故事（1）
21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中部　本生故事（2）
22　第9窟　前室　西壁第1层北侧　本生故事（3）
23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4）
24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5）
25　第9窟　前室　北壁第1层东侧　本生故事（6）

第9窟前室周壁第一层上段除南壁外均浮雕佛本生故事，东壁风化无存。故事从西壁南侧至北壁东侧分六个场面连续展开。迦夷国有一位名叫睒子的仙人，住在山中的草屋里，尽力孝敬双目失明的父母。一天，睒子将失明的父母安置在草屋里，自己身着鹿皮衣到山中池塘打水。此时，恰逢迦夷国王骑马外出打猎，国王把睒子误认为鹿，射出了毒箭。真象大白后国王惊呆了，急忙赶到睒子的双亲跟前，二老举起双手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国王双膝下跪合掌赔罪，声明愿意舍弃王位代睒子尽孝道。天地诸神被两位盲人的悲叹所感动，纷纷向天上的因陀罗求救。因陀罗见睒子心地善良，决定让他死而复生。

26　第9窟　后室　西壁

第9窟后室北壁主像为倚坐佛，东西两壁各雕一胁侍菩萨，皆经后世补塑。西壁雕刻分四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层与南壁第二层西侧的屋形龛（鬼子母生子因缘）合为一龛，内雕交脚菩萨与供养天。第三层与南壁第三层西侧的盝形帷幕龛（八王次第问法因缘）合为一龛，内雕供养群像。第四层南侧开上下两龛，北侧开一龛。南侧上龛为屋形龛，内雕二供养人持钵相对而跪，龛外两侧各雕一立菩萨。下龛为盝形龛，龛内中央雕坐佛，两侧各跪一弟子。上下两龛均表现因缘故事。北侧的龛为屋形龛，内雕一坐佛，龛外右侧雕一立菩萨。

27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4层南侧　佛龛

上下两龛皆表现须达长者妇（女长者）获报因缘的故事。贫穷的须达为人所雇总算得到了三升米。其妻烧饭时，正逢阿那律、须菩提、摩诃迦叶、大目犍连、舍利弗与释迦等来访，妻子把米陆续布施完了。待须达回来后，妻子将此事告诉了丈夫。须达高兴地表示"我们干尽坏事，也应该积点福德"。于是，转瞬之间仓库里充满了谷物、布帛与食品，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杂宝藏经》卷二）。龛内人物为须达夫妇。

28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3层南侧　供养群像

南壁第三层西侧至西壁南侧，中央雕坐佛，左右各雕八躯供养天，此为表现八天次第问法因缘的故事。八位天女来到释迦身边朝拜，诉说由于前世的因缘虽然变成了天仙，但心里仍然充满忧愁。释迦指出前世必须孝敬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供养布施，听法修行，应干之事一样不缺，这样升天后才不会有各种烦恼，可以享受真正的快乐（《杂宝藏经》卷三）。

29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4层南龛左侧　胁侍菩萨
30　第9窟　后室　西壁第4层北龛右侧　胁侍菩萨

第四层两屋形龛外各雕一胁侍菩萨，均头戴高宝冠，身披彩带，一手叉腰，一手上举立于莲花座上。北龛的胁侍菩萨左足及莲座经后世补塑加彩。

31　第9窟　后室　南壁
32　第9窟　后室　南壁上层及窟顶
33　第9窟　后室　南壁下层
34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上部
35　第9窟　后室　南壁　拱门上部

南壁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门楣为圆拱形，上下沿中部雕飞天夹宝珠飞舞，其间雕九尊小坐佛。门楣上沿的飞天为逆发童子形象，下沿的飞天为高髻天人形象。楣尾雕金翅鸟栖息于莲花座上。门楣上侧雕一屋形龛，中央雕坐佛，两侧各雕四躯供养天相对而跪。明窗为圆拱形，上侧雕八躯供养天，其上雕三角纹带与窟顶相连。窟顶北部雕伞盖，内侧雕手持璎珞的供养天。南部雕平綦藻井，外枋上雕飞天、舞神。北侧格内雕团莲，南侧格内雕多臂护法神阿修罗。

36　第9窟　后室　南壁东侧

南壁东西两侧均分四层。东侧第一层雕供养人行列，窟门旁雕一力士，风化严重。第二层雕盝形帷幕龛，中央雕坐佛，两侧雕供养群像合掌而跪。第三层东侧华盖下雕立佛，左侧雕二躯比丘，右侧雕三躯供养人，下边一人双手被缚，上面二人五体投地作礼拜状。西侧上层雕屋形龛，内雕坐佛，两旁各雕一供养人。下层雕三供养菩萨，此为表现因缘故事（二兄弟出家因缘）。第四层雕屋形龛。龛内中央雕坐佛坐于须弥座上，左右两侧分别雕二躯和三躯供养菩萨手执伞盖，此为表现因缘故事（天女华盖供养因缘）。上部雕坐佛列龛，与窟顶相连。

37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左侧　供养天

《杂宝藏经》卷五开头讲述三个因缘故事："天女本以华鬘供养迦叶佛塔缘"、"天女本以莲花供养迦叶佛塔缘"、"天女受持八戒斋生天缘"。故事情节大都相似，皆表现由于生前的一点功德而得以升天的仙女手持华盖，由天上降临到佛的身边倾听佛法重返天国的故事。天女皆双手持华盖，立于莲花座上，笑容可掬，神情虔恭。

38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表现二兄弟出家因缘的故事。比丘兄弟品性优良。该国宰相将弟弟比丘尊为师长，为此修建了宏伟的寺塔、僧房。弟弟推荐兄长为寺院的寺主，宰相从而也尊敬其兄比丘。宰相授予兄比丘高级毛毯，兄盛情难却终将礼物收下，继而又转赠弟弟。弟弟因为宰相送给自己的毛毯不够精致而嫉妒兄长，决定利用宰相之女陷害哥哥。兄比丘得知这一诽谤便飞上空中，将身体十八变，宰相夫妇见状深表敬服，在兄比丘脚下忏悔谢罪。弟比丘及宰相之女被驱逐到国外（《杂宝藏经》卷三）。第三层东侧分别以西侧的屋形龛和东侧华盖下立佛周围的诸象展示这一故事。西侧豪华的屋形即宰相捐献的佛寺。站在东侧立佛右面的人物两手被缚，她就是被驱逐的宰相之女。上方有两人垂头而跪，他们就是在向兄比丘行礼拜的宰相夫妇。

39　第9窟　后室　南壁西侧

南壁西侧分为四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三层均开西端连结于西壁第二、三层的横长龛。第四层雕一圆拱龛，内雕坐佛坐于须弥座上，龛楣内雕火焰纹。龛外右侧雕二供养天和飞天，左侧雕一弟子和二梵志。此窟表现因缘故事（尼乾子投火因缘）。上部雕坐佛列龛。

40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4层西侧　佛龛右侧　供养天

41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4层西侧　佛龛左侧　梵志

此为表现尼乾子投火因缘的故事。释迦在舍卫城时，将外道邪见的六师及其眷属全部驳倒。五百尼乾子（与释迦同时代的外道之一派）为此苦恼不堪，收集柴草决意投火自尽，释迦心生怜悯，亲自在旁专心致志注意火光，使火燃烧不起来。尼乾子投身火中，身体反而变得清凉并体会到一种快感。尼乾子在火中目睹释迦的存在深感欢喜，表示希望出家。释迦为尼乾子讲经，他们得到了阿罗汉果（《杂宝藏经》卷八）。裸体的梵志长须束发，瘦骨嶙峋，供养天与弟子浮现出虔敬的表情。

42　第9窟　后室　南壁第2、3层西侧　佛龛

第二层为屋形龛，中央雕二人半跏趺坐于藤座上，前者手托一小孩儿，两人周围共雕九躯供养天。此龛表现因缘故事（鬼子母失子因缘）。手托小孩儿者乃鬼子母，旁边为其夫般阇迦。拥有一万个孩子的鬼子母竟杀食他人之子，人们悲痛地向佛诉说此事。佛将鬼子母最小的孩子嫔迦罗抓来藏于钵底。悲痛万分的鬼子母向佛询问孩子的下落，佛告戒道："你拥有一万个孩子，仅仅丢失了一个且如此悲伤，为什么竟然忍心杀食别人的孩子呢？"又说"只要肯接受三归五戒并保证不再杀生，就将孩子还给你。"鬼子母接受训戒，痛改前非（《杂宝藏经》卷九）。第三层为盝形帷幕龛，西侧雕一坐佛，东侧雕八躯供养天合掌而跪。龛楣方格内交替雕飞天与缠枝忍冬纹，龛楣上方雕三躯供养天的上半身。本龛表现因缘故事（八天次第问法缘），参照图28说明。

43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西壁

44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东壁

明窗东西两侧壁雕莲上菩萨和骑象菩萨，组成一对。西侧壁的菩萨半跏坐于大象背上，左手上举，高冠长裙，上身斜披络腋。大象体魄雄浑，步履稳健，脚下有山岳相连。空中二躯供养天，一弹琵琶，一吹横笛，一举伞盖至菩萨头上。东侧壁雕菩萨半跏坐于大莲花上，其下有莲池，另外盛开着两朵小莲花。菩萨右手持莲花，左手持净瓶。两躯比丘合掌跪于莲池两侧。菩萨左右两侧各雕一供养天跟从。右侧的供养天上方雕一朵莲花，左侧的供养天举伞盖至菩萨头上。莲池及比丘像的下方同西侧壁一样有山岳相连。

45　第9窟　后室　南壁　明窗顶部

明窗顶部正中雕二重莲瓣的大团莲，由八躯飞天环绕托持，四个角落的四躯飞天为逆发童子形，其间各雕一高髻天人形飞天，舞姿舒展，各具情趣。

46　第10窟　前室　北壁西侧

第10窟前室北壁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东西两侧分三层雕刻。第一层风化严重，只剩下一点浮雕因缘图。第二层各雕一盝形帷幕龛，内雕倚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六棱形龛柱表面雕缠枝忍冬纹，柱头饰漩涡纹。龛外左右两侧均上雕一飞天，下雕一供养菩萨。龛下方经后世补塑施彩。第三层雕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二佛之间雕供养天与飞天。龛上方并列伎乐列龛，与窟顶相连。

47　第10窟　前室　北壁中部

48　第10窟　前室　北壁中部上部

49　第10窟　前室　北壁拱门上部

窟门为方形，门楣内雕莲花与忍冬纹，忍冬纹中饰童子。门楣上侧雕须弥山，山腰很细，二龙盘绕，上面山岳扩展，山中雕狼、虎、鹿、鸟及树木等，从下部的山岳之间可以窥见手持华绳的化生童子半身像。山腰东西两侧，分别雕阿修罗天与鸠摩罗天，内侧各雕一合掌而跪的供养天。明窗为圆拱形，窗楣中部雕坐佛，左右雕供养天，下沿雕飞天，窗楣上方供养天与飞天相连。楣尾雕一对金翅鸟，其下侧雕供养天。明窗东西两侧各雕一方塔，塔分五层，每层雕二龛，内雕坐佛。塔顶雕蕉叶，中出童子。精美华丽，繁而不乱，显示了非凡的雕刻技艺。

50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局部

51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第三层东西两侧各开一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佛右手上举，左手执衣端，面相丰圆。龛楣并列小坐佛，龛楣上下沿与飞天相连。龛尾雕金翅鸟栖息于莲花座上，其下侧各雕一弟子。佛的火焰纹背光经后世彩绘。

52　第10窟　前室　北壁及西壁

第10窟前室东、西壁布局相同，西壁第一层风化。第二层南侧雕盝形龛，北侧开华盖龛。盝形龛内雕坐佛于须弥座上。火焰纹背光与莲花头雕饰华丽，经后世彩绘。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上侧雕合掌供养行列，左右两侧雕方塔，以三角纹垂饰分为五层，每层均雕一小坐佛。塔顶对称饰以蕉叶，塔下各雕一力士承托塔柱。第三层雕屋形龛，龛顶为平綦藻井，长梁横跨东西，窟顶内雕团莲与飞天，大多剥蚀，经后世彩绘。

53　第10窟　前室　北壁及东壁

东壁布局与西壁相同，第一层残存浮雕本生故事二幅，北侧一幅的内容不明，中部南侧表现"定光佛本生"。第二层南侧雕盝形帷幕龛，内雕坐佛，北侧雕华盖龛，内雕立佛。第三层雕屋形龛。

54　第10窟　前室　西壁第3层　佛龛

金翅鸟栖息于仿木结构屋形龛的屋脊上，檐下雕斗拱与叉手。龛内以立柱分为三间。中央间雕交脚菩萨坐于狮子座上，头戴高冠，下着长裙，火焰纹背光两侧雕供养弟子，两梢间内上侧雕菩提树，下侧雕思惟菩萨。佛龛上侧雕飞天、团莲连结窟顶，大梁横跨东西。飞天发髻高耸，飘带飞扬，婀娜多姿，华丽而生动。

55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3层　佛龛

屋形龛屋顶的形式与西壁第三层相同。龛内以塔柱分为三间，塔柱以三角纹垂饰分为四层，每层雕一舞人。塔顶雕蕉叶，中出童子。明间内雕交脚佛，两梢间内上侧雕飞天，下侧雕胁侍菩萨。菩萨右手持花蕾于胸前，左手持净瓶，长眉细目，笑容可掬。窟顶飞天着长裙，披络腋，彩带翻飞，健美而生动。

56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2层北侧　佛龛

立佛高肉髻，身披通肩大衣，立于莲花座上。右侧脚下一小儿伏地，头上侧雕华盖，通体饰舟形身光。此龛与第一层中部的浮雕本生故事一样表现"定光佛本生"（儒童布发掩泥），参照图60说明。

57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

此龛形制与西壁第二层南侧龛相同，左右两侧塔柱各为五层，内均雕一小坐佛。塔下左雕一力士，右雕二力士承托塔柱。

58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1层西侧　本生故事(1)

59　第10窟　前室　北壁第1层东侧　本生故事(2)

北壁第一层窟门东西两侧各残留一幅浮雕故事图。图58左半部分开始风化，大的舟形背光前雕倚坐佛与下跪人物。右半部分雕比丘下跪与高髻人物、乘鸟人物、坐车人物（车由动物牵拉）以及飞天等，内容难以断定。图59风化较严重。画面右端有短册但没有留下文字。左侧有门，比丘立于门口。画面左端与中上部分为小划区，各划区内均雕比丘端坐，下方可见跪坐的人物与供物。此为表现"难陀出家因缘"（《杂宝藏经》卷八）。

60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1层中部　本生故事(3)

钵摩国有一位名叫儒童的婆罗门。一天，儒童得知如来就要路过此地，高兴地向卖花女买了五枝花，然后抛撒到定光如来的头上，同时脱下自己的衣服铺到泥土路上，让如来通过。如来对儒童预言："汝待九十一劫后，定会成佛而普救众生"。儒童欢喜得跳跃起来，又解开头发铺到放在地上的衣服上，让如来在上面通过。历经九十一劫后，儒童终于作为释迦而显现。此为表现释迦的前世因缘故事（《六度集经》卷八）。

61　第10窟　前室　东壁第1层南侧　本生故事(4)

阿阇世王依从提婆达多的坏主意妨害佛法，举国恐怖不堪，人们不再点灯供养，只有一位妇女仍然点灯供养。阿阇世王闻之大怒，下令斩杀。然而，这位妇女由于点灯供养之功德而升入天国成为天女（《杂宝藏经》卷五）。

62　第10窟　后室　东壁　思惟菩萨

第10窟后室东壁北侧雕一思惟菩萨，高5.3米。菩萨头戴化佛高冠，身佩璎珞，下部风化严重，通身经后世补塑施彩。菩萨像北侧也已风化，经后世补塑施彩。南侧雕小龛分为四层。

63　第10窟　后室　东壁第4层南侧　佛龛

佛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舟形背光与圆形头光雕饰华丽，背光两侧雕供养天。

64　第10窟　后室　东壁第3层南侧　佛龛

佛龛为盝形龛，龛楣方格内雕飞天与忍冬纹，下垂三角纹帷幕。龛内雕坐佛，身披通肩大衣，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坐佛左侧雕一躯比丘尼坐于藤座上，前面有一童子合掌跪坐，比丘尼将手放在他头上。坐佛右侧也有童子合掌跪从。背光右侧雕三躯供养天，左侧雕二躯供养天。这一情景实为表现因缘故事（妇女压欲出家缘）。故事讲的是有位美貌姑娘早早完婚，生下男孩儿。其子长大后十分憔悴，形似病人，原来他对母亲产生了情欲而害了相思病。母亲担心如此下去儿子终会丧命，于是决心顺从儿子

的情欲。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发生地裂，儿子落入裂缝，母亲手里只剩下好不容易才抓住的儿子的头发。她将头发揣入怀里，出家为尼（《杂宝藏经》卷九）。

65　第10窟　后室　南壁

南壁中部下凿窟门，上开明窗，其间雕七躯坐佛。东西两侧各分四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现存三层，内容丰富多彩，雕刻精美华丽。

66　第10窟　后室　南壁　拱门

窟门为方形，门楣及东西两侧柱内雕缠枝忍冬纹。拱门两侧各雕一金刚力士，风化严重。楣内雕配天童子的忍冬纹与配化生童子上半身的五朵团莲。窟门顶部中央雕博山炉，两侧雕飞天，东西两壁各雕一力士。下部风化。

67　第10窟　后室　南壁东侧

第一层已经风化。从第二层到第四层各雕一大龛。第二层为盝形龛，内雕三身菩萨。第三层为屋形龛，中央雕坐佛，两侧雕供养群像。第四层外侧为方形帷幕龛，内为圆拱龛。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雕供养群像。上部雕坐佛列龛，与窟顶相连。

68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

69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右侧　供养群像

70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4层东侧　佛龛左侧　供养群像

佛龛为双重龛，外为方形帷幕龛，内为圆拱龛。圆拱龛内雕一坐佛，长眉细目，嘴角上翘，面相丰圆。龛楣内雕火焰纹，楣尾雕双龙。龛柱内雕忍冬纹。圆拱龛两侧雕十躯供养天和二躯弟子，或胡跪，或长跪，其左侧下部二躯为弟子形象。

71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佛龛为屋形，檐下雕帷幕。龛内中央雕坐佛，高肉髻，身披通肩大衣，面带微笑，慈蔼可亲。左右两侧各雕供养天五躯，高发髻，身着长裙，斜披络腋，胡跪合十。其左侧一躯雕作五体投地状。此龛表现因缘故事（吉利鸟缘），提婆达多知道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释迦，不如侍奉释迦以便找机会除掉他，于是假装向佛忏悔。然而，释迦识破其阴谋，诉说起吉利鸟时期的因缘谈。古时候婆罗捺国禁止杀生。一位猎人伪装为仙人杀害鸟兽，世人都不知此事。释迦的前世　吉利鸟将猎人的罪过通报众人，大家终于了解了这一恶行。据说猎人即提婆达多前身，而吉利鸟则是释迦之前世（《杂宝藏经》卷三）。

72　第10窟　后室　南壁西侧

73　第10窟　后室　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第二至第四层各开一大龛。第二层为屋形龛，内雕坐佛，其右侧雕供养天、弟子及大象。左侧雕刻风化无存，经后世彩绘。此龛表现因缘故事（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缘，《贤愚经》卷三）。大光明王骑上经驯象师调教的大象，突然大象狂奔起来，王急中生智抓住树枝，终于化险为夷。王由此明白一个真理，即驯象师虽然可以调教肉体，但能够调教心理的却只有释迦，于是王产生了慈悲心。第三层为盝形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四躯供养天。龛楣方格内雕忍冬纹与飞天。龛左端经后世彩绘。第四层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左右两侧雕众魔与供养人，或张弓欲射，或虔诚礼佛，或五体投地，场面热烈，雕刻精细，实为表现降魔成道之情景。上部雕坐佛列龛与窟顶相连。

74　第10窟　后室　南壁　明窗西壁　供养菩萨

明窗东西两壁北侧各雕一供养菩萨立像，头戴高冠，衣着长裙，双手合十，仪态虔恭。西壁下侧雕山峦，上侧雕千佛，千佛中央雕一小圆拱龛，内雕一躯坐佛。

75　第10窟　后室　南壁　明窗顶部

顶部中央雕一团莲，四周绕以八躯飞天，飞天交替配以四躯童子与四躯高髻天人。布局合理，雕饰华丽。

76　第11窟　中心塔柱及东壁

78　第11窟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　佛龛右侧　胁侍菩萨

第11窟为塔庙窟，方形塔柱占据窟内主要空间。塔柱分三层，第一层南面雕立佛，左右两侧雕胁侍菩萨。佛与菩萨雕饰齐整，服制已经是中国式的，此为云冈晚期的样式，为后世补雕。图76为南面的立佛与左胁侍菩萨，图78为右胁侍菩萨。第二层南面中央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躯思惟菩萨。东、西、北面各雕二立佛。第三层为塔顶，四面皆在须弥座上对称饰以蕉叶，中央雕多面多臂的阿修罗。窟室东壁北侧风化严重，南侧雕四层中小佛龛，华丽而精美。

77　第11窟　中心塔柱南面上层　佛龛

塔柱南面第二层开方形龛，中央雕交脚菩萨，头戴化佛冠，帔帛交叉于腹前，身材消瘦，背后饰圆形头光与火焰纹背光。左右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头戴高冠，长裙曳地，帔帛交叉，长颈消肩，有云冈晚期之特点。

79　第11窟　西壁及南壁西侧

西壁满布佛龛，形式各异，大小不一，雕刻精美，无统一布局。中部雕一长7米余的屋形龛，内雕七立佛，其中五尊保存完好。西壁北侧风化较重，经后世补塑彩绘。南壁西侧雕不同形式的佛龛，大致分为四层，主要造像有坐佛、二佛并坐及交脚菩萨等。

80　第11窟　西壁第4层南侧　佛龛群

西壁第四层南侧雕六座小龛，龛形除下段二座为圆拱龛外，其他均为盝形龛。主要造像上段均为交脚菩萨，中段南龛为一佛二菩萨像，北龛为交脚菩萨并坐像，下段南龛为坐佛，北龛为一佛二菩萨。六座小龛北侧雕一大型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

81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塔

82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龛群

第三层南侧上方雕二座圆拱龛，中下方北侧雕六座小龛，南侧雕一佛塔，无统一规制。佛塔建于须弥座上，须弥座左右两侧各雕一力士与一弟子。塔身七层，分别雕坐佛、倚坐佛、二佛并坐、交脚菩萨等。每层屋檐两侧垂流苏，塔顶雕蕉叶，上雕相轮，两侧长幡飘动。

83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龛

圆拱龛内雕一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五坐佛，龛楣外两侧与上方雕供养菩萨合十相对。龛下侧中部雕一佛涅槃，头前站一弟子，脚前跪一弟子，两侧各雕二弟子及一狮。

84　第11窟　西壁第3层南侧　佛龛

佛龛为仿木结构的屋形龛，雕瓦垄、斗拱与屋檐，檐下垂帷幕。龛内中央雕交脚菩萨坐于须弥座上，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二弟子，龛上侧雕六躯供养天。

85　第11窟　西壁第3层中部　佛龛群

86　第11窟　西壁第3层中部　佛龛

第三层雕九座小龛，形式多样，雕刻皆精。主要造像有坐佛、二佛并坐、交脚菩萨、一佛二菩萨等。壁面布局较零乱，无统一规制。

87　第11窟　西壁第1层南侧　佛龛

从图版上可以看到第一层南侧上方的盝形帷幕龛与第二层南侧下方的两座盝形帷幕龛。第一层盝形帷幕龛内雕一交脚菩萨，头戴化佛冠，胸佩蛇形饰及璎珞，右手举于胸前，左手持宝瓶置于膝上，体态匀称，神情慈蔼。右侧现存一胁侍菩萨，左侧菩萨无存。第二层南侧下方中部雕三重佛塔一座，南北两侧各雕一盝形帷幕龛，南龛为交脚菩萨，北龛为坐佛。

88　第11窟　西壁第2层中部　佛龛

第二层中部雕一屋形龛，内雕七立佛。佛面相丰圆，波状发，大耳轮，褒衣博带，下摆外张，线条流畅，雕刻精美。北侧二尊已经风化。

89　第11窟　西壁第1层中部　佛龛

佛龛为盝形帷幕龛，镂雕而成。龛内中央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立柱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方格内雕伎乐天，手持横笛、腰鼓、排箫、琵琶等相向飞舞。

90　第11窟　东壁上层　佛龛群

图版可以从东壁第三层上方看到窟顶（以第四层为中心）。第四层南侧雕千佛，中央雕四层佛龛。龛内主要造像从上层开始依次为交脚菩萨、坐佛、二佛并坐。下层龛内雕三菩萨，其下侧刻题记。龛外千佛下部右侧雕四层供养人行列，左侧为三层。第四层中央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外两侧雕立菩萨，龛下方雕供养人行列。

91　第11窟　东壁第3层中部　佛龛

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头戴化佛冠，胸佩蛇形饰与璎珞。左右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座三层佛塔。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下侧中央雕博山炉，两侧雕供养人行列。

92　第11窟　东壁第3层南侧　佛龛

圆拱龛内中央雕一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与一飞天。龛楣内雕七佛，楣尾雕双龙，龛外两侧雕力士托持藤座。龛下方雕供养人行列。

93　第11窟　东壁第4层南侧　太和七年题记

三菩萨皆斜披络腋，手持宝珠，半跏趺坐，分别为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下刻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长篇题记。

94　第11窟　南壁第4层东侧　佛塔

南壁中央上开明窗，下凿窟门。东西两侧雕刻内容极为丰富。

明窗东侧雕佛塔，塔身为三层。第一层雕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第二层中央雕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三层并列三圆拱龛，内均雕坐佛。塔顶雕须弥座与蕉叶，中出童子。塔刹高耸，两侧长幡飞动。佛塔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塔基部分中央雕博山炉，左右两侧雕供养人行列。

95　第11窟　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下侧雕八躯伎乐天与四躯供养天，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96　第11窟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群

下龛为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缠枝忍冬纹与化生童子。龛楣左右两侧雕供养菩萨。佛龛上侧雕六躯伎乐天相向飞舞。

佛龛两侧各雕四躯供养菩萨相对而跪。上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头戴化佛冠，颈佩璎珞与蛇形饰件，右手上举，左手抚膝，慈眉善目，笑容可掬。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楣两侧各雕一飞天。佛龛上侧雕八座圆拱龛排成一列，内雕伎乐。佛龛左右两侧各雕四个千佛龛及四躯供养天。

97　第11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龛

明窗西侧壁分上下两层，下层南侧为千佛，北侧及上层各雕一龛。图中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楣内雕七佛，龛外两侧各雕一座三层佛塔。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98　第11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龛

西侧壁上龛为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楣并列小圆拱龛，内雕七佛。龛外两侧各雕三层佛塔一座。南侧佛塔崩塌无存。

99　第12窟　前室　北壁上层

前室北壁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与后室相通。壁面雕刻分三层。图版上可以看到第二层至窟顶。第二层中央为窟门门楣，东西两侧各雕一盝形帷幕龛。窟门为圆拱形，门楣内雕坐佛，上下沿分别雕飞天和伎乐。东西两侧盝形帷幕龛内各雕一佛二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窟门东西两壁各雕一力士，风化严重，经后世补塑。顶部雕交龙，第三层中央为明窗，东西两侧各雕一圆拱龛。明窗为方形，上侧雕伎乐天，东西两侧并列飞天。东龛内雕坐佛，佛前中央雕法轮，两侧各跪一鹿（鹿野苑初转法轮）。佛像火焰纹背光左右两侧各雕一飞天和一供养天。龛楣内雕小坐佛，龛外两侧上部雕供养天，下部西侧雕弟子，东侧雕供养人行列。西龛内雕一持钵坐佛（四天王奉钵）。龛外两侧下部各雕一托持龛楣的力士与供养天。其余构制与东龛相同。第三层上侧雕一列飞天与伎乐列龛，与窟顶相连。飞天与伎乐列龛在这个壁面上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100　第12窟　前室　西壁

西壁分为三层。第一层下部风化，上部南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及龛上方雕山岳与众多持壶人物，北龛为华盖龛，内雕右手持钵之立佛。两龛皆以"三迦叶降伏火龙"为主题，南窟表现火龙窟失火，北窟为火龙入钵的场面（《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第二层雕仿木结构四柱三间的屋形龛。三只金翅鸟栖息于屋脊，并雕配以三角形的忍冬纹饰与鸱尾，檐下雕斗拱与叉手，三斗雕成兽形，中央叉手上有两鸟相向而栖。龛内中央间雕交脚菩萨，两侧雕胁侍菩萨，左右两梢间雕倚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檐下方雕手持璎珞的飞天。第三层南侧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躯梵志（鹿头梵志、婆薮仙因缘）。鹿头梵志为憍萨罗国人，以吟诵头盖咒维持生计，在舍卫城与佛比术惨遭败北，后出家受戒终于悟道。婆薮仙原是摩揭陀国王，后成为仙人。出家与在家的婆罗门议论为了祠天可否杀生食肉。婆薮仙因参与杀生食肉而被活活埋入地下。以后仙人从地狱里出来加入佛说法的行列。两者相对显现于佛像两侧，前者手持骷髅，后者手持象征杀生之罪的鸟。北侧立佛背光左侧雕布施童子，此为表现阿育王施土因缘（参照图197说明）。龛像左右雕飞天和供养人。

101　第12窟　前室　东壁

壁面布局与西壁相同。第一层下部风化，上部为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外两层上下二段雕供养人行列，南侧已经风化。第二层为仿木结构四柱三间的屋形龛，构制与西壁相同。斗拱的平三斗未作成兽形。龛内中央间各雕交脚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两侧雕胁侍菩萨。两梢间雕思惟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人。第三层南侧雕坐佛，背光周围雕群魔，表现降魔成道的故事。北侧雕立佛，右下方雕童子将自己的头发投到佛脚下，表现定光佛本生故事（儒童布发掩泥，参照图60说明）。佛像上方雕飞天，南侧雕手持乐器的童子，与窟顶相连。

102　第12窟　前室　西壁第2层　佛龛　局部

此为仿木结构的四柱三间的屋形龛，龛内中央间雕交脚佛，左右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交脚佛坐于狮子座上，身后雕火焰纹背光。左右两梢间各雕一倚坐佛。佛高肉髻，面相丰圆，双耳垂肩。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内上方雕飞天手牵璎珞，精美华丽。

103　第12窟　后室　西壁及南壁西侧

西壁第一层风化严重，现存南侧上部雕坐佛圆拱龛。第二层分为三段，从上依次为坐佛列龛、飞天、小圆拱龛，小圆拱龛现仅存南侧三个。第三层雕两个圆拱龛。南侧龛内雕坐佛，北侧龛内雕交脚菩萨。二龛之间雕一座三层佛塔。第三层上侧雕坐佛列龛，其上雕飞天手牵璎珞，与窟顶相连。南壁中央雕窟门与明窗。西侧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层为圆拱龛，第三层为盝形帷幕龛。

104　第12窟　后室　南壁上层及窟顶
105　第12窟　后室　南壁
106　第12窟　后室　南壁　明窗及窟顶

南壁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第一层雕刻风化严重。第二层在门拱上侧雕一方形龛，东西两侧各雕一坐佛龛。方形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东西两侧坐佛背光周围均雕供养群像。第三层中央开明窗，东西两侧各雕一盝形帷幕龛。明窗四周雕缠枝忍冬纹边饰。东西两龛内主像为坐佛。第三层上侧与西壁相同。明窗顶部中央雕一团莲，周围环绕四飞天。东西两

壁均在南侧雕树下禅僧，中部各雕一圆拱龛，东壁龛内雕坐佛，西壁龛内雕二佛并坐。窟顶为长方形平綦方格。方格内雕阿修罗天等护法神像。

107　第12窟　后室　南壁第3层东侧　佛龛

盝形帷幕龛中央雕坐佛，左右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楣中央雕一坐佛，两侧各雕一躯供养天合掌而跪，供养天两侧各雕三躯飞天。

108　第12窟　后室　南壁第3层西侧　佛龛

盝形帷幕龛中央雕坐佛，左右两侧各雕一弟子。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楣方格内雕六躯飞天，中央二躯自两侧共托持一博山炉。

109　第12窟　后室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龛内雕坐佛，须弥座前中央雕博山炉，两侧各雕一弟子和一狮。背光上侧中央雕一坐佛，座前雕二飞天共托博山炉。背光两侧雕供养天群像，下部两侧各雕三供养人。

110　第12窟　后室　东壁第3层南侧　佛龛

圆拱龛内雕一交脚佛坐于狮子座上，左右两侧雕胁侍菩萨，龛内上方各雕一飞天，龛外左侧雕一供养菩萨。龛楣中央雕一坐佛，两侧各雕四躯供养天，与北龛之间雕一佛塔。莲瓣纹带上方雕坐佛列龛和手牵璎珞的飞天，与窟顶相连。

111　第13窟　北壁及东壁

112　第13窟　北壁　交脚菩萨　局部

北壁的交脚菩萨高13.5米，占据窟内主要空间。高大的身光直通窟顶，风化较为严重。菩萨头戴宝冠，胸前佩蛇纹饰，臂佩钏镯，体态匀称。左手抚膝，右手上举，手腕部雕一多臂力士承托菩萨右臂，造形新颖，手法独特。从图版上可以见到的东壁分为七层。第一层供养人行列已经风化，圆拱龛、盝形龛、屋形龛、千佛等不规则地雕满壁面。窟顶呈椭圆的穹隆形，主像的背光占据北侧，南侧雕交龙。此窟形制华丽。

113　第13窟　东壁第4层北侧　佛龛

圆拱龛内中央雕坐佛，左右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龛外两侧各雕一力士托持楣尾双龙。

114　第13窟　东壁第4层北侧　佛龛

第四层并列三龛，中央为圆拱龛，南北两侧为屋形龛。北侧屋形龛内中央雕一坐佛，左右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和一飞天。屋顶左右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

115　第13窟　东壁第4层中部　佛龛

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楣内雕七佛，龛上方饰帷幕，龛下方中部可见后补的"佛"字，左右两侧雕供养人行列。

116　第13窟　东壁第4层南侧　佛龛

佛龛为屋形，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与飞天。屋脊正中雕金翅鸟与鸱尾，垂脊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下侧雕供养弟子与二狮。

117　第13窟　东壁第3层中部　佛龛

第三层结构复杂，北侧雕五龛，南侧雕四龛。中央为高1.7米、宽2米的重楣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雕供养弟子。菩萨头戴化佛冠，胸佩璎珞，右手举至胸前，左手持净瓶抚膝。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为上下两重，上层方格内雕飞天，下层中央雕一坐佛与二供养菩萨，其余格内雕伎乐天。龛楣下沿雕六躯飞天，手持璎珞相向飞舞。佛龛上侧雕供养弟子与飞天，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118　第13窟　南壁

南壁分为四层，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第一层已经风化。第二层窟门上方雕六小龛分两层排列。西侧雕一圆拱龛，龛外西侧现存两个小龛。东侧与西侧结构相似。圆拱龛外东侧现存四小龛。明窗与窟门之间的第三层为屋形龛，通壁雕七立佛。第四层雕大小不等的各式佛龛。第四层上侧为伎乐列龛。

119　第13窟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飞天和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上沿雕飞天，两端各雕一供养天手持璎珞。佛龛上部及两侧雕坐佛列龛，列龛上侧雕手执璎珞的飞天。

120　第13窟　南壁第3层　七立佛

第三层并列三屋形龛，中龛雕三躯高2米的立佛，东西两龛各雕二躯立佛，共计七躯。通体雕舟形身光和圆头光，内雕坐佛、供养人与飞天。佛高肉髻，着褒衣博带佛装，下摆外张，脚下雕莲座。七佛之间上部各雕一飞天。

121　第13窟　南壁　明窗西壁　胁侍菩萨

122　第13窟　南壁　明窗东壁　胁侍菩萨

东西两侧壁各雕一高2.3米的胁侍菩萨。菩萨头戴花冠，胸佩璎珞与蛇纹饰，一手上举托宝珠，一手下垂持净瓶。衣裙贴体，彩带飞扬，头上雕三角纹饰华盖。北侧下部雕山峦，南侧及顶部均崩塌。

123　第11、12、13窟外景

中部窟群西端第11、12、13窟外壁周围，凿有许多形式各异、大小不一的窟龛。这些窟龛多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开凿。

124　第11窟东侧附属窟群

第11窟外壁第11-7窟东侧凿五个附属窟龛。正面右侧上方二佛并坐龛为第11-14窟，其下为第11-9窟、第11-5窟，左侧上方为第11-10窟，下方为第11-6窟。

125　第11-6窟

窟为椭圆形，外壁崩塌严重。北壁雕一坐佛，面相清秀，长颈削肩，着褒衣博带式佛装。背后雕火焰纹身光与圆形头光。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126　第11-7窟

第11窟外壁窟门与明窗之间凿一较大的附窟，内雕一坐佛，下部风化崩塌严重，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东西两壁各雕一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127　第11-8窟　北壁西侧　胁侍菩萨

菩萨头戴高宝冠，身着长裙，帔帛于腹部交叉穿环而过，左手上举至胸前，右手持衣角，长眉细目，嘴角上翘，面相清癯。雕刻精美，线条流畅。

128　第11-9窟

窟为方形，内雕一坐佛。前壁上侧雕三角帷幕与手持璎珞的飞天，两侧各雕五层塔柱一座，塔下各雕一狮。

129　第11-10窟

窟为椭圆形，内雕一坐佛，褒衣博带，右襟甩于左臂，两侧各雕一供养弟子和胁侍菩萨。

130　第11-16窟　东壁　佛龛

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长眉细目，面相清癯。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上侧雕供养弟子，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131　第11-17窟　北壁　坐佛　局部

佛长脸削肩，肉髻高耸，双耳垂肩，高鼻薄唇，双目细长而清秀，面相恬静。

132　第13-29窟　西壁　立佛

佛着褒衣博带佛装，下摆微向外张，长颈削肩，秀骨清相。

133　第13-31窟　东壁　交脚菩萨

东壁雕交脚菩萨，头戴化佛冠，帔帛交叉于腹部，衣裙贴体，自然下垂，身后雕火焰纹背光与圆形头光，内侧雕坐佛，头部两侧宝缯翻飞。

134　第13-31窟　窟顶西侧　飞天

135　第13-31窟　窟顶东侧　飞天

飞天短衫长裙，彩带飞舞，身材修长，姿态优美潇洒。

136　第14窟　西壁南侧　佛龛群

第14窟南壁崩塌无存，窟室中部现存一方形立柱与窟顶相连，四面布满千佛，雕刻风化严重。窟室壁面亦遭风化，北壁、东壁尤甚。西壁南侧第一层雕二方形帷幕龛，雕像风化无存。龛上侧雕数小龛。小龛内的造像南侧为"维摩变"，其他小龛为坐佛。第二层分为上下两段。下段雕一圆拱龛，内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下侧雕博山炉与供养人。上侧并列三龛，中央为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方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佛龛两侧各雕覆钵塔五座。第三层雕双重佛龛，风化严重。

137　第15窟　西壁第2层南侧　佛龛

138　第15窟　西壁第2层中部佛龛

西壁第二层中部及南侧布局相同，上段中央雕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北两侧各雕一华盖龛，内雕立佛。下段为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外两侧雕供养弟子群像。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璎珞。龛楣两侧各雕一飞天。佛龛上侧各雕二层纹带，上层中央雕博山炉，两侧各雕一狮及鸟、鱼、水草等。下层雕七躯伎乐天。

139　第15窟　西壁北侧

北侧第二层雕方形帷幕龛楣，内雕圆拱龛。龛内雕一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立佛站在莲花之上。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璎珞，下沿雕飞天。龛楣两侧雕供养群像。龛上侧雕坐佛列龛及帷幕。第三层满壁雕千佛。

140　第16-1窟

凿于第16窟外壁东侧，南壁崩塌。北壁三龛已遭破坏，开有小孔，与第16窟相贯通。

141　第16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第16窟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北壁雕立佛高13.5米，占据窟内主要空间。佛波状发，大耳垂肩，着褒衣博带佛装，结带垂于胸前，右襟甩向左臂。从第16窟到第20窟这五个窟为云冈早期的"昙曜五窟"。

142　第16窟　南壁西侧　佛龛龛楣　局部

南壁第二层门口西侧凿一稍大的佛龛，龛楣内雕供养天，上侧雕伎乐天，手持横笛、海螺、腰鼓、琵琶、碰铃等乐器。

143　第16窟　南壁及西壁南侧

南壁大约分三层，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第一层

风化严重，第二层西侧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周围雕小龛及千佛，东侧大体相似。窟门与明窗之间排列三龛。南壁与东西两壁第三层满雕千佛。

144　第16窟　南壁　明窗西壁　佛龛

西壁分三层凿佛龛，从图版上可以看到第一、二层。第一层雕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佛龛上侧及两侧雕千佛列龛。第二层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力士，龛楣内雕七佛，龛上侧雕供养天，下侧雕千佛列龛。西壁南侧已崩塌。

145　第16窟　南壁　明窗东壁　佛龛

东壁分为二层。第一层南侧雕一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楣内雕七佛。龛楣上层并列供养天，其上帷幕下垂。北侧雕上下二佛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下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二层雕千佛列龛，中央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

146　从第17、18窟远望西部窟群

第17、18窟均开巨大的明窗，窟外崖面上满雕千佛，大都风化无存。由此西望，陡峭的崖壁上雕凿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吸引着游客前往观瞻。

147　第17窟　西壁第2层南侧　佛龛

148　第17窟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

第17窟主佛为交脚菩萨，东、西壁第二层各雕一大龛，均为盝形帷幕龛，西壁龛内雕立佛，高6.7米，东壁龛内雕坐佛，高5.3米。两侧配以胁侍菩萨、供养天、飞天，龛楣方格内雕飞天。

149　第17窟　东壁第3层北侧　佛龛群

东壁第三层上方雕千佛列龛，下方雕二佛并坐的圆拱龛。北侧雕上下二小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龛内中央雕交脚菩萨，两侧雕思惟菩萨。龛下方雕供养人行列和博山炉。下龛为圆拱龛，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和一飞天，龛下方雕供养人行列和博山炉。

150　第17窟　南壁　明窗下部东侧　佛龛

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和一供养天。龛楣内雕七佛，龛上方雕供养天与帷幕。

151　第17窟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左侧　胁侍菩萨

菩萨头戴高冠，宝缯翻飞，右手上举，左手下垂，斜披络腋，长裙贴体，彩带飞舞，给人以流动感。

152　第17窟　南壁第2层东侧　佛龛右侧　胁侍菩萨

153　第17窟　南壁第2层东侧　佛龛

南壁第二层东、西两侧各雕上下二龛，下龛均为圆拱龛，内雕坐佛，右手举于胸前为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膝上为与愿印。背后雕火焰纹身光与莲花纹头光，内雕坐佛。龛外两侧雕一胁侍菩萨，头戴化佛冠，宝缯飞扬，胸佩璎珞，臂佩钏镯，身着长裙，斜披络腋，体态优美，线条流畅。

154　第17窟　南壁第2层西侧　佛龛

此龛与东侧佛龛相对，龛内坐佛结禅定印。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155　第17窟　南壁　拱门西壁　佛龛

西壁分为四层。第一层已经风化，第二层排列二龛，第三层排列三龛。第四层雕二圆拱龛，龛内均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楣内雕七佛，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二龛结构基本相同，南龛南侧稍有损坏。

156　第17窟　西壁第2层南侧　佛龛龛楣　飞天

西壁分为三层。第二层北侧雕不规则小龛，多已风化。南侧为盝形帷幕大龛，内雕立佛，高6.7米。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飞天高发髻，长眉细目，嘴角上翘，面含微笑，臂佩钏镯，身着长裙，一手上举，一手持物，作相向飞舞状。

157　第17窟　西壁　佛龛　飞天

158　第17窟　西壁　佛龛　供养天

159　第17窟　西壁　佛龛　供养天

160　第17窟　东壁第2层南侧　佛龛内侧　飞天

第二层东、西壁各雕一盝形帷幕大龛。龛内上方均雕飞天，下方雕供养天。飞天手持宝珠，身着长裙。供养天头束高髻，颈佩璎珞，双手持物于胸前，长眉细目，面含微笑，表情虔敬，体态丰盈，帔帛翻飞。飞天与供养天均造型优美。

161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62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163　第18窟　北壁　立佛　局部

第18窟北壁雕一立佛，高15.5米，面相丰圆，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肩千佛外衣，体魄雄健，慈蔼安详。左手持衣角上举于胸前，雕刻精细，质感强烈。

164　第18窟　北壁东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

东侧雕胁侍菩萨，身部风化，头部保存较好，其上侧雕五弟子像，神态各异，均遭不同程度的风化。

165　第18窟　北壁东侧　胁侍菩萨　局部

菩萨头戴化佛宝冠，高鼻长目，面相丰圆，雕刻细腻。

166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67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68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169　第18窟　北壁东侧　弟子

弟子像高浮雕而成，或手持净瓶，或双手扪胸，深目高鼻，嘴角上翘，笑容可掬，各具神态。

170　第18窟　东南角上层　佛龛群

南壁东侧上方雕二层佛龛，皆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雕供养菩萨，龛楣内雕坐佛。东壁南侧上方雕同样的佛龛，龛下方可见东壁立佛的华盖。

171　第18窟　西壁　立佛
172　第18窟　东壁　立佛

第18窟平面约呈椭圆形，南壁稍直，东、西、北壁相连呈弧状，界线不甚清楚。窟顶为穹窿顶。东、西壁各雕一立佛，高9.1米，均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上举，左手下垂，脚下踏团莲，头上雕华盖。立佛均饰圆形头光。

173　第18窟　南壁上层东侧　佛龛

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楣内雕坐佛，龛上方排列供养天。

174　第18窟　南壁下层西侧　佛龛

盝形帷幕龛中央雕交脚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两侧各雕思惟菩萨坐于束帛座上。龛楣方格内雕化生童子与飞天，龛楣下垂莲瓣纹帷幕。

175　第18窟　南壁　明窗东壁　佛龛群

中部上下两层各雕二龛。上层北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楣内雕七佛。南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倚坐菩萨，龛南侧崩塌，龛外北侧现存二菩萨。下层北龛为盝形帷幕龛，中央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南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南侧崩塌。

176　第19窟　北壁　坐佛
177　第19窟　北壁　坐佛　局部

第19窟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北壁雕一坐佛，高15.7米，占据窟内主要空间。坐佛高肉髻，面相丰圆，双目垂眉，身着袒右肩大衣，右手举于胸前，左手持衣角置于膝上，造像雄浑，气魄宏伟。

178　第19窟　南壁上层西侧　立佛

西、南壁布满千佛，南壁西侧上方雕一立佛，左侧雕一弟子合掌而跪。立佛右手举至胸前，左手置于童子头上。此为表现释迦及其子罗睺罗父子会面的因缘故事（《杂宝藏经》卷十）。

179　第19窟　南壁　拱门东壁

拱门东壁分为上、下二层，下层下部已经风化，上部分上、下两段雕佛龛。上段南侧雕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北侧布满千佛。下段南侧雕一盝形帷幕龛，龛内中央雕一交脚菩萨，左、右两梢间各雕一思惟菩萨。北侧雕一二佛并坐的圆拱龛及数座配坐佛的小型圆拱龛。上层南侧雕二佛并坐的圆拱龛，北侧雕交脚菩萨的盝形帷幕龛。

180　第19-1窟　东壁　倚坐佛　局部

第19窟两侧各凿一附窟，内雕倚坐佛，与第19窟共同构成三佛。第19-1窟凿于东侧崖壁上，为朝西南开窟门与明窗的单室窟。透过明窗可以看到东壁倚坐佛头部。

181　第19窟外景
182　第19-2窟　西壁　倚坐佛

第19窟西侧开凿第19-2窟，南侧壁面崩塌。倚坐佛右手上举，左手抚膝，着褒衣博带佛装，身后雕火焰纹背光与圆形头光，内雕坐佛与飞天。倚坐佛台座上排列一供养人行列。

183　第20窟外景

第20窟南壁及窟顶崩塌，佛像露天。北壁雕坐佛，高14米，身着袒右肩大衣，内着僧祇支，造型雄健。东、西壁各雕一立佛，西壁立佛崩塌无存。露天的大佛及东壁立佛如实反映出北魏佛像轩昂的气势，是云冈石窟雕像的代表作品之一。

184　第20窟　北壁　坐佛　局部

坐佛高肉髻，细眉高鼻，双耳垂肩，面相丰圆，薄唇上蓄八字须，笑容满面，慈蔼可亲。身后雕火焰纹背光与头光，内雕坐佛及供养菩萨。

185　第20窟　东壁　立佛

立佛高肉髻，圆脸大耳，细眉高鼻，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上举，左手下垂。体格雄健，体态丰盈。

186　第20窟　西壁上部　飞天及供养菩萨

飞天头戴花冠，胸饰项圈，臂饰钏镯，斜披络腋，左手持鲜花飞翔。供养菩萨也头戴花冠，斜披络腋，双手捧物，跪坐供养。

187　第20窟　北壁东侧　背光　局部

坐佛身光内雕供养菩萨与坐佛一坐佛身着袒右肩大

衣，结跏趺坐，头或微低，或转向主佛。菩萨头戴花冠，双手捧物，跪向主佛，神态虔敬。

188　第21窟　东壁上层　佛龛

189　第21窟　东壁

东壁雕上下两层佛龛。上层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楣方格内雕伎乐天。龛上方雕配帷幕与飞天。龛南侧崩塌，北侧雕一小圆拱龛，内雕坐佛。下层为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下方屋形龛已见风化。

190　第23窟　西壁　立佛

西壁雕二躯立佛，高2米。南侧一躯风化严重，北侧一躯也已开始风化，但褒衣博带式的衣纹保存较好。

191　第24窟　西壁　佛龛

西壁雕一圆拱龛，内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侧一躯已部分破损，北侧一躯风化严重。龛楣内现存五坐佛。

192　第24窟　窟顶　东侧　飞天

飞天上着短衫，下着长裙，彩带翻飞，脸部细长，身材苗条，动作优美。

193　第26窟　西壁上层　佛龛

西壁雕上下两层佛龛，上层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方格内雕坐佛，龛楣两侧各雕二供养菩萨。龛上方雕三角纹垂饰。

194　第27窟　东壁下层南侧　佛龛龛楣　局部

东壁分上、下二层，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坐佛。龛楣两侧雕供养菩萨，双手合十，供养虔敬，楣尾雕双龙回首反顾。

195　第29窟　西壁下层中部　胁侍菩萨

西壁分为上、下二层，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头戴花冠，身着长裙，帔帛交叉于腹前，身材清秀。龛楣内南龛雕坐佛，北龛雕供养菩萨。楣尾分别雕龙凤回首反顾。

196　第29窟　东壁下层北侧　佛龛

东壁分为上、下二层，上层雕二盝形龛，下层并列二圆拱龛，下层北侧龛内雕一坐佛。佛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装，面相清秀。龛楣内雕七佛，两侧雕供养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197　第29窟　南壁下层东侧　立佛

窟门东侧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表现"鹿野苑初转法轮"，下层以"阿育王施土因缘"为主题。图为下层造像。立佛长眉细目，面相清秀，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装，右襟甩于左臂，下摆外张。右下侧雕一合十童子，左下侧雕一弟子合十而跪，一弟子双手捧钵。"阿育王施土因缘"的故事情节大体如下：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的释迦，看到了在城中托钵玩土的童子们，他们正用土制作宫室及财宝、五谷。其中一人对释迦产生了崇敬之情，生起布施之心，准备将做成谷物的泥土放入释迦钵里。因为身体矮小，够不到钵，另一个孩子便让他踩着自己将土放入钵中。释迦将土涂于自己僧房的墙壁上。由于这一功德，后来，布施土的孩子成为阿育王，当作人梯的孩子成了大臣，共同兴显三宝，建造八万四千佛塔（《贤愚经》卷三）

198　第30窟　窟顶中部　飞天

第30窟窟顶为平綦方格，中央雕一大团莲，四周雕飞天与伎乐天，手持鲜花或横笛、海螺、排箫奏乐飞舞，雕刻精细，造型优美。顶部东侧崩塌严重。

199　第30窟　西壁上层中部　佛龛

西壁分上下二层，上层并列三方形龛。中部佛龛用帷幕饰龛楣，中央与两端雕兽头。龛内雕坐佛，长颈削肩，衣下摆密纹折叠披于方座上。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北侧雕像风化严重。

200　第32-9窟　北壁及西壁

第31窟与第33窟中间雕较小的第32窟。东侧凿十五座附窟。第32-9窟东壁与窟顶崩塌。北壁上龛为盝形帷幕龛，中央雕一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二立菩萨，其他诸胁侍像尚未完成。西壁上段中央雕方形龛，内雕一倚坐佛，龛外两侧上部雕维摩、文殊像。下段圆拱龛内雕一坐佛，龛外北侧雕一立菩萨，南侧崩塌。

201　第32-4窟　外壁上部西侧　佛传故事

维摩坐于帷幕长床内，上部雕飞天，右侧雕树木与供养人像。

202　第33窟　北壁及西壁

203　第33窟　西壁北侧　立佛

204　第33窟　北壁西侧　胁侍菩萨及弟子

第33窟崩塌严重，北壁与西壁各雕一较大的佛龛，西壁圆拱龛内雕一交脚佛，头部遗失。

图203为西壁北侧的立佛，佛右手持钵下垂，其下雕童子跷起脚试图够到钵，并各雕一童子两手扶地而跪，此为表现"阿育王施土因缘"（参照图197说明）。北壁雕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一弟子。图204为菩萨与弟子，菩萨身着长裙，帔帛交叉穿环于腹前，左手上举，右手下垂，身材清秀。弟子深目高鼻，服装宽博，双手合十。

205　第34窟　西壁及北壁西侧

第34窟南壁及顶部崩塌。西壁雕一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立佛。北侧立佛右手下雕一童子合掌而跪，表现"罗睺罗因缘"。南侧雕跪伏童子为定光佛本生（儒童布发掩泥，参照图60说明）。龛楣内雕七佛。两侧雕飞天与供养菩萨。佛龛上侧饰帷幕，其上雕二列坐佛。坐佛列龛上雕三角纹垂饰。北壁雕一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二菩萨。龛楣内雕坐佛，两侧雕飞天与供养菩萨。龛上方的雕刻与西壁相同。

206　第34窟　北壁上部西侧　飞天

207　第34窟　西壁上部北侧　飞天

飞天发髻高耸，上着短衫，下着长裙，彩带飘舞，体态轻盈。

208　第35-1窟　西壁下层　佛龛

209　第35-1窟　西壁下层　大象

第35窟东侧上方雕二附龛。图208为第35-1窟西壁下层方形帷幕龛。龛内雕一坐佛，长颈削肩，面相清癯，衣下摆密纹折叠垂于方座之上。龛外两侧各分二层，上层南侧雕文殊菩萨，北侧雕维摩居士，形似对问。下层各雕四躯供养人。龛下侧中部面对面雕二象，以鼻共托一博山炉，两侧各雕一狮和一力士。

210　第35窟　东壁　佛龛

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头戴高冠，胸佩璎珞，长裙贴体，帔帛交叉穿环。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折叠方格内雕坐佛，南侧雕涅槃图，北侧风化不辨。龛上侧雕二列坐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211　第37窟　东壁　佛龛

东壁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头部未完成，下部风化。龛楣上方两侧各雕一佛传场面。南侧雕供养天跪坐合掌，其上侧雕乘象投胎图。摩耶夫人躺卧于长宝盖下，下方仪女们端坐入眠。左上方雕大象伸展四肢从天而降，象背上雕须弥座，上坐一人，怀抱背光幼儿。北侧可见诞生场面。

212　第38窟　窟顶

窟顶中部雕一团莲，莲瓣上雕化生童子，周围环绕天人。东侧雕天人乘金翅鸟，西侧雕天人乘象。四周方格内雕飞天与伎乐天。内容丰富，雕饰华丽。

213　第38窟　西壁　佛龛

西壁雕盝形帷幕龛，龛内雕倚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二立佛。龛楣折叠式方格内雕坐佛，帷幕内雕飞天。佛龛上侧雕一列倚坐佛，上雕帷幕。佛龛下侧雕供养行列与音乐树。

214　第38窟　东壁　佛龛

东壁雕上下二层佛龛。下层中部雕一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佛龛北侧雕一立佛，南侧雕一立佛与一立菩萨，中间雕一童子合掌望佛，另一童子拜伏于佛的脚下。此为表现"定光佛本生"（儒童布发掩泥，参照图60说明）。佛龛下侧与西壁一样雕供养行列与音乐树。上层中部雕折叠式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力士支托其脚下。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头上各雕一飞天。佛龛南、北两侧分为两段，上段各雕一倚坐佛，下段各雕一坐佛。上段南侧倚坐佛左手抚跪坐童子罗睺罗之头部。

215　第39窟外景

在西部诸窟中，第39窟为最大的窟。窟门为圆拱形，内饰缠枝忍冬纹。外壁东侧现存一力士，风化严重。窟门上方东西两侧各开一明窗。

216　第39窟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

中心塔柱分五层，为仿木结构屋形建筑。各层每面分为五间，柱间均雕一龛，龛内分别雕坐佛、二佛并坐、倚坐佛、交脚菩萨。塔基、檐下的斗拱及塔身均经近年补修。

217　第39窟　东壁及南壁东侧

东壁满雕千佛，中央雕一小型盝形帷幕龛。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壁分四层雕数座小龛。

218　第40窟　东壁　佛龛

219　第40窟　北壁及东壁

第40窟西、南壁崩塌无存。东壁雕一盝形帷幕龛，龛内中央雕一交脚菩萨，左、右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上方雕供养群像。北壁雕一圆拱龛，风化严重。龛外东侧现存一立佛。

220　第41窟　北壁　佛龛

第41窟南、西壁崩塌，现存东壁一部分与北壁。北壁雕一方形帷幕龛，内雕一坐佛与一胁侍菩萨，均未完工。龛外两侧垂流苏，外侧分四层浮雕佛传故事（诞生、狮子吼、踰城出家等）。

221　第41窟　北壁　佛龛西侧　佛传故事

在北壁西侧四层的佛传中，最下方的第一层风化严重，可辨左侧为九龙灌顶，右侧为占相场面。第二层雕狮子吼，身后有背光的童子为太子。第三层为诞生场面。从手搭于菩提树的摩耶夫人左侧可以看到太子的半身，还雕有飞天以及侍女抱太子，右边的人正在观望。第四层风化无存。

222　第41窟　北壁　佛龛东侧　佛传故事

北壁东侧共有四层。第一层风化严重，只残留着寝床的帷幕及坐在下边的人，似表现太子出家前的情景。第二层雕天人托持马脚飞跃，表现踰城出家的场面。第三层右侧雕爱马别离，左侧雕禅定像。第四层中央雕坐佛，上部风化严重，应为降魔成道或初转法轮的场面。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

（二）

员　海　瑞

凡　例

一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二）记录了第9窟至第45窟的主要内容，附属窟龛的内容未予记录。

二　总录项目包括（1）时代，（2）形制，（3）内容。编排体例等请参考第1卷凡例。

三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的编撰者：员海瑞、陆屹峰、赵昆雨、赵曙光。测量记录者：李雪芹、员小云、罗红、刘海滨、王莉、杨绍红、张华。

第9窟

(1) 云冈中期。

(2) 前、后室窟，平面为长方形。

(3) 前室

东西长11.9米，进深4.2米，窟高10.8米。

北壁

北壁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现仅存拱门西侧浮雕佛本生故事。第二层东西两侧各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背光内雕坐佛，龛楣内雕飞天。拱门上方雕仿木结构屋形门楣，屋脊上雕金翅鸟，檐下雕一斗三升人字拱。门楣中雕博山炉、飞天、璎珞及忍冬纹等。门楣两侧各雕一金刚。第三层西侧雕一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二佛间雕飞天及供养人。龛上侧雕坐佛及飞天，龛两侧各雕一弟子。东侧佛龛与西测佛龛相同。中部开一明窗，高2.6米，宽2.3米，窗楣内雕坐佛、飞天，明窗两侧各雕一梵志，明窗与两侧龛之间各雕五层方形塔柱一座，每层内雕二舞人。明窗与佛龛上侧雕三角纹带和伎乐龛与窟顶相连。

西壁

壁面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下部风化严重，现仅存浮雕佛本生故事。靠北侧开一拱门，高1.93米，宽1.2米，壁厚0.95米，与第10窟前室相通。第二层并列二圆拱龛，内均为坐佛，龛楣内雕坐佛，楣沿雕飞天，二龛之间雕一力士。北侧龛内雕二菩萨，佛座前雕一弟子，佛抚其头。两龛上侧雕飞天、供养天等。第三层雕一仿木结构屋形龛，由塔柱分为三间。明间雕一交脚佛，两梢间内上雕飞天，下雕胁侍菩萨。屋脊上雕金翅鸟，屋檐下雕斗拱与人字叉手。塔柱为四层，每层内雕坐佛，塔顶雕蕉叶化生童子。

东壁

第一层雕刻风化无存。第二层并列二圆拱龛，内为坐佛，经后世补泥彩绘。龛楣内雕坐佛，楣沿雕飞天，龛上侧雕供养天。第三层雕一屋形龛，形式与西壁屋形龛相近，由二立柱分为三间，明间内雕交脚菩萨，两梢间内各雕菩提树与思惟菩萨。

南壁

南壁凿两根八棱石柱，形成三开间的窟门，石柱上雕千佛，现外侧雕像已风化。柱体由大象承驮，其下为柱础，均风化严重。窟门东侧下部风化，中部残存一须弥山，上雕飞鸟走兽及伎乐，上部残存一束腰柱，柱南侧可见立佛、坐佛、供养人等，风化严重。西侧下部亦风化，中部残存一须弥山，风化严重。上部残存一屋，风化严重。南壁上部雕伎乐龛、千佛龛各一列与窟顶相连。

窟顶

顶为长方形平綦，内雕团莲、飞天及力士，中部南侧部分崩塌。

后室

东西长11.3米，进深8米，窟高10.5米。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3.1米，宽2.4米，壁厚2.2米。东、西两壁各雕一金刚，已见风化，金刚上部各雕供养天二躯。拱门顶部中央雕宝珠，周围雕四飞天。明窗西壁雕乘象菩萨，其南侧雕一侍者持华盖，北侧雕二伎乐天，下侧雕山峦。东壁雕山峦与莲池，一菩萨坐于莲花之上，两侧各雕一侍者与一供养弟子，南侧侍者持华盖。明窗顶部中央雕一团莲，四周绕以八躯飞天。

北壁

北壁雕倚坐接，高9.8米，经后世补塑施彩。上部雕一华盖，下部于佛像背后开一隧道，隧道长10.85米，宽2.2米，高3米，壁面雕刻风化严重，仅存北壁飞天依稀可辨。

西壁

西壁北侧雕一胁侍菩萨，高5.3米，经后世补塑施彩。南侧雕刻可分四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层与南壁西侧第二层相连，构成同一屋形龛，龛内雕一交脚菩萨，其北侧雕供养天四躯，南侧雕供养天二躯。第三层与南壁西侧第三层相连，构成同一盝形帷幕龛，内雕供养天八躯。龛楣方格内雕飞天与忍冬纹。第四层雕双重龛，上龛为屋形龛，龛内雕二供养者双手持钵相对而跪，两侧各雕一立菩萨。龛北侧雕一屋形龛，内为坐佛，南侧雕一立菩萨。下龛为盝形龛，内雕一弟子端坐，两侧各跪一弟子。龛楣方格内雕莲花与忍冬纹。西壁上部雕坐佛龛与窟顶相连。

东壁

东壁北侧雕一胁侍菩萨，高5.3米，经后世补塑施彩。南侧雕刻风化严重，经后世补塑彩绘，已非原貌。

南壁

南壁雕刻可分四层，第一层中部为拱门，门楣内雕坐佛，上、下沿雕飞天，楣尾为金翅鸟。拱门两侧各雕一金刚，已风化。东、西两侧壁面雕刻均风化。第二层西侧雕屋形龛，内为"鬼子母失子"故事。东侧雕盝形龛，内雕一坐佛，两侧雕弟子与供养天，龛楣方格内雕化生童子与飞天。第三层中部雕一屋形龛，中央雕一坐佛，两侧各雕供养天四躯。西侧盝形龛一半折向西壁，龛内雕一坐佛，其东侧雕供养天八躯。东侧雕"二兄弟出家"因缘故事，第四层中部为明窗，西侧雕"尼乾子投火"因缘故事，东侧雕"天女供养"因缘故事。明窗上侧雕供养天八躯，两侧龛上侧各雕坐佛六躯与窟顶相连。

窟顶

窟顶为平綦方格，中部格内雕莲花，周围格内雕阿修罗诸天，平綦内雕飞天。

第10窟

(1) 云冈中期。

(2) 前、后室窟，平面为长方形。

(3) 前室

东西长11.5米，进深4.35米，窟高10.65米。

北壁

北壁形制与第9窟前室北壁相同，壁面雕刻第一层风化严重，现存佛本生故事两幅。第二层东、西两侧各雕一盝形帷幕龛，高2.7米，宽2.6米，内均为倚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中部开一拱门，边饰忍冬纹，门楣忍冬纹中雕化生童子，间以莲花门攒五朵。门上侧雕须弥山，山腰雕二龙缠绕，山间雕化生童子、树木、鸟兽等，山两侧雕阿修罗天、鸠摩罗天与一供养天。第三层中部为明窗，窗楣中央雕一坐佛，两侧各雕五供养天，楣尾雕金翅鸟。明窗两侧各雕一供养天。西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楣内雕九佛，楣沿雕飞天，楣尾雕金翅鸟。龛外两侧各雕一弟子及力士。东侧雕一圆拱龛，楣尾为回首狮，其余

与西侧龛基本相同。明窗上侧与两侧龛上侧并列伎乐龛十八个，与窟顶相连。

西壁

西壁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雕刻已风化无存。第二层北侧雕一华盖龛，内为立佛，高2.4米，经后世补塑彩绘。南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坐佛，高1.6米。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上侧雕供养天。龛柱雕为四重塔形，每层雕一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三层雕一屋形龛，由两根立柱分为三间。明间内雕一交脚菩萨，两梢间内上雕菩提树，下雕思帷菩萨。

东壁

东壁雕刻亦分三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现存佛本生故事三幅。靠北端开一拱门与第9窟前室相通。第二层南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坐佛，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上侧雕供养天，龛柱为三重塔形，每层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北侧雕一华盖龛，内为"儒童本生"故事。第三层雕一屋形龛，由两个方形塔柱分为三间，塔柱分四层，每层内雕一舞人。明间内雕一交脚佛，两梢间内上雕飞天，下雕胁侍菩萨。

南壁

南壁与第9窟前室南壁相同，两根八棱柱上雕千佛，南侧雕刻风化无存。窟门西侧下部风化，中部雕一须弥山，上雕飞天等，风化严重。上部现存一龛及四童子。东侧上部现存一屋，屋下侧雕动物形象，风化严重。南壁上部雕伎乐龛与千佛龛各一列与窟顶相连。

窟顶

平綦式窟顶与第9窟前室窟顶形制相同，南侧雕刻多崩毁。

后室

东西长10.8米，进深7.2米，窟高10.4米。

拱门与明窗

拱门东、西两壁各雕一金刚，高1.5米，下侧风化严重。拱顶中央雕博山炉，东、西两侧各雕二飞天。明窗东、西两壁雕千佛，中央雕一较大的圆拱龛，内为坐佛。下侧雕山峦。两壁北侧均雕一立菩萨，高0.5米，由力士承托。明窗顶部中央雕一团莲，直径1.1米，四周绕以八飞天。北沿雕六飞天。

北壁

北壁坐佛风蚀殆尽，为后世补塑。下部于佛像背后开一隧道。长10米，宽1.7米。壁面雕刻风化严重，北壁供养人及顶部团莲、飞天依稀可辨。

西壁

西壁雕刻风化严重，经后世补塑彩绘，已失原貌。北侧雕一思帷菩萨，高5米，亦经后世补塑。

东壁

北侧雕一思帷菩萨，高5米，经后世补塑施彩。南侧雕刻可分四层。第一层风化无存。第二层雕一屋形龛，内雕二倚坐像、两侧各雕二供养天。第三层为一盝形龛，内雕一坐佛，两侧雕供养天与弟子。第四层雕一坐佛，座前雕二狮，火焰纹背光内雕坐佛，外侧雕飞天与供养天。

南壁

南壁雕刻亦分四层。第一层中部为拱门，门两边饰忍冬纹，门楣忍冬纹中雕化生童子与莲花门攒。门两侧各雕一金刚，已见风化。东、西两侧壁面雕刻风化无存。第二层西侧雕一屋形龛，内为坐佛。坐佛东侧雕供养天、弟子与大象等，西侧雕刻无存，经后世彩绘。东侧雕一盝形龛，内雕"出四门"故事。第三层中部并列七佛。西侧雕一盝形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四供养天。东侧雕一屋形帷幕龛，内为坐佛，两侧各雕供养天五躯。第四层中部为明窗。西侧雕"降魔成道"故事。东侧雕一双重龛，外为帷幕龛，内为圆拱龛。圆拱龛内雕坐佛，龛楣内雕火焰纹，龛柱雕忍冬纹，龛外两侧雕供养天与弟子。南壁东、西两侧龛上部雕坐佛列龛与窟顶相连。

窟顶

窟顶为平綦方格，内雕飞天、阿修罗等，风化严重。

第11窟

(1) 云冈中期。

(2) 塔庙窟。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西壁可分四层，第一层雕一圆拱龛，已风化。第二层北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二佛并坐。南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第三层北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第四层并列二圆拱龛，内均为坐佛。拱门东壁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四周雕零散小龛。明窗西壁下层南侧雕千佛，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龛两侧各雕三层塔一座。上层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北侧存三层塔一座，龛南侧崩塌。明窗东壁雕四层佛龛，第一层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下部雕刻太和十九年铭记。南侧崩毁。第二层北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第三层北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一胁侍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塔。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南侧崩毁。第四层雕二圆拱龛，内均为一佛二菩萨。

中心塔柱

中心塔柱高13.3米，塔柱分三层，第一层四壁均雕一立佛，南壁立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为后世补雕。第二层南壁开一方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一思帷菩萨。其余三壁均雕二立佛。第三层四壁均雕阿修罗。

北壁

北壁风化剥蚀严重，雕刻无存。

西壁

西壁布局零乱，大致可分四层。第一层南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龛外南侧现存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上侧雕十坐佛。龛北侧及下侧雕零散小龛，概为后世补刻。中部镂雕一盝形龛，内雕一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和一思惟菩萨。北侧雕千佛和零散小龛。第二层南侧雕零散小龛，北侧雕一屋形龛，高2.8米，宽7.4米，内雕七立佛，高2.4米，北侧二佛无存。龛下侧雕有铭记，文字已风化难辨。第三层南侧雕七层塔一座及零散小龛，龛形有圆拱龛、盝形龛、屋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交脚菩萨、倚坐佛及一佛二菩萨。中部雕零散小龛，龛形有圆拱龛、盝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二佛并坐、一佛二菩萨及交脚菩萨。北侧雕千佛，部分风化，为后世彩绘。第四层南侧并列六龛，上层雕二盝形龛，内均为交脚菩萨，中层南龛为盝形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供养天。北龛为盝形龛，内雕二交脚菩萨。下层雕二圆拱龛，北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南龛内为坐佛。中部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和弟子，龛外两侧雕供养天与坐佛。北侧雕千佛与

飞天，风化严重，龛像经后世补塑彩绘。

东壁

东壁雕刻大致分四层，第一层风化严重，北侧一龛内雕坐佛，南侧二龛雕像无存。第二层北侧风化严重，经后世补塑。中部共雕六龛，分三层排列，上层北侧盝形龛镂雕而成，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侧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塔，龛楣由飞天与璎珞组成。中层北侧圆拱龛内雕坐佛，南侧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下雕供养人，龛两侧各雕一塔。下层北侧盝形龛残破，南侧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风化严重。南侧满雕千佛，下部中央开一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三层北侧雕刻无存。中部北侧雕圆拱龛，内为坐佛。南侧雕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塔，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南侧共雕四龛，上层二圆拱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下层北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南龛为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第四层北侧风化严重，现存一圆拱龛，内雕坐佛。中部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侧雕千佛，中部雕四重佛龛，上龛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其下雕二圆拱龛，内均为坐佛。再下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下层雕三菩萨，龛下有太和七年题记。

南壁

南壁雕刻亦分四层。第一层中部开拱门。东侧下部风化严重，上部并列三圆拱龛，中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均雕二佛并坐。西侧开一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菩萨，龛外两侧均雕三层塔一座。龛上侧雕排列不规则的小龛。第二层东侧上部并列二龛，一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一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下部雕四层十六个圆拱龛，内均为一佛二菩萨。其西侧又雕三龛，一屋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一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中部拱门上侧雕一圆拱龛，内雕倚坐佛并二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上侧雕千佛及伎乐列龛。西侧上层开一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两侧各雕一列坐佛，龛上侧雕伎乐列龛。下层开一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两侧雕胁侍菩萨及供养天等。第三层东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中部明窗下侧雕四龛，中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雕胁侍菩萨。东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西侧上龛为方龛，内雕交脚菩萨，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西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第四层中部为明窗。东侧雕三层塔一座，其上侧雕三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或坐佛。西侧雕六层塔一座，其东侧及上侧散雕六圆拱龛，内均为坐佛。塔下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

窟顶

围绕中心塔柱雕平綦方格，内雕交龙。其南侧方格崩毁，经后世彩绘。

第12窟

(1) 云冈中期。

(2) 前、后室窟，平面为长方形。

(3) 前室

东西长7.5米，进深4.1米，窟高6.65米。

北壁

北壁分三层，第一层中部开窟门。东、西两侧各雕一屋形龛，内雕倚坐佛四躯。第二层中部为拱门门楣，楣内雕九坐佛，上沿雕飞天，下沿雕伎乐天。东、西两侧各雕一盝形帷幕龛，内均为一佛二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两侧各雕一塔。第三层中部为明窗。西侧雕"四天王奉钵"故事。东侧雕"鹿野苑说法"故事。

西壁

西壁分三层，第一层南侧雕"降伏火龙"故事，北侧华盖下雕一坐佛，其北侧现存飞天、供养天等。第二层雕一屋形龛，由二方柱分为三间，明间内雕一交脚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两梢间内各雕一倚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内佛像上侧雕飞天与璎珞，屋脊上雕三角纹与金翅鸟，屋檐下雕斗拱与人字叉手。第三层北侧雕"阿育王施土因缘"故事，南侧雕一坐佛，两侧各一梵志。佛像上侧及两侧雕飞天、供养天等。

东壁

东壁亦分三层。第一层中部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两侧雕供养天，南侧风化严重。第二层雕一屋形龛，明间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两梢间内各雕一思惟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供养人。第三层北侧雕"儒童本生"故事，南侧雕"降魔成道"故事。

南壁

南壁凿两根六棱石柱，形成三开间的窟门。石柱上雕千佛，南侧雕刻风化无存。其内侧额枋上雕飞天、坐佛、伎乐、供养天及胁侍菩萨等。

窟顶

窟顶为长方形平綦，内雕飞天、莲花等。

后室

东西长6.4米，进深4.8米，窟高7.1米。

拱门与明窗

拱门壁厚1.45米，高1.95米，东、西两壁各雕一金刚，顶部雕交龙。明窗壁厚1.5米，顶部中央雕一团莲，四周绕以飞天。明窗西壁南侧雕习禅弟子，北侧雕一圆拱龛，龛内为二佛并坐。东壁南侧雕习禅弟子，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

北壁

下层雕一圆拱龛，造像风化无存。上层雕一盝形帷幕龛，现存倚坐佛及二菩萨为后世补塑。

西壁

西壁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风化严重，仅存南侧一圆拱龛，内为坐佛。第二层风化严重，现存南侧三圆拱龛，内为坐佛和二佛并坐。第三层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及二飞天。两龛间雕三层塔一座。二龛上侧雕列佛与窟顶相连。

东壁

东壁亦分二层，第一层雕刻风化无存。第二层并列二圆拱龛，内均为坐佛。第三层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交脚佛。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两龛间雕三层塔一座，龛上侧雕列佛与窟顶相连。

南壁

南壁分三层，第一层中央开拱门，东、西两侧雕刻无存。第二层拱门上侧雕帷幕方形龛，内为二佛并坐，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东侧雕"商人奉食"故事，西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两侧雕供养群像。第三层中央开明窗。西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一佛二弟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东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一佛二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上侧雕列佛与窟顶相连。

窟顶

窟顶为平綦方格，内雕摩醯首罗天、鸠摩罗天、阿修罗天等。边沿雕饰飞天。

第13窟

(1) 云冈中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东西长11米，进深9米，高13.6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4米，宽3米，壁厚1.83米。拱门西壁上部雕一方形龛，内为坐佛，两侧各雕一菩萨。东壁上部雕一盝形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东、西两壁下部各雕一金刚，高2.2米，风化严重。明窗东、西两壁各雕一胁侍菩萨，高2.3米，上侧雕华盖。明窗顶部崩毁，雕刻无存。

北壁

北壁雕一交脚菩萨，高13.5米，火焰纹背光直通窟顶，内饰飞天、坐佛、忍冬纹等。

西壁

西壁上部南侧雕七层塔一座，高2.2米。壁面雕刻经后世彩绘，已非原貌。

东壁

东壁雕刻可分七层，第一层供养人风化严重。第二层雕供养菩萨九躯。第三层北侧雕五个佛龛，形式有圆拱龛、盝形龛、屋形龛及塔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交脚菩萨及二佛并坐。中部雕重楣盝形龛，高1.7米，宽2米，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上层龛楣方格内雕飞天，下层龛楣中央方格内雕坐佛及二供养天，两侧方格内雕伎乐天。龛楣下沿雕手牵璎珞的飞天。龛下侧雕供养行列。南侧雕两层共四龛，上层北侧雕一盝形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交脚菩萨和一胁侍菩萨。龛两侧各雕三层塔一座。上层南侧雕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下层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下侧并列三小龛，内雕二佛并坐和一佛二菩萨。下层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第四层并列三龛，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两侧各雕一屋形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和二飞天。第五层并列三龛，中部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及飞天。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三龛下侧均雕供养行列。第六层并列三圆拱龛，中部龛内雕坐佛，两侧龛内均雕二佛并坐。第七层雕千佛，下侧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千佛上侧雕七个伎乐龛与窟顶相连。

南壁

南壁雕刻可分四层。第一层中部开窟门，两侧壁面雕刻风化无存。第二层中部拱门上侧雕二层佛龛，上层并列三盝形龛，内均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和供养人。龛外两侧雕乘象菩萨、倚坐佛及坐佛等。下层并列三圆拱龛，中部龛内雕坐佛，两侧龛内均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雕坐佛、立佛、倚坐佛、二佛并坐、佛塔及供养人等。东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龛上侧及两侧雕千佛列龛。佛龛东侧雕一列四个小龛，上三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下一龛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西侧龛像与东侧基本相同。第三层雕三个屋形龛，内雕七立佛，高2米。第四层中部为明窗。东侧雕上、下两龛，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上侧及两侧雕千佛列龛，龛下侧雕五个圆拱小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二佛并坐等。上龛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上侧雕五个伎乐龛与窟顶相连。西侧雕三层佛龛，上层为一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中层东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西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下层并列三龛，中部为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屋形龛，内均为交脚菩萨。

窟顶

窟顶雕交龙，间以飞天等装饰。

第14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南壁及窟顶南部崩毁。

(3) **北壁**

风化剥蚀严重，依稀可辨部分火焰纹背光。

西壁

西壁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北侧雕双层龛，外为帷幕龛，内为盝形龛，龛内雕像风化。南侧雕二层龛，上层雕零散小龛，主要造像有坐佛及"维摩变"等。下层雕二帷幕方形龛，雕像风化。第二层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风化严重。龛外南侧现存一方塔及供养群像，龛下侧雕胡服供养人行列。南侧雕二层龛，下层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佛头无存。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龛下侧雕供养天。上层并列三龛，中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龛为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两侧各雕覆钵塔五座。第三层北侧并列三圆拱龛，风化严重。南侧雕二层佛龛，风化严重，现存南侧一塔及供养人等。

东壁

东壁亦分三层。第一层北侧为一大龛，风化严重。龛外两侧各开一小龛。南侧上部雕千佛，下部为一长形大龛，龛内雕像无存。第二层北侧为圆拱龛，内雕坐佛。南侧上层列三龛，风化严重。中层为长形大龛，内雕五坐佛，佛两侧各雕一菩萨。下层龛像风化严重。第三层北侧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北侧雕一圆拱龛，雕像无存。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龛南侧雕千佛，风化严重。

立柱

窟室中部现存一立柱直通窟顶。立柱四壁满雕千佛。

第15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5.6米，进深4.4米，高9.9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5米，宽1.5米，壁厚0.95米，东、西两壁均雕千佛。下部风化严重。明窗高1.8米，宽1.3米，壁厚1米，东、西两壁均雕千佛。

北壁

北壁雕千佛，风化严重。上部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像，头毁。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下部佛龛风化严重。

西壁

西壁雕刻分三层。第一层佛龛风化严重。第二层北侧雕双层龛，外为方形帷幕龛，内为圆拱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立佛。龛楣内雕坐佛，楣沿雕飞天与华绳，龛楣两侧雕供养群像，上侧雕列佛。佛龛下部风化较重。中部雕二龛，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两侧雕供养人及飞天。龛楣内雕坐佛，龛楣上沿雕华绳。上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两侧各雕一立佛，上饰华盖。上、下两龛之间雕二层纹带，上层中部雕二狮护博山炉，两侧雕鱼、鸟及水草。下层雕伎乐七躯。南侧亦雕二层龛，布局与中部龛相同。第三层满雕千佛，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

东壁

东壁雕刻亦分三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层并列二龛，皆为双层龛，外为方形帷幕龛，内为圆拱龛，北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供养人，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南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第三层满雕千佛，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

南壁

中部上开明窗，下凿窟门，满壁雕千佛。下层风化严重。

窟顶

为长方形，内雕交叉平綦，顶部雕饰交龙、莲花及忍冬纹。

第16窟

(1) 云冈早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椭圆形，穹隆顶。高15.15米，进深8.7米，宽12.5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5.9米，宽2.5米。西壁雕刻分二层，第一层雕一立佛，其北侧雕一菩萨，手执麈尾。其南侧风化严重。第二层并列二龛，南侧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北侧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东壁第一层雕一立佛。第二层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雕列佛。明窗高5米，南侧崩塌严重。西壁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周围雕千佛。第二层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楣内雕坐佛，龛上及两侧雕供养人，龛下雕列佛。第三层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崩塌严重。东壁雕刻可分三层，第一层北侧雕上下两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下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南侧雕一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两侧各雕一供养菩萨。龛楣内雕坐佛，两侧雕供养天，龛下侧雕列佛。第二层雕千佛，上部开一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

北壁

北壁雕一佛立于莲座上，高13.5米，下部及火焰纹背光风化严重。

西壁

下部风化严重。中部现存一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南侧存一菩萨。上部雕千佛。

东壁

下部并列二圆拱龛，风化严重。中部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上部雕千佛。

南壁

下部西侧并列九龛，东侧并列三龛，风化严重。中部西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并雕布局零乱的小龛，其余壁面雕千佛，风化较为严重。东侧布局与西侧基本相同。中部明窗与拱门之间并列三龛，中间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两侧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上部东、西侧均雕千佛。

第17窟

(1) 云冈早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椭圆形，穹隆顶。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6.8米，宽3.4米。西壁下部风化严重，中部及上部现存三层佛龛。第一层并列二龛，北侧为盝形龛，风化严重。南侧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第二层雕三龛，北侧二盝形帷幕龛内均雕交脚菩萨。南侧一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三层并列二圆拱龛，内均为二佛并坐。东壁下部风化严重，中部及上部现存四层佛龛。第一层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北侧雕二龛，上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下为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二层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两侧各雕一圆拱龛，内均为坐佛。第三层并列二圆拱龛，南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北龛内雕二佛并坐。两龛之间雕方塔一座。第四层并列四圆拱龛，内均为一佛二菩萨。东、西两壁南侧崩塌严重。明窗高5.4米，宽5米，壁厚2.8米。西壁下部雕千佛，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上部雕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东壁下部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下刻太和十三年造像铭。中部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上部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一思惟菩萨。

北壁

北壁雕一交脚菩萨，高15.5米，胸佩蛇纹饰。佛像面部及双臂崩塌严重，巨大的身光仅存东侧部分。

西壁

下部并列小圆拱龛风化严重。中部开一盝形帷幕龛，内雕立佛，高6.7米，龛楣方格内雕飞天，龛内两侧雕供养天。上部雕千佛，下侧及北侧各雕一圆拱龛，内均为二佛并坐。

东壁

下部雕刻风化严重。中部开一盝形帷幕龛，内雕坐佛，高5.3米。龛楣及龛内雕饰与西壁龛相同。上部雕千佛，下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北侧雕二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二飞天。

南壁

下部西侧雕五层小龛，形式有圆拱龛、盝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二佛并坐、交脚菩萨等。东侧雕四层小龛，形式与造像与西侧基本相同。中部西侧雕二圆拱龛，上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弟子，下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菩萨。拱门与明窗之间雕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两侧雕千佛，其间雕五个圆拱小龛，内雕坐佛、交脚菩萨、二佛并坐等。中部东侧雕二圆拱龛，上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下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菩萨。上部明窗西侧雕千佛，下侧并列二圆拱龛，一龛内雕二佛并坐，一龛内雕坐佛。东侧雕千佛，下侧一圆拱龛，内雕坐佛，三盝形龛，内均雕交脚菩萨。

第18窟

(1) 云冈早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5米，宽3米，壁厚1.9米。西壁雕刻分三层。第一层雕刻风化无存。第二层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下刻铭记。第三层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风化严重。东壁雕刻亦分三层，第一层风化严重。第二层北侧上龛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一倚坐佛。中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上雕坐佛，下雕倚坐佛。下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风化严重。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风化严重。第三层南侧雕一盝形龛，内为坐佛，崩塌严重。北侧雕盝形龛及千佛。明窗高8.1米，宽6.8米，壁厚2.5米。明窗西壁雕千佛，南侧崩塌严重。上部北侧及中部雕三圆拱龛，两龛内为二佛并坐，一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二飞天。东壁雕千佛，南侧崩塌严重。中部并列四龛，上层南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北侧现存二菩萨。北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下层南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北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供养菩萨。龛下侧雕供养行列。

北壁

北壁雕一立佛，高15.5米，右臂残。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菩萨上部各雕五弟子像，风化严重。

西壁

下部雕一立佛，高9.1米，上侧雕华盖。上部并列二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佛龛上侧雕列佛。

东壁

雕刻内容与西壁相同。

南壁

拱门西部雕千佛，上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佛龛西侧雕"阿育王施土因缘"故事，东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拱门东部上侧雕千佛，下侧雕二列佛龛，内多为二佛并坐。佛龛下侧雕列佛。明窗西部上侧雕千佛，下侧雕二列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东部雕五列佛龛，形式有圆拱龛与盝形帷幕龛，圆拱龛内多为二佛并坐，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一思惟菩萨。

第19窟

(1) 云冈早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西壁下部风化严重，现存南侧千佛及小龛。上部雕二层龛，上层南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北侧为二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下层并列三圆拱龛，内均为二佛并坐。东壁下部风化严重，现存上侧二层佛龛，上层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北侧雕千佛。下层南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两侧雕小龛，内均为坐佛。上部并列二龛，南侧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北侧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雕童子，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明窗东、西壁均雕千佛。

北壁

北壁雕一坐佛，高16.8米，火焰纹背光风化严重。北壁右侧下部并列二圆拱龛，西侧龛内雕二佛并坐，东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龛下侧雕供养人。

西壁

西壁满雕千佛，下部风化剥蚀严重，依稀可辨佛塔两座。

东壁

东壁满雕千佛，风化严重。

南壁

拱门西侧雕千佛，下部风化严重，上部西侧雕"释子因缘"故事。拱门东侧雕千佛，下部西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东侧小龛风化严重。上部东侧雕一立佛。主室前两侧各开一室，西室内雕一倚坐佛，南壁崩塌，现存北侧一胁侍菩萨。东室内雕一倚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第20窟

(1) 云冈早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椭圆形，穹窿顶。南壁及窟顶崩塌。

(3) **北壁**

北壁雕一坐佛，高13.7米，下部风化严重，经后世修补。火焰纹头光及背光内雕坐佛、供养天、飞天等。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均毁。

西壁

西壁立佛无存，仅存莲座及部分火焰纹头光，上部雕一供养天及飞天。

东壁

东壁雕一立佛，高8.95米，头光内雕供养天及坐佛。上侧雕一供养天及飞天。

第21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8米，进深2.8米，窟高8.5米。

(3) **北壁**

北壁雕一圆拱龛，高4.5米，内为二佛并坐。龛楣雕饰飞天、坐佛、供养天及璎珞。龛两侧雕胁侍菩萨及供养群像，风化严重。

西壁

西壁雕佛龛六层，龛形有圆拱龛和盝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二佛并坐和交脚菩萨。下层风化严重。

东壁

东壁雕二层佛龛，下层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北侧现存一胁侍菩萨。上层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楣方格内雕伎乐天，龛下雕供养行列。龛外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

南壁

南壁崩塌，仅存西侧上部一圆拱龛及千佛。

窟顶

窟顶崩塌严重，仅存部分莲花及龙的残迹。

第22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3米，进深1.5米，窟高3.3米。

(3) **北壁**

北壁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楣内雕七佛。

东壁

崩塌严重，仅存上部二坐佛。

西壁、南壁及窟顶皆崩塌。

第23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3.9米，进深2.6米，窟高3.75米。

(3) **北壁**

北壁现存二佛并坐，火焰纹身光及头光内雕坐佛、莲花。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西壁

西壁雕二立佛，高2米，南侧佛崩塌严重。二立佛头光内饰莲花及坐佛。

东壁

东壁仅存北侧头光，其余崩塌无存。

南壁

南壁崩塌，经近期修复。

窟顶

南部崩塌，现存中部一团莲，周围绕以飞天。

第24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95米，进深2.8米，窟高3.4米。

(3) **北壁**

北壁雕三龛，中龛内雕坐佛，高1.35米，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东龛内雕坐佛，高0.65米。西龛内雕交脚菩萨，高0.75米。风化严重。

西壁

雕一圆拱龛，高2.1米，内为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侧菩萨部分崩塌。龛楣内现存五坐佛。

东壁

雕一圆拱龛，高2.2米，内为二佛并坐，龛外北侧现存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

南壁

崩塌。

窟顶

窟顶雕九格平綦，中心格内雕团莲，其余格内雕飞天。

第25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3.4米，进深2.75米，窟高2.9米。

(3) **拱门**

拱门高2.1米，宽1.45米，壁面雕刻风化严重，西壁可辨二佛并坐及供养人。

北壁

中部雕一龛，内为二佛并坐，高1.35米，龛外两侧各雕一龛，内为交脚菩萨，高0.85米，风化严重。

西壁

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高1.5米，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上沿雕华绳及供养天，楣尾雕二龙。龛两侧雕供养群像。

东壁

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高1.3米，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中央雕一坐佛，两侧各雕四躯供养天。龛两侧雕千佛。

南壁

拱门东、西两侧各雕一立佛，高1.4米，下侧各雕力士。拱门上侧并列四个圆拱龛，东侧一龛内雕坐佛，其余三龛内皆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均雕七佛。

窟顶

窟顶雕九格平綦，中央格内雕交龙，四角格内雕团莲，其余格内雕飞天。

第26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东西长2.53米，进深2.35米，窟高2.45米。

(3) **北壁**

北壁雕盝形帷幕龛，内为二佛并坐，高1.3米，龛外两侧各雕一倚坐佛，龛楣内雕坐佛。

西壁

中部雕双层龛，下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两侧雕供养天。上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内雕坐佛。龛两侧各雕千佛龛五个。北部上侧雕一小龛，内为坐佛，下侧雕一胁侍菩萨。

东壁

东壁龛像与西壁相同，唯北部上侧雕立佛，下侧雕胁侍菩萨。

南壁

拱门上侧并列六龛，形式有圆形龛、盝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交脚菩萨及二佛并坐。拱门东、西两侧各雕三龛，西侧上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其余五龛均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

窟顶

窟顶为九格平綦，中央及四角格内雕团莲，其余格内雕飞天。

第27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4.4米，进深3.85米，窟高4.95米。

(3) **拱门**

拱门东壁崩毁。西壁雕二龛，下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上龛风化严重，龛形不辨，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拱门外东、西两侧各雕一力士，均风化。

北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中龛风化严重，龛形不辨，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东、西两龛均为盝形帷幕龛，内雕倚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上层中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东、西两龛均为屋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西壁

雕一层佛龛，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均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龛南侧雕三弟子，北侧雕三弟子及三供养天。上层并列二盝形帷幕龛，龛内一为交脚菩萨、一为坐佛。龛外两侧雕弟子及胁侍菩萨。龛楣内均雕飞天。

东壁

雕一层佛龛，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均雕坐佛，龛外两侧雕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上层并列二盝形帷幕龛，一龛崩毁、一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雕胁侍菩萨，龛楣内雕飞天。

南壁

现存拱门西侧二龛，一为盝形龛，一为圆拱龛，龛内均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窟顶

窟顶为九格平綦，中央格内雕团莲，其余格内雕伎乐天。

第28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东西长2.3米，进深2.5米，窟高3.1米。

(3) **北壁**

雕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坐佛，两侧雕供养天。

西壁

雕圆拱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弟子，龛楣内雕七佛，上沿雕华绳、楣尾雕二龙反顾，龛楣两侧雕供养天及"踰城出家"、"白马吻足"故事。

东壁

雕圆拱龛，龛内雕像无存，龛楣内雕七佛，上沿雕华绳，龛楣两侧雕供养天及飞天。

南壁

南壁崩塌，仅存西侧部分立佛。

窟顶

窟顶为九格平綦，中央格内雕交龙，其余格内雕莲花与飞天。崩塌严重。

第29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4.15米，进深3.2米，窟高4.6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东壁现存上层一方形龛，内雕坐佛。其南侧及西壁、顶部皆崩塌。明窗东壁现存二立佛。西壁及顶部皆崩塌。

北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中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高1.3米。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坐佛，两侧雕供养群像。东、西两侧龛均为盝形龛，内雕倚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佛龛上侧雕七佛。上层中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倚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东、西两侧龛风化严重，龛形不辨，内雕交脚菩萨。

东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两侧雕供养群像。上层并列二盝形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西壁

西壁龛像与东壁相同，南侧部分崩塌。

南壁

拱门东侧下部雕"阿育王施土因缘"，上部雕"鹿野苑说法"。拱门与明窗之间现存一菩萨。拱门西侧崩塌。

窟顶

窟顶为九格平綦，中央格内雕团莲，其余格内雕飞天。

第30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4米，进深3.4米，窟高5.2米。

(3) **北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中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龛楣内雕七佛。东、西两侧龛为盝形龛，龛像风化严重。上层中龛为盝形龛，内雕倚坐佛，东、西两侧龛为帷幕方形龛，龛像风化严重。

西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坐佛，龛楣内雕七佛，龛外两侧雕胁侍菩萨。风化严重。上层并列三方形龛，中龛帷幕上饰三兽头，内雕坐佛，南龛内雕立佛，北龛佛像无存。

东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坐佛，龛楣内雕七佛。上层二龛内雕坐佛，风化严重。

南壁

崩塌严重，仅存西侧中部部分雕像。

窟顶

南侧崩塌，现存部分团莲及伎乐天。

第31窟

(1) 云冈晚期。

(2) 前、后室窟，平面为长方形。

(3) 前室

北壁

中部上开明窗，下凿拱门。壁面雕刻可分为四层，第一层东侧并列二龛，外为方形帷幕龛，内为圆拱龛，佛像无存。西侧龛像风化无存。第二层并列五个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及坐佛，龛外两侧雕胁侍菩萨、千佛与供养天。龛楣内雕千佛。第三层东侧雕二龛，上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二菩萨。下龛风化严重。西侧雕二龛，上龛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下龛风化严重。第四层东侧雕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下侧雕供养行列。西侧雕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西壁

雕二层窟龛，下层北侧开一窟室，窟内西壁佛像无存，南、北两壁风化严重。南侧二龛风化严重。上层开二窟室，北侧窟内现存西壁坐佛，南侧窟内现存西壁二佛并坐，其余雕像风化无存。

东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二龛崩塌风化严重，雕像无存。上层

北侧龛内坐佛风化严重，南侧龛上部崩塌，龛内坐佛依稀可辨。

南壁

东侧崩塌，西侧雕像风化无存。

后室

东西长4.8米，进深3.7米，窟高5.7米。

北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为圆拱龛，高2.3米，内雕二佛并坐，风化严重。上层风化严重，龛形不辨，中央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东、西两端各雕倚坐二菩萨。

西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一龛，内雕坐佛。上层二龛，内分别雕倚坐佛和交脚菩萨。均风化严重。

东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雕一盝形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及龛楣内雕供养天。上层并列二龛，南侧为圆拱龛，内雕倚坐佛。北侧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及龛楣内雕供养天。龛下雕千佛。

南壁

南壁东侧下部雕一圆拱龛，风化严重。中部雕像风化无存。上部雕"降魔成道"故事。西侧下部雕一圆拱龛，风化严重。中部风化严重，现存二坐佛及文殊、维摩像。上部崩塌。拱门东、西两壁各雕一力士，风化严重，顶部雕二龙交绕。明窗东、西两壁雕"乘象出行"，顶部雕四飞天。

窟顶

风化严重，雕刻无存。

第32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3.1米，进深4.4米，窟高3.5米。

(3) **拱门**

拱门高2.05米，宽1.5米。东壁雕二圆拱龛，下龛未雕完，上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菩萨，龛楣内雕坐佛。龛上侧雕七佛。西壁雕方形帷幕龛，南侧崩塌，北侧下层现存一菩萨一弟子。龛下侧雕供养人。

明窗及窟内均无雕刻。

第33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东西长5.4米，窟高5.15米。

(3) **北壁**

雕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两侧各雕一菩萨、一弟子。

西壁

雕圆拱龛，内为交脚佛，南侧崩塌，现存北侧雕二菩萨。龛楣内中央雕倚坐佛，两侧雕供养群像。龛北侧雕一方形龛，内雕"阿育王施土因缘"故事，两侧雕飞天、供养菩萨。

东壁

南侧崩塌，现存北侧一方形龛，内雕坐佛，两侧雕飞天及弟子。

南壁及窟顶崩塌。

第34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东西长3.6米，窟高3.8米。

(3) **北壁**

雕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外两侧下部各雕二菩萨，上部雕供养群像及飞天。龛上侧雕二列千佛，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西壁

雕圆拱龛，内为坐佛。龛楣内雕七佛，上沿雕华绳。龛外两侧下部各雕一立佛，上部雕供养群像及飞天。龛上侧雕二列千佛，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东壁

南侧崩塌，现存北侧一立佛及供养菩萨。

南壁及窟顶崩塌。

第35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4.5米，进深3.6米，窟高4.85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1.85米，宽1.4米。东壁上层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龛下侧中部雕刻铭记，两侧雕供养人。下层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龛外两侧各雕二菩萨。西壁上层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弟子、一菩萨。下层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北壁

雕圆拱龛，高3.2米，宽2米。内为坐佛。龛下雕供养人行列。北壁雕刻风化严重。

西壁

雕盝形帷幕龛，内为倚坐佛，两侧各雕一弟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南侧现存"踰城出家"故事。佛龛上侧雕二列千佛，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动。

东壁

雕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内雕坐佛。龛楣南侧现存"涅槃图"。其余雕刻与西壁相同。

南壁

东侧雕二层佛龛，上龛内雕立佛，两侧各雕一弟子、一菩萨。下龛雕"降伏火龙"故事。西侧雕二层佛龛，上龛内雕立佛，两侧各雕一弟子、一菩萨。下龛雕"降魔成道"故事。明窗与拱门之间雕屋形龛，内仅存维摩像，南壁下部雕供养人行列。

窟顶

雕刻风化无存。

第36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3米，进深1.3米，窟高3.6米。

(3) **北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为圆拱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上沿雕璎珞。上层为盝形龛，内雕

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飞天、化生童子。

西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为盝形帷幕龛，内雕倚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下供养行列风化严重。上层为圆拱龛，内雕"初转法轮"故事，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

东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为盝形龛，龛内雕像无存，仅存龛外二胁侍菩萨，龛下侧雕供养天四躯。上层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

南壁

中部上开明窗，下凿拱门。拱门东、西两侧各雕一圆拱龛，东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西龛风化严重。明窗与拱门之间雕五立佛，东侧立佛无存。明窗东、西两侧各雕一立佛，西侧立佛部分崩塌。

窟顶

平顶分为三格，中格内雕二团莲，东、西两格内各雕一飞天

第37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3.9米，进深3.5米，窟高4.7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2.2米，宽1.4米，下部崩塌。拱门东、西两壁各雕一圆拱龛，内均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明窗高1.35米，宽1.4米，东、西两壁各雕一力士。

北壁

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高2.5米，两侧各雕一弟子，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方格内雕供养人，帷幕内雕飞天。龛楣西侧现存"涅槃图"，龛楣东侧雕刻无存。龛上侧雕二列坐佛，龛下侧供养行列风化严重。

西壁

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高1.9米。龛外两侧雕骆驼与供养天，龛楣内中央雕坐佛，两侧雕飞天。龛上侧雕二列坐佛，龛下侧雕供养人行列。

东壁

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下部风化严重。龛外两侧雕供养人，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璎珞。龛楣南侧雕一莲花与"乘象投胎"故事，北侧风化严重，现存"九龙灌顶"故事。龛上侧雕二列坐佛，龛下侧风化严重。

南壁

明窗两侧各雕二列坐佛，拱门与明窗之间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东、西两侧各雕一方形龛，龛内各雕二菩萨。拱门两侧各雕一立佛，崩塌严重，下部雕供养行列。

窟顶

雕九格平綦，中央格内雕团莲，其余格内雕飞天。

第38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东西长1.98米，窟高1.8米。

(3) **窟门**

窟门外西侧现存一力士，风化严重。窟门上侧刻吴天恩造像铭记，字迹已风化难辨。

北壁

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飞天与璎珞，下沿雕伎乐天。龛楣两侧雕供养群像。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西侧雕一倚坐佛及胁侍菩萨。龛东侧雕"涅槃图"。龛下侧雕倒幢杂技、佛传故事及供养人。

西壁

雕盝形帷幕龛，内为倚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二立佛。龛楣折叠方格内雕坐佛，帷幕上雕飞天。龛上侧雕一列倚坐佛。龛下侧雕音乐树及供养人。

东壁

雕二层佛龛，下层为圆拱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两侧雕听法弟子。龛北侧雕一立佛，佛身旁雕一弟子。龛南侧雕一立佛、一菩萨，其间雕一弟子举手瞻礼，一弟子稽首礼佛。上层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龛外两侧上部各雕一飞天，下部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折叠方格内雕坐佛，两侧雕供养人。佛龛两侧上部各雕一倚坐佛，下部各雕一坐佛。东壁下层雕供养人与音乐树。

南壁

中部开窟门，东侧雕三层佛传龛，下层为"雕鸳怖阿难"故事，中层为"三道宝阶"故事，上层为"降伏火龙"故事。西侧亦雕三层佛传龛，下层屋形龛内雕盝形帷幕龛，内为"兜率天宫说法"故事，中层为"鹿野苑初转法轮"故事，上层为"降魔成道"故事。

窟顶

雕十二方格平綦，中央二格内雕一团莲，莲瓣上雕化生童子，四周雕诸天仆乘。团莲东侧雕乘孔雀的天人，西侧雕乘象天人。四周方格内雕伎乐与飞天

第39窟

(1) 云冈晚期。

(2) 塔庙窟，东西长6.3米，进深6.25米，窟高6.03米。

(3) **拱门与明窗**

拱门高3.1米，宽2.25米。外侧雕刻尖形门楣，内饰忍冬纹。门外西侧崩塌，经近期修补，东侧现存一力士，风化严重。拱门西壁下部风化严重。中部北侧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龛楣内雕七佛，龛两侧各雕五重千佛龛。中部南侧雕一方形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上层为方形帷幕龛，西壁雕坐佛坐于莲座之上，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南、北两壁各雕一立佛，下雕莲座。拱门东壁中、下部雕零散小龛，风化严重。上部北侧雕三层佛塔一座，塔下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南侧雕一盝形帷幕龛，内为交脚菩萨，龛南侧崩塌，现存北侧一思惟菩萨与飞天。龛楣方格内雕坐佛。

北壁

满雕千佛，部分风化，中部开一小型盝形龛，内雕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西壁

内容与北壁同。

东壁

内容与北壁同。

南壁

下部中央开一窟门，上部两侧各开一明窗。拱门东侧雕刻可分四层，第一层并列二龛，西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

坐。东龛为盝形龛，内雕坐佛。第二层雕四龛，下侧二龛为圆拱龛，内雕坐佛。上侧二龛为盝形龛，内雕交脚菩萨。第三层并列二龛，西龛为盝形帷幕龛，内雕交脚菩萨，东龛为圆拱龛，内雕二佛并坐。第四层雕二列坐佛。拱门西侧亦雕四层，第一层并列二龛，东龛为圆拱龛，西龛为盝形龛，风化严重。第二层并列二圆拱龛，内雕坐佛。第三层中部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东侧雕一盝形龛，内为交脚菩萨。西侧雕二圆拱龛，内均为二佛并坐。第四层下侧并列四盝形龛，内雕坐佛与交脚菩萨。上侧雕一圆拱龛，内为二佛并坐。拱门上侧雕零散小龛，形式有圆拱龛、盝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交脚菩萨、二佛并坐。

中心塔柱

平面为方形，通高6米，宽2.77米。塔身分五层，每层雕仿木结构屋形，上雕瓦垄，檐下雕一斗三升人字拱。每层四面各雕五龛，形式有圆拱龛、盝形龛，主要造像有坐佛、二佛并坐、交脚菩萨、倚坐佛。塔顶雕须弥山与窟顶相连。

窟顶

方格平綦，格内雕飞天、团莲与交龙。

第40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窟高5.1米。

(3) **北壁**

雕一圆拱龛，高2.25米，内为坐佛，上部风化严重。龛外西侧崩塌，东侧现存一立佛。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璎珞。龛楣东侧现存供养天五躯。佛龛上侧雕二列千佛。

东壁

雕一盝形龛，高2.1米，内为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雕一思惟菩萨。龛楣两侧雕供养群像，龛上侧雕二列千佛。

西壁、南壁崩塌。

窟顶

大部崩塌，北侧方格平綦风化严重。

第41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窟高3米。

(3) **北壁**

雕帷幕方形龛，内为坐佛，高1.2米，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均未完工。龛外两侧雕佛传故事，风化严重。

东壁

雕盝形龛，南侧崩塌，北侧现存一立佛、一菩萨及龛楣内坐佛。

西壁、南壁崩塌。

窟顶

风化严重。

第42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2米，进深1.7米，窟高1.9米。

(3) **北壁**

北壁风化严重，依稀可辨二坐佛。

西壁

龛像风化无存。

东壁

风化严重，龛形不辨，内雕交脚菩萨，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均未完工。

南壁

风化严重，仅存部分千佛龛。

窟顶

雕莲花与飞天，风化严重。

第43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3.3米，进深2.6米，窟高2.5米。

(3) **北壁**

风化严重，龛形不辨，依稀可见一坐佛及二交脚菩萨。

西壁

龛形风化严重，龛内雕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

东壁

龛像风化严重，两侧菩萨依稀可辨。

南壁

中部凿窟门，东侧崩塌，西侧现存一立佛，上侧雕千佛，均风化。

窟顶

风化严重。

第44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东西长1.3米，进深1.25米，窟高1.62米。

(3) **北壁**

雕一圆拱龛，内为坐佛。龛外两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风化严重。

西壁

风化严重，龛形不辨，龛内坐佛及北侧菩萨依稀可辨。南侧崩塌。

东壁

龛像风化严重，北侧一胁侍菩萨依稀可辨。

南壁

大部崩塌。

窟顶

中央现存一未雕完的团莲。

第45窟

(1) 云冈晚期。

(2) 单室窟，平面为方形，窟高1米。面向东南。

(3) **正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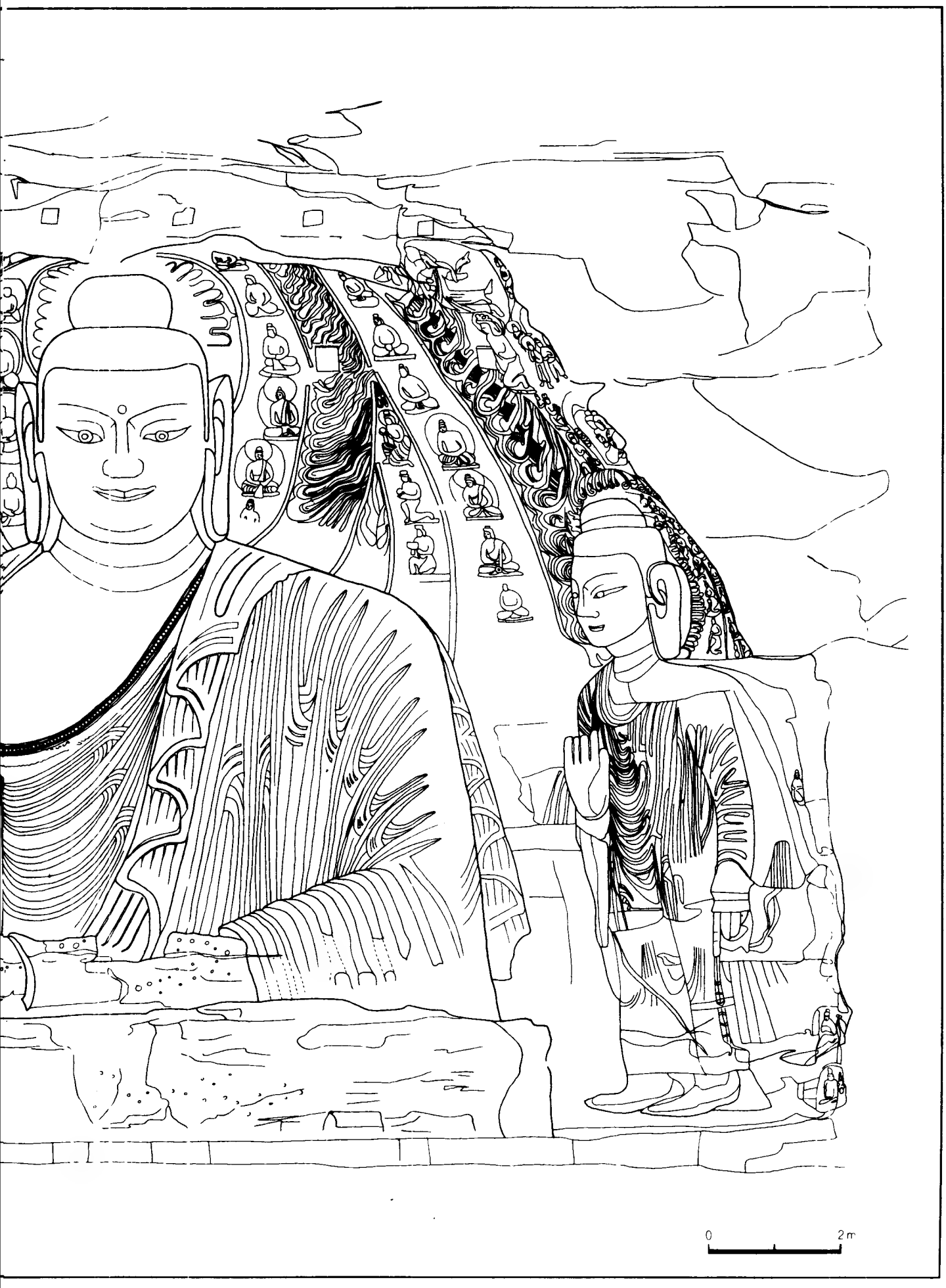
龛形风化严重，龛内雕二佛并坐。

其余三壁均无雕刻。

窟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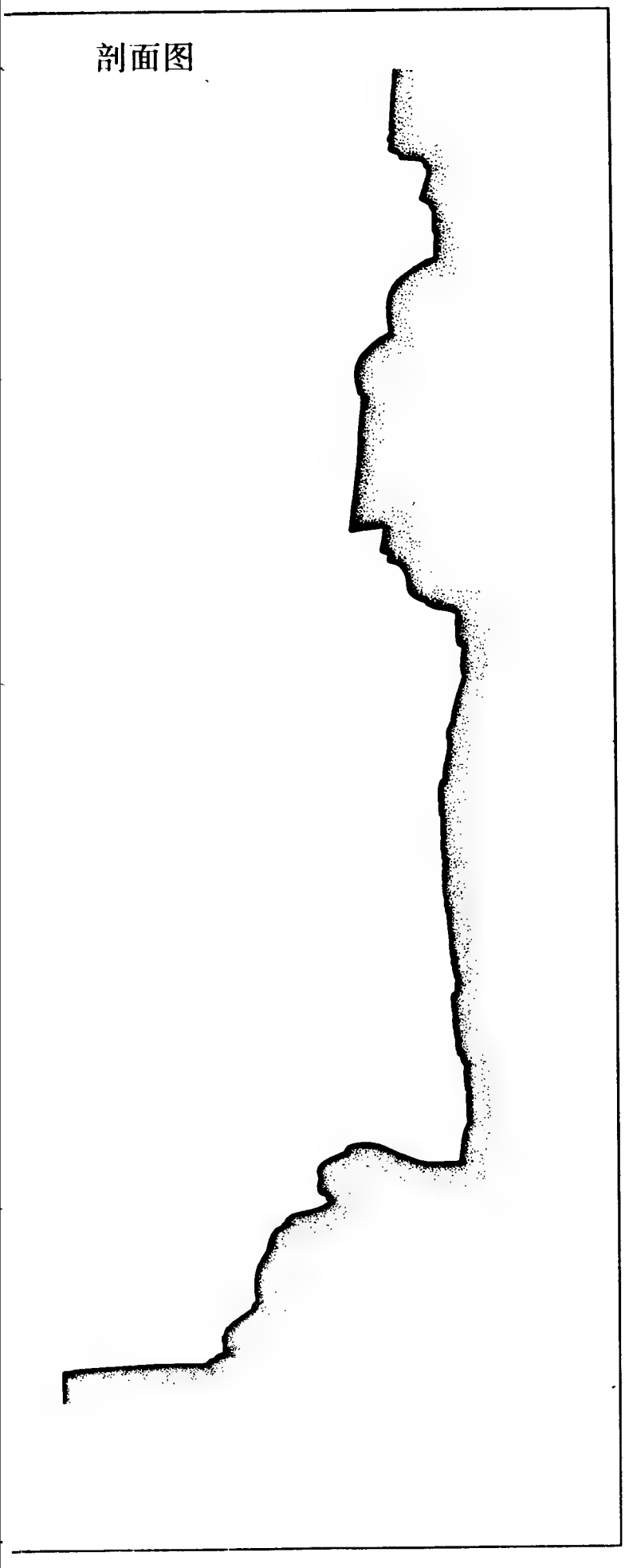
中央雕一团莲，风化严重。

第20窟立面图


0
2m

第20窟北壁坐佛等值线图

剖面图



云冈石窟大事年表

李治国　编

公元三八六年	北魏	登国元年	春正月戊申，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夏四月，改称魏王。（《魏书·太祖纪》）
公元三九八年	北魏	天兴元年	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秋七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十二月，拓跋珪于平城称帝，改元天兴。（《魏书·太祖纪》） 是年，"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胥阁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〇九年	北魏	天赐六年	冬十月壬申，（明元）即皇帝位，改元永兴。（《魏书·太宗纪》） 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一一年	北魏	永兴三年	三月，帝（明元）祷于武周、车轮二山。……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魏书·礼志》一）
公元四一八年	北魏	泰常三年	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京师。（《魏书·太宗纪》）
公元四二四年	北魏	始光元年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二七年	北魏	始光四年	统万平，惠始到京都，……世号之曰白脚师。（《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三五年	北魏	太延元年	二月庚子，……（太武帝）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魏书·世祖纪》）
公元四三九年	北魏	太延五年	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魏书·世祖纪》） 北魏灭北凉。"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上者。"（《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四二年	北魏	太平真君三年	春正月甲申，（太武）帝至道坛，亲受符䇲，备法驾，旗帜尽青。（《魏书·世祖纪》）
公元四四六年	北魏	太平真君七年	三月，（太武帝）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魏书·世祖纪》）
公元四五二年	北魏	兴安元年	十二月乙卯，初复佛法。（《魏书·高宗纪》） （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五三年	北魏	兴安二年	高僧昙曜"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五四年	北魏	兴光元年	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六〇年	北魏	和平元年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此为云冈石窟开凿最早的五窟，即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俗称"昙曜五窟"。
公元四六二年	北魏	和平三年	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耶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六六年	北魏	天安元年	冯太后称制。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六七年	北魏	皇兴元年	秋八月丁酉，（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魏书·显祖纪》）
公元四六九年	北魏	皇兴三年	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魏书·显祖纪》）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祇户"。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拱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魏书·释老志》）
公元四七〇年	北魏	皇兴四年	十二月甲辰，（献文帝）幸鹿野苑、石窟寺。（《魏书·显祖纪》）
公元四七五年	北魏	延兴五年	五月丁未，（孝文帝）幸武州山。（《魏书·显祖纪》） 孝文帝初期，开凿第七、八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简称《金碑校注》）
公元四七六年	北魏	承明元年	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自兴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魏书·释老志》） 是年，冯太后鸩杀太上皇帝（献文帝），称太皇太后，临朝称制。（《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公元四七七年	北魏	太和元年	五月乙酉，（孝文帝）车驾祈雨于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七九年	北魏	太和三年	八月，（孝文帝）幸方山，起思远佛寺。（《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八〇年	北魏	太和四年	八月戊申，（孝文帝）幸武州山石窟寺。（《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八一年	北魏	太和五年	春正月己卯，（孝文帝）车驾南巡。二月，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八二年	北魏	太和六年	三月辛巳，（孝文帝）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者衣服。壬午，幸方山。（《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八三年	北魏	太和七年	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铭记位于第十一窟东壁上层南侧，此为云冈石窟现存最早的纪年铭刻。 五月戊寅朔，（孝文帝）幸武州山石窟佛寺。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八四年至四八九年	北魏	太和八年至十三年	钳耳庆时主持开凿第九、十窟。（《金碑校注》）
公元四八九年	北魏	太和十三年	秋七月丙寅，（孝文帝）幸灵泉池。立孔子庙于京师。（《魏书·高祖纪》）
公元四九四年	北魏	太和十八年	冬十月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魏书·高祖纪》）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工程基本告终。
公元五二〇年至五二五年	北魏	正光年间	北边六镇农民起义，极大地削弱了北魏政权，武州山石窟寺营造工程自此结束。（金碑及云冈石窟现存铭记）
公元六四〇年	唐	贞观十四年	置云中郡。对个别洞窟进行维修并雕刻佛像。（金碑）
公元六七二年	唐	咸亨三年	朔州人俨禅师在云冈石窟修业，并修理孝文石室故像。（《古清凉传》）
公元一〇四九年	辽	重熙十八年	母后再修。（金碑）
公元一〇六〇年	辽	清宁六年	委刘转运监修。（金碑）

公元一一二二年	辽	保大二年	金兵攻占平城（今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金碑）
公元一一四三年	金	皇统三年	二月，请惠公法师住持，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金碑）
公元一一四七年	金	皇统七年	夷门曹衍记并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金碑）
公元一三六三年	元	至正二十三年	熊自得自东胜来云冈石窟，亲访《金碑》。次年，录碑文于何尚书思诚东斋。（《永乐大典·顺天府》引《析津志》）
公元一五六四年	明	嘉靖四十三年	于嘉靖□□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嘉靖四十三年《重修云冈堡记碑》）云冈之名最早见于此碑，后人改武州山石窟寺为云冈石窟，沿用至今。
公元一六四四年	明	崇祯十七年	二月，农民起义军进驻大同。三月，留部将张天琳守云冈。五月，云冈寺院建筑焚毁。（《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公元一六五一年	清	顺治八年	重修第五、六窟窟檐木结构楼阁。（《重修云冈大石佛阁碑记》）
公元一六九六年	清	康熙三十五年	圣祖西征噶尔丹，冬十月十二日，车驾幸大同，巡幸云冈寺，并题写"庄严法相"匾额。（清道光《大同县志·重修云冈寺记》） 清初，朱彝尊调查云冈石窟："云冈之寺有十，……今之存者特其一。"（《曝书亭集·云冈石佛记》）
公元一九〇二年			日本伊东忠太调查云冈石窟。后著《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
公元一九〇七年			法国E.E沙畹调查云冈石窟。后著《云冈图解》。法国夏凡诺在云冈石窟拍摄大量照片，并于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五年陆续在《华北考古学志》上发表。
公元一九一八年			陈垣考察云冈石窟。后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公元一九一九年			日本关野贞调查云冈石窟。
公元一九三二年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调查云冈石窟。后发表《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公元一九三六年			白志谦著《大同云冈石窟寺记》。
公元一九三八年			日本原田淑人调查北魏平城遗址。
公元一九三九年			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先后八次对云冈石窟进行拍摄实测和拓印，并对第九、十窟，昙曜五窟窟前及冈上佛寺遗址进行发掘。
公元一九五〇年			裴文中率"雁北文物勘查团"对山西省北部古代遗址、墓地、石窟、建筑进行调查。（《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
公元一九五一年			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十六卷陆续出版。
公元一九五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成立大同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公元一九五四年			清理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前地面，在第二十窟前出土（北魏）景明四年四月六日比丘尼昙媚造像碑记。
公元一九五五年			第五、六窟窟檐木结构楼阁落架重修。 七月，成立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
公元一九五六年			北京大学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一期）

公元一九六一年			三月四日，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月五日，成立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保护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二年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成立。 开始对云冈石窟进行试验性加固。
公元一九六四年			经中央文化部批准，划定云冈石窟保护范围为三·六平方公里。
公元一九七二年			开始清理第九窟至第十三窟崖顶及窟前地面。
公元一九七三年			对十二窟围岩裂隙进行环氧树脂灌浆加固。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并指出：不管怎么样，云冈石窟艺术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同时指示云冈石窟要三年修好。
公元一九七四年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山西大同市有关负责人组成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指挥维修加固工程。
公元一九七五年			清理第三窟前室上层地面及东、西双塔塔基。
公元一九七六年			九月，云冈石窟为期三年的维修加固工程结束。
公元一九七七年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合编《云冈石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公元一九七八年			三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石窟围岩灌浆加固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中获得可喜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北京大学宿白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一九七八年一期）
公元一九八一年			第三窟前室窟顶及风化带加工工程开始。一九八三年完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发表《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若干问题》。（《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一年四期）
公元一九八二年			北京大学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二期）
公元一九八四年			对第一、二窟窟前护坡、泉水水渠和窟外佛龛进行维修。
公元一九八五年			十二月，文化部授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公元一九八七年			六月，对云冈“龙王庙沟”西坡石窟进行发掘清理。 八月，对云冈石窟洞窟序号重新编排，主要洞窟为四十五座，附属洞窟二百零七座。

云冈石窟　第二卷

著者

丁明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宿白（北京大学教授）

长广敏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李治国（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所长、副研究馆员）

吕采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美术史系博士生）

赵曙光（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助理馆员）

贾瑞广（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郝桂芝（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综合勘察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张宏斌（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助理馆员）

员海瑞（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副研究馆员）

摄影

彭华士（文物出版社）

高礼双（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赵岐（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副研究馆员）

员新华、张海雁、张晋华（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助理馆员）

陈晋平（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助理馆员）

李建生（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作图

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实测图）

赵曙光、李雪芹、陆屹峰、王建平、乔建奇、郝俊、毛志喜（插图）

翻译

苏哲（北京大学考古系）

陶勤（中国美术家协会外联部）

装帧

三村淳

仇德虎

责任编辑

段书安

山本恭一